脊梁

2024 第3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　瑜　莫　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　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前2024-3.indd 1　24-5-13 12:43

脊梁

脊梁

2024 第3期
总第58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向光前行·我和祖国共奋进”专题

006 王俊生 / 唯此光明（诗歌）
009 马晓忠 / 冰与火（诗歌）
012 孙婷婷 / 路上的光（诗歌）
014 顾晓蕊 / 内心有光，方能温暖世界（散文）
019 于绍迎 / 为了山顶那盏灯（报告文学）
023 张鹏飞 / 第三道长虹（散文）
029 崔红玲 / 招弟的心事（小说）

中篇小说

033 姚 璎 / 野马屿的星海
054 山 茅 / 皓月之光
077 张成蹊 / 榆溪之水入黄河
096 王海洋 / 绿光

短篇小说

118 傅玉丽 / 白鹳之约

128　李岩岩　/　在场
137　冷　冰　/　春风水上来
145　王存华　/　警爸和他的飞虎队
149　徐明卉　/　牵 · 车
151　袁国义　/　失眠 · 失忆

报告文学

154　杜永先　/　筑梦玛尔挡

散文

171　张　振　/　遥远的巩乃斯河畔
178　申　波　/　胡同里的电力心
190　张玉泉　/　又是雨夜
195　祝晓英　/　爱的小路

诗歌

198　周启垠　/　雅鲁藏布江的落差（组诗）
201　马　克　/　电力人（组诗）
205　周星宇　/　夜空中的星辰（组诗）
208　夏宇红　/　不一样的春节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王　磊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孙兴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张献方　骆　喆
苏亚静　张　云
封面设计：
孔令维
封面绘画作者：
晏奉梅
美术编辑：
孔令维
林　赛

211 梁贵宝 / 会舞蹈的线路工
212 黄和根 / 在工地（组诗）
215 李 刚 / 乡村里有我梦想的一切（组诗）

新人新作

218 荆 辉 / 心中的那束光（散文）
220 王乐之 / 家有“傻”狗（散文）
223 胡亚琦 / 星云游（诗歌）
224 冯惠新 / 无声之语（诗歌）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209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脊梁前2024-3.indd 4 24-5-13 12:4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电力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倾情书写我国电力事业发展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书写电力职工为国家繁荣富强艰苦创业、爱岗敬业的精神风貌，生动展现“忠诚担当、求实创新、追求卓越、奉献光明”的电力精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向光前行·我和祖国共奋进”
专题

唯此光明（诗歌） 王俊生
冰与火（诗歌） 马晓忠
路上的光（诗歌） 孙婷婷
内心有光，方能温暖世界（散文） 顾晓蕊
为了山顶那盏灯（报告文学） 于绍迎
第三道长虹（报告文学） 张鹏飞
招弟的心事（小说） 崔红玲

诗歌

唯此光明

王俊生

1

日出东方　万物生发
唯此光明不倦
昭昭于激越的赤子之电
生于火　育于水
发于光　御于风
有形与无形间的嬗变
从来都是
　　向阳而生
　　向心而聚

2

从水中来　到火中去
共和国一九四九年金秋的太阳
点燃你光明的初始
从蓝天来　到碧海去
历史的使命现实的理想
催发你生命的放飞
七十五载风雨兼程　激情燃烧
你灿烂如霞　魅力四射
　　于共和国
经纬交织阡陌纵横的赤岸热土上
绽放出物质精神比音双馨的风景

3

因为有你
生命注入大地
　　灵魂燃出火焰
太阳的子嗣以你的方式
　　流淌光与热的至谐之美
一边燃烧　一边憧憬
一边沸腾　一边激越
和着风衔着雨　砥砺奋进
引领万象和韵的风景
直至青黄之间的种子
与你唇齿间抽芽发穗
　　流露出温饱的口语

4

如诗如歌　如梦如幻
多少理想之羽践行如翅
厚植“人民电业为人民”情怀
和太阳为伍　与光明同行
数百万电力人用飞越关山
　　逐日不息的夸父之旅
呼吸能量　吐纳光辉
诠释共和国一个个星光灿烂之夜
直至灵魂注入大地精神燃出火焰
直至生命流尽汗湿成渍晒出盐结为晶

5

致敬春天荒原的野火
只为种子燎出一片沃野
那些黎明篝火里的舞蹈

只为困倦的人
送去面对未来的勇气

我们就这样联结
每一天
　　筚路蓝缕
将希望悬在额头
而手足早已胼胝
这人世的沧桑
　　需要你的徜徉
这人间的繁华
更值得你
　　笑靥如花

还有什么样的春天
这样值得你拥有
占满枝头的花
　　引来蜜蜂的蕊
它们在倾听
　　阳光与雨露
　　大地与空气
倾听你
　　阡陌间穿梭的声音
那些三色弦弹奏的命运交响曲
如茶般苦甘相依
而你我血肉相连创造的神话
是这片土地本该背负的辉煌
将生命开放成
　　杜鹃丛中的映山红
用勃勃之血脉引领这个时代
创新驱动　厚积薄发
光与热是你永恒的誓言
这尘世有太多的期盼　需载往春天

6

在熔炉般荡气回肠的夏日
你抚慰一切炎凉
举手投足间
满天星光 万家灯火
一路向往
汇成前辈先贤梦里的银河

夏天是咸的
因为有太多的汗水蒸发
你潜进万户千家
目睹一切的喜怒哀乐
品悲悯与欣喜于一酿

只有夏日芳草的青春碧漾
可以慰藉你的
　　炽热情怀
那些源于你的力量一旦升华
会像太阳的耀斑一样
　　灼热
光彩夺目　烙进灵魂

7

而秋天的沉静
平复的岂止是
　　你的激越
经过一夏的炽热后
你需要霜叶如霞
　　金色麦浪
你需要清风送爽
　　水果飘香

而你
在万山红遍中伫立
眺望远方的灯塔
那些灵魂深处的闪烁
昭示给
一卷山水　人海茫茫

你与秋共酣畅
让所有的希望
果实般目之所及
在秋云下秋风中
你将它们
　　粒粒归仓
将镰刀磨光备用
将田野覆上秋霜
只给菊花留下一片金黄

8

在冬至时分
你会融进旷野
　　化为一片夕阳
那些曾经高举火把的人
落日余晖中
只需一个意念
就可以用你
将现实与理想插上翅膀
人类再不是寂寞跋涉
他们因你改天换地

你却静若梅花
任雪将你没于
　　旷野里的钢铁支架
看踏雪寻梅之人
将他们的喜悦
　　一路播撒
你已为他们准备了
饺子与年糕
　　鞭炮和烟花

天空由你将大地连接
你与银线长龙共舞
将黑夜长空
　　闪成五彩飞虹
大地由你将
　　东西南北连接
沿长江黄河方向
　　如长城般蜿蜒
你将无形的面容
隐在稻花里
将触手可及的温饱
　　奉于人间烟火

9

羽翼下的风
花蕊上流动
是什么让诗意的辞藻
　　黯然于你的手足胼胝
夜露晨风中
电力人一步步跋涉　一次次跨越
　　朦胧的意境
因意志的坚韧理想的执着
渐渐清晰
感恩那些蹚过沼泽
　　踏过荆棘的铮铮步履
如同感谢黑暗中划燃而出的烈烈火焰

10

炯炯甚炬的电力之光哟
你涅槃后的璀璨根源于此
从红土地到黑森林
从黄河水到扬子潮
同一个标识下舒展同一面旗帜
从北疆雪到南国春
　　从昆仑山到东海滨
寒冽如冰　春意如水
　　跳动三弦的音符 滋润
　　每一个生命的旋律
追寻歌唱不息的火鸟 清啼
　　嘹亮的声部
种植阳光的地方　太阳雨
　　五彩缤纷　润物无言

11

银线承载朝阳　铁塔拥抱夕晖
越过冬的山巅
满载春天憧憬的电力之光哟
喜庆七十五载的辉煌日子
等待你的绚丽绽放
心灵之栅被激情无数次穿越后
你的生命注定要绞成缆织成网
直至雨后的长虹横空出世
共和国的明天将以春水的形式
漫溢成蜿蜒
等待你
投进她的曲折她的绰约她的柔情
你是书写春秋的电

你是传承史记的火
你是开放人间的花
都将如同你的标识释义成
　　一部壮美的创业史
　　一首雄浑的奋进诗
随便读一句便有感人肺腑的情节
随便看一眼就是回肠荡气的故事

12

日出东方
　　大美中国
三千年前的古人于此
　　孳孳汲汲
你在无形中舒展
将野花从草原
　　快递给诗人
你在黑夜里醒着
用繁星装饰
　　众生的梦

让电力之光
如同喷薄朝阳
　　照耀世界
　　温暖人间
三千年后的中国电力人
于此孜孜切切

王俊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作散见《人民日报》《文艺报》《诗刊》《脊梁》《上海文学》等报刊。出版有《云上的帆》《心底的湖》等诗歌集、散文集多部。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冰与火（组诗）

马晓忠

藏起锋芒

外形如刀
有切割的欲望与力道
通常情况下
你双唇坚闭
锋芒藏于其中
扮演着疏通与阻隔的角色
像河流一路欢腾　浪花飞溅
躲闪顽石与污泥的撞击
一截细小的银丝　敏感而脆弱
像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石

刀闸轻轻按下

夜晚被重新点亮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像暗夜中的精灵
悄然消失在一团亮光中

直插云霄

要经历千百次的电闪与雷击
依然保持最初的模样
你站在离云层最近的地方
你熟悉云的变化多端
雷声滚滚　夹杂风声雨声
河川山谷被水雾挤压和包裹

火光交错
千万伏电压植入大地
一根钢针直插云霄
瞬间刺破雷声的嘶吼
一只鹿刚刚经历一场生死追逐
躲避闪电与猎豹击中的命运
巡线工人目睹了整个过程

隔离或传递

葫芦一样被串起
倒置或者高悬
借助一根根银线得以站立
光洁如玉

三个、五个、十个……
首尾相连
在拉伸中站立成不同的形状
银线收紧　再收紧

像竹子身上的节
充当隔离与衔接的共同体
在高空　你将电流分隔成无数段
又让一根根引流线逐一打通

纹路

你是杆塔上的一枚纽扣
如果不仔细查找
往往会被忽视
会被一串串绝缘子或角铁遮蔽
借助一根螺杆
让两根横担呈现耐张的姿态
得以在杆顶固定与站立
而你始终紧抱螺杆
是纽扣就不可或缺
从望远镜到无人机
你被不断拉近与放大
只为缠绕的螺纹更加清晰与逼真

承载的力道

棱角分明
有固定的尺寸与厚度
在靠近杆塔之前
你只是一根锻造成型的铁
你有自己的使命与归属

用来支撑变台与表计
承重的力量不足以弯曲
那些精美的工艺
建立在一根根角铁
永不变形的完美演绎中

在杆塔上
每个组件都以固定的方式呈现
而你恰好用来支撑与固定
有棱角的地方
往往容易产生摩擦与损伤

冰与火

从直流到交流
从特高压到低压
从 1000 千伏到 220 伏
你完成生命中重要一次
能量的输送与转换

像一首低沉的歌谣
嗡嗡的旋律

压低了山野的风声雨声
坚硬的外壳
抵御酷热与严寒

笔直的银线一再拉伸
你的弧度与站姿
你是冰冷的——有油浸的冷却
你又是炙热的——有电流的奔涌
你在冰与火中寻求最佳支点

你是灯火的守望者
坚毅的臂膀
一端伸向远方
一端连着万户千家

炙热的火焰

需要借助压力
喷溅出的不再是水渍与油污
火舌直蹿
呈现出雾状的蓝
相互冲撞——挤压
让一块冰开始消融
让一摊水变得沸腾

在漆黑的夜晚
喷灯不再是一盏跳跃的灯
更像一束火把
火舌冲天　像炭火在炉膛内熊熊燃烧
驱赶严寒与疲倦
照亮路　照亮那顶
泛着蓝光的安全帽

反复烘烤与收缩
让一根电缆承载千万伏电压
炙热的光焰
也让奔涌的电流
完成从高空到地面的隐身

星夜出发

从抗洪一线
到地震救援现场
从重大节日保电
到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你的每一次出现
都充盈着某种紧张而热烈的氛围

低沉的吼声
如山洪泄闸　困兽出笼
沉寂的夜晚重新亮起灯光
应急救援队整装待发

踏上征程的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有妻子热泪中的担忧
有同事双手紧握的鼓励
更有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

星夜出发　黄昏归来
疲惫在欢呼声中一扫而尽
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
你又将出征
默默坚守　宛若隐在灯火璀璨中的精灵
让光亮照进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

马晓忠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福建文学》《延河》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散文集《乡路》。供职于宁夏隆德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路上的光

孙婷婷

1

山川河流簇拥着满天星辰
昏黄的光亮落在树冠，田埂
明暗相间，覆盖无数影子
丈量着经络一样的路

扛着工具的肩膀紧绷着
一条条青筋，与奔腾的血液
在周而复始的运动中
撞击，摩擦，燃烧

一阵风吹过
汗混杂着沙尘味道
绕过落叶松坚挺而笔直的身躯
暴露在旷野、苍穹之下

像是数千里的迁徙
一群人，将铁器插进地脉
与生俱来的力量
从不间断的敲击声，走出去

沿着山脊攀爬向上
沿着银线跨过云端
沿着光明踏入前路
将起点和终点一次又一次重合

2

在日出的方向
与星罗棋布的铁塔相交
我知道，有灯光便是希望
有温暖就可抵挡许多的荒凉

这些年，祖国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歇
要坚定信念，要顽强搏击
要重塑人间岁月，要历史浓墨重彩
要破除黑暗，将天地种下无限曙光

一盏灯便如一粒种子
随着时间的脉搏成长，跳跃
照亮祖国万里河山
以一束光绘就美好发展蓝图

3

山顶与云层相遇
讲述着眼前的种种
无人机剪开天幕，风吹过
荡开的银线望向幽深的沟壑

这是守护的故事
他们缄默于微光之处
角铁，螺母，齿轮
更像是他们自己真实的存在

大江大河勇往直前，奔涌
傲立天地的风车飞速旋转
喷薄的火焰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这一切力量，汇聚成明亮的光

是这光，打破黑暗的桎梏
是这光，温暖了无情的寒冬
是这光，推动着社会发展的车轮
是这光，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路上引航

4

守护光明的人，也是追逐光明的人
多少次怀揣信仰，在心底
默念电网编织的脉络

青藏高原上的喘息声
激荡着每一条通天的线路
点亮阿里的瞬间
为生命禁区送去了希望

金沙江峡谷河道蜿蜒
承载着历史的厚重
白鹤滩水电站拔地而起
是电力人为世界呈现的又一奇迹

每一次电流的撞击声
都像是一场变革的号角
要突破，要创新，要发展
心中有光，脚下才有梦想

5

迎来东升的太阳
感受祖国沧桑巨变的回响
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
这片土地是如此雄浑与深沉

背负使命，站在岁月的臂膀
向光前行
谋划一个奋进新时代
写下令人惊叹的辉煌篇章

孙婷婷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报刊。供职于冀北承德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散文

内心有光，方能温暖世界

顾晓蕊

一

当恣意燃烧的夕阳收尽最后一抹余晖，夜的帷幕缓缓拉开。起初是一盏两盏灯亮了起来，紧接着千万盏灯亮起来。那些或繁华或冷清的街市，瞬间淌溢出温柔多彩的光。

晚饭后，我喜欢沿着街边小道漫步，走进那奇幻绚丽的灯海中。氤氲夜色下的小城，斑斓的灯光如流水般倾泻而下，点缀着充满烟火气的街巷，交汇出一幅迷人的夜景画卷。

灯光点点与星月遥相辉映，一时之间，我竟有些分不清这是天上还是人间。那一束束光犹如箭镞，射向四面八方。在光的海洋中默然疾行的人们，穿越时间的峡谷，像鱼儿一样游向各自的归途。

家是最温暖的归处，在那里，总有一盏灯，在为你守候。即便是随遇而安的异乡客，轻柔又明亮的灯光，也可为他们指引城市的方向。

晚风中摇曳的灯光，令我迷恋又沉醉，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一盏盏灯亮起来时，人们可以卸下一天的忙碌疲累，让一颗流浪的心在灯火里找到安妥的归宿。

犹记得，幼年时的我是一个极其怕黑的孩子。乡村的夜晚漆黑而静谧，淡淡的月光轻洒大地，偶尔还能看见萤火虫的微光。

有几回，准备做晚饭的母亲，唤我去代销点买些油盐酱醋。虽说相距不过一两百米，可是我走进泼墨一般的夜色里，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撒腿飞快地奔跑着。

我家有一盏旧式煤油灯，但煤油稀缺，不到万不得已，母亲舍不得点灯。更何况，煤油灯橘黄色的火苗微弱，多看上一会儿书，眼睛会被油烟熏得酸涩发涨，眼前还会出现绰绰重影。

我七岁那年，跟着母亲随军去了海岛。那时岛上靠着柴油发电机发电，岛上居民每晚供电两小时，到了时间就会断电。

白天我去上学，父母各自忙碌，到了晚上，一家人在灯光下相聚。那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也就三十多岁，如青枝碧叶般的年纪。

父亲有军人的坚毅和文人的儒雅。他勤学苦练，考入军校，每晚要在灯下温书学习。母亲生得娇小清秀，却有一双灵巧的手，坐

在灯影里埋头绣花。我则捧着小人书，饶有兴致地翻看。

母亲绣一会儿花，抬头瞥一眼父亲，眉目之间，饱含深情。偶尔，父亲也会抬眸望向母亲，眼中水波跳荡。有那么几次，我撂下书，望着他们映在墙上的影子，温情而生动，恍惚中竟看得出了神。

尤其是深冬的夜晚，窗外白雪飘飞，屋内炉火通红。炉子上架一口锅，锅中是酸菜炖粉条，热腾腾地冒着白气，饭菜的香味蔓延开来。随后，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吃得脸上沁出细汗，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起来闪闪亮亮。

在那个年月，海岛上的生活还很清苦，而那一方屋檐下，灯下的时光却安静美好。那些朴素的日子，我们过得简单而满足。

过了些年，随着父亲转业，我们全家搬到位于中原的小城。父亲和母亲成为电建员工，单位还给分了房，房子不大，可家中不用担心突然停电。

后来，我考上了电力中专，每年放寒暑假才能回家。那一年暑假，跟我同班的一位男生周小帆，每次蹭着暮色而来，在我家待上几个小时，读书或是写作业。

在灯下，柔和的光晕里，母亲跟父亲说着闲话。大多数时候，母亲絮絮地讲一些陈年趣事。父亲一边喝茶，一边静静地听，间或回上几句。有时聊得兴起时，窄小又温馨的小屋里流动着欢快的笑声，连空气也变得鲜活、热烈，透着微甜气息。

我不时地合上书，侧耳倾听，小帆也时常抬头，目光朝向我的父亲母亲。他的脸上浮起一抹浅笑，晶亮的眼眸里闪着光芒，像水波一样。

半个月后的一天，从外面回家的路上，我遇到邻居王阿姨。她热情地唤住我，慢悠悠地笑着问道：“小蕊，你有男朋友了吧？我看到有个男孩总来家里找你。”

我那年刚十六岁，忽然间听到这话，只觉得讶异又气恼，脸上飞满红云。我慌乱地摇摇头，扭身快步跑开了。

那天晚上，刚巧父母有事外出一会儿，小帆再来敲门时，我心里存着一股气，冷淡地对他说：“没事不要总往我家跑，免得招人闲话。”

小帆闻听后，眼神变得空茫，低声喃喃道：“我只是喜欢那种感觉，温暖的灯光下，一家人闲坐……”他黯然地转身离去，孤单的背影显得那样落寞。

接下来的几天，小帆没有来我家。有天晚上，母亲忽想起来，有些疑惑地问道：“好几天没见小帆，是遇到啥事了？”我红着脸，讲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母亲嗔怪道：“你不该对他说那样的话，咱两家离得近，你们又是同学，理应相互帮助啊！”

“有些事，无需太在意。心里有光，坦坦荡荡。”父亲面色凝重地说，“小帆的妈妈去世得早，他爸爸曾打来电话让关照小帆。老周常年奔波在电建工地上，很久才回家一趟，可真苦了孩子。”

母亲轻叹道：“白天还好些，可以到处跑跑转转，到了晚上他回到家，一个人的夜晚，是多么寂寥漫长。”顿了一下，母亲又说：“你回头跟小帆讲，欢迎他常来家坐坐。”

隔天，在路上遇见小帆。我故意找个借口，低声问他：“我遇到了一些难题，你能帮我补习下功课吗？”小帆似已忘却之前的不快，眉眼飞飞地一笑，说：“好啊，好啊。”

毕业后，我和小帆到同一家电厂上班。数年后的一天，同学聚会，因小帆过而立之年依然单身，便有同学打趣地问起他的情事。喝得微醉的小帆，温柔而动情地说：“无论多晚归家，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为你守候，这就是家的温暖。我一直在等待，期望遇到愿为我痴心守候的人。”

在那一刹那，我猛然懂得了他固执的等待，只为一个质朴的愿望。在烟火岁月里，一家人相知相守的幸福，看上去最是寻常，而对有些人来说，却要用数十年，甚而是一生的光阴去追寻。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小帆离开了小城。这么多年过去，想必他已于茫茫人海中寻觅到她，心中有了一盏温情而明亮的灯。

这一城璀璨的灯火，照亮了多少归家人的路途。在悠长的人生岁月里，每个人都会经历艰难的黑暗时刻。纵使有过伤怀失落，但只要家中的那盏灯一直为你亮着，心中便始终怀有一份勇敢和底气。

复又想起这些年来，我在灯下的温馨时光。在寂静清宁的夜晚，亲人相伴，闲叙漫谈，那一份纯真的快乐，平淡却又弥足珍贵。我心中涌起无限欣喜，对于家更添了几多珍重，以及深深的牵挂和眷恋。

二

绿岛咖啡屋内，迷离的灯光闪动着梦幻的光芒，丝丝琴韵如泉水般婉转流淌。我、蓝梦和彩云如约而至，一边品饮着咖啡的微苦，一边慢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

我们仨曾是电力中专的同学，是室友又是闺蜜。后来，我们分配到同城的一座热电厂工作，挥别单纯无忧的校园生活，转身成为扎身岗位的电力女工。从华灯初起到灯火璀璨，每个晨昏忧喜间，我们奔忙劳碌着，在城市斑驳的光影中穿行。

七年后的一天，在蓝梦的邀约下，我们相聚在这里，边喝边谈，浅斟慢饮中，抖落满怀的心事。

蓝梦长得清秀俊美，肤白若雪，长发如瀑，举止言笑之间，自有一种动人的芬芳。她弹得一手好筝，闲暇时轻拨琴弦，琴音如行云流水般曼妙清雅。然而此刻，她那化了淡妆的脸上，却透着深深的忧郁。

刚上班的那年，正流行跳交谊舞，蓝梦迷上了跳舞。灯光幽暗回旋的舞池中，她身着一袭白裙轻盈跳舞，显得那么洒脱又飘逸，宛如绽放在暗夜中的百合花。她姿态优美的舞姿，吸引了一双热烈的目光。他的名字叫杰，长得高大俊朗，也爱好跳舞，便邀她共舞一曲。两人配合得极为默契，很自然地成了舞伴。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下班之后，暮色降临时，蓝梦化身为美丽的人鱼，游弋进夜的河流，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与杰相拥轻舞。她流连在缤纷闪烁的城市霓虹中，爱的暖流在心中奔涌流淌。

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刚结婚那会儿，他们有过一段甜美的时光。温良贤淑的蓝梦做好晚餐，满怀欢喜地等待杰的归来。不知从何时起，他回家愈来愈晚，她心中有了隐隐的不安。他似孟浪的蝶，并不肯为一朵花停留。蓝梦跟他吵闹、争执，最终两人还是离婚了。有过失落，有过悲伤，而后，她毅然选择辞职。

蓝梦说要离开这个令她伤心的城市，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天地浩荡辽阔，有那么多美丽的风景，她要去经历去体验，重新为自己活一回。我和彩云听后，钦佩她的勇气和果敢，并送上贴心的祝福。

随后，彩云聊起自己的梦想。她有修长的颈、修长的腿，性情乐观开朗，且独立向上，如一株花叶葱茏的花树。

彩云酷爱绘画，心中装满诗和画。在读书时，她就经常悄悄地画，绘了一本又一本的画册，还在画旁配上清雅的小诗。上班的这几年间，她在家和单位之间奔波，用在绘画上的时间自然少了。

彩云说过些天要去北京。她喜欢北京城的庄重、包容和大气，还因为北京有个宋庄，是闻名遐迩的画家村，汇聚众多的绘画艺术家，她要去那里拜师学画。为此，她向单位请了一年长假。

见我一脸的诧异，彩云微笑着轻轻地说：“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在荷塘边，你对我说过的那番话啊！”原来，那一段清芳的夏日时光，一直珍存在她的记忆深处。

那是盛夏的一个午后，趁着周末，我、蓝梦和彩云乘公交车，去往城郊的荷塘赏荷。下了车，只见满塘的荷开得正盛，我们奔跑着冲向荷塘边。我和蓝梦绕着池塘慢慢闲逛，轻嗅着花的芬芳气息，而彩云在水岸边支起画架，时而凝望着一朵荷，时而静静地画着。临近黄昏时，我们转悠回来，见彩云已完成晕染上色。那是一幅多么美的荷花图啊！舒展的荷叶，半开的荷花，水墨淋漓，意境空灵，生动且又充满韵味。

我伫立在那幅画前，细细欣赏，心中充

满惊奇和赞叹。随即，我无比坚定地对彩云说：“你很有绘画天赋，坚持画下去，你将来一定能成为画家。”彩云眼里闪起一抹光亮，羞涩而又激动地点点头。

彩云说在某个午夜梦回时分，又想起与水彩有关的梦。那一朵水墨荷花，在她的心里嫣然盛放。她决定去北京闯闯，追寻自己的诗画人生。

她们将目光齐甩向我，追问道：“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设想呢？”

“我不愿意离开电厂，不想离开我的工人师傅们。”沉静中带着几分倔强，我幽幽地笑着说，“我这小半生的光阴，是注定要交付给电厂了。”

进入电厂后，我被分配到汽机分场，当了一名检修工，每天跟着师傅穿行在机器轰鸣、焊花飞舞的检修现场。倘若赶上机组大小修，更是忙得片刻不闲，甚而有几回晚上回到家后，我累得连端碗的手都是颤抖的。

我曾在心中暗暗抱怨，师傅看出了我的小情绪，郑重而又亲切地说：“咱们的工作虽然很平凡，很累，但守护的是城市灯火。”我听后感到万分羞愧，浮躁的心渐渐沉静下来。

转瞬又十年过去了，在一个晴好的春日，我们相约走进春风里，去看十里桃花开。

我们走进山林中的桃花谷，满山的桃花开得烂漫若霞。我们在桃花丛中奔跑，高声谈笑着，仿佛又回到那纯真年代。

这些年，蓝梦在不同的城市间辗转，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她经常独自去各地旅行，日子过得潇洒又自在。在一趟旅途中，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男人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两个为爱所伤的人，心慢慢地相互贴近。再后来他们结了婚，拥有一个幸福安稳的家，空闲时，他们依旧一起去旅游。

彩云的画愈来愈受到关注，频频在全国书画大赛中获奖，还举办了个人画展，圆了自己的画家梦。她因才华出众，被调去省城的一家电厂，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学校或社区教孩子们绘画。这是国画课堂的公益培训，但她很享受跟孩子们一起画画的时光。她说爱绘画的孩子内心充盈，画中有云和月，有山河万里。

而我依然坚守在电厂，在与机器的磨合中，不断地沉淀成长。每当夜幕降临，望着那一城灯火，我心中总会升起喜悦和骄傲。

在工作之余，我爱上了写作，书写电力工人的苦乐年华，以及辛勤工作的背后，那一张张欣慰满足的面孔。他们是平凡温暖的普通人，却犹如满天的星辰，勾勒出夜空的绚烂。我喜欢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也走进了我的文学作品里。

我们在片片桃林中悠然徐行，在花海中尽情地徜徉欢笑，伴随着记忆而来的，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慨与怅然。但这一路走来，值得庆幸的是，追着光前行的我们，也成为自己的光，在各自的生活里绽放光芒。

三

十九岁那年，我进到电厂上班，成为一名汽机检修工，认识了师傅章大山。那时，电厂对新员工实行“师带徒”制度。他是我入厂后遇到的第一位师傅。

章师傅当时也就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脸阔眉长，话语不多，很爱笑，看上去淳朴又温厚。他是检修队伍中的能工巧匠，干起活来细致扎实，有股子拼劲和钻劲。

章师傅每天很早来到单位，到现场巡查设备，边用抹布擦拭机器，边侧耳细细倾听。他能凭借机器运转的声音判断其运行状况，及时发现缺陷进行报修。在检修期间，他边干边跟我讲解，耐心地传授技能和经验。

那一年除夕，遇上紧急抢修，我们忙完已是暮色沉沉。走出厂门时，我看到漫天雪花飘飞，街头华灯闪烁，映照着一地白雪。我低声嘟哝道：“这活不好干，可真累啊！”

“电厂检修工是设备医生，守护的是城市的眼睛。你看那一盏盏灯，多像一双双温情的眼睛。”章师傅轻轻一笑，很认真地说，“有灯光的地方，就有关爱，有了亲情，有

家的温暖和团圆。”

这个朴实诚恳的男人，忽然冒出一段很有诗意的话，我先是觉得好笑，继而又一想，心中生出很深的感动。

进入盛夏，风雨来袭，雨落如帘如瀑，绵延数日。那些日子，章师傅没有来上班，一周后，他回到工作岗位。

在现场干活时，我无意间碰到章师傅的胳膊。“哎哟……”他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我扭头望去，只见他捋起衣袖，手臂上有大片血痕和淤青。

我忙向他道歉，忍不住问道：“师傅，你怎么受伤了呢？”他缓缓说起事情的经过。

前些天，省内多地遭遇暴雨，多座村庄陷入汪洋成了孤岛。他作为绿野救援队的队员，主动请战参与抗洪救援。他和队友驾着救生舟，一趟趟地穿梭在淹没的村庄间，解救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有一天，章师傅在救生舟上听到一位妇人大声疾呼：“快来人啊，救救我的孩子！”他闻声望去，一个男孩被水流卷走，只露出个小脑袋，在水面沉浮挣扎。他顾不上多想，从小舟上跳进水中，朝男孩的方向游去。

章师傅扯住小男孩，奋力朝回游去，将男孩托举到救生舟上，但他却被激流冲走了。在洪水中漂流的他，幸亏被一棵树拦住，身上多处擦伤。队友们合力将他救起。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心潮翻涌，不禁追问：“这有多危险，你难道不害怕吗？”

章师傅微微一笑说，这算不得什么，加入这支民间救援队伍后，他和队友们曾多次参与紧急驰援，在地震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在山林中助力扑灭滔天大火、茫茫风雪中营救走失游客、投身山洪泥石流救灾一线……

就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心空，我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那一刻的惊诧和震动。

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如此珍贵，人生仅有一次。而有这样一群人，却毅然逆行而上，用爱与真情，在山川大地上书写人间大义。

我脑海中飞速闪过一丝疑惑，又捺不住好奇地问：“冒着生命危险，冲向一个个救援现场，你坚持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章师傅凝思片刻，而后望向我，清澈的眸子里泛着亮光，轻轻讲起一段往事。

章师傅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喜欢爬山探险，徒步在青山碧野之间。多年前的一个春日，他来到太行山脉的一段峡谷，走进郁郁青青的山林。那是一片原始野生林。林间古木奇树高耸入云，清泉溪水淙淙流淌，到处盛开着一蓬蓬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芳菲之气。他原打算走一段路就原路折返，却被眼前秀美的山景迷惑，不觉间走进密林深处。天色逐渐暗沉下来，待他惊觉想要返回时，发现自己居然迷路了。

有着丛林探险经验的章师傅，知道黑夜迷途于深山意味着什么。在这荒僻的山林中，猛兽潜藏、毒蛇出没，随时会遇到危险。想到这些，他的内心被恐惧缠绕。他在幽暗的丛林中，艰难地探寻出去的路，却宛如陷入迷宫。就在他感到万般疲累和无助时，突然瞥见前方林中闪烁着一缕幽光。那一抹温暖的微光，仿若一个隐喻，让陷入绝境的他看到了希望。

章师傅迎着光往前走，来到一间小木屋前。他轻轻地敲门，有位老人开门将他迎进屋内，窗口的桌上摆放着一盏点燃的油灯。老人留他暂住一晚，说明天一早送他下山，还热情地为他端来热饭菜，闲谈中，他知道了老人的故事。

老人是位护林员，之前他和妻子一起守护山林，后来妻子去世，他将妻子埋在她生前最爱的这片林子。再后来，他退休了，依然选择留在这里，当了一名义务护林员。老人说守护这片林区近半个世纪，遇到过许多像章师傅这样在深山迷路的人。每当黑夜来临，他在破旧的木屋里点亮一盏油灯，也是为了给处于迷茫中的人以指引。

次日清晨，当绚烂瑰丽的朝霞洒落林间，将山林涂抹成一幅绝美的油画时，在老人的引领护送下，章师傅从深山中走了出来。

此后的许多个夜晚，章师傅回想起那次迷路的经历，心底涌腾起一股暖流。他觉得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恰好看到绿野救援队在

招募队员，就报名参与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并通过考核，成为正式队员。他一次次深入险境，化身救援使者……他平静地讲述着，我却听得热泪潸然，心中全是感动和遐思。

人生本是一场艰难的跋涉，然而只要有光亮，便不会在黑暗中陷入绝境，总能找到前行的方向。如果生活里没有了光，那就做个内心有光的人，照亮自己的同时，亦能温暖世界。

顾晓蕊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散文选刊》《山东文学》《脊梁》《读者》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你比月光更温暖》《点亮自己，你就是一束光》等。有作品获第十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河南平东发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报告文学

为了山顶那盏灯

于绍迎

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枣庄市山亭区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88.6%。山亭区境内群山起伏，有大小山头1200多个，其中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头有161个。208个行政村就分布在高山大岭间。过去，先民们依山而居，用石头垒砌建造了石板房，形成了山顶村。

20世纪80年代，国家出台实施一系列政策，通过零散搬迁和整村搬迁等方式，陆续将山顶村民搬迁到山下居住，结束了山顶村民“出门直上岭，吃水山涧等，赶集翻山路，两头伴星星”的历史。然而，一些村里的老人为方便种地，又留恋旧居，想图个清净，坚持留在山上居住。

一个村，一户人，一盏灯

走过崎岖的羊肠似的山路，顺着村内荒芜的石板小道来到村南头，登上11级台阶，穿过两间过道房，他走进了一户农家小院。院内的鸡并没有四散开，两只山羊在悠闲地吃草。它们早已熟悉了他的脚步、他的身影。

徐庄镇高山顶村坐落在海拔380多米的高山上。席凤才在这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走了20多年。

“起初，山上住着十多户年迈的老人，每家只有一个照明灯泡，全村每月的电费不到十元。虽然住户不多，电费很少，但由于

当时供电设备差，加上村里地理环境特殊，供电服务上的事可真不少。处理老人们的用电问题成了我日常的大事。这家灯泡闪了，那家开关线断了，老人都没有办法更换。我三天两头要上一次山。每年夏季暴雨和冬季风雪的时候，都是我上山最频繁的时候。跑得最多的一天，我来回跑了六趟。”提起2003年的那些事，枣庄供电公司山亭供电中心徐庄供电所网格员席凤才说。

席凤才上一次山不容易。平时都还好，他骑着自行车能到山下，再步行上山也不是太难，走习惯了路就熟悉了。一年中，最让他犯难的是冬季下雨下雪山路结冰，车子没法骑，他只能步行，来回一趟要用两个多小时。

离高山顶村只有4里多路的另一个山顶村徐庄镇程山口村，坐落在两山之间。由于高度差异大，环境复杂，每逢冬夏，村里的留守老人用电就成了他最挂念的一件事。

2020年7月，一次暴雨过后，席凤才巡检完供区内用电线路和配电台区设备已是傍晚。带着一身的疲惫刚回到家，他就接到程山口村80多岁的张秀堂老人打来的电话。老人说家里的灯不亮了。他不顾妻子阻拦，骑着车走了。走了40多分钟的山路，他只为去给老人换上一个灯泡。

20多年，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年复一年，席凤才用双脚一遍遍测量着通往山上家家户户的路，用心守护大山上的明灯，用言行温暖着留守老人的心。

时光飞逝，一个个老人走了。如今的高山顶村还是那个村，可村里只有一户人家一个老人。路，还是那条崎岖的小路，小路上的那个身影依旧。灯还是那盏灯，是他一次次更换过灯泡的那盏灯。那盏灯依然点亮着大山上的夜空。

一座山，一个村，一路情

走过三道弯，爬过三里路，二十多年来，徐庄供电所网格员华明芳用汗水蹚出了一条通往徐庄镇曹山顶村的服务之路。

2000年到2023年间，华明芳担负着4条10千伏6000多米供电线路、9个自然村12个配电台区的运维工作，服务1000多户村民的用电。仅有10家老人居住的曹山顶村成了他服务的重点。

崮是四周陡峭、顶部平坦的山。鲁南山区的曹山顶村就坐落在海拔300米的崮顶上。

华明芳每次去曹山顶村都要走过几道弯曲的小路到达山下，再爬三里长陡峭的坡，上山下山，每走一次都不容易。平日里，山下的人不上去，山上的老人也不下来。

“当时，曹山顶村与相距4里多远的程山口村共用一台30千伏安的变压器。山高路陡，电杆运不上去。我们只能就地取材，用木头电杆。刮风下雨，线路故障频发，每次巡检设备或处理故障，都要好长时间，而且每次上山和下山几乎都是在晚上。”华明芳回忆道。

曹山顶村用电负荷很小。村里居住的12户老人中，有一户人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他家就成了村里的“用电大户”。村里有的人家只有1个灯泡，最多的一户有三个灯泡。

2000年，华明芳接过了曹山顶村的用电服务任务。白天，老人用不着电，到了傍晚时分，老人开灯才知道家里没电了。老人们就走到村外山崖上，用喊话的方法传递报修信息。山上老人喊话，山下村民会及时关注，然后把老人的报修信息告诉华明芳。春夏秋冬，披星戴月，华明芳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山上。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在明月繁星的陪伴下，他上山下山；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酷暑寒冷陪伴他进村入户。

曹山顶村村头第一户是80多岁的陈广付老人。他家有22只山羊、13只鸡、两条大黑狗，还有一只小花猫。前几年，他种了十亩地，又种了200多棵花椒树和50多棵核桃树。这几年，年纪大了，他就将地和果树给了亲戚去种。

时间长了，去得多了，华明芳对每户老人都非常了解。这些老人的孩子有的迁居到了城市，有的在外经商安了家，一年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一次，而且每次回来总是来去匆匆。华明芳成了村里老人最亲的“家人”。

他说：“现在，陈广付老人每天都去村外放羊，身体硬朗，心情舒畅。”

这几年，国家出台实施了农村老人养老政策，居住在山上的老人们都过上了美好幸福的新生活。可老人们也有烦心事。他们虽然都有老年手机，可大部分老人只会接听不会拨打。晚上，在固定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成了华明芳的习惯。电话打通了，华明芳就和他们聊聊天，问问用电情况。老人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不方便，晚上没有灯可不行。华明芳说：“老人们遇到的用电问题对我来说都是一些零星小事，可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难事。”

二十多年来，华明芳每次摸黑上下山，都只是做着一些小事：换灯泡、接灯线、合开关。他说他为的就是山顶的那盏灯。

一个村，一片光，一份爱

山上的住户越来越少，徐庄供电所网格员崔洪奎去山上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山上原来住着九户人家，有六七十岁的夫妻和八十多的单身老人。”提起徐庄镇李山顶村，即将退休的崔洪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山上只剩下了两户三位老人啦！”

目前，崔洪奎为两个山顶村提供服务。为大山光明付出青春年华的崔洪奎坚守岗位，履行职责。

夏天，天气说变脸就变脸，刚还是赤日炎炎、酷暑难耐的大晴天，转眼间就会乌云满天、雷鸣电闪。2021 年夏季的一天，李山顶村村民张安国老人家的进户线断了一根。正赶往李山顶村的崔洪奎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挡住了脚步，只好在山下的村民家避雨。看着一阵接一阵的暴雨，他心急如焚。山区的暴雨格外大，山洪瞬间就漫到了山坡上的层层梯田，形成一道道瀑布。大水裹挟着树木杂草在山道上四处奔流。

没电，山上的老人急，老人的家人急，崔洪奎更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现场，第一时间为老人恢复送电。

暴雨停息时已是傍晚。崔洪奎顺着上山的小路，蹚着急流的浑水急匆匆向山上赶，用了 40 多分钟时间才到山顶。

“雨这么大，路难走，天又黑，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已关闭大门正要睡觉的张安国老人边开着门边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为俺还跑来跑去地忙活。”

电工是一个被山里人羡慕的“差事”，其实这却是一项苦差事。春夏秋冬，一年到头，为了大山的光明，他们忙碌着奔波着，错过了在传统节日和家人聚会的机会。

春节是农村用电最集中、负荷最大、故障风险最高的时候，也是电工最忙碌、最辛苦的时刻。

位于翼云山东侧的徐庄镇的土山顶村是当地唯一一个村民没有搬迁、居住户数最多的原始村庄。为土山顶村提供用电服务也成了崔洪奎的工作重点，虽然他还要为 9 个自然村 17 个台区提供服务。

时针拨回到 2014 年农历除夕，大雪突降，崔洪奎心中压了一个大事：土山顶村的那台旧变压器牵着他的心，村民家中的那盏灯让他挂心。复杂的村庄环境、特殊的气候条件、重要的节日保电……担心、忧虑把他“牵”到了白雪皑皑、寒冰封路的山间小路上。

雪后晴朗，群山起伏，山间一片喜庆的氛围。太阳才刚刚落山，崔洪奎便带全了工具、必备物品和照明灯，拿上了一件厚厚的棉衣，顺着覆盖着白雪的山路向山顶奔去。

他费力地走到半山腰，在凛冽的山风中向下俯瞰，望着远近起伏、白茫茫的群山，看到山下村庄人家贴上了大红的崭新春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满眼的风光，他不能多看，满腹的心事，他也不敢多想。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走完剩下路程，在天黑前赶到土山顶村配电室去蹲守。

除夕的夜幕在家家户户明亮的灯光中拉开。在寒冷的配电室里，崔洪奎不停地巡检设备，听着设备运行的声音，不断地看着仪表数字的变化。

蹲守，让崔洪奎吃尽了苦头。刚入夜还好打发，蹲在配电室可以避风避寒，在室外

雪地里活动被冻得麻木的腿脚。接下来几个小时，他有了煎熬的感觉。冷，让他无处藏身。配电室充满了寒气，来回跑跳也失去了效果。忍受、坚持、坚持、忍受……时间在接连不断的鞭炮声中流走了。在冰天雪地、电波流动的保电值守现场，崔洪奎孤独地迎来了新的一年。凌晨三点多钟，在确认设备运行平稳、负荷稳定后，他才悄悄踏上了回家的路。

沉醉在欢乐祥和、家人团聚的节日氛围中的村民，谁也不知道，守护光明的那个身影。

“年年坚守，次次保电，已成了常规。现在电网设备好了，山区用电环境好了，一切都好了，我们就没那么辛苦了。”回想起那年蹲守过年的情景，崔洪奎至今难忘。

在大山深处扎根奉献，用真情厚爱与山顶村打了 38 年交道的崔洪奎，依旧在用心值守最后一班岗。2024 年 9 月，他将退休，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个站，一群人，一首歌

在总面积 178.97 平方公里的徐庄镇版图上，有大小山头 1100 座，是枣庄市面积最大、山岭最密集的一个乡镇，也是山顶村居民数量、人口最多的乡镇。担负着设备运维和居民用电服务任务的徐庄供电所，是枣庄供电公司所辖供电所管理配电线路最长、服务面积最大的一个供电所。6 条 241.15 千米的 10 千伏供电线路串连着高山峻岭；636.8 千米低压线路纵横贯通着村街小巷；303 个配电台区分布在一个个乡镇。徐庄供电所要为 42 个行政村、233 个自然村提供用电保障。

1985 年 8 月，位于徐庄镇北部的邢山顶村迎来了第一支电力施工队伍，拉开了架电上山的序幕。邢山顶村成了山亭区东部乡镇第一个通电的山顶村。

架电进村，引电入户，1995 年 10 月，地处大山深处的山亭区村民告别了用油灯照明的历史，实现了“村村通电、户户通电”。光明照亮了山顶的一个个村庄。1998 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后，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山顶村用电设备得到改善。2011 年，“村村强网”工程实施后，山顶村的供电设施进一步升级改善。

参与过“户户通电”、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和“村村强网”工程施工的徐庄供电所员工刘学法回忆起往事，格外兴奋。他今年 57 岁。他说，山区施工环境特别复杂，不像平原地区的农村街道平整宽敞、交通便利，材料、工具都能用车运到位。平原地区的用户房屋整齐成排，施工起来省力又省事。为山顶村架电，施工很苦。那些地方山高坡陡，根本没有路，别说使用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了，就连什么都不带走山路都难，何况是人抬肩扛电杆、导线、变压器和工具、材料。山顶村的街道狭窄弯曲，好多街道，他们连电杆都抬不过去，很多时候要将电杆举过村户的院墙一段一段地抬。杆坑开挖更费劲，山顶村全是石头，他们轮流挖，有时候好几天才能挖出一个杆坑。

从架电上山到“户户通电”，从“村村强网”到“一户一表”，一代代供电人紧跟时代步伐，扎根山区，务实奉献，用辛勤的汗水，点亮了高山峻岭。

时间的车轮在转动。新时代，坚强电网、智能配网、高科技产品、网格化管理……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供电人对徐庄镇的邢山顶、曹山顶、李山顶、贾山顶等 12 个山顶村老人们的用电牵挂，不变的是那一条条贯通上下的山路上传唱着的同一首歌，不变的是供电人对企业的忠诚、对岗位的热爱。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个故事展现了一个群体的风采。采访那群人，我仿佛看到那座座高山顶峰上升起盏盏明灯，看到那条条山路上奔忙的供电人的身影。

山顶的那盏灯，一代代基层供电人传承着、守护着；山顶的那盏灯，成了美丽乡村最亮丽的风景；山顶的那盏灯，化作了乡村全面振兴长卷中最美的一幅图画。

于绍迎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山东枣庄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散文

第三道长虹

张鹏飞

1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个欠发达之地，这里虽然面积只有 6.6 万多平方公里，但地理环境复杂，常年少雨，有干旱的黄土高原、荒无人烟的沙漠、寸草不生的戈壁滩、飞鸟不落的河滩荒地。而如今，这里逐渐被改造成了宝地、福地。

看，一道长虹正从这里腾空，飞越黄河、长江，跨越崇山峻岭，从西北到华中，直通三湘大地。

这道长虹，是一道电力长虹。这道长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十大工程之一、国家能源局确定的“十四五”新开工建设的 9 条跨区直流输电工程之一的 ±800 千伏宁夏—湖南（宁湘）特高压直输电工程，也是助力宁夏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工程。

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我国首个沙漠、戈壁、荒漠（沙戈荒）风电光伏大基地新能源外送电特高压工程，途经宁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等五省（区）一市，全长 1634 公里，2025 年投产后将大幅带动宁夏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大范围优化配置。

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继 ±660 千伏银川东—青岛直流输电工程、±800 灵州—绍兴直流输电工程之后的宁夏的第三个直流输电工程。

2

黄叶凋零秋季尽，西风次第引来冬。

2023 年 11 月才过半，宁夏气温就断崖式下降，再来几股西北风，冬天便实实在在地来了。

汽车驶进中宁县境内的荒野里，映入我眼帘的是秃丘荒野。路边树枝全成光杆杆，地上蒿草全部干枯，不时有“风滚草”被风从远处刮来。隔着车窗看风沙，我的心都在打颤，心生荒凉之意。

车在中宁县一个叫沙蒿梁的地方停下。开门下车，寒流侵袭全身，我不得不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了又缩。这里到处都是高低不平

脊梁前2024-3.indd 23 24-5-13 12:43

的土丘，土丘之间有沟有坑。离我们停车地点不远处，山下尘土飞扬。尘土里，车辆往来，人影穿梭。

停车地点的周边，高低不平，新铺成的混凝土路向尘土飞扬的地方延伸。迎着风沙、打着寒战，我踩着新铺成的混凝土路迈步向尘土飞扬的地方走去，没几分钟就走进了尘土里。我揉揉被尘土眯住的眼睛，看到的场景让我震惊。

之前我从视频和照片里见过这里。这里土丘沟坎起伏延绵、纵横交错，野草都不长几根。而如今我的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尘土飞扬的地方已经被修整成一个比路面高出三米多的大平台。平台边缘还是虚土坡，工人正开着铲车、推土机修整。

我顺着新路走上大平台，放眼观望，见大平台有几十个足球场大，宽阔平坦。这里，就是正在建设中的 ±800 千伏宁夏—湖南（宁湘）特高压直输电工程的送出端换流站——中宁换流站。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部专责刘庆早已如约等在大平台上。

刘庆指着正在作业的车辆和机械说，工地的“四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通网，平整场地）接近尾声，站址边缘修整完成后，外围就要砌护坡、砌围墙，然后土建基础工程便要全面开展，中标各项目的施工队伍也将陆续入场。

我回头看刚才下车的地方，也就是参建单位宁夏送变电公司项目部旁边，有很多工人正在搭建简易彩钢房。简易房都是统一模式：两层高，白蓝相间，间距相等，排列整齐。刘庆说，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减少临时用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对各施工单位驻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管理，后期入驻的队伍都将集中在那一片区域。刘庆说，从站址选定的那一天开始，这里的人就坚守岗位、风雨无阻，把自己“钉”在了这里，起早贪黑忙在这里。

我问刘庆多久没有回过家了，他回答：“不记得，工作任务容不得我们回去。”建管项目部所有人都如此，从来的那一天起，就很少再有时间享受休息日，除非家里有事才回去一趟。这项工程参与的单位多，施工队伍更多，作业点多面广，大家必须尽职尽责、齐心协力，才能保证安全，快速推进工程进度。

山丘削平，沟壑填平。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荒山野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让人不得不佩服劳动者的艰辛和伟大。

刘庆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女朋友。他说常年住在工地上，终身大事不好办。女孩一听他经常回不了家，就不愿意跟他相处。各参建单位都有跟刘庆一样长年坚守在工地上的大龄“剩男”。

刘庆用脚跺了跺平整坚实的地面，抬手指着不远处正在作业的机械和人群说，都是他们辛勤付出的成果。

我们刚走到机械近处，一位头戴安全帽、个头不高、穿着厚厚棉工作服的灰头土脸的人就迎了过来。那人指了指旁边一位胸前佩戴记录仪的人说，不能走进作业圈，现场监理正在“旁站”，全程记录作业。这里是宁夏送变电公司的一个作业点。那人是宁夏送变电公司现场工作负责人宁长江。

来的路上，宁夏送变电公司宣传专责额尔德尼介绍过这个项目上的几位“大咖”，其中就有宁长江。

宁长江是“90 后”，常年在外作业，风吹日晒使他皮肤黝黑。宁长江讲起工程上的事儿，俨然是一位资深的老工程师、老专家。比如这个地方挖了 15 万立方米的土、那个地方填了 18 米深的沟、平下去的土丘有 15 个、用锤钻加破碎的办法解决了复杂土石层的开挖问题……工地上谁最能吃苦、谁最擅长机械操作，他娓娓道来。

宁长江滔滔不绝地讲着，却没有发现过来一个人站在他身后。他讲的时候，那人连连点头。他讲完，那人竖起大拇指说：“对对对，毫厘不差！”

来者是郭炳楠——宁夏电力监理公司的项目监理。郭炳楠说，站址“四通一平”工作之所以效率高，除了各支队伍合作默契和一线人员努力拼搏外，还有管理上的创新。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国网宁夏电力首次引

进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咨询公司来协作、帮扶宁夏电力监理公司。宁夏电力监理公司借鉴引用了更先进的管理经验，采纳了合理化建议和意见，让整个工程的安全监管、施工监管、技术监管都有了极大提升。这项工程的土建施工是面向社会招标的，打破了传统的土建施工只用电力系统建设单位的模式。新参与进来的单位在合理的管理机制下，无论是施工质量、进度，还是施工安全、协作，都能达到预期目标。

郭炳楠说，宁夏送变电公司不但施工进度快，质量也高，有很多管理经验值得宣传，让我一定要去采访一下项目经理李鲁鑫。

说话间，宁夏送变电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项目总工黄鑫园来了。黄鑫园说，李鲁鑫一大早就回银川开会去了，可能到半夜才能回来。李鲁鑫曾参加过 110 千伏到 750 千伏的所有电压等级的输变电站工程的建设，工作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

李鲁鑫不在，只能听黄鑫园讲他的故事——

2015 年，±800 千伏灵州换流站“四通一平”工程施工时，面对复杂的地质环境，李鲁鑫带领团队优化施工方法和方案，通过爆破、重锤破碎、颚式破碎等方法，仅用 90 天时间就将 80 万立方米的石方破碎回填和强夯完毕，还有了关于泥岩地质下缩短工期的质量控制研究成果；2019 年，在 ±800 千伏灵州换流站串抗扩建工程中，他创新施工方法，大胆使用新材料、新工艺，使得原本需要 20 天的工期缩短至仅仅 2 天。李鲁鑫不但善于工作，还善于思考、总结，将过往所有实践后可行的施工经验和做法总结积累，形成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及科技管理课题，先后获得多项质量控制成果奖、管理奖、科技进步奖等。

按照黄鑫园的话说，李鲁鑫是这个项目部最忙的人，也是跑路最多的人。他不停地奔波在施工现场、各协作单位之间，沟通解决相关事宜，时不时还要回银川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早上去银川参加会议，中午就得赶回来第一时间组织大家学习，提高队伍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等。

3

宁夏煤炭资源丰富，风光资源得天独厚。至 21 世纪初，宁夏被国家列为“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目前已经有两条大规模外送直流输电线路投运。一条是 2011 年投运的 ±660 千伏银川东—青岛直流输电工程，把宁夏水电和火电打捆送出；一条是 2016 年投运的 ±800 灵州—绍兴直流输电工程，把宁夏火电和风电打捆送出。作为送端换流站，±660 银川东换流站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称号；±800 灵州换流站是国家电网公司首批四座数字换流站之一，也是国家电网公司四座数字换流站示范站之一。宁夏的电在源源不断送往山东、浙江的同时，还通过相关交易机制，分送至四川、重庆、上海等 10 多个购电省市。

宁夏现在有两个千万千瓦级火电基地，宁夏电力第三次大规模外送，还需要建多少个火电厂，投入多少火电机组？就这个问题，我特意去国网宁夏电力发展策划部采访。发展策划部前期处处长马剑热情地接待了我。

马剑 40 出头，身高体直，儒雅健谈。他拿出一张宁夏电网规划图，一边指着图纸，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宁夏电网的发展情况。

宁夏除了传统能源富集外，新能源可用率也非常高，被确定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新能源作为宁夏电源的生力军，装机从 2012 年的 318 万千瓦增加到 2023 年的 3600 多万千瓦。截至 2023 年年底，宁夏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50%，成为宁夏电网第一大电源。宁夏也成了全国第四个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50% 的省份。因此，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出的电，以消纳新能源发电量为主，且是从“沙戈荒”发出来的绿电。

马剑说，我国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兼顾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同步进行。他指着宁夏电网规划图说，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宁夏电网已经实现了“强电网、大送端”。新型电力系统就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作为宁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组成部分，既是落实国家能源战略布局的具体实践，也是将宁夏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举措。

为了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2022 年 4 月，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邀请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校及国网系统专家学者等组成的专家组，以“云会议”方式对《宁夏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技术实施方案》把脉问诊。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剑波表示，宁夏新型电力系统和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方案建设思路清晰、指标体系明确，是一个有特色、有创新、有力度的技术方案。中国电科院专家郑玉平说，方案将多年发展的目标归纳为量化指标，很有意义，后续按照量化指标不断跟进，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电网的前期研究、工程可行性研究，新能源接入前的技术研究，马剑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如果接不准发展策划部规划处送来的“接力棒”，他便不能胜任“宁电入湘”工程必要性评估、不能对远距离输电电价经济性进行测算，更掌握不好工程可行性研究的依据，便无法办理工程相关核准文件了。

4

国网宁夏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处处长田宏梁是个话少的人。我问什么他答什么，一句也不多说。他回答问题基本不看资料，说的话却精准无误。他说：“针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新能源发展布局，国网宁夏电力超前谋划、主动作为。2021 年年初，在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先后组织人员赴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接，选取新的电力外送通道落点，最终优中选优将落点选在了湖南，提出‘十四五’规划建设宁夏至华中（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宁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田宏梁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先后去江西、湖南等地交流，也多次跟随领导到自治区相关部门、国家电网公司及国家能源局汇报。他说，宁湘直流输电工程得到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西北能监局的重视与支持，获得宁夏和湖南两省区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

2021 年 5 月 22 日，湖南省省长带队到宁夏，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签署了《能源合作备忘录》，推动实施“宁电入湘”直流工程，共同打造新时代中西部协作发展的新样板。

小省区争取大项目，付出的辛劳不言而喻。

如果说宁夏之前建设的两条直流输电工程难在“开荒”，那宁夏至湖南这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则难在“竞争”。如今，西部各能源资源富集省区转变思路，竞相规划了电力外送通道。国网宁夏电力结合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机遇，提出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示范工程。这一思路得到国家发改委的重视。

我问田宏梁宁夏电力第三次外送为什么选湖南，而不是别的省份。他娓娓道来。

首先，湖南是制造业大省，预计未来几年每年用电负荷都将大规模增长，送电湖南在近期和远期都能保证稳定市场空间。其次，湖南是全国煤电基准价格最高的省区之一（0.45 元 / 千瓦·时），宁夏作为全国煤电基准价格第二低的省区（0.2595 元 / 千瓦·时），两省区电价差大，从长远来讲，送电湖南经济效益最显著。再次，此项工程在加强宁湘两省能源电力合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深化两省区在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领域的合作。

为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国网宁夏电力发布了《宁夏至湖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作专班及工作方案》，促请中卫市、

固原市、中宁县“两市一县”政府成立工作专班，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力促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快速推进。

为确保宁夏送端换流站选址的科学性和经济性，在最大范围内获得最优方案，国网宁夏电力以“靠近配套电源、尽量不占用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减少对城乡规划区的影响、满足交直流合建用地需求”为原则，先后完成了 50 余个拟选送端换流站址、10 余个拟选接地极站址现场踏勘和比选工作，签署直流线路路径协议 90 份、接地极线路路径协议 20 份。针对每个选址进行大量的踏勘比选和多轮次论证，落实了用地、压矿、地灾、地震、环评、水保、交通、接水、用电等建设条件，他们最终确定了现在的站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项工程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在宁夏和湖南两地同时开工。

目前，宁夏送出端除了换流站土建工程已经开工外，±80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工程也在进行中。另外，配套输变电工程天都山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甘塘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中卫热电送出线路工程等均在不同程度地推进。这项工程的主要电源基地——规划 600 万千瓦、位于腾格里沙漠宁夏境内的中卫大型光伏基地第一期已经建成，第二期即将建成……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境内的湘宁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由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负责园区规划、建设和招商。2023 年 2 月 8 日，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集团湖南分公司、一道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计划分三期建设光伏组件、高效电池片产品等。目前，湘宁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已吸引华自科技、三一、哈电风能等 7 家企业入园，与 25 家企业进行了合作对接。

5

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管理，主要由国网宁夏电力建设部特高压管理办公室（特高办）负责。这个“特高办”是为±800 宁湘直流输电工程建设特别设立的机构。机构成员来自一支柔性团队，成员个个学历高、理论水平高、一线工作经验丰富，堪称超高压领域里的精英。

柔性团队带头人李宁，个头不高，皮肤细白，说话语速不紧不慢。他是 2008 年参加工作的，刚来就被分到了 ±660 千伏银川东换流站。那时候，银川东换流站还在建设中。他上进、爱学习、能吃苦、肯钻研，几年后便成了银川东换流站的中坚力量。他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领导眼中的“尖兵”。2014 年，±800 千伏灵州换流站在建设阶段，他就作为骨干力量被选派到那里，参与工程建设，组织开展设备验收、调试、投运工作。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的骨干力量后，2017 年他又回到了银川东换流站担任副站长职务。如今，他才 37 岁，却是宁夏特高压电网领域里的专家型人才。

作为柔性团队负责人，李宁手头上的任务很多。我们连十分钟都没有聊到，他就开会去了。他推荐我去施工现场采访刘庆和李鲁鑫，而我没有见到李鲁鑫，很是遗憾。李宁知道后，告诉我李鲁鑫在换流站的时间。

2023 年 12 月 8 日一大早，我就往 ±800 千伏中宁换流站赶。

李鲁鑫不光是中宁换流站项目经理，同时还担任着 5 项其他工程的项目经理。我到中宁换流站项目部等了很久，他才匆匆从另一个变电站扩建工程现场赶回来。

直到见面，我才知道李鲁鑫只有 35 岁，刚工作 10 年。他中等身材，小方脸，走路沉稳有力，说话声音不大却字句铿锵。跟他握手，我被他宽厚的大手捏得有点疼。

建设中的换流站里，风大，机械轰鸣，尘土飞扬。在李鲁鑫的带领下，我第二次来到了换流站站址的大平台上。

上次来这里是 11 月 16 日，当时视野宽阔，脚下空旷平坦。而此时，眼前各种机械车辆倍增，脚下也大变模样——有的地方被挖下去三四米深，正在安装地下管道，有的地方混凝土基础已经浇筑成形。

风时紧时慢，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尘土

脊梁前2024-3.indd 27 24-5-13 12:43

味道，寒气笼罩着土丘沟壑。寒风、扬尘却挡不住大家的干劲。挖地沟的、敷设地网的、浇筑混凝土基础的……每一个作业片区都被围栏围了起来。隔着围栏，我看见作业人员个个满身尘土。他们轻轻一扬胳膊，我能看见尘土从他们衣服上落下，接着在风中弥散。偶有女工经过，她们脸上落的灰尘，比戏剧舞台上演员抹的粉还要厚。

李鲁鑫边走边介绍：4 个月时间，工程共开挖回填了95万方土石，开挖时地下还有石头。

“4 个多月开挖回填了 95 万方土石？这得用多少人、多少机械？”我追问。

“不到 300 人吧！”他略一沉吟说。

“不到 300 人？这太传奇了吧？这么大的工程量，怎么说也得两千人，就算现在是机械化作业，至少也得一千人吧？”我正纳闷。跟在我后面的黄鑫园看出了我的疑惑，及时补充：“此项工程机械化利用率达到了 90% 以上，施工人员多是在操作机械车辆。另外，机械化作业不但比人工作业进度快，而且安全系数更高……”

李鲁鑫接过黄鑫园的话说：“这里最多的时候投入车辆机械有 6 个种类 190 辆。我们根据地形地貌把这里分成了 9 个片区，挖、转、运、填、夯等 5 条生产线，并为 190 辆车辆机械编号，再按片区工程量统一调度车辆机械、作业人员。实行分片管理、分生产线作业，避免开挖回填过程中车辆随意行驶、人员误走间隔造成的交通问题，杜绝安全隐患。而且各生产线都设专人定时定期对车辆机械进行安全检查，预防车辆机械带病作业。统一调度实行‘一键启动、一键刹车、一键控制’，既能保证安全、保证施工质量，还能保证完成每天的既定目标。”

说这些时，李鲁鑫脸上一直挂着自豪的笑容。

为了杜绝车辆外出加油时排队拥堵，浪费时间，开工前，李鲁鑫带人到附近几个加油站考察、洽谈，最后定下“移动加油站”的方案。就是加油站把油罐车停到作业现场来。

李鲁鑫又带我去工程地貌沙盘前看。

这个沙盘是李鲁鑫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创优一个点，带动一个面。正是有了这个沙盘，工程土建施工中开挖、回填、平整站址大平台的时候，9 个施工区域的概况才能让人一目了然。各施工班组能直观地、准确地在作业点上施工，能快速精准、高质量地推进工程进度。

换流站站址平台上，距边缘两米处已经竖起了铁网围栏。在围栏外围，宁长江正带着施工人员用大石头砌护坡。李鲁鑫说，护坡砌好后，宁长江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施工，等站内土建基础工程完成后，他们再回来安装电气设备。

从站址上下来，我突然想起上次来的时候郭炳楠说的“赏月宴”的事儿，就问李鲁鑫：“国庆节遇上中秋节，放 8 天假，你安排大家轮流休假，自己为什么不抽空回去一趟？”李鲁鑫笑了笑，坦诚地说：“我也想回去跟家人团聚呀，可这项工程是重点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建设进度和质量容不得一丝马虎，而且现场还有那么多人和机械车辆。再说我除了管施工、管队伍，大家的吃喝拉撒也都得管，别说不好意思回去过节，就是能回去也过不安心。”

中秋节，现场有回不了家的人，李鲁鑫别出心裁，提出办个中秋“赏月宴”。

2023 年的中秋节晚上，几个单位在项目部门口的空地上摆了一长溜桌子。大家端来各自食堂做的菜，边吃边聊边赏月，十分热闹。现场不许喝酒，大家就将瓶子里的饮料当作酒，也“推杯换盏”起来，气氛十分融洽。

寒风又起，尘土又扬。此时，是宁夏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但从施工现场的情景来看，这里的冬天应该是个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冬天。

这一点，我从李鲁鑫的眼睛里能看出。

张鹏飞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胳膊》、散文集《幸福的往事》、长篇小说《幸福的歌者》《心灯》、长篇纪实文学《摇篮——银川电厂往事》。供职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小说

招弟的心事

崔红玲

夜幕四合。

胡桃镇田家坪的一个农家小院，30 出头的田招弟倚着一棵合欢树，倔强地说：“爹，娘，俺主意已定，俺要回来创业，不能再在外头瞎扑腾了。”

听了这话，坐在石凳上的招弟娘不禁为她捏把汗，连忙拿眼神示意她别说了。招弟娘知道，招弟打一出生就不招她爹待见。当时，家里已经有俩闺女了，招弟爹带着招弟娘躲躲藏藏，就为给家里生个男孩，还提前翻着字典想了十多个男孩名。可没想到招弟娘好不容易挨到了月份，接生婆抱出来的还是个丫头。招弟爹一看，脸都黑了，连名字都懒得想了，直接起了个“招弟”，就盼着她能招来个弟弟。

招弟打定了主意，非要回村创业。招弟娘叹了口气。招弟爹霍地从石凳上站起来，吹胡子瞪眼：“能耐了不是？俺告诉你，再能耐，俺还是你爹！俺不同意！你敢辞了那工作回来试试，看俺不打断你的腿！”说完，背着手气呼呼地进了屋。

巷子里传来几声狗叫，紧接着，一阵醋熘土豆丝的香味被微风吹来，之后是邻家一家三口在院子里吃晚饭说笑着的声音。

招弟吸了一下鼻子，极力忍了一下，可眼泪还是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落了一地。

这时，招弟娘说话了：“闺女，你爹说话重，可在理，你想想，你考上了大学生，在外头拿的是工资，村里人哪个不眼红，哪个不高看咱？你咋想一出是一出，非要回咱这穷村子弄啥蔬菜大棚？那能赚几个钱？再说了，在种菜上，你能比得上你爹？你爹一年忙到头，卖菜赚的还不及你的工资零头哩！”

招弟沉默半晌，轻声问：“娘，俺的根在哪？”

招弟娘愣了一下，没好气道：“还能在哪，在咱田家坪呗！”

招弟蹲下来钻到娘怀里：“是啊，田家坪是俺的根。俺听俺奶讲过，田家坪最初是一片荒地，是一位叫田和平的革命战士的爹，带着一家老小躲到了这儿的。后来，鬼子扫荡，田家亲戚也来落脚，再后来，又来了刘姓人、王姓人，相互结亲，形成了一个村子。听说是为了纪念打小鬼子牺牲的田和平，咱村才叫田家坪。俺奶那一辈，村里好多人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新中国成立了，靠着党的好政策，田家坪的日子算是一天天好了起来。但田家坪的人不是都有钱。俺爸说你们结婚那天，他穿的衣裳还打着补丁，就是前些年，外村人还说‘宁受三年症，不嫁田家坪’。娘你看，现在咱村还有穷得揭不开锅的没？还有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没？家里有冰箱、有空调的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娘，但凡有点能耐的都往外跑，都不愿把能耐使在咱村，咱村啥时候才能富得让外村的闺女争着抢着嫁进来？俺想用俺学的知识，在田家坪大干一场，干出样子后，再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兴许要不了五六年，咱田家坪户户都能开上小汽车。”

招弟娘说：“那都是男人该想的大事，

你心咋恁大。”招弟又说：“娘啊，不想大的，说说咱家。姐姐都嫁得远，顾着自己的孩子，你们转年就 65 了，我不在你们身边，你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放心不下。”

招弟娘摩挲着招弟的头发，又摸摸招弟秀丽的脸，心疼地说：“不用你操心，只要你们姐仨日子过得好，我和你爹就好。住在村里，乡亲都有照应着呢。就是你，一直还没成家，30 出头了，我们愁啊！”

招弟抹干眼泪，狡黠一笑，说：“城里不好找对象，所以我才回村嘛。”

听完招弟的话，招弟娘嗔怪招弟瞎说，却把话听到了心里，迎上招弟坚定的目光，幽幽地道：“你这孩子，从小就倔，你爹的工作俺来做，可是，有一点俺得提前告诉你，俺和你爹不让你回来创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爹和管片电工田七一他爹结仇几十年了。田七一的婚事都让你爹给搅和黄了，现在还没找着对象。你干蔬菜大棚，田七一要是在用电上使绊子，你就别想干出啥名堂。”

一听这话，招弟从娘的怀里站起来，在清亮的月光下敬了一个格外好看的军礼：“请爹娘放心，俺会充分发挥咱老田家的革命精神，披荆斩棘，夺取蔬菜创业革命的伟大胜利！”

招弟这个军礼，让招弟娘着实愣怔了好一会儿。说起来，从搬到田家坪的第一家田姓人开始，老田家似乎代代都传承着革命精神。田和平为掩护战友将情报送出去而牺牲，老田家又有三人参加抗日战争，招弟的祖父参加了抗美援朝，直到去世，颈部还有一个弹片没有去除。村里建合作社那会儿，老田家有四名党员。他们带着村民种庄稼、养牲畜，苦事难事都挺在前头。改革开放后，不吃“大锅饭”了，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对村里老弱病残的家庭，老田家的党员总会在农忙的时候帮一把。三年前，村里遭了洪灾，老田家最小的党员往返多次将村里六位老人背出了危险区，差点把命搭进去，幸好救援人员及时在洪流中抓住了他的手。想到这些，招弟娘眼眶不禁有些湿润，又朝招弟说了一句：“你爹的工作，娘做！”

招弟怕招弟爹，招弟爹怕招弟娘，所以，有招弟娘出马，招弟爹最终默许了招弟回村创业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招弟便忙活开了。

找工、选材、建棚……一个月下来，整个人黑了一圈儿，也瘦了一圈儿。这天，她正琢磨该找人给大棚安灯走线了，田七一来了，爽朗一笑：“大学生，你看俺能来这儿当个义务工吗？”

招弟刚还担心因父辈的恩怨去求他尴尬，听田七一这么一说，一颗心不由得放下了。要说，招弟对田七一印象挺不错的，印象中，田七一是个热心肠，为人正直有担当，很配得上“七一”这名。开始，她还认为他是七月一日生的，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讲，田七一其实是六月三十日生的，可他爹坚持给儿子起名叫“七一”。他爹说，他们家世代受党恩惠，起这名，一是有满心欢喜迎七一的意思，二是让田七一这孩子一心向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后来，田七一初中毕业考取电力中专，又一心入伍参军，转业后到了供电公司工作。

看田七一一脸真诚，招弟也不客气生分了，拿出绘好的大棚线路走线图在现场向田七一解说了起来。但她没想到，自己觉得十分完美的构思竟被只有中专文凭的田七一挑出了漏洞。田七一不过稍稍移动了两个插座的位置，就让整个大棚的用电更节能了。

之后的大半个月，田七一几乎天天往招弟的大棚跑。一次，招弟爹撞见了，冷哼一声，扭头就走，走出两步之后，又转身闷声提醒招弟：“自个儿多留个心眼，小心田七一那小子使坏！”

招弟听了，扭头冲田七一做个鬼脸，继续忙活。

月落日升，田家坪被布谷鸟唤醒，一些家户零零星星种的桃啊、杏啊，一树一树的果实都熟了，果色诱人，果香馋人。田地里成片成片的麦子也被热辣辣的太阳晒成了金黄色。一阵一阵的谷香唤着人们磨好镰刀去收割。麦收过后，玉米、大豆又大片大片地拱出地皮，可着劲儿地长呀长，为田家坪的田野慢慢换装。

田家坪的村民，跟随时节的脚步，日复一日地忙活着。

招弟更忙。她忙着为长茄子施肥浇水、为小黄瓜打杈去花、为小西红柿修剪侧枝……在时间晃晃悠悠的打磨中，招弟身上的城市打工人的味儿一点点褪去，越来越像地道的种棚户。

国庆节前夕，招弟收获了作为种棚户的第一桶金，这让她高兴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便又跑去北地看蔬菜大棚，跑到半道儿，碰见了在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的田七一。

招弟一瞧，扑哧一声笑了，打趣道：“七一同志，赏晨景呢？”

田七一咧嘴笑道：“半夜不是又刮风又下雨吗，俺担心线路缠塑料袋、挂树枝，有的话就得赶紧处理，不然你们这些靠电控温的种棚户还不得遭殃？”说完，他冲招弟摆摆手，迈开两条大长腿，继续赏他的“晨景”。刚迈开腿才几步，他便迅速回过身来：“大学生，邻县有个张家村，蔬菜大棚发展得很不错！”

这消息迅速在招弟心间泛起涟漪。在招弟心间泛起涟漪的除了这消息，似乎还有一些莫名的情愫。

招弟望着田七一远去的背影，眉眼弯弯，唇角不由朝上打弯：“田七一呀田七一，你是俺肚子里的蛔虫吗？”她已经在网上浏览了不少蔬菜大棚种植的信息，前些天还琢磨去邻县实地考察一下。

第二天，招弟便急吼吼地出发了。田七一牵线，她在张家村管片电工的引导下，向几个资深种棚户取了不少经。

从张家村回来，招弟心里算是有了谱，迫不及待地和田七一聊了大半天，之后一咬牙，拿出 60 多万元的积蓄新建了两个 160 米长、16 米宽的高标准蔬菜大棚。棚里通着带轨道的“小火车”，安上水肥一体化设备，有温度湿度控制器，还有自动换风机。

一看招弟折腾大了，招弟爹把心提到了喉咙眼——闺女弄这棚对电的依赖可比过去大多了，如果供电拖后腿，非但弄不成啥景，还遭罪。说白了，招弟爹有两怕：一怕闺女不知深浅，将辛辛苦苦赚的家底赔进去，二怕创业失败闺女让人笑话，找不到好婆家。

可招弟不怕。

田家坪的人都知道，田招弟一天到晚折腾，可越折腾越有精气神儿。田七一跟着她折腾。他将田招弟种棚的发展情况实时反馈到供电所，供电所又反馈到县供电公司。考虑到田家坪村的发展，县供电公司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会议研究，认为田招弟科学种植的带动力将来势必成为田家坪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于是，供电公司在田家坪村开展“供电所长牵手种棚户”、派送“电保姆”等服务，不断升级供电服务品质，又实施了线径加粗、变压器增容等一系列措施，硬件上满足田家坪村后续的发展。

冬至，田家坪的田野冷得呵口气都能给冻住。可田招弟的蔬菜大棚里却是暖融融的。满目翠绿的蔬菜宛若一片微型森林：紫黑的茄子、红彤彤的小西红柿、黄灿灿的柿子椒、绿生生的黄瓜，在各自的场子争奇斗艳……田七一隔三岔五到棚子里转转，检查用电设备，消除用电隐患。招弟在村里招了几名短工，每天伺候成长中的蔬菜，忙着将成熟的蔬菜采摘好，然后用“小火车”地运至棚头，分拣装箱。这些蔬菜销往周边县市，又通过“农超对接”，直供省城的大超市。

能干的田招弟很快在十里八乡有了名气。虽然她在当地已是大龄女青年，可说媒的依然踏破了家门槛，而且不少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小伙。招弟爹、招弟娘感觉个个都不错，乐得合不拢嘴。

可招弟一个也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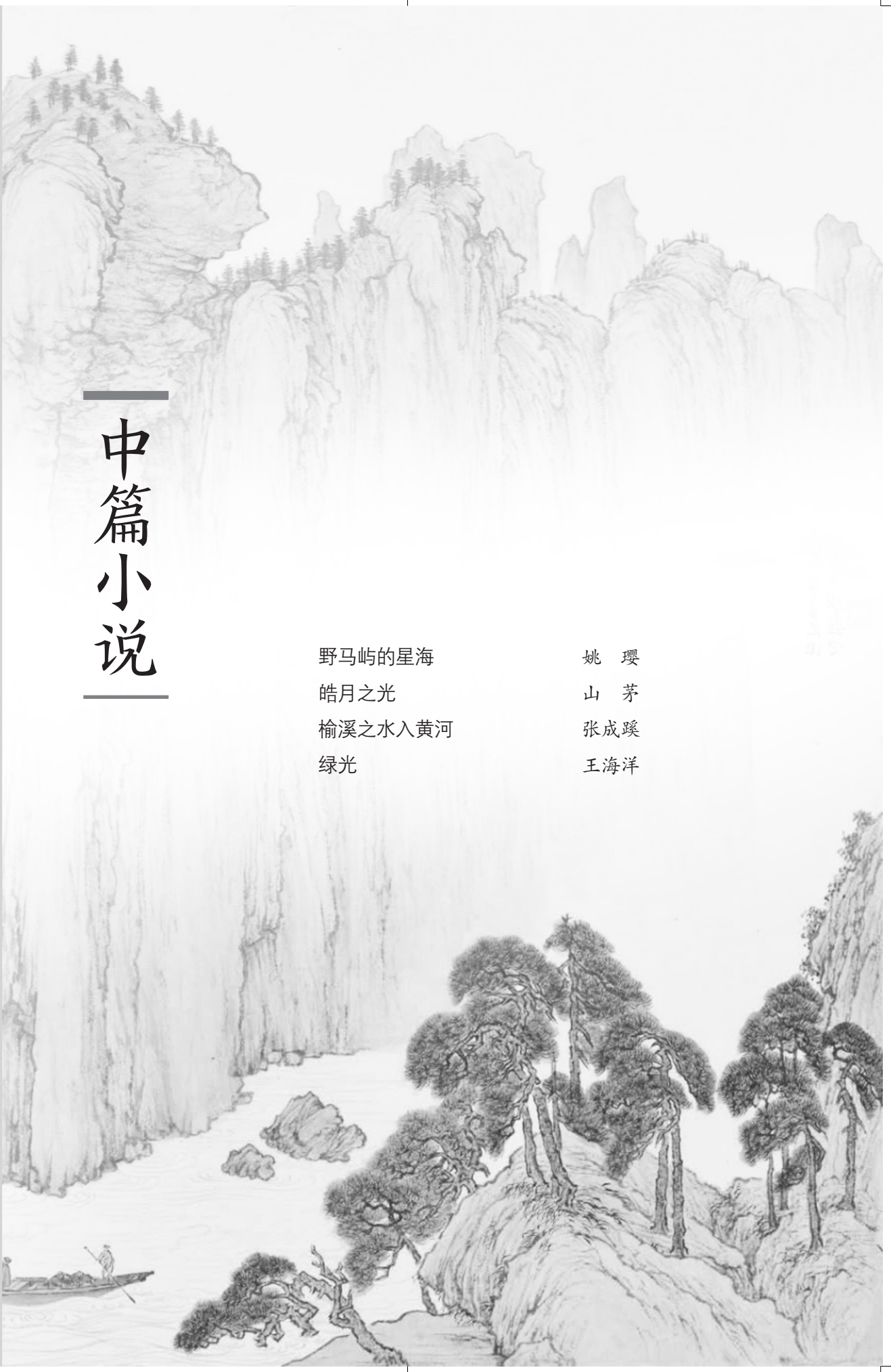
腊月十二，招弟从棚里出来，远远望见田七一在巡线，眼波一柔，犹豫了一下，又钻进棚子摘了一把小西红柿，然后沿路追了过去。在她身后，八分满的月亮羞怯地挂在树梢。

崔红玲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文学作品见诸报刊。供职于河南博爱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中篇小说

野马屿的星海	姚　瑷
皓月之光	山　茅
榆溪之水入黄河	张成蹊
绿光	王海洋



脊梁前2024-3.indd 32　24-5-13 12:43

野马屿的星海

姚　璎

他是海上一条鱼，
潜入深蓝三千米，筑就光明城；
他是乘风一匹马，
驰骋崎岖野马屿，天堑变通途。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跨越微光星海，归来仍是少年。

序·风暴眼

茫茫大海上，一艘海洋捕捞勘探船在缓慢而孤独地行驶。

神秘深邃的深海，犹如一颗湛蓝的宝石。大面积的蓝色犹如墨染一般蔓延在海中，间或夹杂着太阳暖色游离的碎金光影，构成了神秘的海洋奇境。海天一色，蔚蓝色的海面貌似平静，海底下却有暗潮涌动，浪潮慢慢形成眼睛形状的漩涡……

喜怒无常本就是海的天性，海洋美丽而危险。

传说中的海洋之眼呼之欲出，却少有人察觉。“海上和岛上条件一样艰苦，它所蕴藏的能量是无限的。”嘴唇干涸、头发凌乱的宋柒在勘察日记上写下这样一行字。由于连日来跟随勘探船探寻合适的海底电缆敷设点，他晒得黝黑的面庞带着浓重的疲倦之意。时值隆冬，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上墨镜，遮挡令人迎风流泪的刺目光线，专心致志地记录勘察日记。

海上作业虽然寂寞艰苦，但生性乐观还有些文艺气质的他在身畔放了个小录音机，播放着大提琴低沉的乐声，和海浪的咆哮声相得益彰。在宋柒的世界里，生活有难也有苦，但得学会自己加糖。最后的期待，叫未来可期。

“11 月 30 日，海洋 15 航次第 7 天。除了风暴与颠簸，只剩下望不到头的蓝色，没有找到合适的海底电缆敷设点，也没有遇见传说中的海洋之眼。我们像一群拓荒者，将要对抗一段漫长、未知、孤独的勘探航程……”

刚写下这几行字，船身突然一阵剧烈晃动。宋柒从舷窗望向甲板，只不过一会儿，海平面就从舷窗中央升至船桅最顶端，船仿佛被海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漩涡中打转，东摇西摆的船体像在经历地震。

船舱外，水手在大声惊呼：向日葵 10 号遇险！遇到 9 级风、6 米浪！快报警！

接着又有勘察人员大喊：天啊，竟然是海洋之眼！我们遇到海洋之眼了！

有人禁不住摇晃扑倒在地。宋柒想过去拉他，但猛烈的晃动令他站不稳，向舱板上滚去。一个巨浪打来，船桅杆断成两截，掉落的杆头扫到宋柒的头。他蜷伏在舱板上不动了。手里的记事本散落开来，里面掉落出一张姑娘的照片，照片上有一行清丽的字：平安归来。

录音机里的乐声还在继续，伴着温柔的女声：我爱你，如鲸向海，沉入深邃湛蓝的海底，找寻相同频率的你，聆听彼此的声音，找寻彼此的踪迹……

船舱外，摇摆不定的勘探船像被一座巨大的水墓吞噬。

录音机传出的微弱乐声在激烈处戛然而止，一切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第一章　野马屿上“撒野”

上岛之前，宋柒并没有想过野马屿会这么“野”。

他到野马屿的那一天，是 2006 年普通的一天，却又不是那么普通。碧海蓝天，万里无云，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波光。

状似野马的岛屿昂首向前，海岸线映入眼帘，绿树红瓦，轮船、码头，来来往往的人，都尽收眼底。码头边，一艘艘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渡轮呈“一”字有序排开，船头无一例外地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不同的目的地。

码头售票大厅的一处窗口前，前来购买船票的乘客有序排队，林萌就在其中。她在野马屿岛供电所上班，每日工作繁忙，上岛的船几天才有一趟，以至于她很久没有出过岛了。这次她趁着难得的一天休假，出岛采购，把岛上亲朋好友托买的东西全部购齐，才赶着这天的最后一班船回野马屿。

放下沉重的袋子，擦擦头上的汗，林萌环顾四周，跟着队伍缓慢前行。

大门外有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缓缓停下。车上下来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男子，衣着清爽，肤色白皙，稍显文弱，林萌一瞧他就是在温室里成长起来的小草。她平时接触的多是晒得脸庞黑红的粗汉子，相较之下，眼前的男子简直是风吹就倒。当时的宋柒从没想过自己竟会被人当作一株草。他长到 27 岁，琴棋书画都受过熏陶，就连咏春拳、击剑都有涉猎。不待这株“弱不禁风的草”取出黑色行李箱，车里依次下来两位中年男女，虽然隔着挺远，但林萌依旧能听清楚他们的对话。

“爸，妈，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得去买票了。”宋柒微笑道。当时，他的脸还没被野马屿上的柴油发电机熏染成乌油油的，清眉朗目，唇红齿白，在人群中出众得很。

宋父点点头：“好！凡事要小心！”

宋母面露不舍，努力压下泛起的泪花，缓缓道：“阿柒啊，你从来没离开过家太远，这次爸妈不能在身边照顾你了，到了岛上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的，就给爸妈打电话，知道吗？”在宋母心中，野马屿是出了名的荒凉之地，上岛简直就是“流放”。

宋柒点点头：“知道了，妈，野马屿的风景出了名地好，儿子去了那，恐怕都要乐不思蜀了！”

知道儿子体贴，故意开玩笑让她放松心情，宋母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趴在宋爸的肩头。宋爸安慰道：“好了，儿子都这么大了，也该是时候出去闯闯了！想当年我离开家乡去援藏，也才二十出头。”

宋母反驳：“阿柒可不像你皮糙肉厚，他从没离开过我们身边……”

宋父：“正因为保护得太好，才更应该去锻炼。宋柒不要再磨磨蹭蹭了，别不像个汉子。”

宋柒与父母一一拥抱，挥手转身离开。

林萌瞧到这里，立马转回头，因为宋柒

已经向着她这边走来。此时，前面的队伍已经不长了，林萌买了票离开。宋柒排在她后面。

“您好，我要一张去野马屿的船票，谢谢！”宋柒瞧了瞧船票，抬头又问，“请问去野马屿要坐多久的船？”

售票员回答：“两个小时。”

“这么久？”

售票员耐心回答：“野马屿是距离这里最远的一座岛了，您买的是最后一班船，要慢上一些。今天不上岛，就要等几天了。”

宋柒点头道谢，抬眼望了望外面不远处停靠在码头的渡轮，眸子中掠过一丝期待，又若有所思。野马屿的客观条件他是知道的，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有自己的梦想要实现。记得小时候父亲去援藏时，爷爷怕他寂寞经常带他到海边，指着海那边朦胧的岛屿告诉他，长大后要让那些孤岛也亮起来，成为光明岛。爷爷去世后，这个愿望成了宋柒的愿望，为了目标，他会一条路走到底。

上船的检票口处，人群排着队缓慢前进，有农妇打扮的村民热情地向宋柒兜售紫菜饼。但宋柒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恍然未闻，农妇失望地走开了。一旁的林萌看到，掏出零钱买了两块紫菜饼，农妇忙不迭地道谢。

宋柒看着脚下的海水，脚步有些浮。他小时候溺水被呛到过，后遗症就是看见深邃的水就会有眩晕感。这都还没出发呢，宋柒汗颜。

登上船，宋柒找到自己的位置，将行李放好后坐了下来。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船舱里的一切。舱里大约有三十来个座位，只一会儿工夫就坐满了，相熟的乘客互相打着招呼拉家常。

船舱显得老旧，舱壁上，白漆脱落，露出斑驳的铁锈，过道里放着乘客们的行李，各式各样，甚至还有鱼篓和渔竿，一股子腥味在船舱里蔓延。宋柒吸了吸鼻子，想避开这股腥味，但似乎越抗拒那味道就越冲鼻子。好在宋柒的位置靠着窗，可以用窗外的风景来转移注意力。

渡轮长鸣，马力十足，瞬间荡水而去，也将原本平静的海面搅动出两股白浪。远处，海面宽广无边，海水泛着淡淡的银光，轻轻起伏。

渡轮继续前行，宋柒觉察到自己身体出现了异常。他的胃里似乎有一根棍子在搅，上下翻腾，脸色霎时间白了几分，额头细汗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想吐。

他晕船了。呕吐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宋柒实在无法压制，只能起身冲向甲板，趴在护栏上就是一阵干呕。

宋柒深呼吸了好几次，细润的海风让他觉得畅快很多，于是就倚在护栏上眺望风景，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他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放着舒服的城市不待，跑到这个小海岛上来，连最起码的交通方式都不能适应，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办？

当理想照进现实，现实通常都会给理想泼上一盆冷水。

宋柒被海风吹得有些凉，转身进了船舱，一进去就发现了林萌。女孩眉清目秀，宋柒不由用余光多看了她几眼，但她高冷的模样让宋柒不敢多瞧。

宋柒刚坐下就觉得有人拍自己的肩膀，转头瞧过去，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

老婆婆递来一块手帕，干干净净，还绣着一朵小花：“小伙子，给你擦擦汗。看你应该很少坐船，晕船啊，是很难受的！”

宋柒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不想拒绝老婆婆的好意，便伸手接过帕子，低声道谢。他将帕子举起好几次，最终还是收了起来，从随身的口袋里掏出纸巾，将额头的细汗擦去。

这一系列动作全被林萌瞧在眼中。她的视线从他一尘不染的领口、熨烫平整的裤子，落在了他擦得锃亮的皮鞋上，忍不住勾起嘴角，那抹轻笑化成嘴边的揶揄。

林萌打开 QQ，点进一个对话框，打了一串字：今天见了一个城里男人，一身的娇贵气息，都快把我给熏晕了！

那头很快回了信息：你钻他怀里了？

林萌没好气地回道：在同一个船舱就足够了！对方回了信息，首先是一个大大的惊叹表情，接着才是内容：味儿这么大？这应

该就是传说中有味道的男人！

林萌看着手机屏幕，转头看了一眼宋柒。宋柒正靠着靠背闭目养神，侧颜轮廓分明。

自己真是小题大做，看陌生人都不顺眼，林萌嘴角弯了弯，将手机屏幕的光灭掉，上岛后她还有很多事要做，现在要抓紧时间小睡一会儿。

这会儿，野马屿岛供电所营业厅没有客人，业务也不忙。

营业员于雁脊背挺直，端坐着，眼睛却盯着电脑屏幕上的 QQ 对话框。上班本不该溜小号，但岛上交通不便，同事兼好友林萌难得出一趟岛，还大包小包去采购，眼看到了末班船的时间，她可不放心，得联系一下。

恰在此时，供电所副所长王大勇背着工具包从外面回来，瞅见于雁神情木讷，像只懒猫，忍不住调侃道：“上班时间偷懒，我得向所长汇报一下！”

听见声音，于雁回答：“你存心的吧！”

王大勇嘿嘿笑。

于雁似乎想起什么了，转头道：“老王，不，王副所长，秦所长刚刚留话，让你六点左右去渡口接一下新来的所长。”

王大勇闻言眉头微皱：“所长昨天不是说他去接吗？”

于雁解释：“秦所长刚刚被叫去村委会开会了，估计来不及，要麻烦你去一趟了。”

王大勇面露不悦，扔下一句“知道了”，便进了后院。

于雁知道王大勇为何不快，但是她没有挑破，耸耸肩叹了口气。

王大勇刚抢修回来，办完值班交接手续，就回了宿舍。他洗了个澡，瞧时间是下午五点多点，便一屁股倒在床上，伸了个懒腰，翻身睡了过去：只睡一会儿，应该耽误不了吧。

时间过得很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了王大勇，王大勇摸索着接起手机，那头传来于雁的声音：“让你去接新所长，去没去啊？”

王大勇迷迷糊糊地回答：“这就去。”

“你准时一点，别耽误事儿。”于雁又补了一句。

王大勇很不耐烦地挂了电话：“我是副所长，你一个营业员还指挥我。”他努力睁开一只眼睛，瞅了瞅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刚好六点。

王大勇一把将身上的毯子拉至头顶：“睡觉！接什么所长！”他听说新所长是个毛头小子愣头青，他承认的所长可只有一个“老秦所长”。

第二章　初来乍到

巨大的汽笛声在渡口响起，一艘灰白色的渡轮缓缓靠岸，待渡轮停稳之后，船老大跑出甲板冲着船舱大喊：“野马屿岛到了，都可以下船了！”船舱里的乘客们接二连三地下了船。宋柒脸色苍白，晕船的后遗症很明显，他在座位上缓了好一会儿才觉得好一些了，起身拖着行李出了舱。

舱外的阳光很足，刺得他双眼微眯，一瞬间差点跌倒在地，幸好有人从背后扶了他一把，这才让他站稳了脚。

回头一瞧，似乎有点眼熟，哦，是船上那个姑娘，长得挺好，就是高冷。

“晕船很难受的，岛上有卫生所，建议你去看看。”林萌说完就走。宋柒点点头，刚要出声道谢，对方已经越他而去，率先下了渡口。宋柒拉着行李箱跟上，几个抬头低头间，已不见对方身影。

唉，来去一阵风，还是海旋风。

宋柒第一次来野马屿岛，东西南北尚能分清，但是他要去的供电所却不知在哪个方位。他站在渡口前，抬眼眺望四周，风景确实很美，但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石头砌成的房子，石头院、石头墙、石头房子、石头梁，看上去并不宜居。更何况，这是个还不能自主发电的小岛，渔民都靠柴油发电机。宋柒上岛之前是做足了功课和心理准备的。

宋柒脚步有些缓慢。“喂，你是不是找不着卫生所，我可以带你去。”林萌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提了提身上的背包和手上的大包。

宋柒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第一次来确

实找不着，不过我还得在这儿等接我的人，不能乱跑。”

“什么人这么重要？”林萌打趣地说，“女朋友？”

宋柒忙摆手否认：“不是，我的同事。”

“这样吧，你去给船长说一声，让接你的人去卫生所找你就可以了。”林萌本已离开，但却鬼使神差地回来了，她高冷的外表下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宋柒犹豫着，林萌继续劝说：“岛很小的，大家都认识。你第一次来就晕船，这会儿太阳还这么大，一会儿再给你烤中暑了，那可是要命的，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吧。”她没有危言耸听，常年在岛，总能遇见几个不做功课的“驴友”在岛上遇险被送出岛外治疗。

宋柒在毒辣的日光下倒也感觉到自己身体虚弱，要真如眼前这个女孩所说，那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约定时间已过，再三权衡之下，宋柒决定先跟着林萌去卫生所。

临近傍晚，宋柒与林萌一前一后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沿路的田野绿油油的，一缕风吹来，都夹杂着浓浓的乡间清香。

“喂，你第一次来野马屿岛？”林萌走在前头，头也不回地问。

宋柒忍着身体的不适，回了一个“嗯”。

“觉得怎么样？”林萌又问，接着说，“我们岛上的人和你们城里人不同，平时种地瓜、吃地瓜，说起话来都带着地瓜腔呢。”

看林萌说得认真，宋柒道：“风景很美，海水很蓝，岛上的居民也都很热心。”

林萌瞧着宋柒的模样，颇为好笑，转身继续走：“你来野马屿岛干什么，旅游？”宋柒觉得这个女孩对事事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回答道：“工作。”

林萌闻言啧啧嘴：“来野马屿岛工作？那你可真是选错了地方，野马屿岛虽说风景好，但不是个好开展工作的地方。”

“为什么？”

林萌再次将背包提了提：“我们岛上的居民大多是靠海吃海的渔民，很多人一辈子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去城里卖鱼。在他们眼里，什么政策、指标说了也不懂，都是鸭子听雷公——两眼一抹黑。”宋柒来的时候作了一些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他认为年长的人可能会比较难沟通，但上过学读过书的年轻人应该问题不大。

“那年轻人应该不难沟通吧？”

林萌知道宋柒的意思，反问了一句：“从你上船到下船，一共看到了几个年轻人？”被林萌这么一提醒，宋柒才发现，他确实在这一段行程中没瞧见几个年轻人，大多都是上了年岁的。

宋柒落了个没趣，拉着行李箱跟上，在石头小路上发出“噔噔噔”的声响，响得宋柒心脏也跟着跳，真是考验旅行箱的质量。宋柒暗自祈祷这箱子不要物随主人“中途罢工”，幸好箱子经受住了坑洼的糙石沙砾的考验。

“你为什么不离开岛屿？”宋柒问。

“这里是我的家乡，人都走了，谁来发展她？”林萌难得郑重地回答。宋柒看出了林萌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姑娘，连他的行李箱都被林萌接了过去。

一会儿的工夫，卫生所就到了，门口挂着个“野马屿岛卫生所”的牌子，是个没有院子的房子，大门紧闭。

林萌上前敲了敲，就直接推门而入，张口喊道：“萍姨，有个人晕船了，快给看看，别又中暑了。”

一个女声从房间里的隔间里传出来：“行，让他先坐下，你给倒杯水，我在里面忙完了就出来。”

林萌应了一声，将宋柒引进房间，轻车熟路地从一旁的柜子里找了一次性纸杯，接了杯水递给宋柒。宋柒喝了两口水，觉得舒服多了，这才有力气抬头打量起房间来。房间里设施很简陋，只有简单的医药柜，什么医疗器械都没瞅见。

这个空当，中年女人从隔间里出来了，瞧见林萌就笑道：“听声音就知道是你，快坐，秦所长近来还好吧？”

“好得很，自从你上次给他开了药，听说比以前睡得安稳了！”林萌笑道。

林萌喊“萍姨”的女人叫陈香萍，面容姣好。陈香萍瞧向宋柒：“哟，这是岛上新来的人吧？看这脸色晕得不轻，是第一次坐船？”

宋柒点点头，试探地问：“开点药就行，输液就不用了，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陈香萍瞅了一眼林萌，笑着说：“行！”

“那萍姨您忙着，我先回家了。您有空了来我家一趟，我妈老念叨您。”林萌辞别，转身而去。

瞧着林萌离开，陈香萍也转身去配药，独留宋柒一人。他透过房间的窗户向外望，不远处，一片片田野空旷异常，视线尽头则是一片小树林，树木郁郁葱葱，随着海风的吹拂向一边翻滚，像极了翻涌的海浪。

太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打在宋柒的脸上，镀上一层金黄。一瞬间，宋柒又想起了那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他像往常一样埋头搞技术研究，却突然被同事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走进办公室，他发现除了总经理，两位副总也都在场，这么大的阵势让宋柒有点发蒙。

“小宋啊，你来公司工作也有一些年头了，从普通技术员到骨干，你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让你去基层供电所担任所长，增加基层工作经验，多方面锻炼。以你的能力，这个任务一定能完成好！”总经理上身前倾，言简意赅地说。

宋柒虽然是个技术骨干，但这突如其来的岗位调整还是让他愣怔了。

“是哪个供电所？”

“有几个特殊的地方备选，你可以挑一下。”

宋柒听到了几个供电所的名字，都是些偏远地区和海岛。

“这……我怕胜任不了。”宋柒对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有清醒认知的。这些地方都是“户户通电”最后要攻坚的地方，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一直没能通电，需要更有经验和技术的人去攻克。

“你可以的。”在总经理看来，宋柒就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其中一位副总也附和道：“小宋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只要在基层历练历练，日后定是前途不可限量。”

宋柒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年轻人的热血还是沸腾了，既然领导们都这么看重自己，自己也想发光发热，又回忆起自己从电力大学毕业时的理想与抱负，于是当着几位领导的面，他郑重地点了点头：“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在宋柒的印象中，供电所所长是一个能得到全方位锻炼的岗位，他也觉得自己书生气太重，确实需要去基层锻炼锻炼。

几位领导相视而笑。不过半天的时间，调任通知书就送到了宋柒手中，打开通知书，上面的“野马屿”三个字异常刺眼。

野马屿？宋柒动作有点僵硬。

他听说过，野马屿是周围所有海岛里供电条件最差的一个岛，全岛常住居民 300 户 1000 多口人，仅依靠 4 台柴油发电机组发电，晚上 10 点会断电，次日 6 点开始供电。而且岛上气候特殊，受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时常会断电，其中 2 台柴油发电机用了多年，故障频发。

这些都是宋柒过去在资料上看到的，也许真正的情况比资料上更糟。

会不会答应得太快了？唉，他当真是自不量力了。

第三章　下马威

火红的落日似乎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丝留恋，最后一点也隐了下去，而此时的王大勇还沉浸在睡梦中。突然，王大勇一个惊醒，坐起身来，瞧着笼罩在屋里的黑暗，顿时头皮发麻，一个翻身下了床，逃也似的出了门。

渡口！

空荡荡的渡口哪里还有人的影子，淡淡的月光照在海面上，泛起莹莹光点。

在营业厅等待的于雁一巴掌拍在灰溜溜回来的王大勇的肩头，气呼呼地咬着牙：“王大勇，你瞅瞅你干的好事，这要是把新来的所长弄丢了，我看你就等着回家吧！”

本就理亏的王大勇也不敢反驳于雁，只是低声道：“那么大的人了，见不着来接他的人一定是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总不会丢了。”

于雁指着王大勇：“你还说！我看你就是嫉妒新所长，故意的吧！”

虽然王大勇是供电所副所长，但却处于供电所最“底层”，他耿直、脾气倔，一个营业厅的营业员于雁就足以拿捏了他。

王大勇一甩手：“哎呀，现在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你要是骂我就能找回新来的所长那你随便骂！”

于雁也冷静了下来，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王大勇忙伸手制止：“别告诉秦所长，不然我又要挨骂了！”

于雁挣脱王大勇的手：“我给阿萌打个电话，阿萌今天是坐最后一班船回来的，兴许是同一班。”

王大勇一听赶紧道：“快问问。”

林萌回到家的时候也擦黑了，海岛的晚上来得早，居民们都早早吃饭。林萌的母亲王秋英也做好了饭，就等着林萌回来了。

林萌问：“我爸呢？”

“你爸你还不了解，他这个村支书又不知道去哪串门了。”

“不等我爸？”林萌问。

王秋英一边动筷子一边道：“不等，还能把你爸饿着，现在指不定在哪家的饭桌上呢！”

林萌偷笑，父母的相处方式是她最羡慕的，互相了解，不会产生误解。

“对了，刚我见你吉婶儿了，说你带着一个白净的小伙子朝卫生所去了，这小伙子谁啊？”

林萌刚吃了一口米饭，还没咽下去差点卡在喉咙里，好不容易咽下去了才道：“就是一路人而已，跟我坐一班船回来，晕船，第一次上岛，我给他带去我萍姨那儿了。对了，萍姨说有时间来咱家看看。”

王秋英点点头：“啥时候来问清楚了吗？”

林萌摇摇头：“没问。”王秋英埋怨了一句：“你这孩子，一天啥都不操心，就知道读书，有那时间出去谈谈对象不好吗？”

被绕开的话题又给绕回来了，林萌那个憋闷啊，猛塞了一口米饭，不愿意说话。

王秋英继续道：“我给你说啊，邻居家张婶儿的儿子回来了，听说还是个研究生，长得白白净净的，怪招人稀罕的！改天你去见见。”

“妈，那不就是那个小胖子嘛，小时候经常被我打得哭鼻子的那个。我才不去见他，怪丢人的！”

王秋英眼睛一瞪：“你还知道丢人啊，瞅瞅你哪有个女孩子的样，有时间也买买化妆品啥的好好打扮打扮，别老买你那破书，你那书能给我换回个女婿来呀！”

“你不懂。”林萌说完，就瞅见王秋英一副要收拾自己的模样。恰在此时，林萌手机响了。林萌暗暗松了一口气，接起了手机。

“阿萌，你在哪呢？”手机里传来于雁焦急的声音。

林萌皱眉问：“我在家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新来的所长给丢了，都怪王大勇，让他下午去渡口接人，结果一觉睡到天黑，现在渡口上一个人都没有，所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林萌大致听明白了，立马安慰于雁：“别着急，今天就一趟船，新来的所长应该和我一条船。你说说新来所长的特征，我看看有印象没。”

于雁沉思了一下，急着道：“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秦所长说是一个小伙子，白白净净的。”

挺年轻？白白净净？

林萌仔细回忆了一下船舱里的乘客，符合这些形容词的，就只有一人。也没怪林萌没想起来，谁能想到新来的所长会是个愣头青呢？！

“卫生所，你们先去卫生所找找，我马上就到。”林萌冲着手机喊了一声，挂了电话，起身就走。

王秋英听了半天似乎也知道事情的紧急，只是叮嘱了句“小心点”便任由林萌出了门。

野马屿岛卫生所。

陈香萍瞧着踩着凳子、头都伸进天花板里的宋柒嘱咐道：“注意点儿，别伤了手。”

“线路老化了，应该是用了很多年没换吧。”宋柒娴熟地操作。

陈香萍点点头：“是很多年了，这个卫生所自建成应该就没换过线，我刚来的时候，老医生经常自己动手修，后来他退休了，就剩下我了，出了问题就得给供电所打电话，这一来二去也麻烦他们。今天幸好碰见你，真得好好谢谢你！”

“不用这么客气，我也就会这么一点手艺，还派上用场了。”宋柒顿了顿，问，“有没有尖嘴钳？”

“什么？”

宋柒思索了一下道：“钳子。”

“有有，我这就去找。”陈香萍一会儿的工夫就将一把钳子递给宋柒。

宋柒在上面鼓捣了半天，终于探出头，跳了下来：“这下开灯试试，应该没问题了。”

陈香萍跑去开电闸，又打开灯，一瞬间，房间里亮如白昼。陈香萍关掉手电筒，出声道谢：“谢谢小伙子，你身体咋样？刚还在晕船就让你干这些，快坐下休息。我去给你打点水洗洗脸。”

宋柒一张原本白净的脸此时土灰一片。他拍了拍身上的土。

门外响起一串急促的脚步声。林萌推门而入，一眼就瞧见坐在椅子上的宋柒。下午还是个白净小伙子，此时竟然一身尘土一脸黑灰，像个勤奋的乡下人，让人大跌眼镜。林萌与宋柒四目相对，愣了老半天才移开目光。

“小萌，你怎么又来了？是哪不舒服？”陈香萍端着一盆水出来，瞅见林萌问道。

林萌摇摇头，目光再次移向宋柒：“萍姨，我来找他！于雁没来吗？”

“于雁？”陈香萍将水放在洗脸架上，“没来啊，怎么了？”

林萌缓了缓，才想起来，供电所距离卫生所的距离比她家来这里是要远一些的。“萍姨，他怎么……”林萌用手在自己脸上比画了一下。

陈香萍笑了笑：“小宋啊，刚刚替我修了电路，不然我还得给你们供电所打电话。对了，你们供电所是不是缺维修电工啊，小宋可以去试试，修得可好了。来来来，快来洗洗。”最后一句是给宋柒说的。

宋柒起身去洗脸。林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想：新来的，小伙子，白白净净，还会维修电路。于雁口中那个新所长，应该就是宋柒没错了。

林萌怔怔瞧着背对自己洗脸的宋柒，似乎还无法接受，自己瞧不上的城里“矫情男”竟然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所长。

这个时候，于雁和王大勇也赶来了，一进门就瞅林萌，林萌用下巴指了指宋柒，两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宋柒看着冒出来的几个人，挑挑眉毛，眼里满是疑问。

“你是野马屿新来的供电所所长吗？”王大勇试探地问了问。

宋柒一边穿外套，一边点头：“是我，你们是……”

王大勇嘴角咧了咧：“可真是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供电所副所长王大勇，这位是供电所营业厅的营业员于雁，这位是供电所营业厅的班长林萌。”

宋柒一一瞧过去问好，最后目光在林萌脸上停留下来：“我们又见面了。”

林萌神情尴尬。于雁来回瞧着两人，一丝八卦的冲动漫上心头。

一行人回到供电所，所长秦奋早就等候多时，一见到宋柒就对王大勇的失职表示抱歉。宋柒摆摆手，一笑而过。

饭菜准备好了，饿了很久的宋柒终于吃上了饭。吃完饭，秦奋给宋柒安排了宿舍，临走叮嘱道：“先好好休息，一切事务明天再详细给你介绍。”

第四章　针尖对麦芒

夜晚的野马屿并不野。

海岛上的夜晚很宁静，没有大城市里的

车马喧闹，宋柒这一晚睡得出奇地好。

等宋柒洗漱收拾好出去，供电所其他人员也都来了。站在几人最前面的秦奋笑眯眯地瞧着宋柒。在他看来，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他将一辈子献给了这个小岛，自然希望野马屿发展得越来越好。况且，他去城里开会时听说了，眼前这个小伙子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电力专业，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岂是他这种半路出家的人能比的。

“野马屿岛供电所原所长秦奋同新所长交接工作，欢迎新所长的到来！”秦奋声音洪亮，神情严肃。

秦奋之后，本该是王大勇开口，但王大勇似乎不拿正眼瞧宋柒，自然不开腔。

见此情形，于雁偷偷戳了一下王大勇，王大勇这才极为不耐烦地出声：“我是野马屿岛供电所副所长王大勇，新所长好。”

王大勇之后是林萌。林萌今天来得最早，她一晚上没睡好觉，至于什么原因，她自己也不清楚。现在倒是有些困了，林萌强行睁着酸涩的眼睛：“我是野马屿岛供电所营业厅班长林萌。宋所长好。”

于雁站在最后，也是最急不可耐的一个，林萌话音刚落就开了口：“野马屿岛供电所营业厅营业员于雁向新所长报到，希望以后在新所长的带领下，我们越来越好！”

王大勇转头瞅了一眼于雁，神色复杂：我王大勇才是正经的副所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说，从一个用电站的电工到成立供电所后的副所长，好不容易熬到老所长退休，还以为能再上一个台阶，可谁知上头空降一位。尤其是看到新来的所长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王大勇这心里更加憋屈，这一来二去，王大勇看宋柒那是满眼刺，看哪都刺得慌！

宋柒哪里知道王大勇的心思，只道被这些员工寄予厚望，内心澎湃，一腔热血自脚底板直冲头顶。他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朝众人道：“谢谢大家的欢迎。我年轻，做工作不久，以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包涵和批评！”

秦奋回头瞅了一眼自己身后的三名工作伙伴，露出和蔼的笑容：“小宋啊，你放心，他们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以后工作上定能帮上你的忙。你可要好好发挥你的才能。”

宋柒表情郑重：“秦所长，您放心，我宋柒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秦所长高兴地点点头，拍拍宋柒的肩膀。瞧着眼前这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想想自己即将退休离去，他的双眼竟有点酸涩。

秦奋带宋柒参观了供电所的基础设施。供电所分前后两院，前院的房间是林萌和于雁所在的营业厅，是给岛上居民办理业务的地方，所长和副所长的办公室也都在那里。

参观完供电所，秦奋打算带宋柒去岛上转一转，熟悉熟悉岛上的情况，但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林萌忙扶着秦奋坐下，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秦所长，您现在的身体可不能再劳累了。”

秦奋将热水放在一旁，想起身，却被宋柒伸手按住：“秦所长，您就好好休息吧，熟悉岛上环境的事儿改天也行。”

秦奋苍白的脸稍稍红润了些，摆摆手：“不行，这个是大事儿，老百姓的生活要了解，不了解怎谈替老百姓谋幸福。熟悉岛上电力设施是头等大事，耽搁不得！”

林萌自告奋勇：“秦所长，您好好休息，带宋所长熟悉岛上环境的事就交给我吧。我是岛上长大的，有我带宋所长，您就放心吧。”

秦奋瞧向林萌，思索良久才点点头：“好，你这丫头做事我放心，那宋所长就交给你了，一定带着宋所长好好熟悉。”

“您就放心吧。”林萌露出笑容，转头瞧向宋柒，“宋所长，走吧。”

宋柒向秦奋告别，转身出门。他对林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她有别于他在城里见到的姑娘，浑身上下有一种他看不透的神秘，这种感觉，让他对这个姑娘格外注意。

阳光明媚，这是2006年的夏天。海岛上风景很美，像一幅铺展开的画布，蔚蓝的天空下田野翠绿，劳作的人们头顶太阳，细密的汗水顺着脸颊一路往下。

在田野间的水泥小路上，林萌走在前面，

走得很快，宋柒需要不时小跑才能赶上。宋柒的体质确实比一般人要弱一些，他是早产儿，先天体质较弱，虽然长大后加强锻炼，但还是不够强壮。

“宋所长想先从哪开始熟悉？”林萌问。

“你家。”宋柒似乎早就想好了，“听秦所长说，你爸爸是村支书，岛上唯一一家小超市也是你家开的，所以先去你家。”

林萌愣了愣，方才反应过来，转身朝自家方向走去。

第五章　光明之行

王秋英坐在自家超市门口的一张躺椅上，扇着手里的蒲扇，一股股凉爽的风从耳侧吹来，惬意得都快睡着了。

林朝阳背着手从院门口出来，一眼就瞧见王秋英，他默不作声，蹑手蹑脚地走到王秋英身边，一把将她手里的蒲扇夺走。

手里没了东西，王秋英瞬间清醒，起身瞅见林朝阳站在一旁，扇子扇得不亦乐乎，伸手去抢。

“林朝阳你胆肥了啊！”王秋英吼道。

林朝阳咧嘴直笑，突然笑容顿住，指向王秋英身后。

只见林萌带着宋柒走进来。宋柒向林朝阳介绍：“爸，这位是我们所里新来的所长，来了解一下咱们岛上的情况。”转头对着宋柒道，“这是我爸，野马屿村的村主任兼村支部书记。”

“您好，林书记，我叫宋柒，叫我小宋就可以了。”宋柒嘴角带着笑。

林朝阳打量了一下宋柒，宋柒虽然文弱，但眉清目秀，身材颀长。林朝阳看看自己的女儿又看看宋柒，嘿嘿笑道：“年轻有为啊，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不知婚配了没？”

“还没有。”宋柒老实回答。

“爸，人家是来熟悉环境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林朝阳眼睛一瞪：“既然是供电所所长，以后免不了频繁接触，相互了解一下，更好办事啊。小宋你说是不是？”

“林书记说的对，以后麻烦书记的事还有很多，希望您不嫌烦才好。”宋柒也谦卑有礼。

王秋英从超市里出来，手上拿着两支雪糕，一支递给宋柒，一支递给林萌：“来，吃根雪糕凉快凉快，这个天热得很，瞧你们都冒汗了。”

“谢谢阿姨。”宋柒早就被闷热感笼罩，此时有了降温的东西，也不客气了。

宋柒打开包装袋，发现雪糕形状不规则，像是融化了又再冻起来一般。他有点迟疑，转头瞧了一眼林萌。

林萌手里的雪糕也是一般模样，但她不以为意，咬了一口慢慢品尝。

王秋英发觉了宋柒的迟疑，解释道：“这个啊，是因为我们这里每天晚上 10 点准时断电，断电之后冰箱里的雪糕就会化掉，等第二天早上 6 点来了电，雪糕又会冻起来，就成了这样。我们岛上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买雪糕也没说过什么。”

宋柒愣了一下，若有所思。

“没办法，全村只有 4 台柴油发电机，整晚烧，耗油量很大，村民们很难负担得起。”林萌补充道。

宋柒点点头。他只知道野马屿岛供电条件差，却没想到会困难成这样，给村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作为村支书，我也很揪心，我们向上级政府打过报告，上级政府很重视，说会支持供电公司给野马屿通电，让百姓脱贫致富，我们村一定全力配合。”林朝阳对宋柒承诺。

宋柒感受到了林书记的拳拳之心，连连点头。自己初来乍到能获得这样的信息和支持，让他觉得不虚此行。“谢谢您，那叔叔阿姨你们先忙，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宋柒与林朝阳道别。

林萌追上宋柒，宋柒突然问：“用电费用是不是很高？”

林萌点头：“因为是柴油发电，所以相比市价电费要贵一些。” 宋柒叹了一口气，看来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岛上人人用得上电，将电费降下来。

“那个……我们下一站去哪里？”林萌瞧着宋柒紧皱的眉头，轻声问。

“岛上还有哪里用电量大？”宋柒问。

林萌思索了一下：“修理店。岛上有一个修理店，是全岛用电量最大的地方。”

“那就去修理店。”宋柒道。

修理店老板何海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不但脑子活，还有一腔要为家乡作贡献的热血。他早些年在外面闯荡学手艺，后来挣了一些钱便选择回岛上发展，开了岛上唯一一家修理店。小到手电筒，大到汽车、游艇，都可上手。

两人到修理店的时候，何海峰正在打磨一件零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门口进来人都没发现。

林萌一只手捂着耳朵，用另一只手碰了碰何海峰的肩头。何海峰抬眼时一愣，忙关了机器，将防护眼镜摘下来，冲林萌笑道：“阿萌，你怎么来了？”

林萌指着宋柒道：“这是供电所新来的宋所长，我带他来了解了解情况。”

何海峰忙站起身来，将手套脱掉，对宋柒伸手道：“宋所长好，何海峰，叫我峰子就行。”

宋柒伸手与他握了握，笑道：“你好，你是这家店的老板？”

“对，宋所长有什么想了解的？”何海峰皮肤稍显黝黑，一笑就会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宋柒抬眼打量了一下四周，这个店不算很大，也就是六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修理工具和配件。

“平时用电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宋柒问。

何海峰瞅了一眼林萌，道：“一呢，是电费太贵，二呢……高峰期用电紧张，我的这些家伙什儿根本带不起来，都像蚊子一样直哼哼。”

宋柒一边听一边点头，他进来时就想到了这一点。

“既然上面派了位新领导来，就得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不然太影响生产生活了。有时候我来活了，电却没了，只能拖着第二天去做，太耽误事儿。”何海峰有些激动。

林萌在一旁插话：“我们这次也只是过来了解一下，具体解决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宋柒却道：“这一天不会太久。”

林萌瞅了一眼宋柒，没说话，心里却起了些许质疑，秦奋所长一直没有改变的事情，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却敢如此说，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哪来的自信。

何海峰倒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宋所长，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其实我何海峰也有一颗为家乡作贡献的心，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如果宋所长不嫌弃，日后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打声招呼就行！”

从何海峰的修理店里出来，走在水泥路上，宋柒心里五味杂陈，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他对于岛上物资贫乏、电力基础薄弱早有心理准备，但确实没想到困难到这个地步。新农村电气化改造对于偏远海岛来说，任重而道远。

“在想什么？”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了，宋柒都一言不发，林萌忍不住问道。

宋柒半天才出声：“如此艰苦，你们是怎样生活的？”

林萌一愣，缓缓道：“我们现在都好多了，以前才叫艰苦，没有电，所有的东西都得靠人力，机器根本用不上，家里唯一的电器可能就是手电筒了。直到政府统筹推进农网改造工程，秦所长勇担重任，带头改造岛上配电网。但由于岛屿地理的局限性，改造工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然只能用柴油机，但还是给居民们点亮了第一盏灯。从那之后，野马屿岛才缓慢发展起来。”

宋柒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重到要托起岛上所有居民的生活。他在电力公司领导们面前的保证，还有在秦奋面前的信誓旦旦，以及刚才在何海峰面前说的话，似乎成了一个个紧扣在身上的石锁。

第六章　台风来临的考验

宋柒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很快他就遭

遇了所长生涯中一次严峻的考验。

“今年第 6 号台风克拉正以 35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经过野马屿岛，向本市东部沿岸靠近，预计凌晨 4 点登陆，请广大市民朋友尽量不要外出，关好门窗……”宋柒刚接到台风预警，营业厅内的抢修电话就响了起来。

“您好，野马屿岛供电所。”林萌接起电话，“萍姨啊，怎么了？正常是10点断电的，今天台风天，比较特殊，我也……”林萌看了看宋柒，又看了看闷头坐在一旁的王大勇，“萍姨，我过五分钟给您回电话，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哎，好的好的，再见。”

于雁一脸困惑：“阿萌，萍姨怎么了？”

林萌起身道：“宋所长，老王，李叔今天下午固定船只的时候不小心被刀片拉了一道口子，伤口很深，老人家一开始不想上卫生所治疗，自己在家弄，但血止不住，加上李婶担心伤口感染，这才拉着他去了卫生所。萍姨说她要给李叔清理伤口，还要手术缝线，但怕台风天断电早，这才打电话过来问问能不能按正常时间 10 点断电，10 点前她那边肯定能做完手术。”

林萌的一番话，犹如在湖中投下一颗小石头，泛起阵阵涟漪。大家陷入了沉默。

宋柒按捺不住，问王大勇：“王副所长，现在卫生所出现这个情况，这电不能 6 点就断掉，我要求野马屿岛供电所晚上 10 点断电，同时执行台风天气 24 小时值班制度。”

宋柒态度坚决，王大勇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那就按宋所长的指示办。”

晚上 6 点，王大勇找借口去检查线路离开了供电所，只剩下林萌和于雁跟着宋柒守在值班电话前。宋柒安排了值班接电话顺序，第一班是于雁，从晚上 6 点到 8 点；第二班是林萌，从 8 点到 10 点。

本来值班到 10 点就可以了，但宋柒认为

有必要再延后，于是最后一班他来值，从 10 点到 12 点。他守在抢修电话前。

夜幕降临，台风将至，整个海岛笼罩在一层阴云之下。

6 点半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后来越来越大。雨打在玻璃上叮叮作响，夹杂着大风，外头的树木摇晃得越发剧烈。

于雁好不容易熬到 8 点钟，等来了林萌，叮嘱林萌有事通知她，便回了宿舍。

林萌一个人坐在工位上，抬眼朝窗外看去，雨声风声很大，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她很少一个人看到这阵仗，此时竟觉得有些恍惚。9 点了，风声逐渐增大，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林萌感觉整个房子都在颤抖，身旁的玻璃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仿佛向里弯曲，大有要破裂的架势。

将近 10 点时，外面突然狂风大作，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开，吓得林萌整个人跳了起来。她朝外看去，只见一根有成年男性大腿粗的树倒在不远处的电线杆上，随着大风摇摆。隔着夜幕，林萌也能清晰地看到，电杆已经被一分为二，最上头连带着电线半吊在空中。

这是林萌在亮光中看到的最后一幕，下一秒，整个供电所陷入了黑暗——停电了。

整个野马屿岛一片黑暗。

林朝阳赶到村部。进入广播室，他按了按扩音喇叭，没有声响，不得不放弃。林朝阳气鼓鼓地坐到椅子上，越想越生气：“这供电所怎么回事？不是广播说不会断电吗？突然临时断电也不跟村里说一声！”林朝阳扯过电话线，愤愤地敲打了几下话筒。

黑暗之中，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林萌立刻接起来：“喂？哦，爸啊。”

林朝阳道：“小萌啊，还没到 10 点，你们怎么就停电了？我还要通知村民台风登陆呢。”林朝阳发现是女儿接的电话，语气瞬间软了些。

林萌很无奈：“爸，不是我们要停电，是电线突然被树刮断了。”

“断了？那怎么办？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哎，正在想，正在想呢。哦，所长来了，我先挂了。”林萌把电话放下。

宋柒赶到营业厅，林萌正好挂断电话：“宋所长，断电了。你的头发……”

宋柒愣神，摸了摸被风吹成鸡窝的头发：“我刚在巡线，突然停电，这一路跑的，头发肯定像鸡窝了。”

林萌看着一脸狼狈的宋柒，扑哧一声：“反正天黑也看不清。”突然又想起什么，焦急地说，“这断电了，哎呀，萍姨那边的手术怎么办？病人会不会有危险？”

宋柒道：“我回供电所之前，已经安排人在卫生所那边用另外的柴油发电机给手术提供备用电源了。”

“还是所长想得周到。”林萌安下心来，赞许地点点头。

宋柒问林萌：“知道是哪里的电线被刮断了吗？是村民报过来的？”宋柒边说边走近玻璃门，抬头往外看，但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

“不是村民报过来的，我正好看到了。”林萌转身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手电筒，跟着宋柒来到门口，将手电筒照向门外，“就前面路边，有一棵树被风刮倒了，把电线扯断了。刚开始还有火花呢，吓人得很。”

顺着手电筒的光亮，两个年轻人将额头顶在门上，并肩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看，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手电筒灯光微弱，只能依稀照出树木的影子，其余什么也看不见。风不停地从门缝里灌进来，雨点噼啪砸在门窗上。

“哎呀，雨也来了。看来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接下来风雨会越来越大。”从小生活在海岛上，林萌对台风的特点很了解。

宋柒闻言，眉头紧皱。眼下风雨渐大，肯定不是抢修的好时机，只能再等等看了。宋柒突然转头看向林萌，两个人离得近，林萌被吓了一跳。

“哦，不好意思，林萌，你知道所里的维修工具放在哪里吗？”宋柒问。

林萌想了想，点点头，指了个方向：“就放在设备室里。”

“那我先去找出来。”宋柒转身就要过去。

“哎，等等，手电筒拿着。”林萌把手电筒递过去。

营业厅里，只剩林萌一个人了。

宋柒拿着维修工具箱回到营业厅，他寻思要抢修被台风刮断的电线，至少要等到凌晨 4 点之后。宋柒将工具箱放在角落，关上手电筒，与林萌一起坐在黑暗的营业厅里，静静等待。

“以前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宋柒问林萌。

林萌点点头，意识到宋柒看不到自己，又开口说：“遇到台风断电是常有的事，不过树把电杆都砸断了还比较少见。这个修起来很费时吧？”

门外，雨声已经盖过风声，重重敲打着门窗、玻璃。

“要看具体断线的情况才能判断。抢修人员都就位了，等台风过去再抢修。希望不要太难，这岛长久靠柴油机发电，不是个办法，必须实现自主发电，实施‘户户通电’。”宋柒说。

话虽这么说，但宋柒知道“户户通电”实施起来有多难。秦所长在这里驻扎了几十年都未能实现，更何况是初来乍到的自己。只能从长计议了。他转向林萌：“你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时间我来值班就好了。”

宋柒打开手电筒，突然的光亮让两人都有些不适应。宋柒看到，林萌脸上泛起一丝担忧：“你一个人行吗？”林萌担心宋柒刚来对情况还不够熟悉。

“行，怎么不行？我一个大男人。再说，现在到处黑漆漆的，也做不了什么事，我就守着抢修电话看看有没有其他情况。你快回去吧。”

林萌点点头。宋柒跟着站起来，一路照着手电筒，直到林萌回到宿舍。

第七章　宋柒的“两面派”

肆虐的台风过后，供电所面临更大的困难。

傍晚时分。“这电什么时候通啊？都一天了，晚上能来电吗？”林萌闻言抬头，就看到养殖大户陈章贵老头卷着裤脚，头戴草帽，火急火燎地冲进供电所，身后还跟着几个渔民，一看装扮就知道都是从养殖区那边赶过来的。

林萌和于雁试图向他们作解释。

陈章贵看向王大勇：“老王，什么时候通电？”

身后人声渐起。王大勇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解释。

陈章贵等不及，径直走向宋柒：“你是新来的所长？早上是你说的，今天能通电吧？电呢？这都一天了，我们的养殖场都在等着发电，换水喂料呢，什么时候来电啊？”

“再不来，我的紫菜都要烂了，本来这两天就可以加工完送出岛去卖，现在……”

宋柒被村民团团围住，你一嘴我一句，他的脑袋像气球一般膨胀。一夜未眠的他脸色有点苍白，脑袋混沌。

宋柒缓缓站了起来，定了定神：“各位乡亲，先向大家道个歉，今天的电暂时通不了了。”宋柒的话，像往水中投了一枚炸弹，瞬间水花迸裂。

“你还是所长呢！怎么办事的？”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没本事就别当什么所长，趁早回你来的地方去！”陈章贵最是气愤。他原本打算把家里的旧柴油机修修先应急用，但听人说供电所今天能通电，盘算了一番，修油机再加上耗油，这一天下来费时更费钱，见大家也都等着，就索性跟着大家一起等着。没想到，一天了，电没供上，眼见养殖区里一点点浮起死鱼，他心急得冒烟。

宋柒始终保持沉默，但脸色却越来越凝重。情况是这样的，柴油机房进水了，电线被水浸泡，那种电线比较特殊，要向上级公司申请，所以没法立刻抢修复电。

林萌在一旁看着，心里揪得紧，这明明不全是宋柒的责任。林萌搜索王大勇的身影，发现他被人群挤到了一旁。她从柜台后出来，来到王大勇身边，用手肘碰了他一下：“老王，你快去说两句啊，给宋所长解围，章贵叔会卖你面子的。”

王大勇犹豫了一下，才推开人群，护在宋柒面前：“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激动，这事不能全怪宋所长。大家再忍耐两天。抢修队申请到特殊材料后，马上就会赶过来抢修。”

野马屿岛距离陆地太远了，供电所规模小，不可能备很多材料，简单的维修依靠所里的维修力量可以搞定，但遇到这种台风过后的检修、维修，只能依靠上级公司派抢修团队，这来回一趟，成本不低，但要用电，该修还得修。

养殖户依然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风波过后，在宋柒和供电所员工的配合抢修下，野马屿终于恢复了正常供电。而宋柒也通过这次台风对野马屿的供电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发现岛上很多电线都老化了，有的甚至外层漆皮都脱落得不成样子，电杆是十几年前竖立的，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电路的选址也存在不合理……如果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下一场更加猛烈的台风来临时，野马屿又会再次全岛停电。

靠着柴油机发电已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必须齐心协力，让这个孤岛实现“户户通电”。

宋柒站在公司大楼前，抖擞精神。

今天，他带着问题，前来寻求帮助。这一次，他做足各种准备，来为野马屿争取一次彻底改变供电现状的机会。

“小宋啊，年轻人有干劲、有想法是很好的，这点我很欣赏你。可是也要脚踏实地，着眼于实际。”总经理和颜悦色地说。

宋柒据理力争：“总经理，我提出这个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对不是异想天开。您也知道野马屿的情况，我相信只有彻底解决用电问题，岛民们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升。”

总经理听了这话，眉头紧锁，手指头在桌上叩了几下。

看到他为难的样子，副总经理忙开口道：“小宋啊，我们理解你的想法，你交上来的报告我们都看过了，总体上是很不错的。但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让电缆敷设到岛上，这是很大的问题。岛上地形复杂，先不说拉杆架线这项工程本身就有极大的困难，就算我们真的立好了杆、架好了线，线路随时面临着海风的侵袭，你能保证它能正常运行？”

没等宋柒回答，总经理接着说：“小宋啊，对于你提出的海底电缆敷设方案，我个人是支持的。但是彻底改造线路可不是一个小工程，电缆敷设工程投入的成本高，野马屿岛上几乎没有什么产业。你回去再好好想想，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解决海底电缆敷设及海风、台风侵蚀线路的问题。公司这边也会再考虑一下你的建议的。”

听到这里，宋柒陷入了沉思。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说得都没错，想要彻底解决野马屿岛民用电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似文弱的宋柒并没有泄气，而是多方考察和请教专家，并实地勘测，完成了海底电缆敷设的可行性报告。

宋柒花了大半个月完成前期准备，这期间，他忙得焦头烂额。就连秦奋和林朝阳，都只有在商议重要事情的时候才有机会跟宋柒说上几句话。

但在其中，有个人是例外。宋柒不管去哪儿，碰到什么事，都习惯先跟林萌商议一下。也许是因为林萌上过大学，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比较新颖；也许是因为她对野马屿岛比较了解，能给自己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也许，宋柒只是单纯觉得，跟林萌说话，不管谈的内容是什么，他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宋柒的报告一完成，立刻上报给市电力公司。公司也很重视，在多方努力下，终于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野马屿。

可没想到工作人员上岛后，却被一群岛民拦住了去路。他们眼里充满了好奇和戒备。一位老大爷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问：“你们干啥咧？”

岛民看到一群陌生脸孔起了警惕心。因为曾有不良商贩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到岛上行骗偷盗。

“你到底来干啥的？咋还带了那么多东西？”

“咱们岛很少一下子来这么多人，你们

是不是有啥企图？”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准备解释，一位大妈又张了口：“我看他们就是来偷鱼的。”

人群一下子被煽动了：“对，对，偷鱼的。”

“不对，我们不是……”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试图解释。

“不是偷鱼你们来干啥？哦，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偷海带的，我说我家刚收的海带最近怎么平白无故少了几大筐，原来是你们！”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下子是百口莫辩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他们是“小伙遇大妈，根本没机会说”。

还好这时前来迎接的宋柒和林萌到了。他们一边跑一边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这声音，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仿佛看到了救星，朝宋柒拼命挥手。

奈何警戒心太重的大妈们战斗力还特强，无论宋柒怎么劝解，只一个劲儿地说“偷鱼”“偷海带”，有的甚至抓起扁担、箩筐，虎视眈眈。

宋柒被吵得一个头两个大，和林萌劝了半天，可是根本没有人听他们讲话，二人微弱的声音犹如苍蝇拍翅般微小，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

没办法，宋柒只好先吩咐林萌去找林朝阳，而自己则留下来面对一群战斗力拉满的大爷大妈。

只听一声“林书记来了”，周围顿时安静下来，仿佛刚才的争吵和喧闹都是错觉。

林萌看到宋柒一副委屈的样子，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却在看到自己老爹瞪过来的眼睛后憋了回去。来自大城市的优秀青年，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宋所长，如今只能可怜巴巴地蹲在地上，那场景别提多滑稽了。

“宋所长，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蹲在这里？”林朝阳其实已经从林萌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林书记。”宋柒猛然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奋力从人群中挤出去，“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岛上刮台风，虽然后面修好了，但岛上电网历史欠账很多，我想这终归治标不治本，就向电力公司申请重新规划岛上电网，为野马屿重新拉杆架线，还要实施海底电缆敷设工程，实现‘户户通电’。这些都是我的同事们，大家别误会……”

“别听他的，谁知道他们要干啥。”

“对，我们又不是没受过骗！”

“停！”林朝阳一声大喊，所有的吵闹都在瞬间暂停，“你刚说啥？拉杆架线？海底电缆敷设？‘户户通电’！我的老天爷呀！”

林书记的嗓门太大，顿时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他一拍大腿：“那还说啥？还不赶紧干！”

自从上次亲眼看到宋柒在台风天抢修，他心里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了。现在，林朝阳看宋柒，那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这年轻人有前途，是个可造之才。

第八章　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

几天后，海底电缆敷设工程的“征海行动”正式启动。然而，就在大家要出海时，一群人又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把守着船只，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看到码头上的动静，宋柒心知不好，忙跑过去查看情况，恰巧看到两队人你一言我一语，眼看就要动起手来。

“都静静，静静，大家有话好好说！”宋柒大声劝道。

抬眼望去，只见船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群人，个个光着膀子，死死抱着船舵，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那群人大多有六七十岁，带头的正是陈章贵。

宋柒担心两边人一言不合，起了冲突，一路小跑过去：“陈叔，您这是干吗呢？有什么事好好说，可别伤了自己。”

“谁是你叔？你可别乱叫。”陈章贵激动得摇头晃脑，一开口就喷了宋柒一脸口水。

“您有什么想法下来说，行吗？船上多危险啊，还有那么多器材。大爷大妈们年纪

也不小了，这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跟你们家里人交代？”

听到这里，陈章贵强硬的态度才有了一点缓解。

“下去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不能开船！”

宋柒连连称是：“行，行，我答应您，除非取得您的同意，否则我们绝不出海。”

对面虽然只有七八个人，然而个个都上了年纪，宋柒是真怕出个闪失……本来敷设海底电缆是为了造福乡村，万一这电缆没建好，反而弄巧成拙，不是得不偿失吗？

得到了宋柒的许诺，陈章贵“哼”了一声，将信将疑地从船上下来。“征海行动”不得不暂时搁浅。

宋柒先让大家把器材搬下来，回到村子里后，又提着两瓶好酒，来到了陈章贵家。前两次，宋柒连人都没见到，就被人家用扫帚给赶了出来。第三次，也许是被自己的厚脸皮感动了吧，对方终于开了门。宋柒提着酒，笑盈盈地走进去，拘谨地站在一边，说道：“陈叔，来岛上这么久，我也没过来看看您。这是我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哼！”陈章贵别过脸去。

宋柒连忙将酒放下，坐到他对面，说：“前几天‘征海’的事……”

“没门！”斩钉截铁的两个字，带着不容置喙的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宋柒被难住了，可还是苦口婆心地说：“陈叔，我明白，您有顾虑是正常的。但是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村里的居民。您就算瞧不上我，看在为大家造福的分儿上……”

听到这里，陈章贵似乎有些动容了，态度也不像之前那样强硬。

既然硬的不行，那就只能来软的。宋柒明白，想让对方点头，就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上岛以来的所作所为，叔您也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扪心自问，我做的这些事哪一件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哪一件不是为大众考虑？”宋柒诚恳地说，“今天来找您不为别的，就是希望您能站在全村的角度想一想，为野马屿岛敷设海底电缆，肯定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陈叔，您要是有什么顾虑，或者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大可以说出来，咱们大家想办法解决。我相信您绝对不是那种故步自封的人，野马屿岛要想真正发展起来，还需要您的鼎力相助啊！”

一段话说得陈章贵面露羞愧。他开始反思，自己做得是不是太过了。

宋柒静静地盯着陈章贵的眼睛，不再开口，默默等待对方的回答。从陈章贵的神情和态度上，宋柒明白，陈章贵开始动摇了。

“那……那也不能损害我的利益啊！你们‘征海’我管不着，可是那样鱼都吓跑了，我们拿什么换钱？你们那些机器，叽里呱啦响不停，多影响我们这些出海捕鱼的人的生计啊！而且，你怎么能保证海底电缆对海洋环境没有影响呢？我们野马屿人祖祖辈辈靠这片海过生活，敷设海底电缆，没错，肯定是件好事，但是我们要牺牲祖祖辈辈的生计和家园，凭什么？就凭你的保证？你宋柒用什么作保证？”

宋柒想了想才回答：“叔，咱不能只顾着眼下的利益，得往长远看。等村里发展起来了，有电了，还怕打不到鱼、没生意吗？”

“可是……”

“建设海底电缆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对咱们大家都有利的事呀，您再好好想想。”宋柒继续好脾气地劝解。

陈章贵算村里说话比较有分量的老人。他早年丧妻，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前几年进城打工了，逢年过节才回来。在这孤单的日子里，陈章贵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海产养殖上，就盼着能多赚点钱，让一家人团圆。

宋柒劝说完就先离开了，原以为没说动陈章贵。没想到过了两天，陈章贵居然带着儿子到供电所找宋柒，说他同意大家伙“征海”的事。

原来，早在海底电缆项目刚刚确定下来时，陈章贵在城里的儿子——陈海就收到了来自家乡的信，信是林书记写的。信上简单介绍了电缆和“征海”的情况以及长远利益，并详细说明了他父亲的反对态度，希望陈海

能支持家乡建设，出面帮忙说服他父亲。

一看到信，陈海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野马屿岛，打算说服父亲。

在儿子的一番劝说下，陈章贵还能拒绝吗？他一寻思，大家说的话也在理，损失是暂时的，效益是长久的，还是全村的效益，这么一想，就点头答应了。

宋柒忍不住感叹，亲情的力量真伟大！只有林朝阳捋着胡子，意味深长地说：“你陈叔心里早想明白了，就是一时没找到台阶下。”

宋柒笑了，一一和老人们握手，现在他古铜色的小臂健壮有力。不知不觉中，他也蜕变了。困难不可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宋柒要让野马屿岛上的村民们都能用上电的决心。

在众人的支持下，经过缜密和认真的筹备，海底电缆施工终于启动了。

海底电缆敷设工程项目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耗费之大是野马屿岛上头一回，光运输器材的船都有三四条。这都是乡亲们主动借出来的。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出发，8 条船分成 3 队，最前面的那条是电缆敷设船，剩下 3 条在中间，齐头并进，船上都是供电所的员工，个个配备着精良的工具和潜水服。紧跟在后的 4 条船上，则满载着设备、器材、食物和饮用水等日常用品。

一般来说，海底电缆敷设，陆地上的部分比较简单，实施起来也比较快速，耗费的人力物力少，但是在海里就不一样了。

首先，项目工程量大，具体步骤复杂。电力公司专门组建了一支工程队，依靠野马屿供电所的地缘优势和工程队的技术优势，一起攻克海底电缆施工项目。

敷设的过程艰辛、烦琐暂且不说。前期的准备工作需要细致再细致，地质条件、气候变化、潮汐、风浪等等因素都要通盘考虑。“前期准备越充分，后面的施工就越有保障。”宋柒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为此，市电力公司向市政府提出申请，组织、召集一批省市一级的地质、气象、海洋环境等方面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参与野马屿海底电缆项目的前期调研、勘测和设计规划，对野马屿岛周边的海洋环境和地理环境开展详细而全面的勘察和测试，科学规划和设计海底电缆安装路径，最大限度减少对海洋环境以及对野马屿传统养殖区的影响。

如何保障海上作业人员的安全，也是重中之重。海底电缆敷设需要 24 小时作业，这就要求后勤保障要充分到位。在这一点上，野马屿的村民们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诚意和热心，许多村民主动申请为海上作业人员运送饮用水、食物以及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

陈香萍医生还主动放弃休假，将野马屿卫生所改成 24 小时临时医疗救助点，方便为海上作业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而林萌、于雁等年轻人则作为志愿者，24 小时轮流值班值守，为海底电缆工程实施提供及时服务。

宋柒也登上了海上勘探船，成为海底电缆敷设项目第一梯队的一员，负责勘察海底电缆的入水点和敷设点。

临行时，林萌赶来送行。她避开众人，塞了一张纸样的东西在宋柒手里。宋柒有些错愕，但手比脑子快，接过快速揣进怀里。

等送行的人远去，船开了半路，他才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张林萌的个人照片，上面的林萌笑靥如花，让他怦然心动。

翻过照片，背面写着：平安归来。

第九章　如鲸入海

茫茫大海上，一艘海洋捕捞勘探船在缓慢而孤独地行驶。

传说中的海洋之眼呼之欲出，却少有人察觉。“海上和岛上条件一样艰苦，它所蕴藏的能量是无限的。”宋柒在勘察日记上写下这样一行字。

船身突然一阵剧烈晃动。船舱外水手在大声惊呼：向日葵 10 号遇险！遇到 9 级风、6 米浪！快报警！

接着又有勘察人员大喊：天啊，竟然是海洋之眼！我们遇到海洋之眼了！

摇摆不定的勘探船像被一座巨大的水墓

吞噬。

十个小时后，得知消息的林萌满脸泪水地从野马屿匆匆登船赶往市区，身后一群野马屿的村民自发跟随，浩浩荡荡前往医院。

医院门口，村民们安静地守候着，默默等着手术结束。

林萌蹲在手术室门口，泪眼婆娑，满心后悔，后悔没有在事故发生之前告诉宋柒自己的心意。她喜欢他，由衷敬佩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但她却那么胆怯，让他一个人迎接狂风暴雨，如果，假如有如果，她肯定不会放任自己这样懦弱。但是，还会有机会吗？！

医院里外，和林萌一样对宋柒充满了惋惜之情的村民们都在默默等待消息。

阳光从窗户的缝隙中透射进来，铺洒在床铺上。

“We will come ashore and the sun will shine for thousands of miles……”耳畔，传来他熟悉的朗诵声和音乐声。他不是死了吗？死在大海的航程中，死在海洋之眼的漩涡里？

他到了天堂吗？天堂里也有英语朗诵？宋柒皱着眉头，试图从中听出些许能理解的词。但或许是声音太过柔美，朗诵声太过好听，宋柒放弃了听懂的想法，只想睁开眼睛看看那个有着温柔声线的人，是谁？

迷迷糊糊睁开眼，宋柒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条洁白的被子，有个人面对着阳光，靠在床尾，对着手中的一本书，喃喃自语。梦中的声音来自她。

半垂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宋柒费力地睁开眼睛，试图看清，却只看到小巧的嘴一张一弛，长睫毛在阳光下弯出一道阴影，那是他熟悉的轮廓。

“林……萌……”宋柒努力让自己发出声音。

林萌以为自己听错了，她转头看向床头，宋柒正看着自己，眼角悄悄流下一滴泪。林萌丢下手中的书，来到床前，笑意把泪光遮挡：“宋柒，你醒了？你睡了很久，终于醒了。”从海上暴风眼中被救出的宋柒在昏迷了整整一周之后，终于醒来。

望着病床前的林萌，他颤抖着伸出手去。林萌这次用力抓住了他的手，再也不肯松开，不再害羞，也不再躲避。

“我一直在等你。”她睁大泪眼看着他。

“我，我……舍不得（你），野……野马屿。”他回答得艰难却不含糊。

林萌紧紧握住宋柒的手，紧绷了长时间的神经终于放松，她“哇”的一声哭出了声。病房外，闻讯赶来的野马屿的村民们密密麻麻站了一走廊，听闻宋所长醒来，个个如释重负。

蓝天碧海，一艘电缆施工船横亘在距离码头不远的海上。从码头上看，船巨大无比，经过宋柒和航海队的勘测，假以时日，这艘电缆施工船将带着陆地电，登上野马屿岛，结束野马屿岛长年供电不足的历史。

一想到这一点，何海峰便觉得内心无比激动。他还记得电缆施工船到来的那天，整个岛走得动的村民都出动了，一艘船被挤得满满当当。他开出了自家的小快艇，还有许多村民驾着自家的小舢板赶到市区的码头，只为先睹为快。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野马屿海底电缆敷设工程正式动工了。鞭炮响起，锣鼓喧天，所有人围在码头，看着电缆施工船慢悠悠地驶出码头，驶向大海，在既定的位置锚定。

九死一生的宋柒和村民们一起站在码头上，目送电缆施工船远去，原本以为自己会无比激动，没想到却平静如水。

何海峰挤到宋柒身侧，不顾林萌的侧目，用肩膀顶了一下宋柒：“宋所长，今天威风了啊，准备了这么久，梦想终于实现了。”说完，朝宋柒挤眉弄眼，乐呵呵笑着。

“啪！”宋柒一手搭在何海峰的肩膀上，早已被晒得黝黑的脸上也浮起一丝笑意：“海峰，谢谢你，谢谢你一直支持我们。”在前期勘测阶段，何海峰经常免费出借自己的快艇，带着技术人员出海探测海底环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工程队有需要，他都二话不说。这一点，宋柒一直记在心里。不止他……

“哟！”何海峰夸张地抖抖肩膀，“可

别这么肉麻，这海底电缆是给我们野马屿铺的，作为野马屿人，我们自当尽力。”

宋柒笑笑，不反驳。

“宋所长，我这个门外汉得向你请教一下了。”何海峰目光不离电缆施工船，看着船头那偌大成盘的海底电缆，被吊运至电缆施工船上，问道，“海底电缆放在海底，不会被海水腐蚀吗？一天两天也就算了，这可是长年累月地在海底待着呢，不会被海底的生物咬断、石头磕破吗？”

何海峰的话，也引起了其他围观村民的好奇，好几个村民转过头来，等着宋柒给解答。

第十章　微光可成星海

海底电缆的敷设，要考虑海洋环境和海底通道情况。电缆敷设在海底，要承受水下的巨大压强，这压力相当于人的拇指上放一头大象所承受的压力。所以和普通电缆相比，海底电缆具有更高的机械强度和防腐蚀能力。

“海底电缆包括了阻水导体、绝缘屏蔽、阻水缓冲层、PP 内衬层、光缆保护缓冲层等十几层，等于穿上了重重铠甲，这样才能在海底抵挡水下的巨大压强和腐蚀，更好地保护自己。”宋柒娓娓道来，大家也听得入神。

许多人啧啧称奇：“没想到海底电缆有这么多讲究。”

“不愧是电力专业出身，这一开口就是不一样。我还有一个问题……”何海峰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宋柒隐约感觉来者不善。

“哎，我说峰子，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林萌瞪他，“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好学。”

何海峰笑嘻嘻地回道：“平时也没遇上我不懂的呀，你说海上捕鱼养殖啥的，能难倒我，不能啊，从小海边长大的不是。你说维修摩托车这些，那是我专业，更不在话下。就是这海底电缆敷设，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不，憋了一肚子问题嘛。”

林萌还想说什么，宋柒转头看向她，笑着朝她摇头，眼里有星星，林萌突然就愣住了。

宋柒道：“海峰你还有什么想问的直说吧，我能回答的一定尽力回答，不过我也没在海上作业过，只能从理论上帮你解答。”

“嘿嘿，还是宋所长大度。”何海峰笑嘻嘻地说，“我就是好奇，这海底电缆，到底怎么敷设的？”

宋柒看着远处的电缆施工船，船已经缓缓驶出了一段距离，此刻正静止在海面上。船头，一群作业人员正在工作。

宋柒指着他们，对何海峰说：“看到他们了吗？现在海底电缆已经通过吊运的方式放到了施工船只上。一会儿作业人员就要把电缆放到水中，固定浮力装置，让电缆暂时漂浮在海面上，随后，岸上的牵引装置会把漂浮的电缆牵引到岸边固定，等到电缆上岸固定好再拆掉浮力装置，让电缆依靠自身的重力慢慢沉到海底。这是海底电缆敷设的常规步骤，专业上，我们叫‘一吊二放三拖拽’。”

“然后呢？”还没等何海峰反应过来，林萌身后的一个村民忍不住发问了。

“怎么样，没问题吧？”这时，一旁作业区里，一名作业人员用手中的对讲机和电缆施工船上的作业人员对话。宋柒也忘了回答村民的话，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拴在船头的绳索。

海面上，一条犹如黑色巨蟒般的电缆从船头垂下，一路延伸至岸边，被牢牢固定在牵引装置上，作业人员正屏息凝视等着海上的指示。

“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良久后，对讲机里传来一句话。

岸上的作业人员迅速行动起来，将靠近作业区的围观群众再次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同时启动牵引装置。只听一声深沉的机械声，电缆被慢慢牵引着从海上浮游而来，时而被海水淹没，时而浮出水面，一路破开水面、奋勇前进，像一条身躯沉重、威猛无比的巨蟒。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巨蟒”一点点靠近岸边，现场除了机器轰鸣声，再没有其他声音。

“巨蟒”的一头已经露出水面，直逼岸边，作业人员早已准备就绪，等待下一步指令。

随着海上、岸上的旗语确认，作业人员迅速集结，将电缆以人工拉的方式拉上岸来。

“科技真的太发达了。”身后有人忍不住发出赞叹，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过短短几个小时，已经足以令人惊叹。

岸边，海水被蜂拥而至的力量冲得跌宕起伏，蔚蓝色的海水突然间变得灰蒙蒙的，无数沙石翻涌，仿佛一阵狂风突袭，将海底掀得天翻地覆。待到完成牵引，海面又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变回了一碧如洗的蔚蓝色，唯有一些小小的沙子仍在漂浮。而在那沙子下面，隐藏着一条绵延至海中央的黑线，若隐若现。

“太好了，成功了！”宋柒看着因施工荡漾起来的海面，涟漪一圈圈向外散开，经久不息，偶尔还会打起一串串泡沫，心里舒了一口气。

宋柒看向天色，天已近黄昏，金色的晚霞开始铺陈在海面上。身后的人群逐渐散去了，只有林萌、何海峰等人还等在一旁。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林萌看着宋柒的动作，知道他心里在期盼明天天公作美，能让施工继续进行下去。

明天要对这一段电缆进行路线核准和纠正，等到核准了设计路线后，电缆的海底敷设工作才能继续推进。

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这一天天气很好，没有云，也没有风，海上风平浪静，连一点浪花都没有；海下却汹涌澎湃，电缆施工船正沿着设计好的敷设路线，一边前进一边放电缆，粗壮的电缆缓缓下沉至海底，在海底掀起一层层黄沙，搅起一次又一次的混乱，又逐渐归于平静。

船上，作业人员利用水下监控设备实时反馈电缆敷设情况，根据施工情况调整船只速度、方向及电缆下放速度，绕开岩石和凹凸不平的地方，避免损伤电缆。

随着电缆敷设船不断前进，一条条电缆在海底敷设而成。

野马屿岛上，一座庞大的变压站赫然出现在距离供电所不远的空地上，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变压站终于在既定工期前完工了。

完成最后一步验收工作，所有人或站或蹲，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宋柒半蹲在地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像被什么抽走了一般，精疲力竭。

电缆架设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功夫不负有心人，野马屿 10 千伏海底电缆工程终于架设成功。野马屿岛实现“户户通电”，结束了无电历史，迎来了不断电的日子。

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电发愁了，他们的海鲜产品不会因为运不出去发烂发臭，也不会因为无法深加工而收益甚微。除了养殖业，有的村民开始开垦荒地，又搭建了几座小民居，每个月出租费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小卖部逐渐多了起来，各种各样的小吃店一家接一家地发展壮大。就连何海峰的修理店前，也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太阳像个顽皮的孩子，唱着笑着，一路奔到了西边，天边那一抹若有若无、深浅不一的云霞，将天染得粉里带着黄，煞是好看。华灯初上，宋柒和林萌结伴散步到海岸边，看着五光十色的绚丽夜景，林萌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后悔过到这个荒岛来吗？”林萌问宋柒。

“在海里沉浮的时候有些迟疑，但内心的执念无比坚定。”宋柒含笑回望林萌。实现了年少时的心愿，让他相信，微光可成星海。

两人相视一笑，所有情感尽在不言中。

这一天，我们终将上岸，阳光万里。

姚璎　本名林艳，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39 度 2，轻微撒点野》《左上角的心跳》《情暖三坊七巷》等十多部长篇小说，担任电影《要活着去天堂》的编剧。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情暖三坊七巷》获得“首届中国年度 IP 评选”文学类金奖、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奖项。供职于福建福清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皓月之光（长篇小说节选）

山　茅

台子很重要

姜雄华心头感激的第二个人，是上大学时的班长。

班长的名字好记，复姓皇甫，单名深。

皇甫出身农家，但不是一般农家，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作为最基层的一级干部，他父亲认定的道理是种田种不出啥名堂，读书倒是能混出名堂。所以皇甫深虽生在农家，从小学读到高中，并未干过多少农活，当然农家的艰辛他是晓得的。

他高中一毕业，十七岁入伍当兵，在部队上入党，又当了班长，但班长不算干部序列，三年后复员到县里一个农机修配厂当工人。因能干，一年后又以“以工代干”的身份，到县水电局当了一个办事员。又一年后，高考恢复，他进入大学。摆龙门阵时，他曾自豪地宣称：“老子工、农、兵都当过。”有此根红苗正的经历，进入大学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班长兼党支部书记。班上党员没几个，同学中，只有几个学生是党员，那是在上大学前就入了的。皇甫书记很想有所作为，要发展几个党员，经常找张三聊聊天，找李四摆摆龙门阵。一晃三年过去，竟然没有一个人写申请。不是皇甫班长无能，皇甫班长被公认为个人能力突出，但遇上一批同样突出的同学。他的同学中老三届占了半数以上，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不是老三届的，稍后一点，也是当知青或工作后再上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反而成了少数。这些岁数偏大的学生，差不多都有当知青或其他工作的经历，他们都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对社会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不会轻易被说服。

皇甫深让众同学印象深的是他的“台子论”，这是他的经典语录，大家耳熟能详。皇甫深常说，本事再大，也不如台子大管用。你再有本事，没有台子，或是一个小台子，管屁用！台子小了，就只能表演地方小节目“莲花落”，台子大，才能唱大戏《群英会》。说到这里，他常以自己在机关当小办事员经

历为例，讲一些老科员爬了一辈子还爬不到副科长的位子上。很多人喜欢讲机遇，其实你要不是在那个台子上，哪来机遇？外面的世界早已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你呆在山沟沟里头听鸡鸣狗叫，啥都不晓得，来啥子机遇？这就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道理，说的就是“台子”嘛！皇甫深的“台子论”很精辟，但信众并不多，同学中老三届的居多，“官迷”却不多。

大学到了第四年，需要学的已经不多，大家关注的都是毕业分配的去向问题。

在这对每个人都要紧的时候，皇甫班长还是不忘鼓励大家向党组织靠拢。皇甫深不打“官腔”，不搞官样文章那一套，在动员或劝说同学入党时，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都是一些摆龙门阵的平常话。

一次，皇甫深在跟姜雄华摆龙门阵时，他说：“老姜，像你们这些老三届，十年之后好不容易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个不想干点事，哪个不想为国家出点力？咋个才能干点事？你就得入党。入了党，思想上受了洗礼，干事情才有方向，才会有让你发挥的舞台。你说，我这是不是实在话？”

这些话，过去姜雄华听班长讲过，没往心里装。这次一听，他突然间就听进去了，觉得班长说的是实在话。而这点，正好撞上他“人这一辈子总得干点事”的理念。所以，当皇甫深问他是不是实在话时，他没有说是还是不是，只是很干脆地点了点脑壳。人生是需要舞台的，所以他第二天就把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皇甫深手上。

皇甫深在上大学前是机关的一个小科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子苦巴巴地干了两年，才由以工代干正式转为干部身份。”他对姜雄华说：“老姜，你没有在机关待过，不晓得那些名堂。在下头机关里的人，绝大多数人，从小科员干起、熬起，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熬三四十年到退休，到头就是一个科长，充其量就是一个副处（县）长。而中央机关那些部门，一起步就是科长、处长，你说这差别哪里跟哪里？两个同学，能力、水平差不多，分配到基层和上头，用不了十年，你就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已经不止十万八千里了。”姜雄华很诧异皇甫深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他对此一窍不通。

很快，姜雄华在分配前夕就成了预备党员。毕业分配前，他遇见张济夫，摆起这事。张济夫有些不相信，随即问：“是真的？”面对老朋友的疑惑，姜雄华说：“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事。”

和皇甫深动员姜雄华相比，李淑霞对曲英霞说的却是言简意赅：“小霞，政治上一定要追求进步，早点加入党组织。”有了母亲对自己爱情的帮助，她相信母亲的判断，所以在姜雄华之前就解决了组织问题。

一晃四年过去，他们的大学生活结束。

张济夫读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后来又读博士。考大学那年，一收到录取通知，他就跟女朋友登记结婚。姜雄华还诧异：“反正都晚了，你着急干啥子嘛。干脆等毕业后再结嘛。”张济夫说：“皇帝不急太监急，丈母娘早就等不及了。再说，大学毕业我就得三十三四岁了，就算我等得起，女朋友也等不起啊！趁着没进大学，把手续办了。真要进了学校，再要想扯票，恐怕就不容易了。”姜雄华心头想，这老张考虑问题细。事实证明，张济夫有先见之明，他们进校后，校方真有规定，不准学生谈恋爱等等。

姜雄华分配到水电部，曲英霞分配到司法部。部委的计划生育抓得很紧，结婚是有指标的，是需要批准的，但因为岁数也是过三十的人了，大龄优先，姜雄华也很快就跟曲英霞结婚。

姜雄华一分到水电部，就在计划司。司长梁仲夏很器重他，想培养他，因为他不是那种单纯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学生，而是有一定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的人，执行能力很强。刚开始，他对在机关工作不适应，觉得处处受限，好多事都摸不到灶门，更不用说掌握火候了，一度提出希望调到基层去干工程。

梁司长告诉他：“你在机关历练，比在基层历练更好，因为你上学前是在基层工作，对基层不陌生。相反，你对机关这一套漠然无知。机关是高层，是信息的汇集高地，在

机关会让你视野开阔，培养你的全局观念。说到底，有全局观念的人，才能干大事。以后你要是到了下面，就会明白我说的这层道理。”这时，他想起皇甫深说过，他在基层机关待过好些年，台子太小，难有作为。

其实，梁司长是有心培养他，他自己尚蒙在鼓里，以为仅是梁司长对自己好。不过，他很快就明白梁仲夏说的道理，同时也明白了梁仲夏说的另一句话——下头的人上来不容易，上头的人下去容易得很。

梁仲夏对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了如指掌。五十年代初，从大学毕业，他就投身到国家的水电建设中，一开始就在当时的燃料工业部工作。其后三十多年间，中国能源行业分分合合，水和电也分分合合。他在计划、法规、基建、政策研究这些司局转悠，对每一座水电站的建设、每一项水电开发的政策都熟悉得很，对其台前幕后的各种关联变化，也是悉数知详，说起每一座电站，更是如数家珍。

姜雄华对梁仲夏很佩服。梁仲夏“文革”时期下放，在基层的施工、设计部门也干过，水电建设上的事，基本上没有他不晓得的。从他那里，姜雄华学到很多东西。

黄牛角冲击

日本人的一家承包商，在黄牛角水电工地干出了让所有中国水电人、所有中国基本建设从业者目瞪口呆的业绩——掘进世界纪录。

更让人难堪是，这个月进尺 357 米的世界纪录，是雇了三四百个中国水电工人，在二三十个日本人领导下完成的。这对所有搞水电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更有切肤之痛。这让外界的人自然会想到那个“橘生淮南”的故事。

黄牛角水电站是建在黄泥河的一个水电站，地名为黄牛角，电站也因此命名。这个冲击远远超出了水电建设的范畴，对全国的基本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是发生在黄牛角水电站的事，所以被媒体冠名为“黄牛角冲击”。姜雄华在计划司干了几年，遇到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黄牛角冲击”。

这一态势，自然得到水电部党组的高度重视，派出调研组去黄牛角工地。调研组由梁仲夏和基建司的一位董建设副司长带队，姜雄华也随组前往。

一辆中巴车沿着江边的道路前行，向黄牛角工地赶去。

车上的乘客是水电部派出的调研组人员，他们是先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乘车过来，到罗平县城后，再赶往黄牛角。这段路距离并不是太远，但路况不好，五六十公里跑了好几个小时。

黄牛角地处云、贵、桂三省区交界处，可谓是一个“鸡鸣三省”之地。汽车穿行在大山中，时而在云南境内，时而在贵州境内，时而跃上云贵高原的险峰，时而盘旋于黄泥河峡谷。汽车随着道路不断起伏，不断拐弯，把车中的人颠上簸下，搞得乘客们疲惫不堪。姜雄华却很兴奋，他身体素来强健，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他的情绪越发激动。这些年，他去过不少工地，前期工作中为了建水电站都必须修好公路。水电工程局的人介绍，从罗平县城到黄牛角原来是没有公路的，这路也是为了建水电站而修的。

为了此行，姜雄华做了许多准备，从各方了解到了许多情况。

基建司的董副司长四十多岁，是个老水电，刚从基层调到部里任职，之前有二十年的时间都在水电工地上，用他自己的话说，钻了半辈子山沟，对水电基建熟悉得很。他对姜雄华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苏联模式，经济发展也采用了计划经济的路子。严格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电力部门的利润全部上交，建设资金由国家安排。每个大型水电工程的兴建，都在国家立项后，由财政拨款，由水电工程局建设，建好后再移交给国家的电力管理部门，再由水电厂负责生产运行，所得收益全部上缴国家。”

那时的企业，长期处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自营制”方式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项目管理概念，竞争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在“大跃进”年代形成的粗放管理模式，搞“三边”工程，这就是业内

人士都晓得的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董建设说，他在葛洲坝电站工地干过，葛洲坝工程的研讨和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兴建则是在“文革”中，动工没多久，就停下来修改方案，又花了两年时间。这其中有不少时间是耗费在粗放的建设模式上，包括各行当间的扯皮上。

姜雄华向董副司长讨教“黄牛角”名字的来源，董副司长说，好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这个地方山高谷深，河面窄、滩口多，江水湍急，滩口的跌水发出“轰、轰、轰”的巨响，声音沉闷，像黄牛的吼声，当地老乡称之为黄牛滩。

另一种说法为多数人认同，即当年勘测人员的说法。二三十年前，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勘测人员来到这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中，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水电工程选址。地方太小，四周人迹罕至，地图上没有名称，刚好有个过路的老乡经过。他们问：“老乡，这地方叫啥名字？”

“黄牛角。”老乡回答。

“是大家都这样叫吗？为啥叫黄牛角？”勘测人员继续问。

“反正我们当地人都这样叫。为啥子嘛，你们看。”说到这里，老乡用手指着上游一处滩口，“你们看那伸到江边的石头，像黄牛角的样子，祖祖辈辈的人就这样叫。”

勘测人员仔细看那延伸到江边的岩石，还真有点像牛的犄角。后来勘测人员就据此名称，标入地图。

说到这里，董副司长很感慨地说：“如今这个过去没有丁点名气的地方，现在不仅业内有名，而且声震国内，连世界上都晓得了。”

黄牛角电站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南盘江左岸支流黄泥河上，单机 15 万千瓦，总容量 60 万千瓦。在当时算不上很大的水电站，国内已经投产的百万千瓦装机的水电站有刘家峡电厂，在建的有二百多万千瓦的葛洲坝电厂。黄牛角电站之所以引起全国轰动，是因为它是中国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投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电站。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在那里搞的那一套，让所有圈内圈外的人都耳目一新。

一上车就闭目养神的梁仲夏，这时也恢复了精神，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就对姜雄华说：“黄牛角电站，早在 1977 年水电部就开始进行建设，由于资金紧张，每年财政发给水电工程局的钱，只够维持水电工程局的日常开支，电站的前期工作进展缓慢，一拖就是七年。这就是人们口中说的‘胡子’工程，论证好几年，前期再搞好几年，施工的年头就更长了。”

姜雄华想，真是不容易，1977 年国家刚恢复高考，自己和一帮朋友都有了机会，走进考场。如今自己也在这行当干了几年，这电站才算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梁仲夏接着说：“到了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为了缓解水电建设资金不足的窘境，水电部有了利用世行贷款建设黄牛角电站的打算，遂向世行提出申请，世行也派人来华考察。双方都是第一次合作，都很慎重，谈判评估花了很长时间，到 1984 年世行才正式同意贷款。”

别人的钱你可以用，但不是你想咋个用就咋个用，别人有别人的规矩，你得按别人的规矩来。所以，按照世行的规矩，工程中的引水系统采用国际招标选定施工单位。

董建设说：“这一决定今天看来已经没啥大不了，而当初在内部引起了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接受世行的贷款条件，把工程拿到国际上公开招标。有人说，我们的施工队伍都吃不饱，为啥还要让别人来干？有人说，钱借给我喽，咋个用是我的事，凭啥还要受你监督？有些意见更尖锐，认为接受外方条件是‘崇洋媚外’，是‘卖国’。像后面这种意见，如今看来很是有些‘可笑’，根本就不值得讨论，而当初争论双方都当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姜雄华想，这一点不奇怪，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人们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要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习惯思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983 年，在参加投标的中外 8 家企业中，2 家日本公司报价在八千多万元，2 家有中国企业参加的联营公司报价都在 1.2 亿元。就在黄牛角施工现场的水电工程局占着天时地利之优，而且已经为工程的前期工作付出了许多，结果在第一轮中就惨遭淘汰。结果日本的天程公司中标，标价 8460 万元，为最高标价的一半不到，还不到标底的 60%，比中国企业参加的联营公司所报标价低了 32% ~ 33%。如此之低的报价，让中国人根本想象不到。这样低的报价能完成工程吗？

这个大问号当时是挂在所有参与施工建设的中方水电人脑壳头的。但工地上传来了一个一个施工纪录，这个问号最终被日本人拉直，变成了惊叹号。

来自工地的震撼

两位司长对工程极其熟悉，对那些数据也是张口即来。汽车仍在路上颠簸，姜雄华脑壳中的问号也在颠簸，他想，黄牛角虽说是利用世行货款，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这笔钱只占总投资的小部分。真正占有很大分量的影响，是国外先进的理念、模式、技术等等，这才是影响产生的冲击所在。

所以，姜雄华也是带着一个大问号去的，但已经不是日本人如此低的报价能否完成工程的问题，因为日本人已经按照进度，完成了工作任务。

他的问号是，日本人究竟是咋个完成的。这也是他们调研组此行的主要目的——日本人经验何在？

他脑壳中的颠簸还没有结束，黄牛角到了。

在招待所住下后，董建设问梁仲夏：“梁司长，明天咋个进行？是先到现场看，还是先听汇报？”

“你定吧，老董。这次是以你们司的人为主，事也主要是基建的事。我们就来了两个人。”梁仲夏说的两个人，就是指他和姜雄华。

“梁司长，这事得你定。你是组长，又是牵头部门。”董建设晓得梁仲夏是老资格，部长对他都很客气。让自己定，那只是他为人谦和的习惯，自己哪能不晓得深浅嘛。

“既然这样，就先开一个预备会，碰碰情况，把工作安排一下。”梁仲夏也不推辞了。

预备会没有新内容，仍旧按梁仲夏原来的想法布置，先到现场看，然后分头调研，最后开座谈会。梁仲夏说，评价工程，不要先听汇报，那样容易先入为主。大家分几个组，先到现场的几个点看，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听汇报时心头就有数了，了解情况也有针对性了。

皇甫深，姜雄华当年在大学的班长，正在云南的水电工程局。他们从毕业后就没再见面，姜雄华之前晓得他去了工程局，随工程走南闯北，流动性很大，不晓得他去哪个工地。在黄牛角见到老同学，两个人都感到意外的惊喜。

“哟，要早晓得你在这里，上次我就来了。”姜雄华对意外的相见，由衷高兴。在此之前，他曾有一次机会的。

皇甫深右手握着姜雄华的手，一直没有放，左手拍着他的肩，开玩笑地说：“咋样？在上头当部老爷还安逸吧。”

“安逸啥哟！还是在下头好，这第一只螃蟹不就被你啃上了？用你的话说，台子大呀！国际台子嘛。”对方是老同学，姜雄华说话也少了一些忌讳。

平常，姜雄华说话还是很谨慎的，毕竟是从部里下去的人，说话得注意分寸。这是梁仲夏平常总教导他的。

在简易的办公室里，皇甫深对姜雄华摆起了他亲历的事。事情过去差不多两年了，皇甫深已经没有当初那样震惊，但话里话外，还是充满钦佩的语气。从皇甫深的简单叙述中，姜雄华晓得他全过程参与了黄牛角电站的建设。

皇甫深说：“日本人的报价这样低，老子根本没有想到。你说，哪个想得到嘛！我们报价一个多亿，人家比我们少了三分之一，当时，没人敢相信。都说这日本人搞啥名堂？是不是为了占领我们中国市场，宁肯赔本也

要赚吆喝！就像解放前，外商的洋油低价挤进中国市场，挤垮中国的桐油后，他们就开始抬价了。”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人说，日本人的设备和人员还远在日本，等他折腾到中国再折腾到工地，能按期完成工程吗？不要说是基层的职工，就是像皇甫深这些水电工程局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都觉得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姜雄华本想问，为啥有这种怀疑？但没有问出口，因为水电工程局的情况，他也了解一些。

熟悉中国水电建设的人都晓得，在国家水电资源丰富的省区，分布着十几个水电建设工程局。这些工程局，职工动辄有大几千人或上万人，像最大的葛洲坝工程局，职工有五万之众。一个水电工程局职工再加上家属，那就够得上一个小社会。实际上也是如此，水电施工单位社会功能门类都有，从幼儿园到中学、医院、商店、影院等等一应俱全。用一些老水电职工的话讲，除了监狱和火葬场没有外，其他部门都有。水电工程局就像一个流动的城，流动到哪里，就在哪里形成一个城市。三门峡市、宜昌市可以说就是这种方式形成的水电城。在中国，这不算特例，以企兴市在其他行业也存在，如钢铁城鞍山、石油城大庆、汽车城十堰等等。

几年来，随着水电工程局转战南北，皇甫深对国内的水电施工队伍了解得很深。他说，70年代中期，水电工程局按照上级指令，几千职工开进黄牛角开始施工准备工作。黄牛角远离城镇，四周荒山野岭，职工和家属两万多人要吃要住要过日子，就得先办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在一个狭长的山沟里，把这样多人安顿下来，是一件很恼火的事，施工队伍受到拖累，工程建设也受到严重影响。六七年间，国家累计投资1个亿，相当一部分都用到维持职工和家属的生活方面了，受此影响，前期工作完成得并不多。

皇甫深说：“当我们这种拖家带口，既要进行生产，又要统管生活的施工企业进入市场，真要跟国外先进的企业竞争时，才发现成立了二三十年的水电工程局，退休员工就有几千人，在岗的人员老化，伤病号也不少。一句话，自己根本不是外国人的对手。不要说职工们有牢骚，就连局长们也有牢骚：包袱如此沉重，维持尚且不易，咋个跟人家竞争嘛。”

姜雄华说：“是呀，难怪很多人就按自己的状况去猜测日本人，一切人员和设备都不到位的条件下，报价出人意料地低，肯定有名堂，肯定不能按期完成。”

皇甫深说：“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天程公司承担的引水系统工程质量完全符合合同要求。”

日本天程公司组织施工的引水工程，隧洞开挖期间，单头月平均进尺222.5米。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对业外人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平面数字而已，没有任何一点立体感。像皇甫深等业内人士当然晓得它的分量，这个水平相当于我国同类工程开挖水平的两倍到两倍半。晓得后，谁都得伸伸舌头，表示惊讶：“真了不起！”

不仅如此，日本人的团队还创造了月进尺357米的世界纪录。正是有这许多个诱人的“了不起”，才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学习者。从开工到1985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有八十多个单位七百多人次到工地参观。铁道部的施工单位还派人跟班学习。

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水电工程局承担的首部枢纽工程开工以来，由于多种原因，进度缓慢，世界银行特别咨询团1984年、1985年两次来工地考察，都认为按期截流难以实现。在这种现实的对比下，失落和不服气的心理笼罩着中国的水电员工。

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底，水电部派出由梁仲夏带队的调研组，到黄牛角电站施工现场调研。

杀老子的腰枪

姜雄华真没有想到能在黄牛角碰见皇甫深，而皇甫深却说：“我可晓得你要来。”

姜雄华很诧异：“你咋个会晓得我要来？我又不是带队的，就是一个普通成员。”

“你们上头的人，当然不在意下头的人。下头的人可在意上头的人。部里的动向，下头人能不关心吗？所以，哪些人要来，或者中途又换了哪些人，下头的人早都打听清楚了。便于接待嘛，便于开展工作嘛。”皇甫深据实说，在老同学面前没有隐瞒。说到最后一句，他的嘴角浮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话道出一个实情，下级部门的人对上级部门来的人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接待上的需求外，直接关系到该部门的对外形象和发展空间。

姜雄华还是第一次从老同学嘴里听到这种话，心头一紧，也明白了老同学那微笑的意思，没再问。想起当年毕业分配时的事，皇甫深原本也是要分到部里的，对此，皇甫深很满意，因为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大的台子。后来不知咋个搞的，最后的名单中又没有他了，被分到了另一个单位。当时分配方案一宣布，姜雄华就和曲英霞回老家，顾不上询问皇甫深究竟是咋个回事。这一分别就快四年了。

在皇甫深那简陋的宿舍里，他请姜雄华喝酒。这种临时建筑物，姜雄华一点也不陌生，十年前他在雷县林区伐木队干时，就是住的这种简易工棚，而十年后的水电工人依然是这种居住条件。

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摆龙门阵。皇甫深说：“当年的事不像外面传的那样复杂，其实很简单。我们年级的辅导员，在一些事情上和我有分歧，比如说，在一次支部会议上，讨论发展学生入党的问题。他还是按过去的一些思维和方式，让我们支部的几个党员每人承包几个。我主张还是尊重学生的意愿，有一个算一个，不要勉强。最后说了一句，又不是在地头种庄稼，搞啥承包嘛。他当时没有说话，脸立马就阴下来。后来，我听他对别人说，打人不打脸，皇甫深居然讽刺我是农民出身。老姜，你说他可笑不可笑，我虽然是从机关考进大学的，但我也是农民出身嘛！实实在在耕过田种过地的，我咋个会讽刺农民？跟老子，这不是欲加之罪嘛！”

姜雄华放下酒杯说：“我跟他接触不多，但也晓得他为人有些小肚鸡肠。农民出身咋了？英雄不问出身嘛。当年跟我一起在河滩上干活路的农民，现在都成老板了。不过，就这点工作上意见分歧的事，他也不至于给你下绊子啊！”

皇甫深喝了一口酒，慢慢地说：“不完全是这类事。班里的事搞得不太好，他几次受到批评。他把满腔的怨气发在我身上，认为是我在暗中跟他作梗，让他的工作开展不顺利。你说，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嘛，他多少有点权，我犯得着得罪他吗？”

姜雄华回忆起来，他们的辅导员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岁数还比他们这些大龄学生小好几岁。所以好多学生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说的话，同学不当回事。尤其是有几个一进校就三十多岁的学生，性格也耿介，有些事说毛了，对他直呼其名，让他很是下不来台。反过来，皇甫深说的话，同学们还觉得入情入理些，愿意听点。无形中让辅导员陷入更尴尬的境地，他忌恨皇甫深，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皇甫深仰头喝尽杯中酒，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辅导员到领导面前汇报我在同学中鼓吹‘台子论’。领导因此认为我言行不当，最后制定分配方案时把我打发到基层了，说让那小子好好在基层锻炼锻炼。”

姜雄华很诧异：“你跟同学说话时，确实是爱说‘台子要大’这类话，但也仅限于一些要好同学的范围，咋个会传到辅导员耳朵里？”

皇甫深自己动手往杯里倒上酒，说：“老姜，你不晓得，定分配方案时，不少人到系里甚至学校钻营，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嘛，为了自己的前景嘛。我也是后来出差碰到一个当年知情的老师，他告诉我，我是被‘点水’了（当地语汇，意即告密）。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提了，为了分到想去的单位而争表现，到辅导员那里告的我。”

说到这里，皇甫深抿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说：“辅导员到系里汇报，说问题的根

子在我身上，不能让这种家伙到要害部门去。就这样在最后名单中把我刷下来，改分到云南的一个水电工程局。我当时就想，老子不怕，工程局就工程局，正好可以为老家建水电站。”

姜雄华问了一句：“我记得你在系里也挺红的，为啥不找系领导谈谈，申诉一下？”

皇甫深晃晃脑壳说：“我也跟系领导谈了，但领导没有采信我的申诉，而相信辅导员的一面之词。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另外的某种考虑，你想学生毕业离校就跟他没瓜葛了，跟辅导员还得继续共事。辅导员的作为我不感到奇怪，让我寒心的是那位同学，你也晓得他跟我关系还不错，居然在背后杀老子的‘腰枪’（当地语汇，意为暗箭）！”

姜雄华这才明白皇甫深真在腰眼上挨了一“枪”，伤得颇重。感叹道：“真应了那句话，学校也不是净土啊！”

皇甫深摆摆手：“话说回来，其实我这是因祸得福，工程在云南，正好由我们工程局干。像黄牛角这种工程，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赶上的，好多人干了一辈子工程也碰不上，我碰上了。我现在干得很好，积累了很多经验。我敢断言，今后跟外商打交道的工程会越来越多，会大有作为的。”说到这里，他仰头喝干了杯中酒，说，“我不是叹息被分到工程局，而是感叹，手中有点权力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说这些，跟你们要调研的课题是有关的，权力这东西用得好有利，用得不好就有害。日本人的管理人员，都是有职有权的，所以效率高。不像我们这里刚相反，有责的无权，有权的无责。而且我发现日本人的权力界限很明确，不滥用。老姜，你可以专门找日本人聊……聊聊这方面的情况，他们的理念有……有独到……之处。”

皇甫深喝得有点多了，话说到后来，有些不连贯了。

姜雄华点点头：“我已经注意到这点，还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这至少对我们的管理结构很有借鉴。”

姜雄华酒量好，皇甫深已经够量了，遇到几年不见的老同学，他放开了喝。一看时候不早了，姜雄华就对皇甫深说：“你差不多了，歇下吧。我也得走了，明天还得上工地。”

可以穿布鞋的施工现场

梁司长和董副司长都是老水电，到过很多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尤其是已经习惯工地那种乱哄哄的场面，道路坑洼不平，深一脚浅一脚，材料四处堆放，满地泥浆积水，泥一脚，水一脚。对这些，他们可以说是见怪不惊了。这次到了日本人承包的引水系统工程工作面一看，调研小组人人震惊，连梁司长也忍不住频频点头赞许。董建设不由得说：“嗬，这日本人还真有两下。”

走进隧洞，姜雄华立刻看到现场干净平整，材料堆放有序，洞内日光灯及电线布设、风水管道的安装，整整齐齐一条线。排水通畅，地面平坦干燥，使人有一种整洁舒适的感觉。其干净整洁的程度，可以让大家穿着布鞋到作业面。到过水电施工现场的人都能明白这点意味着啥子。通常的水电施工现场，去过的人都晓得，那是高低不平，泥水一片，不要说穿布鞋，穿胶鞋都恼火，得穿水靴子。

后来姜雄华又跟部长来过一次，部长穿着布鞋进了隧洞，考察之余，对日本人文明施工表示赞赏。国人都晓得，上级领导要来之前，下头早就准备好了，而日本人还是照平常的程序干事。这是后话。

在调研中，姜雄华他们了解到这种干净整洁的施工环境，是因为日方把文明施工、清理现场作为每一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这种要求不是临时的，也不是针对某一生产环节的，而是一种工作制度。运来的材料必须按要求堆放整齐。每个工种都做到工完料清，如电工架线后必须收拾好废线和包装布，再如炮工装填炸药后的药箱及塑料袋必须拉走。

陪同他们一起看现场的皇甫深，感触特别深。作为施工队伍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过去脑壳里考虑的是进度、质量、安全。除此之外，材料堆放、临时管线的敷设，都是随意处置，咋个方便咋个来，根本就没有

用过心思去考虑啥子文明施工这些名堂。至于工地上高一脚低一脚，一洼水、一坑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更没有人去考虑了。不仅如此，很多人还认为如果把精力分散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会影响工程进度。一直到看到日本人组织的施工现场后，大家明白了啥叫文明施工，不由得在心头叫了一声惭愧。国内跟国际水平差得实在是太远。

董建设在工地干了二十年，担任过工地指挥长，习惯了工地上人流滚滚。让他震撼的是，日方施工队伍精干，就只有三四百人，这又跟国内施工队伍动辄千人乃至万人以上的施工宏大场面截然不同。

皇甫深对调研组的众人说："我不晓得你们是否清楚，这四百多号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从日本本土远道而来，他们就是我们水电工程局在职的职工，熟悉得来相互能叫出'外号'，是日本天程公司从水电工程局聘用的四百多人。这四百来人也不是日本人挑选的，就是普通职工，而这些职工原来在水电工程局干活时，就没有创造过所谓的世界纪录。"

听到皇甫深的介绍，姜雄华和其他调研人员的脑壳里立刻浮现两个为什么：一是日本人为啥能以如此低的报价承包该工程？二是同样的一拨员工，在水电工程局干活的效率与在天程公司干活的效率，为啥有如此大的差异？

后来在座谈会的讨论中，皇甫深说："其实很容易找到答案。日本人的施工理念、施工技术、管理水平都是世界一流，他当然敢于以低报价承包工程。我们的职工到了他们那里一个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也好理解。日本人靠奖金激励，工人的积极性自然激发出来了，天程公司认为中方工资分配刺激不够，又另给奖励，因此隧洞施工人员，每月还可再拿到 500 元。"

一个月多拿五百元，这笔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分量，哪个都能掂量得出来，相当于十个月的工资。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姜雄华在工地曾经问一个工人："愿意给哪个干？"回答是："日本人给的钱多就给日本人干嘛。"他又问："要是日本人开除你咋办？"回答是："那我还是给自己人干，钱虽然少点，好歹是一个铁饭碗。"

姜雄华看到，都是水电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日本人组织管理的一个开挖工作面，只配备了 20 个人，而我们自己同等情况的一个工作面，配备了 83 个人。结果，日本人的工效还比我们高一倍。

别看天程公司派到黄牛角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只有二三十个人，而他们身后有拥有上万名员工的天程公司本部作后盾。天程公司是一个国际知名企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企业，派到国外工程的人员，都是挑选出来的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在处理交通隧道断层中，展现出他们很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他们从不掉以轻心，遇到重大问题立即向公司本部技术中心请示，中心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天之内就给予回复，最棘手的问题也必须在三天内作出答复。本部还会及时派出有经验的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工作。

姜雄华暗想，如此高的工作效率，在国内根本不可想象。他把自己这种感受讲给梁仲夏听。梁仲夏不像他那样动感情，沉思了一会儿说："建设体制不改变，工作机制不改变，短期内难以见到效果。"而改变这些又不仅仅是一个水电部的事，涉及很多部委，甚至更高层，要改变，又谈何容易！

董建设在现场看到，水电工程局的机械设备并不比日本人的差，如钻孔机、装载机、喷浆机等都是从瑞典、苏联进口的，其性能都是世界一流的。他对皇甫深说："我看你们的设备也不错嘛。"

他长期搞工程，对施工设备熟悉，在工地上听有人提到设备不行，所以有此疑问。皇甫深回答说："董司长，我们的设备不差，但配套性差，又缺乏有效的管理，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全都得停工。有的需要向国外订货时，还得等待层层机构的审核，要拖多久，心头一点数都没有。日本人不像我们搞三边工程，前期工作一点也不马虎，日本人要求在正式开工前必须修好道路，既提高了机械的效率又减轻了磨损。而我们的施工队伍对

道路就不那么重视。”

董建设若有所思，点点头。接着，皇甫深给调研小组的人讲了一个小故事——按合同规定，由我方向日方提供一条三级沥青碎石路。路的质量没有达到要求，造成日方汽车轮胎损失严重，于是日方提出索赔 200 多个轮胎。刚开始我方人员还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连一点小钱都不放过。

说到这里，皇甫深略一停顿，问：“董司长，你猜日本人咋个说？”

董建设一摆手，意思是猜不出来，你就说吧。皇甫深说：“那个高黎先生用不流利的汉语说，按……按你们……你们中国话说，这叫亲……亲兄弟明……明算账。”

一直少有说话、默默观察的梁仲夏，这时插话：“你看，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人家倒把我们琢磨透了。正是这种严格的合同管理，同一个工程局的工人在日本人手下就创造了开挖进度世界纪录。整个工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日本人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我们是应该好好向别人学习了。”

迥然不同的理念

梁仲夏带领调研组在工地上观察，组织座谈会，跟水电工程局的同志座谈，跟日方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基本上掌握了情况，也找到了两个为什么的答案。

天程公司敢于低报价，是靠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缩短工期。效率高了，整个工程提前四个月完工，浪费少了，成本自然低了。工期缩短，省下的钱不仅提高了收益，也可以给工人多发钱。

中国工人在日本人手下效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给工人发高工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而这笔钱则是来自减少浪费、缩短工期带来的效益。

姜雄华在参加座谈会和跟施工人员摆谈中，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天程的经验学不了。

管理人员说，工作中有责无权，遇到任何一点小事都得层层请示，效率高不了。没有用人权，在遇到有矛盾冲突时，中方管理人员没有权力辞退工人。

工人说，奖罚不明，干多干少一个样。工资升降，日本人看工作好坏，我们这里还得看级别，看这个条条、那个杠杠，搞到后头都差不多。

一种意见则是盲目乐观地认为，天程的经验没啥了不起。他们说日本人就来了二三十个管理人员，真正干活的都是聘用的我们水电工程局的四百多人。只要我们的施工机械设备能像日本人那样配套，能像日本人那样多发奖金，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在会下，姜雄华跟皇甫深摆龙门阵时说：“老同学，同样是我们的工人，在我们的工程上就干不好，在日本人的工程上就干得好，让人想起‘橘生淮南’的故事。”对此，皇甫深的感触更深，在他心头有一个想法，希望能搞试点。

姜雄华通过在现场的观察，以及对国内基本建设体制的了解，明白这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持天程的经验学不了的意见，主要是看到体制上的制约，不加快基本建设体制的改革，确实是很难有突破的。持天程的经验没啥了不起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这些工效也是中国工人干出来的，但显然是犯了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的毛病。

在黄牛角工地调研的一二十天中，姜雄华了解到我们的干部和工人也认识到和日本人的差距，也承认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但在水电工程局和相关部门一些人的心目中，学习天程的经验主要就是学他们如何打隧洞，着眼点在工程的打眼放炮、出渣运输以及劳动组织，这实际上是把眼睛盯在隧洞开挖的高进尺上。

姜雄华意识到，其实日方所有的工程管理方法核心，都是围绕提高施工的经济效益。这也就回答了天程公司报价为什么能这样低的问题。

天程公司的高黎给姜雄华介他们绍了日方的管理方法。他们每月结算一次，当

月就掌握了工程成本的数字。日本人并不盲目追求开挖的高进尺，而是要求按网络进度计划均衡施工，不搞突击，所有的星期天都休息。

听到这里，董建设副司长很有感触，对姜雄华说："这跟我们喜欢搞千军万马的突击会战、加班加点苦干拼命干，完全是两码事。按照国内企业施工惯例，都是上面出于抢工期的考虑，要安排加班，国内企业的惯例也是歇人不歇机器。我在基层时，如果是工人主动提出要加班，那管理层更是喜出望外，这会被视为工人思想觉悟高的表现。"

高黎介绍说："当聘用的中方工人提出要求多挖以增加奖金时，对这类行动，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同意。我们首先要求必须在确保施工安全，其次是钻头、炸药等消耗符合定额的前提下，才能够多挖。目的就是既不增大物化劳动的消耗，又同时节约人工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皇甫深介绍说："相反，中方在注重进度时，却不考虑成本的合不合算。水电工程局在西岸泄洪洞开挖中，按照出渣量计算奖金的办法，进尺达到 240 米，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进度。奖金的水平超过了天程，开挖的质量却不如天程。超挖平均达 40 厘米，天程为 6~7 厘米，大量超挖不仅增加钻头、炸药的耗量，还需要进行混凝土回填，造成很大的浪费。"

梁仲夏听了高黎介绍日方施工的情况，又听了皇甫深介绍中方施工的情况，总结说："这就是差距的根源。很明显，中外施工管理的理念截然不同。"

梁仲夏这一说，证实了姜雄华所想的：日方所有的工程管理方法核心，都是围绕提高施工的经济效益。中方注重的是工程进度，经济效益不在管理者和工人心目中，工程款由上头划拨，即便节约了也到不了他们口袋中。日方关注点始终在经济效益上，一切都以此为中心。工程量上去了，必须是在成本得到定额控制的前提下，否则，单纯的工程进度是不允许的。

调研小组在现场实际看到的情况，也让他们耳目一新。天程公司在现场有 6 台出渣自卸翻斗车，另配一辆专用加油汽车，专门到现场给翻斗车加油，以节省 6 台翻斗车往返油库的路程和时间。高黎先生说，在施工设备管理上，不增加备用机械设备，多预备损坏率高的机械配件。机械出现故障，将配件换上即可立即恢复运转。机械不离场，机械损坏，在现场进行修理，而不是将整台机械运到修理厂。

皇甫深对姜雄华说："日本人在机械设备的选形、保养、维修和控制驾驶方面都有一套成型成规的办法，其设备利用率达到 90%，而我们只有 50% 左右。"

姜雄华在现场看到，天程公司改变汽车在隧道内掉头的做法，采用在路上安装个转向盘，汽车开上去 50 秒就可实现掉头，仅此一招就免去了 38 个扩大洞，减少 5 万立方米开挖量和混凝土回填量。而过去中方施工时，为了汽车可以在隧洞里调头，每隔二百米就搞一个扩大洞。

皇甫深对姜雄华说："我们的一些人看到日本人的方法后，说得很轻松，啊，原来就是这些小名堂，也很简单嘛。他们意识不到差距，看似小玩意儿，人家没有亮出来之时，你打破脑壳都想不到。"

"是啊，这很像麦哲伦立鸡蛋那个故事。"姜雄华回答。

在调研中，姜雄华了解到日本人更厉害的地方，不单是在某一些细节上着手，而且首先是从整体上着眼。比如面对设计方案，他们不是单纯地照图施工，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天程公司对方案进行优化，如对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相结合进行方案优化。比如，开挖 8800 米长、8 米直径的引水隧洞，采用圆形断面一次开挖方案，而我国历来采用马蹄形开挖方案。圆形断面与马蹄形断面开挖相比，每一米进度就要相差 7 立方米的工程量，这样，从总量上计算，即天程公司圆形断面开挖方式，要比马蹄形方式少挖六万立方米，同时就减少了六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回填量。

当时国内一般是采用马蹄形开挖，直径

8 米的洞，下面至少要挖平 7 米直径宽，以便于汽车进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汽车出渣问题。天程公司优化施工方案，改变了施工图设计出来的马蹄形断面开挖，采用圆形断面一次开挖成形的方法。圆形开挖的出渣方法是：保留底部 1.4 米先不挖，作为垫道，然后利用反铲一段一段铲出来。

皇甫深向董副司长介绍：“董司长，天程公司在黄牛角水电站隧道工程上使用过的施工工法很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圆形断面开挖工法’和‘二次投料搅拌工法’。”

姜雄华后来从资料上看到，天程公司在黄牛角水电站隧道工程上仅仅由于使用上述两种工法，就节约 2070 万元。他明白这不仅是施工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施工理念的不同。

我说了算

在调研期间，皇甫深还给姜雄华讲了一个小故事。天程公司对聘用的中国工人，主要是依靠发放超额奖金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放标准完全按照工作考核量来进行。在中国人看来是金钱至上。在工资方面，中国的工人只要没有死亡没有进局子，就只能升不能降，所谓的论资排辈。日本对员工在工资上有升有降，根据其工作表现来决定。有一部分提升工资，有少数人降低工资。就这样，水电工程局一方表示不同意，因为这不符合国内这一套，同意了就等于让外国人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提出按级别套改晋升工资的方案。对此，高黎先生啼笑皆非，直晃脑壳，对皇甫深说：“我们给你们的工人发钱，不花你们的钱，你们的领导咋个还不愿意？”皇甫深不置可否地笑笑，没说话，心头说，中国的“制度文化”，不是一句两句能说伸抖的。

听了皇甫深摆的这个龙门阵，姜雄华也是很感慨：“是啊！我们有好多事不是一两句能说伸抖的！”

此次黄牛角之行，让姜雄华了解到很多东西，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即日本人体制中贯穿了“竞争”意识。

回到部里后，姜雄华起草了调查报告，送上去后，部长很快做了批示。但实际动作并不大，这让姜雄华那满怀期待的心，多少有些挫败感。虽然他也明白一个单位的改革，往往不是孤立的，与左邻右舍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我国机构、体制等一系列因素的羁绊，改革很难单头推进。

姜雄华在报告的后一部分，还提出了对学习天程经验的几点建议：一、以水电工程局为试点单位。吸取天程公司的经验，组织精干的班子，招聘优秀员工组成施工队伍，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二、解决水电施工机具不配套问题。对需要的机具，可以由现场负责人提出增补订货清单解决，需要外购的，拨给试点单位一定的外汇额度，可直接向国外订货，以避免各级管理机构的层层增删，缩短订货时间，及时保障工程所需。三、试点要以提高工效，大量降低工程造价为原则。不能以试点为由，增加工程投资。

这个想法是他在工地时和皇甫深沟通过的，皇甫深也有类似想法。

在离开黄牛角前，姜雄华又和皇甫深深聊了一次。在现场看到和感到的一切，让姜雄华有了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他也觉得皇甫深正处在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历史当口。

两个人都觉得中国跟世界隔绝太久，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是当务之急。姜雄华说他准备回到部里后，起草一个报告给部长，建议学习日本人的经验。他征求过梁仲夏的意见，梁司长说中国的事情复杂，一时半会不容易改变，不过，现在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可以提出先进行试点的建议，这样理论上容易成立，操作性也强，上头也容易拍板。姜雄华接受了梁司长的意见。

姜雄华对皇甫深说：“提点建议是没问题的，但要拍板下来，连梁司长他们这个层级都不行，只能等待上头的决定了。万一要是上头同意进行试点，希望老同学能够出来挑头干。你有这个能力。”

皇甫深当年毅然奔赴基层，除了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外，更为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在实践一线，只要有机会，同样能脱颖而出。

姜雄华的话正符合他内心的考量，而以调研组的名义提出来的建议，比起由下头打报告，更有可能被采纳。他当然不愿放过这种机会，就说："老姜啊，当年在学校时，我就对你说过，人要想干事，必须争取大的台子。我们这一代人好容易有了为国家干点事的机会，如果你说的事能成，我当然愿意。在一个新的台子上施展，那是一种新的体验，能有新的作为。我也是三十岁的人喽，再不干点事，就晚喽！"

黄牛角工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枢纽拦河大坝；第二部分为发电引水系统，由电站进水口、引水隧道、调压井、高压钢管四部分组成；第三部分为厂房枢纽，厂房设在地下。

同年底，经水电部上报国务院批准，水电工程局开始进行试点，用厂房枢纽工程试行外国先进管理方法。

过去中国的水电建设中没有业主单位这个概念。电力局管工程，设计院负责设计，工程局负责施工，可以用"三足鼎立"来形容，有合作有分歧。三者是平级单位，一旦扯皮，就得由水电部这个婆婆来协调。世行对用它的钱是有要求的，必须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个项目。所以黄牛角工程管理局这个新型的项目管理机构应运而生。

中国是一个靠行政级别层层管理的国度，每设立一个机构，都得有一个相应的行政级别。管理局被确定为司局级单位。管理局的出现，势必打破原有的权力分布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用一些职工的话来说："跟老子，还嫌机构少，又整出一个，还嫌官帽少，又整出几顶。"

成立之初，管理局的人都很担心和为难，与强势的电力局、设计院、工程局相比，管理局这个新生儿，就像跟三辆巨型卡车同行的一辆小车，稍不留意，就会被三辆巨型卡车挤扁。其实这也仅是管理局一部分人的看法，而皇甫深就不这样看，因为国家授予了管理局"总管"黄牛角项目的权力。这种总管，就是国际上对现代项目管理方法的要求，也是国内开启的通向水电建设改革的第一扇门。

水电工程局成立了厂房工程指挥所（相当于项目部），实行所长（相当于项目经理）负责制，组建精干的施工队伍（相当于项目团队），实行科学管理。

皇甫深挑起这副重担。

领导问他："你有啥要求？"

皇甫深回答："在我管的范围内，我说了算。"

他的这个理念最早始于他父亲当生产队长那个时候，别看只是共和国农村最小的芝麻官，却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说了算，要不是他父亲当那个芝麻官，他连去当兵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一切。

领导承诺给试点班子实行承包合同制、经济独立核算、人员使用权。反过来，领导问皇甫深："你凭什么干好？"

皇甫深心头想，自己盼望这个机会很久了，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台子来施展自己的才干。而且他相信，既然日本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就算不能一下子就超过他们，至少不能差得太多。他说："我一直就想为国家干点事，就凭这个。"

停顿了一下后，他又补充说："而且我相信有我这种想法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还有很多。我有信心干好。"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铁血表态，多少有点出乎局领导们的意料。不过，一把手坚决支持皇甫深，他从这平凡又实实在在的一句话中，感受到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胸怀和胆识。

其实皇甫深心头也明白，试点难度很大。都是计划体制内的人，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些办法来搞，不是简单的几句按规章办就行的。到日本人手下干活儿，你不好好干，日本人是六亲不认的。在自己人手下干，国人都讲面子，都讲人情世故，管理人员很难做到六亲不认的。不过，他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一把手慧眼识人。

由皇甫深挑头的厂房工程指挥所，也从水电局三公司的一千五百多人中，聘用了四百多人，立即改革施工管理体制，调整劳动组合，落实经济责任，实行科学管理，结果劳动生产率成倍增加，不仅挽回了拖延三

个月的工期，而且提前四个月完成厂房开挖。

体制的孰优孰劣

姜雄华在研究黄牛角案例时，特别关注黄牛角水电站向世人提供了一个工程、两种体制、三方施工的格局。在黄牛角这个工程上，一种体制是以省电力局为业主，黄牛角工程管理局为代表及“工程师机构”（即以后的工程监理制度），日本天程公司为承包方的合同制投资管理。另一种体制是以黄牛角工程管理局为甲方，以水电工程局为乙方的投资包干管理。三方施工：一方是水电工程局三公司承建的厂房枢纽工程，一方是水电工程局二公司承建的首部工程，一方是日本天程公司承建的引水系统工程。

两种体制对比的结果是：日本人的体制胜出。

日本天程公司做到低成本和高工资，主要靠三条：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缩短工期。例如，工地道路和场地整洁，就使施工车辆的速度加快，工人心情愉快且无须担心安全隐患，这无疑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工人一专多能，设备一机多用，使有效工作时间大大增加，从而减少因空闲而导致的浪费。最终，整个工程提前四个月完工。效率高了，成本自然低了；浪费少了、工期短了，省下的钱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发给工人。

而且日本人在管理上强调“安全第一、质量第二、进度第三”。用安全保证质量，用安全和质量保证进度。这一点让很多中方人士感到震惊，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根本就不考虑工人死活。

姜雄华在现场调研中，清楚地看到一点，日本人先进的施工理念和方法，首先以它高效的组织结构作为基础。就此问题，他专门向日方的高黎先生请教。对此，高黎先生回应说，他们的结构只有三个层级，公司总部之下是海外事业部，再之下是黄牛角工程现场工作所。他说，打个比方，如果总部拥有的权力是 100%，海外事业部就是 90%，而他作为所长就是 80%，从工程进度、质量、安全、财务、工资到技术问题的处理，都可由所长一人全权决定。由于权力基本上全下放到现场所长的手上，处理问题迅速有效。树立一切以服务现场生产为第一要务的观念，日本人的信条是把现场生产摆在第一位，不仅在施工现场如此，远在日本国内的公司总部也同样以服务于现场为先，总部一旦接到工地现场的请求或求助，大部分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就答复，最多不能超过三天，或者立刻派人前往工地协助处理。

在工地时，皇甫深对姜雄华说过，我们的体制中远远没有树立起这种意识。工地上的工人嘲讽说，日本人是小汽车让大汽车，意思是说领导的车也必须为生产的大卡车让路。中国是大汽车让小汽车，意思是说生产的车得为领导的车让路。当时姜雄华就回答，这已经不单纯是理念问题，而是日本人的体制使然。

其实，在姜雄华心中有一个更实在的想法，黄牛角工程的意义在于让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可以反思长期以来的教育、宣传都充满了水分和偏见，国人了解不到真相，以致产生了完全偏离事实的判断。

回到部里交出调研报告后，一天，姜雄华推开了梁仲夏办公室的门，说有事想找梁司长聊聊。正伏案看材料的梁仲夏，一听他没有说“汇报”，只说“聊聊”，很高兴，指着对面的椅子，让他坐下说。官场中的人，下属哪能随便找上司“聊聊”的？他看得出来，姜雄华除了把他当领导，也把他当作“长者”来尊重和信赖，这点让他也很舒服。

“梁司长，我有一个建议，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敢说是汇报。”

姜雄华一直很纠结，到黄牛角工地的调研使他越来越感觉到，可以扩大利用外资的范围。但说不定别人或领导早已想到，不能显得只有自己才明白这层道理。他一眼看到梁仲夏办公桌上堆满的文件、资料、卷宗，又有点犹豫，他晓得对方很忙。而且，说不定自己的想法，就在其中的一页纸上。

“你不是说聊嘛！我们就聊吧。”梁仲夏似乎看出他心思，一边说，一边把办公桌

上那一大堆东西，往周围推了一推，甚至一就手把笔也插进了笔筒，意思是我有时间跟你聊。

“梁司长，通过黄牛角的事，我觉得还可以在水电建设上多引进外资。”姜雄华一脸的期待，他希望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因为这事很大，也不是水电部能定的事，也不是自己能随便说的，但不说，他又觉得憋得恼火。

“为啥？”梁仲夏习惯性地一问，随即把目光从姜雄华的脸上移到那一堆材料上。扩大利用外资，他早想到了，想听听眼前这位年轻人想到哪层。

“一是可以解决水电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二是可以利用外资项目改变国内的水电管理体制。”姜雄华觉得理由很充分，水电资金不足，圈内圈外的人都明白。外资对国内管理体制的启示和促进作用，黄牛角工程也让世人都看到了这点。

“好！有想法。还应该强调一条，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同时要跟具体项目落实到一起，不要泛泛而论。目前首先考虑的就是你们老家的砻滩。”

梁仲夏接着告诉他，四川砻滩水电站从五十年代开始至今，一直在做勘察、选址、初设等工作。省里和部里都开过选坝会议。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领导视察过砻滩，要求尽快开发。之前的情况，姜雄华不清楚，对于八十年代后砻滩的事自然明白，但他不能随意说。梁仲夏让他起草一个砻滩工程利用外资的报告，特别要强调那三条理由。姜雄华觉得生姜还是老的辣，像砻滩这种世界级的工程，设备和技术难度极大，不借助国外先进技术，50 万千瓦级的大机组，国内生产不了。姜雄华起草的报告在司里通过后，部长和四个副部长都签字了，上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姜雄华意识到黄牛角冲击之后，水电建设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他想干工程的想法更强烈了，准备到闽江水电站去，这也是一个利用世行贷款的百万千瓦级以上的项目。他刚向梁仲夏提出这个想法，却被另

外的一个事打断了。

给部长拎包去

上午刚上班，姜雄华就接到干部司的电话，让他去一下。姜雄华满腹狐疑，干部司的人找自己干啥？想不出来自己的工作和他们有啥交集。跟他谈话的是一位副司长，认识，但不熟。他又感到一点纳闷，一般来说，都是具体管事的某处长或副处长出面谈谈，何劳司长级别的人物出马。

办公桌显得空，是效率高还是事情少，姜雄华猜不出来。坐在办公桌后的副司长很随和，像摆龙门阵似的，跟他聊了十来分钟，东拉西扯，像跟工作没啥关系，但最后也都是跟工作沾点边的。姜雄华正在想，这副司长到底想说啥，副司长开口了：“干部司为新来的部长挑选秘书，经过综合条件比较，我们选定你。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周内给我们答复。”

大约是有了前面谈话的铺垫，副司长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姜雄华略感意外，不过前面聊了一阵，已不感突然，看着光滑整洁的办公桌，就说：“好，后天下班前我答复。”

这周就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在姜雄华看来，待在机关就没啥意思，再去当秘书就更没意思。他内心是不想去，觉得跟着部长跑来跑去有啥意思，还不如继续在专业部门实在点好。但在机关已经混了好几年，明白在机关里说话，心直口快是大忌。所以当那位副司长希望他能服从组织安排时，他心头不想去，但在回答时也没有把话封死。当然，还有一个自愿与否的问题，过去年代是不考虑这一条的，上级定了，下级服从就行了。现在多少也尊重一下个人的意愿，毕竟太勉强了，对工作也不利。

后来，姜雄华才晓得，这次干部司挑的人，主要就是两个条件，一是党员，二是专业对口。这两个条件很容易满足，到机关来的大学生，大部分人都是党员，专业对口更是容易得很，一抓一大把。之所以找到他脑壳上，是另有原因。

他回家跟曲英霞商量，曲英霞态度很坚决，说坐机关的人一是熬年头，一是抓机会。她说跟部长当秘书就是一个好机会，还说她们的处长跟她同一年进机关，就是跟部长当了两年秘书，下来就直接当处长了。他过去听曲英霞提到这些机关的事，没太在意，毕竟自己也在机关上班，自然也是晓得的。这次听她一说，不禁心头一凛，心想曲英霞毕业分配到司法部，现在说话也是满口的机关那一套了。

第二天上班，姜雄华还在琢磨这事。

事情还真像那个话：圈外的人想进来，圈里的人想出去。他的一些同学很羡慕他，说他一脚就跨进了部机关，而他现在特别羡慕皇甫深。上次见到皇甫深他们干得热火朝天，顿生羡慕。那些分到工程局的同学，像皇甫深，四五年的工程搞下来，就是专业上的熟手，已经能主持一摊工作了。自己还在机关里头计划来计划去的，有时想想也觉得有点无聊。

梁仲夏自然早晓得这事，因为干部司在找姜雄华本人谈话前，就跟他打过招呼了。他当然也晓得，这类事挑选就是走一个程序，上头早有内定人选。梁司长很欣赏姜雄华的能力，四五年的历练，已经能独当一面。梁仲夏一看姜雄华的神情，晓得这年轻人在犹豫，就让姜雄华到他的办公室。

姜雄华进去后，梁仲夏把门一关，意思就是屋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话可以敞开说。主动问他是咋个考虑的。

姜雄华说：“我不想干给部长拎包这种差事，不想干起草讲话之类的活儿。再说，我这个性子，恐怕胜任不了。”

梁仲夏一听，说：“你不了解，现在部长的秘书根本不用为部长起草讲话稿子。部长要讲哪方面的问题，都由职能部门起草稿子，或者由办公厅牵头组织稿子。”梁司长也晓得他在体制外的时间长，虽然在机关磨砺了几年，骨子里那种耿直强项，时有流露。用梁仲夏的话说，就是有一种“草莽气”，这对坐机关的人是忌讳。还得敲打敲打他。

梁仲夏沉下脸，用很严肃的口气对他说：

“你还不想去，你晓得不，好多人都巴不得能跟部长去拎包。所以，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跟你透个底，其实是部长看到你起草的报告，很欣赏，点名要你去。组织问过我的意见。虽说我也很愿意你继续留在司里，但去部长那里，对你更有好处，也推荐了你。”

听到这里，姜雄华才明白了干部司为啥选他。他默默看着梁仲夏的办公桌，堆满了文件、材料，他熟悉这张桌子，跟干部司那位副司长的办公桌相比，永远都是堆满了东西，面前的长者，就是在这些纸张中埋白了头。他没有插嘴，认真听着。

梁仲夏继续往下说：“我这样跟你说吧，部长的位置不同，掌握的信息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些，你在别处是碰不到的。跟着部长，能学到好多东西，这是在任何部门都学不到的。更准确地说，是能见识到许多东西，在其他部门都见识不到的。你要去了，就知道了，不会后悔的。”

梁司长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姜雄华很感动。司长的话说得实在，一句大道理的话都没说。看着司长鬓角上的白发，他有些心动了，但觉得还是到工程上去好。他总觉得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当初选专业不就是为了干工程吗？

看着默不作声的姜雄华，梁司长好像看出他内心所想一样，接着说：“现在的秘书都干不了多长，三四年说不定就换人了，这也是组织部门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你有过这种经历，部长了解你，信任你，以后好多事情就好办了。换作是你，你想要找一个办事的人，是找一个了解的、信任的干，还是找一个不了解的人干？尤其是重要的事情，不用说，是前者吧？去基层干工程机会多，而给部长当秘书的机会却不多。”

话说到这个份上，不像是领导在跟下属谈话，倒像熟悉的朋友间出主意了。姜雄华离开梁司长办公室时，梁仲夏对他说：“小姜，好好想想吧。”

压垮姜雄华拒绝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丈母娘李淑霞的一番话。曲英霞第一时间就给她妈去电话说了这事。李淑霞在人事部门、组织部门浸润多年，晓得此中名堂，立刻就告诉姜雄华必须去。她在电话里说，挑选干部的组织原则，除了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资历和年龄。哪个年龄段在哪级岗位上是有讲究的。像姜雄华他们这批人，刚开始会因为岁数大些、有工作经验占优。但到后来，就会因为在同一级干部中岁数大而处劣势。所以，只有比别人先上一个台阶，才能在以后的各级台阶中占得先机。说到这里，李淑霞话锋一转：“当然，如果哪个领导看中了你，又另当别论。就不必考虑论资排辈那一套，领导一把就把你拽上去了……”

丈母娘的话，正好契合了姜雄华内心深处要登上大台子的愿望。丈母娘的话既成了压垮他内心拒绝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又成了支撑他心底深处想要崭露头角心理的一根柱子。同学皇甫深不就总羡慕自己站在大台子上吗？既如此，自己为啥不能站得更好一些。

姜雄华同意了干部司的安排，当部长秘书。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位主管水电的副部长时，他非常满意自己的决定，因为这位副部长正是他少年时认识的展工。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为印象深刻，结合着“展”这个不常见的姓，他还能认出对方。但展江洲已经认不出这个二十年前对水电工程感兴趣的少年。

姜雄华也明白这一点，要给部长拎包，自然需要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展江洲的人生岁月，基本上是在中国的水电建设工地上度过的。从第一个百万千瓦级的刘家峡电站，到后来的葛洲坝电站都留下了他的脚迹。一个搞水电的人，一辈子建不了几个电站，尤其是百万千瓦级以上的电站，因为水电建设周期长，有些水电项目从前期到开工，再从开工到投产发电，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如果中间出现变故，拖到三十多年的也并不鲜见，常有这种情况，不等电站建成，有些人的头发就从青丝到白发了，这是很无奈的事。

近十年来，展江洲都在水电工程局当局长，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到水电部当副部长。一般人以为是原来管水电的部长

到点退下去了，其实国家已经在考虑兴建三峡工程，这是一个将耗资上千亿的国内最大项目，同时又是一个将耗时十多年的大工程。高层既看中他建设水电大工程的丰富经验，更看中他的年富力强，是担纲三峡工程的合适人选。所以在任命他为副部长之前，已经任命他为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备组副组长。

姜雄华私下问梁仲夏对展江洲的印象。梁仲夏笑而不答，意思是你以后自然会知道。他想，水电行当的人才很多，能够走到这个位子上来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丈母娘李淑霞论及官场时就说过，就像打麻将，资历、能力、人脉、机缘都凑齐了，才能和牌，缺哪张都是和不了牌的。

皇甫深来访

皇甫深到北京出差，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基建工作会议，特意看望老同学姜雄华。这时姜雄华已经被调去当部长秘书。

在姜雄华家，皇甫深见到曲英霞，在大学时见过，也算是熟人，说话自然随便些，皇甫深开口就打趣他们两口子：“小曲，几年不见，风采更佳嘛。嗨，还是你老公厉害，在大学时一点都不张扬，不像我锋芒毕露的，好像厉害得很。到头来，被发配到穷山沟头。你家老公是真厉害，一步就跨进部机关，现在又是部长秘书，相当于是我脑壳顶上好几层的领导。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悄悄眯眯地就抱得美人归了。你说，这咋个不让人羡慕嘛！”

曲英霞微微一笑，递上一杯茶，把话题转移：“皇甫深，你也是风采依旧嘛，嘴巴还是那样厉害，把我们都说得不好意思了。雄华就是一个跟部长拎包的，哪是啥子领导嘛。倒是听雄华提起过，你在黄牛角干得风生水起。全国的人都跑到你那里学习。雄华一说起，就很羡慕你。”

说着，曲英霞进了厨房，伸头出来对皇甫深说：“你们老同学，难得见面，多摆摆龙门阵。待会儿吃了晚饭再走。我做饭不如雄华，你就将就吃点。”

皇甫深点点头，没推辞：“我不走，我就是来跟雄华喝酒的。他酒量好，班上的同学没人能喝过他。这不，会前有点时间来看你们两口子，会一结束马上就走，返程票都买好了。”

姜雄华把之前的话接着说下去：“皇甫兄，真没说假话。我真羡慕你们干工程的，一座大坝起来，就相当于树起了一座丰碑。”

“放心吧，工程还少得了你干的。你在上头自然比我更了解整个大盘子的情况。‘七五’期间，水电势头很猛，我估计‘八五’计划会沿袭这个势头，百万级的工程会上马不少。等你下去干时，肯定都是几百万级以上的工程。有啥好羡慕我的。”

姜雄华点点头，他当然比皇甫深更了解大盘子的情况。这次全国基建工作会议的事也晓得，因为部长也将参加。召开现场会、召开工作会这类举措，是国内推动工作的一个惯例做法，皇甫深在会上有一个典型发言，姜雄华问起黄牛角的近况，两个人自然聊起了黄牛角项目。

姜雄华说：“我一直关注着黄牛角这个工程，又过去了两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一些。当年没有看重它的人，现在也明白了，黄牛角工程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对水电改革的作用非同小可。”

姜雄华说的这点，正是当时水电建设的阵痛期。之前大家都不了解国际上的情况，都是关起门称“大王”，黄牛角水电项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国际竞争性招标，打破了 1949 年以来我国大型水电工程建设一直采用的“封闭”自营式管理体制。首次实行了工程招标投标和监理制度，第一次引进了业主、工程师、承包商的概念，使人耳目一新。黄牛角局部工程进行国际竞争性招标，将竞争机制引入工程建设领域，打破了历来由主管部门指定施工单位的做法，施工单位凭实力进行竞争，由“业主”择优而定，是我国第一次按国际惯例进行项目管理的水电工程，使中国建筑市场开始引入竞争机制，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皇甫深说，这些年在实际工作中，他深

深感到黄牛角实践是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当时，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和产权改革还没起步。黄牛角引水系统工程进行国际招标和实行国际合同管理，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超前性。这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改变、建筑市场还没形成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实质性转化的阶段，黄牛角项目推动了中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由感性冲击向理性思考、由操作层面向制度层面的过渡。“跟老子，那时是真恼火，你想别人都没有动，就你动了一步。跟哪个部门打交道，都得磨破嘴皮子。黄牛角项目是过渡时期的过渡产物，好在过渡出了比较好的结果。”

姜雄华说：“我在上头，对下头的事，感触没有你深。但也能体会到你们的难处，就是到了现在，黄管局和你们水电工程局签订了甲、乙方工程承包合同，执行国内工程甲乙方投资包干有关规定，但因为投资包干合同缺乏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一有问题扯不清楚，还得来找部里解决，说明还是没有脱离行政管理的框框。”

皇甫深说：“你说得对头，这些我是晓得的。学习国外的好多东西，遇到所谓的中国国情，都得有变异，磕磕绊绊，确实是经历了好多磨合，受了好多罪。那个日本人高黎就对我说我们中国人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跟老子，我也回答不了他，只有苦笑。干点事太不容易了，靠一个人休想干成事。我在发言中要强调这一点，黄牛角经验，是在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由国内外众多单位和个人共同创造的。不晓得部长有啥想法？”

姜雄华明白皇甫深是想从他这里摸摸底，好对明天自己的发言有所助益，就说：“老同学，部长更多着眼于长远。部长在一次会上说，我们为黄牛角项目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既能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又能以引进外资为契机，推动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世界银行对贷款项目的管理要求，特别有利于推动这一改革。黄牛角工程使用外资，从国外聘请了多专业的咨询专家，他们的咨询服务对黄牛角工程的建设和黄牛角经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人员培训工作，项目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我国水利水电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我国进一步开展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积累了经验，储备了涉外经贸人才。”

皇甫深大有所悟地说：“部长看到的这一层，我们在工地上是有感受的。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黄牛角项目聘请了三个国际咨询组，负责为项目提供技术指导、管理指导、人员培训等事宜。可以说，国际咨询组的到来，引导了黄牛角项目全面与国际接轨。如澳大利亚咨询组，负责对首部枢纽和引水隧洞工程进行技术和管理咨询。在大坝开挖时，经澳大利亚专家咨询，实行垂直边坡，减少开挖 60 万立方米。咨询组带来的效益，当然不局限于经济效益，更传播了新的设计思路、施工思路、管理方法。”

两位老同学一直谈到很晚，皇甫深才回宾馆去。

第二天，姜雄华随部长到会。会议上，皇甫深果然作了典型发言，介绍黄牛角经验。这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基建工作会议，推广黄牛角经验，号召全国施工企业向黄牛角学习。从此，中国的工程建设开始实行业主制、招投标制、监理制模式。

果然，会议一开完，皇甫深立即就赶回工地。

部长们的考量

小会议室，部长办公会正在进行。议题主要是讨论当年电力基建中的问题和对策。听取汇报的人员除了几位部长，还有办公厅主任及综合处的人。

先是由基建司董建设司长汇报。他汇报几个重点项目建设的进展状况，大体顺利，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设备交货有可能拖期，还得和供货方协商。基本上是例行汇报，部长们都表示认同。

计划司的梁仲夏司长汇报内容，主要是电力发展滞后于需求的总体情况，他把情况

汇报完毕后说：“从目前的基建盘子看，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前两年的欠账，这个缺口就更大。今年能够投产并移交生产的机组，包括水电机组在内，都远远不够。今年的缺电形势已成定局，到夏季，缺电形势将会更为严峻。如果不采取措施，明年、后年恐怕都仍然会闹电荒。提出三个办法：一是建议由生产司组织各电力局保障机组的稳发满发，减少机组大修，丰水时再安排火电大修。二是由基建司督导在建项目按期或提前投产，尽快安排试运行。三是亡羊补牢，是否以部里的名义商国家计委，特事特办，加快批准我们上报的项目，有可能缓解后年的缺电压力。”

梁仲夏汇报完毕，把眼睛望向部长，他明白部长早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会先说话的。在这之前，他曾经单独给部长汇报过一次，部长原则上同意他们的结论，但强调拿到部长办公会上议一次。他把目光移向主管副部长，按惯例得由主管副部长谈意见。

主管副部长姓李，是常务副部长，协助部长管全面的。李副部长说：“计划司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材料也翔实，原则上同意计划司的安排，建议部里同意，由计划司起草送交国家计委的报告，并且敦请国家计委优先批准部里报送的几个火电项目。”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不抓紧批火电，要想解决后年的电力供需矛盾是远水不解近火。如果立即批下来，三十个月后也许能建成，派上用场。”他没有看旁边的展江洲，但他晓得展江洲会听进心去。他也没有感到有啥不妥，自己这也是出以公心，全国各地都在伸手向水电部要电。他把目光投向沉思中的部长，他晓得部长也会同意自己的看法。部长肩膀上的责任比自己更重。

展江洲明白自己只是排名最后的部长，得由排名在前的管生产的副部长和管基建的副部长发表完意见后，才轮得到自己说。这些年，水电部分分合合，那是指水利部和电力部的分与合。而在电力内部，火电和水电从来没有分开过，而且火电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哪任部长上台都得以火电为重。他明白这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和短缺经济决定的。中国水电资源丰富，但投资大、工期长，制约了它的发展。目前在建的几个水电站今年都投不了产，指望不上它们在今明两年出力。

因为是搞水电的，所以一直以来，对水电与火电经济性能的比较，对水电项目多种经济效益的比较，对面对环境压力时水电带来的社会效益等方面，展江洲有自己独有的见解。火电短期内将受制于煤炭供应，长期将受制于环保压力。水电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但投产后，维护成本低，没有燃料成本，没有运输成本，从长计议应该是优于火电的。在计算水电项目的经济成本时，没有考虑到水电项目还有其他综合效益，水电站建成后，除了发电效益外，防洪、航运、灌溉等效益也是巨大的。

不过水电项目工期长，必然导致还本付息的周期延长，这是投资方不能不考虑的问题。现在的投资方是国家，但已经由过去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过去是无偿使用，现在是有偿使用。所以在资金的实际投向上，还本付息的压力，依然使火电排在前面。这些道理不用说他这个部长，凡是搞水电的都明白。但是，作为一个主抓水电的部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开会前，梁仲夏向他汇报：“很多中外专家都希望在三峡定下来之前，先上马砻滩。希望展部长在会上再把砻滩的事说说。”展江洲心头有数，没说话，只是点点头。80 年代初，砻滩水电站的可研报告就通过了，装机三百多万千瓦，一旦开工，就是国内最大的在建项目。但投资几百亿元的项目，钱从哪里来？国家对水电的投资也就二三十个亿元，而四川能筹的钱不过几千万元。他到任后，就抓砻滩水电站的事，以部的名义和四川省共同向国家计委上报《合资兴建砻滩水电站的报告》，以解决四川严重缺电的问题。利用世行贷款的事也定下来。两年多过去了，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应该不失时机地开工，以避免 90 年代后期更严重的“电荒”。

他相信其他几位部长也清楚这些利弊，但毕竟各自分工不同，自然要各为其职了，

当然更主要的是“电荒”的威胁，逼得大家都得先顾这头。他也明白这一层，并非是观念没有转变，而是屁股要指挥脑壳。

但他还看到另一层，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中国水电建设将面临一个高速发展期。而在这之前，水电建设的前期工作必须跟上，否则会错失发展良机。

果然，在另外两位副部长谈完意见后，部长扭头问他：“展部长，你的意见？”

展江洲马上表示同意其他部长意见，并提出要财务司协调几个在建水电项目资金到位问题。他也向部长提出建议，近期由部里专题讨论水电发展机制问题，抓前期工作，为今后水电发展做准备。最后他提出，以部的名义再向国家计委送去一个请示，建议把砻滩水电站列入今年建设计划。部长立刻点头应允，其他副部长也表示同意。部长们分工不同，各有自己那一摊，但都明白，砻滩这个项目，中央都在关注，能早点把它拱上去，再好不过。

部长是搞火电出身的，面对全国的一片缺电叫唤声，他当然明白肩头上的担子有多重。这些年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六五”期间，开始推出集资办电等举措。虽然对资金缺口有所帮助，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电力发展是外延式的，扩大装机规模是解决缺电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重点还是要超前发展，即电力发展速度应该略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即专家们说的电力弹力系数。等几位副部长说完意见，他立即拍板，同意会议上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并且要计划司立即提出后三年缺电状况的预测数据和分析报告，一并上报国家计委。争取在国家“七五”计划的盘子中再补上几个项目。

在座的几位副部长和司长都明白，这是要把球踢给国家计委，如不多批电力项目，到时缺电，不要怪我们，我们早已汇报了。

部长话锋一顿，说：“缺电局面是几十年形成的，不要指望一个‘七五’或‘八五’就能扭转。但尽可能多上项目，可以缩小差距。所以，一是抓长期布局，一是要抓好在建项目。”

对展江洲提出的抓水电前期工作的意见，部长很赞同。火电项目建设中，这些年取得的宝贵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把前期工作做扎实。一个大型的火电电力项目，涉及煤、水、灰、路、征地、环保等许多外部条件，需要有较长的时间进行分析、论证，还需要和有关部门反复协调才能解决。前期经费不落实，设计单位不愿意放弃已经做过大量工作的选址，建设项目在列入国家计划之前，前期工作需要一些费用，解决好这块资金也是关键。过去往往是由设计单位的事业费来投入前期工作，但这笔费用有限，前期工作很难做深入，反过来又影响到项目列入国家盘子，没列入国家盘子就没有经费来源。这就形成一个死结和怪圈。

所以，部长一听展江洲的提议后，立即说好，水电项目更需要未雨绸缪。“大跃进”期间，没有做好前期工作，不顾条件盲目上了一批水电项目，工程地质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加上超过国家财力，后来大部分项目陆续下马，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教训很深刻。自己任上不能再出现这种下马工程。早着手，早主动，尽早把具备条件的水电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编好，上报。

展江洲清楚，部长火电、水电都得管。中国的缺电，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每一任部长的首先任务就是解决国内的缺电问题。

水电之困

姜雄华接触水电开发后，就听到了“水电的三顶帽子”这种说法，意思是说水电建设“投资大”“工期长”“移民难”这三个老大难问题。所以中国的水电开发，总体上讲是很缓慢的。一次，姜雄华随部长到一个水电工地，同去的还有梁仲夏、董建设。工地上一些老水电跟董司长在谈到所谓的三顶帽子时，很生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是强加在水电脑壳上的。董司长也很赞同老水电们的意见。

验收工作结束后，姜雄华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也到了现场的梁仲夏。梁仲夏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他还是副司长时，内部平

衡上报项目时，虽然力争，水电往往会被平衡掉，理由也照例是这些，可以说是见怪不惊。一听问这事，并不像老水电们那样生气，他说：“小姜，‘三顶帽子’这种说法也没啥错，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就不一定都是客观的了。”

“梁司长，我咋个理解你这话？”姜雄华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却想听听梁司长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工期问题。像这个水电站，装机 40 万千瓦，比黄牛角电站还小，从五十年代开建，到今天第一台机组发电，耗时三十多年，这是事实。但它经历了开工、停工、复工、缓建、再次复工，这也是事实。而这事实并不是水电本身原因所致。另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待，一是水电站建设周期长，但效益周期也长。二是建设周期长是可以缩短的。如黄牛角工程，到今年全部竣工，也就四年时间。说明只要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变了，工期会大大缩短。”

姜雄华晓得这支施工队伍，也是属于建设黄牛角的水电工程局。他还听说，部长和董司长都先后在这电站干过，所以这次才到现场来看看。

梁仲夏说：“至于投资大，这也是事实。有些人是从水电千瓦造价水平基本上是火电的两倍，甚至更多一些来分析，得出水电投资大的结论。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水电投资产生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减少了燃料成本、运输成本，不仅仅是发电带来的效益，而且还有防洪、航运、灌溉等效益。”

当时环保问题还不那么突出，或者说还没有摆到后来那样重的位置上考虑。人们在考虑投入成本时，还没有计算它的环保成本。姜雄华觉得梁仲夏说得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搞水电的，就完全从水电的角度来说事。而黄牛角工程多多少少已经改变了一些人对水电“工期马拉松，投资无底洞”的看法。

“真正难的是移民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恼火的事情。计划经济年月，都是国家指令，移民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虽然留下不少遗留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解决了的。到现在，这个问题就更棘手了。社会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移民的要求自然有所提高，将心比心，别人的日子都过好了，凭啥我的日子就不该过好？移民将对好日子的向往寄托在搬迁上，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在这项工作是由地方政府包干负责的。”

姜雄华觉得梁仲夏说得很对，而且他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没有黄牛角这个案例时，哪个人能想到还有如此高效的作业方法。既然建设中的这些问题能解决，所谓的“三顶帽子”也能在改革中得到解决。

就在姜雄华琢磨这些问题时，展江洲也在琢磨水电建设的问题。对他这一级的领导来说，着眼点是全国水电眼下和今后的工作。他内心明白，国家的投资盘子有限，重点依然在火电上，中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是短期内改变不了的现实。越是经济发展，缺电局面越会加剧，因为只有多上火电项目才能应对电力供需不平衡的局面。水利、电力两个部分分合合，即便水电部长是搞水利的，他也不能不顾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的这种现实。

作为一个新中国水电建设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展江洲深知行业中的弊端。水电建设在业内有很多经验教训，如在“大好形势”下仓促上马，“形势困难”时又纷纷下马，以“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工程最为常见。再如，搞“三边工程”，工程时建时停，造成事故多、质量差。这方面以“文革”期间的工程最为显著，葛洲坝工程即为一例。这些教训对水电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真正给业内带来震动的是“黄牛角冲击”，不单是日本人先进施工方法的运用，而且是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运用，让一直闭门建设的中国水电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世界，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让他们这些当领导的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职工身上，而是出在管理上。

在一次谈话时，展江洲无意中晓得姜雄华老家是戎州的，就回忆起当年曾在戎州水科所工作时的情况。这时，姜雄华才说出当

年认识展江洲的经过。

展江洲很是惊奇：“哟，还真有这么巧。”问了问姜雄华家和个人的情况后，他很感慨地说：“三十年过去了，你看我已经有白头发了。当年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刚过三百万千瓦，占比到达20%，最大单机容量不过几万千瓦，三十年后的今天，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三千万千瓦，占比达到28%，单机容量已超过三十万千瓦。不过，我国水电开发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一些水电开发搞得好的国家。电力工业内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争论之一，就是水电、火电的关系问题，即是多发展火电，还是多发展水电的问题。”

展江洲说：“我从大学毕业，投身水电建设之初，1958年国家就提出‘水主火辅’的电力长期建设方针。但实际的情况是，多开发水电的方针并没有得到落实，这当然有资源条件、综合利用、成本效益等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跟短缺经济有关。”

对这些，展江洲也是当部长后才有的感受。当工程局局长时的他，着眼点是如何完成国家交付的项目，与此有关联的自然是希望水电大发展。当了部长后，视野就不再是水电工程的事，也不仅是水电发展的事。更多的是水电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处理好，水电要大发展只是空谈。他颇有深意地对姜雄华说：“水电的发展，除了水电人的努力，离不开外部环境啊！”

姜雄华听着展江洲说话，没有插嘴。他心头明白部长口中的“离不开外部环境”这句话的深意。到计划司工作这些年，对过往的水电建设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对过去的各项资料也是很熟悉了。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国水电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过去水电不能大发展，除了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外，最根本的是受外部综合国力不足条件的制约。通过对黄牛角水电站的调研，他认识到在水电项目建设上，无论是进度的推进，还是质量的保证，体制和机制都是最根本的环节。由此他联想到中国的水电发展，首先需要体制改革。

体制的改革，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有所突破。

在新中国的水电开发史上，一直存在着对水电应该如何开发的论争。伴随着激烈的论争，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先后提出过“水主火辅”“水火并举”“优先开发水电”“大力开发水电”“积极开发水电”等方针。这些方针对中国水电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方针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而且在水电开发上还走过不少弯路。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水电发展明显受困于自身的“劣势”，所谓的“投资大、工期长、移民难”这三顶帽子一直戴在水电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都是国家包干，在切分电力投资这块蛋糕时，大力发展水电往往流于口号。再者，我国电力长期供应紧缺，每每需要靠火电解燃眉之急，水电自然难以做到优先。这里不排除从决策层至以下各级都难以不受“政绩”因素的影响。

在面对如何发展水电的理念上，如今已经不仅是搞水电的人咋样想的问题，而是所有相关部门咋个看待水电的问题，尤其是高层咋个拍板的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水电史上的最大挑战——三峡论证，又出现在水电人和公众面前。

姜雄华明白，这一波一波的论证潮，其冲击、其席卷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黄牛角冲击”。“黄牛角冲击”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电力行业内、在基建行业内、在经济领域内，而“三峡论证”的潮头，不仅席卷经济领域范围，而且卷进政治范围，甚至卷入到文化范围。

山茅　本名唐被南。著有长篇小说《1968，不羁》《公家兽医》《灯盏火》《豆腐鱼》、中短篇小说《工伤》《炒锅煨醋》等。供职于中国电力报社。

责任编辑：张云

榆溪之水入黄河

张成蹊

一

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我的童年时光在这里度过。夏日，石川河在暴雨过后会涨水，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去河边，光着脚在松软的土地上踩脚印、捉鱼摸虾，眼见着天黑了才肯回。路上，每人会在小商店买两包小浣熊干脆面，主要原因倒不是饿了，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卡片。

分享完各自的喜悦后，总有小伙伴眼红别人新得到的稀有卡片，便会提议在街边的路灯下玩拍卡片游戏。若是再有闲钱，便会买一包辣条和一包“雪莲”牌冰块，一边玩一边吃，构建着各自的友谊。现在回想起来，那确是让人不觉嘴角微微上扬的快乐时光。

那些年的夏天极易突然停电，时常在拍卡片游戏进行到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路灯一下子就灭了，占有优势的小伙伴连忙用胳膊撑开一个大圈，把所有人推出去，防止有人趁机“撤资”跑路：“都别动！现在就剩两张反面的，我再拍过来一张就赢了。”

“这黑得啥都看不见，万一你耍赖怎么办？”

“就是的，我提议，咱们换个地方，到党校院再继续。”

这里说的党校院是我们镇上的陕西压延设备厂的家属院一二区，也叫陕压厂党校家属院，我家就住在这里。小区共有二三十栋楼，提议到这里继续玩，首先是因为我们小区很少停电，再者是因为好多小伙伴都住在这儿，散场后回家方便。

少数服从多数，最终无可奈何，达成一致后的我们开始准备转移阵地。大家出于对我的信任，将每次收拾和保管地上卡片的任务都交给我来完成。我小心翼翼地依次捡起地上的每一张卡片，轻轻握住边角，生怕用力使卡片的弯折角度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游戏的公平性。

可无论我再如何小心，如何去维护，我渐渐发现，除了纯数学的概率是绝对公平的之外，世间之事从来都是相对的公平。当我在小区路灯下重新摆放好每一张卡片，并通过回忆努力将每一张卡片放置准确，那个胜券在握小伙伴在经过反复评估后，他将两只手合并在了一起，轻轻放在要吸的那张卡片上方，轻轻比画了几下，然后用力拍了下去，看着纹丝不动的卡片，他的表情从信心满满

变成了一脸惊愕。

“这次不算！”他拦在本该轮到的下一个拍卡片的人之前，“我要重新拍。”

“为啥不算？”马上有几个伙伴质疑起来。

他指着我，说：“这张卡比刚才更平了，本来我一下子就能吸过来的，肯定是他刚才在路上把卡片折了，不信你们问他！”

我自然不愿受这委屈，凭着人缘最好，我说话也很有底气：“你胡说，刚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我一点都没动。”

“就是的，我作证。”

“我也能作证，我看你就是玩不起。”

“玩不起就别玩了，赶紧回家去吧。”

没有一个人向着他说话，我自然也是十分得意。现在想来，可能倒也不是我人缘有多好，只是因为我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毕竟游戏还没有结束，他们都还有赢的机会。

随着“哇”的一声，那个小伙伴大声哭了起来：“我不跟你们玩了！”说着，他把兜里今天赢的十几张卡片一把撒向空中，头也不回地走了。

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哭声逐渐远了，我愣在原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刚才在路上被一个小坑绊了一下的时候没拿稳卡片，或是在上台阶或在踩到井盖的时候真的将卡片弯折了。可想来想去，似乎也不能完全怪我，要是刚才街道的路灯没有停电，那我也不会永远失去这个不能算多好的朋友。

他们将地上的卡片捡完了，见我还站在那里，我的好哥们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别怕，有我们哥几个呢，他不敢找你麻烦。”

我点点头，心里想的却不是这个。

“算了，咱们换个地方玩吧，他一准回家告诉家长。”

大家一商量，觉得在一楼的楼梯口里最安全，不容易被发现。随着一分钟一次的“啊”“啪”“噔”，我们用嗓子、手掌和脚与声控灯做着对抗，却也乐此不疲，只是害苦了一楼的住户，他们饱受我们这群熊孩子的折磨。

不容易被发现是真的，忘记到点儿回家也是真的，随着大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在一个又一个楼洞搜寻我们，被提溜回家后的一顿收拾也是在所难免的。

作为打小就聪明的孩子，为了少受些皮肉之苦，我便想方设法在回家路上岔开话题。

“爸爸，为什么咱们小区不怎么停电啊？”

“因为咱们用的是厂里的电。”

“那为什么街道上总停电啊？”

“因为他们用的是社会上的电。”

当时的我自然无法理解什么叫厂里的电，什么叫社会上的电，也不知道电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怎么运输过来的，便缠着爸爸提问，被我问烦了，或是被问到他也不知道的问题，爸爸便开始不再理我。

我其实也就是随口一问，左耳进右耳出，啥也没记住。但正是因为是他先不理我的，回家后自然就会让我赶紧刷牙洗脸睡觉，我也算是躲过一劫。

停电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上小学的我来说，在学校时停电可以听老师讲故事，晚上在家时停电可以不用写作业，所以在不想写作业时，我就盼望能立马停电。可绝大多数时候是朋友晚上找我出去玩，然后产生这样的对话：

“快出来玩了。”

“你作业写完了吗？”

“没有啊。”

“那你家长让你出来？”

“我家停电了啊。”

每每听到这个，我都无比羡慕，甚至希望就只有我家停电。

可自从家里买了电脑，我被许可在做完作业后玩一个小时电脑时，我就期许可千万不要停电，就算停电，至少也不要停我家的电。

这在现在看起来十分双标，可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恰恰“合适”。

为防止我沉迷游戏，每每在玩电脑超时被赶出家门后，我也自有去处。姨妈在我上学的小学门口开了一家文具店，招牌上那四个大字还是我姑父写的。那时候拍大头贴刚刚流行起来，姨妈买了我们镇上第一台拍大头贴的机器，所以那几年她店里的生意异常

火爆，选相框的、排队照大头贴的队伍能一直排到门外。

我去姨妈的店里倒不是为了拍大头贴，而是店里面有一台电脑，姨妈和姨父晚上忙着生意，那台电脑就一直空着，我便不用像其他朋友一样，冒着被家长拖回家皮带炒肉伺候的风险去网吧上网。我一个人盘着腿，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一边玩着电脑，一边看着那些打扮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在那里摆着造型拍照。

姨妈比我更担心停电，停电对我来说无非只是玩不了电脑，可对姨妈家来说，一晚上要耽误很多生意。可他们用的恰恰又是“社会上的电”，每每停电，姨妈和姨父总是会点一支蜡烛，默默坐在那里叹气，几次都打算买一台柴油发电机，可最终因为成本过高，没有下定决心买，只能在烛火的映照下安慰自己：“钱挣多少是个够，停电了咱们也就休息了。”可他们眼神里的失落却隐藏不住。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庄里镇这地方具有特殊性。庄里镇上绝大多数的用电都是陕西省地方电力公司富平县供电公司提供的，而作为庄里镇最大的企业陕西压延设备厂为了保证稳定生产，建厂时专门申请从距离二十多公里的铜川供电公司接电，所以陕压厂、厂办中小学和家属区用的都是国网公司的电，就是所谓“厂里的电”，我们作为厂里的家属，自然把外面地方电力公司提供的电叫“社会上的电”。

对于“社会上的电”，我所知道的可不止经常停电这一个缺点。

我小时候握笔姿势不对，写字不好看，为了及时纠正，爸妈让我跟着姑父学写字。姑父是我们富平县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每年的春节前会支摊子写春联，他们家在庄里镇上自己盖了小二层楼，现在看来就是那种联排的小别墅。在二楼，姑父专门留了一间写字画画的书房。

姑父有些严厉，不善言辞，说实话，我当年有些怕他。我虽是万般不愿，但为了保住每天能玩一个小时电脑的权利，也只能硬着头皮前往。写字其实没什么好教的，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更多在于自己临摹和领悟。

我悟性不高，以至于现在写字还是那种幼圆字体，和小学生写的没什么两样，可能还不如有些写字好看的小学生。可作为打小就聪明的孩子，要是让我硬找借口，我定是要埋怨姑父书房里那盏忽明忽暗的灯。

我一开始以为是灯泡的问题，想着姑父虽然节省，但也不至于如此。可后来我发现他们家所有的灯都会忽明忽暗，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在我脑海中产生了：难不成，这个房子闹鬼？

直到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担忧后，姑父拍了我一把：“就是闹鬼，闹你这个胆小鬼。”说着，就让我自己去厨房冰箱里取雪糕吃。

厨房在一楼的角落里，我哆哆嗦嗦走下楼去，来到厨房门口，只听里面有轻微的嗡鸣，我蹑手蹑脚走进厨房，认真观察了一阵，才发现那是冰箱启动时发出的声音。我拉开冰箱，正准备取出雪糕时，厨房灯突然暗了下来，随着冰箱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我“啊”的一声跑出厨房，一抽屉雪糕被我扔了一地，抽屉掉在地上的“哄当”声伴随在身后，让我一下跑到了院子里。

姑姑刚从外面散步回来，跟我撞了个满怀，见我神色慌张，还以为出了什么事，直到听我描述完，才笑着拉我走进厨房，将雪糕都放了回去：“地方上的电不比你们家属院的电，这边电压不稳，灯泡就会忽明忽暗的，刚才冰箱正在启动着呢，可能突然一下子电压太低了，冰箱就停了，这才发出其他声音，你这胆子也太小了。”

我坐在沙发上吃着雪糕，听姑姑给我讲着他们这边用电的困扰，我这才第一次知道了有稳压器这个东西。姑姑说他们这一排的房子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了稳压器，尽管这样，有时候电压还是会低到带不动电器。

即便我脑海中那个大大的问号被消除了，但“低电压”这个词语就像一粒恶魔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了我年幼的心里。

二

快乐的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短暂的，我初中来到西安读书，面对着每天堆积如山的作业和测试卷，却不敢再有一丁点希望停电的想法，因为完不成作业，我第二天早上是要在教室外面罚站的。站不站倒是其次，主要是丢不起那个人。

初中开始渐渐接触到了有关“电”的知识，我天生就是一个梦想家，在一次物理课堂上，我看着物理课本上那有关新能源发电的插图，不觉就走了神，被我们的物理老师兼班主任发现了，便叫我站起来，问我在想什么呢，我也只能实话实说：“我在想，以后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栋房子，房顶上面铺满了太阳能板，房子后面有几个发电的风车，如果旁边有小溪的话，就再装上一个水力发电机，房子底下全是蓄电池，所有的电都被储存在蓄电池里，做饭烧水洗澡随用随取……”

“哈哈哈，你怎么不用核电呢？”一位同学嘲笑道。

我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心说给你床底下装个核弹发射器，趁你晚上睡觉把你炸去月球。

“为什么不用沼气呢？”物理老师看着我，笑着问道，却像是在引导我作答。

“沼气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过多的二氧化碳会产生温室效应。还有，沼气太臭了。”

物理老师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坐下，却没有继续讲课，而是说道：“其实他的想法很不错，未来像风能、太阳能这种新能源发电一定会发展起来，相应的储能也会配套完善。回忆一下前段时间学习的串、并联的旧知识，同学们记不记得我们做的实验？大家想一想电池在并联和串联之后点亮的灯泡亮度是不是不一样？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吗？”

“因为电压不一样。”一位同学回答道。

“同学们知道我们平常家里用的电是多少伏的吗？”

“220 伏的。”

“准确地说，是交流 220 伏。电力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是由‘发、输、变、配、用’这五大环节构成的，大家知道我们的电网是如何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用到 220 伏电的吗？”物理老师停了停，“这个问题大家不必现在就回答，大家回去后思考思考，希望以后的某一天你们可以找到答案。”

伴随着高考结束，我在大学稀里糊涂学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每当别人问我为何学电气专业时，打小就聪明的我回答起来那叫一个不假思索：“我是一个求真务实又喜欢探索真理的人，中学时的一个疑问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电气专业，只为以后能建设我们国家更加强大的电网，让停电和低电压问题彻底消失。”说得多了，后来让我自己都深信不疑，这就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目的。

晚上十一点半，大学宿舍准时熄灯，对于文科专业的同学来说，这是让他们规律作息的好规定，可对于电气专业的同学来说，这是对大学宿舍区域供电可靠性指标极大的威胁和挑战。

为了提升我们宿舍的供电可靠率至 99.9999% 以上，在开学第一天，我们宿舍就迅速排查并消除了这个“缺陷”。在其他宿舍晚上准时停电熄灯的同时，我们宿舍手动关闭了灯光，只为在夜色中更好地隐藏实力，确保我们的电脑和插板可以正常运行。

为了不突显出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功劳，确保能将这个“技术小能手”的称谓让给我们宿舍其他人，大学期间，我走上了文艺路线，两次征文获奖的我仍不满足，走上了写长篇小说的道路。有幸在大学毕业前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在后来获得出版并签约了影视协议。

写作需要灵感，灵感不常有，而且出现时间非常随机，有可能是中午吃饭时，也有可能是在凌晨三点。这就需要我的电脑随时能待机供我使用，我曾扬言：“若是在我文思泉涌或作品未保存之时停电，我就与供电局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我生来就是一个不愿与他人结仇的和

平人士，为了消除这个风险，2016 年大学毕业后，我入职了铜川供电公司，被分配到了印台王益区供电分公司工作。这样一来，若真是在我创作时发生了停电，那也只是因为我工作不努力，设备运维工作没做好，没能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地运行。

入职以来，我在班组画过图，巡过线，爬过杆，换过丝具，干过带电作业，推过各类系统流程。2019 年我被借调到运检部交流学习，管过供电可靠性、配电自动化，负责过公司数字化建设转型工作。2022 年到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挂职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就是些优质服务和运营监测类的工作。

说实话，这些年所做的一件件工作，都是切切实实让我有收获感的实事，也算是践行了当年所说的为减少停电和消除低电压做出了努力。2021 年我们部署安装台区智能融合终端，我带着人去现场一台一台安装，我们印王公司一千三百多个公网台区，那个月我经常一跑就是一整天，竟也丝毫不觉得疲惫。

有一次，我在铜川市广阳镇工作间隙吃午饭时与同事闲聊，他说起自己家里电压不稳，让略有睡意的我一下子精神了起来。

“怎么回事？有低电压吗？给我详细讲讲。”

“不是低电压，是电压偏高。”

“你咋发现的电压高？”

“家里灯泡老是坏，我那天借了个万用表，回家拿万用表测的。”

“测出来多少？”

“有时候能到二百四十多。”

我皱了皱眉，说：“咱们居民电压偏差正七负十，二百二十伏的正百分之一百零七是二百三十多伏，晚上负荷小，估计还能更高一些。”

“我那几次就是晚上测的。”

“长期电压偏高会对家用电器的寿命有影响。”

“可不是嘛，我家灯泡一两个月就得换个新的。”

询问了台区后，我拿起电话，给那个台区的供电所所长拨通了电话：“杨所，给你说个事，周村二台区有居民反映电压偏高，今天安排人去首端和末端测一下电压，多测上几家，回来后在系统里面查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电压偏高的问题，要是有就赶紧调一下变压器的档位。”

晚上回到单位，我仍是有些不放心，心想要是一个台区百来户的电压都高，那每个月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我便来到库房，从角落里翻出前段时间刚拆下来的一台电压监测仪，安排人第二天就安装上去，实际监测上一段时间。

经过几天的监测，周村二台区的首端区域电压确实有点偏高，我们对台区的供电半径和线路长度进行分析研判后，在确保末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调整了变压器的档位，让整个台区的每个用户家中电压维持在了正常水平。

“这段时间麻烦几位师傅了，忙前忙后地一直跑着。”晚上我请杨所长和两个台区经理吃个便饭。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工作本来就该是互相配合的嘛。”一位师傅说，“你哪个亲戚家在周村那边住啊，我之前怎么都没听说过？”

我略微错愕，回答道：“没有没有，我是上个礼拜听一个跟我一块儿安装台区智能融合终端的小伙说起的。”

他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杨所长忙说：“要感谢你发现了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及时为客户排忧解难。”

我这会儿才回过味来，开玩笑问：“哦，有熟人才给处理，不认识就放着不管啦？”

“那怎么可能？”杨所长忙说道，“现在优质服务抓得这么紧，我们的服务稍微让客户不满意，客户 95598 电话可就打过来了。”

我“嗯”了一声，说：“知道就好，咱们现在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履行好岗位职责。”

谁知杨所长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现在好多人，那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平时开会口号喊得震天响，可这么多年了，

在饭桌上喝了两杯酒还能听见人说这种话的，你还是第一个。”

我一时难以理解他说话的意思是在夸我，还是在嘲笑我，直到听他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这些供电所里的人，以前哪个不是上高下低，半夜一个抢修电话，从床上跳起来披上衣服拿着工具就出门，谁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但现在供电所的现状就是指标越来越多，考核越来越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终的工作都要靠基层来落实，可我们所里现在平均年龄四十多岁，好几个老师傅再过几年就退休了，有几个以前工作累出病的也爬不了杆子，仅有的几个年轻人现在还被电脑绑着，天天走流程推系统，老师傅用电脑又不老练，所以所里出去干活的主力就那几个人，整天从早跑到晚，我有时候再想安排一些其他工作，但考虑到人员的承载力，好些额外的工作实在是不敢接……”

一位师傅补充道：“所里没人干的活，最后都是我们杨所自己干了，晚上加班走得晚不说，经常周六周日就在所里处理工作，一年下来都休息不了几天。所以说，有时候不是我们推工作，确实是干不过来。”

我点点头，明白他们说的确实都是实际情况，想了想，说：“这么说起来，我越发觉得咱们国网公司数字化转型是很有必要的，在动态电网一张图建设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FTU、TTU 和 HPLC 等各种感知类设备时刻监测电网的运行情况，以便于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而数据微应用和 RPA 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开展监测并处理重复性的工作，就能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枯燥又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你刚说的这个 TTU，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给我们所里台区安装的那个大盒子？那东西装上以后有什么作用啊？”

我点点头，说：“就是那个，TTU 叫台区智能融合终端，可以监测整个台区的运行情况，以后还会慢慢取代集中器……”

我正兴致勃勃讲着，杨所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已经把账结了，这是吃完饭后我准备找服务员买单时才知道的。

第二天，在外出工作的路上，那个小伙对我说：“我家里现在电压正常了，咱们国网现在的服务就是好。”

我微微一笑，正想说话，却被司机师傅抢先：“那是你找对人了，他不给你打所长电话，你就等着再烧几个灯泡吧。”

我忙说：“哎，一样啊，以后用电上有什么问题，就给供电所打电话，他们一定会及时处理的。”

“现在微信这么方便，要是能每个村子都有个供电服务微信群，所有问题在群里反馈，那效率才叫高呢。”

我点点头，说：“不错，你提供了一个好的工作思路，我回去就给各供电所说，让抓紧时间建立供电服务微信群。”

“哥，我听说你是个作家，出过不少作品呢。”

我摆摆手，说：“嗨，谈不上，出名的才叫作家呢，我啊，充其量就是个作者。”

“你喜欢路遥吗？”

“当然喜欢了。”我望向他说道，“他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我上大学那会儿都看过，但说起来，我最喜欢他的随笔散文《早晨从中午开始》……”

“可不敢早晨从中午开始，上班迟到了扣工资呢。”司机师傅开玩笑说。

“哥，咱们今天工作的路上会路过路遥的雕像，就在 305 路口那儿，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带你去看看。”

站在路遥的雕像旁，我不觉回忆起了《平凡的世界》里的故事，第三部书中所写的“铜城”正是铜川，而书中的“大牙湾煤矿”正是以前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和鸭口煤矿。路遥的弟弟王乐天曾经在这里工作，路遥曾在这里采风，并选择在陈家山煤矿医院三楼的一间屋子里进行创作。

“我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光的窗户，想象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在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快乐。”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写道，这也是全文中我最喜欢

的一句，而这不就是每个人所希望拥有的那个平凡的世界吗？而晚间每家每户的灯光，就需要靠我们电力人来守护。

“哥，你知道路遥是哪里人吗？”

我点点头，说：“陕北榆林，具体是榆林哪里的记不清了。”

“榆林清涧的，清涧的石板可出名啦。哥，你去过榆林吗？”

三

榆林，对我而言，的确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是一个爱旅游的人，虽说没有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但自己想去的地方都已经去过。陕西其他九个地市之前也都去过，单单没有去过榆林。

说起来，我唯一一次主动去认识榆林，是因为那时喜欢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大漠烟云，黄沙飞走，可那片荒芜的沙漠终是让我却步，也许是太过荒凉的缘故吧。

跑遍了铜川市印台区和王益区的角角落落，和设备打了几年交道，我被公司从运检部调到了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主要负责优质服务和运营监测等工作。上面有市公司的供服中心需要沟通，单位有各个部门需要协调，下面有十二个供电所和五个班组需要指导，更重要的是十四万户用户的每个诉求都需要妥善处置，略微缺乏营销工作经验的我自是开足了马力，游走在各方之间寻找平衡点，我倒也是乐此不疲。

忙碌起来的时候，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铜川离庄里镇很近，周末休息有时间了，我就会回去转转。这些年，陕西省地方电力也在不断进行升级改造，后来的庄里镇很少再有停电了，之前所说的“厂里的电”和“社会上的电”也很少再有人提起，大家都只是在正常用电而已。

“陕西地电”这个词语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在 2021 年 8 月那场视频会议上，宣布了陕西地电与国家电网双方共同出资成立的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自此，陕西省地方电力成为历史。

“早就该合并了，记得 2012 年的新闻，榆林地电当时架线的时候，穿越了国网的 330 千伏输电线路，两边当时对峙，听说都发生械斗了。”开完会，一位年龄较大的主任感慨道。

“这回咱们陕西‘一省两公司’的格局就彻底没有了。”

“陕北的地电相对多一点，尤其是榆林，那边以前几乎都是地电的。”

“嗨，跟咱们关系不大，咱们铜川这边又没有地电，不牵涉融合的问题。”我笑着和主任聊了起来。

本以为就是一场视频电话会议，在我的工作中掀不起什么波澜。可正所谓“事不关己，必将找你”，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省公司针对榆林公司“一市帮一县”的结对帮扶工作中，我被抽调到榆林市科创新城供电公司帮扶一年。

临走时，关系较好的同事朋友来给我送行，杨所长更是拿出了珍藏的红瓶“小酒缸”酒，满满给我斟上一杯，嘱咐道：“榆林苦寒，多多保重。”

喝了些酒，话就多了起来。从入职到如今，我这些年在单位的那些故事也渐渐都被翻了出来，笑谈间都是岁月流逝的光影。

铜川到榆林六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向北而行，车窗外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原。虽然我大学期间与朋友坐火车从西安到敦煌的路上已经见识过了窗外从繁华到荒芜的变化，可那是去旅行，那时的我们四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只是会在某一瞬间望着窗外的黄沙感到一丝荒凉，可我们明白，那只是窗外的风景，不会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

这次却不同，我们四个人是同事，是带着工作和任务来的，需要在这里停留一年。一路无话，中午到了靖边服务区，一碗热腾腾的陕北羊肉面下肚，我们这才在桌子上聊了起来。

四人中，一位是带队的领导，过来科创新城供电公司挂职分管综合管理的副总经理，我们三人分别挂职运检部、营销部和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副主任，我还是在供服上，所以业务上不太担心。这一年帮扶的时间过去

后，我们四人也算是一起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战友了。

“过去之后把姿态放低，不要觉得咱们是去帮扶的，就高高在上了，也不要对人家指手画脚的。”带队领导提醒着我们。

“我听说之前榆林这边的区县公司几乎都是地电的。”

“所以省公司才有‘一市帮一县’这项工作，就是要利用各个市公司的工作经验，快速使榆林公司的各项业务和指标体系融合到国网公司中来，真正实现‘两网融合’。”

“听朋友说，之前地电的工作模式和咱们之前不太一样，咱们去了之后也不能照搬之前的工作方法。”

“嗯对，咱们要把好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分享出来。”

一名同事笑着说：“听说那边人酒量都大。”

“对了，你们去了控制喝酒啊，不要酗酒，不要惹事。记住，咱们几个可是代表着咱们市公司去的。”带队领导叮嘱着，抢先去结了账。

车进了榆林市区，城市的繁华让我眼前一亮，望着城区的栋栋高楼和街道上随时可见的豪车，一路上黄土地貌所累积的萧索之感一扫而空。都说这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塞上明珠近些年发展很是迅速，GDP 总量已经稳居陕西第二名，如今看来果然不凡。

车到了科创新城供电公司的门口，迎接我们的人早已在门口等候，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贾总带着我们来到了会议室，几位领导和各部室的主任到齐后，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让我们对公司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科创新城供电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成立时间不算长的公司，位于榆林市高新区南侧，下辖两个供电所，供电面积四百多平方公里，主要供电区域是榆阳区和横山区的部分区域。

开完座谈会，贾总带着我们到每个部门班组走了走，让我们和大家熟悉熟悉。

实话说，来之前还担心前几天晚上会睡不着觉，因为除了出去旅游，我还没有长时间离开家一个人在外地这么久的经历。可在公司领导和部门同事的热情招待下，酒量一般的我在刚来的这几天里，每天晚上回去后便倒头就睡。

我渐渐明白过来，榆林人不是喜好喝酒，而是好客。我们供服的刘主任介绍，以前这里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酒当作待客时最好的东西，所以这种热情款待的习俗就一直传了下来。他们虽然劝酒，但却并不强迫喝酒。

我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人，要说不习惯，唯一让我不习惯的是这里空气中的那份干燥。

我从未想过加湿器对人竟然会如此重要，直到初到榆林的第三天晚上半夜醒来，那种手和脸以及全身皮肤在全力收缩的不适之感袭来时，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十分难受又难以描述的感觉。此后，只要我回到房间，就会第一时间将加湿器打开。

“榆林只有冬天会这么干燥吗？”我好奇道。

“榆林的春天和秋天很短，冬季却很长，整体来说，全年都偏干燥。现在好了很多，我小的时候，榆林的风沙很大，缺水也很严重。”刘主任向我介绍起来，“现在榆林的空气质量比以前真是好了太多了，以前的西沙、城北甚至是榆阳水库附近都是沙漠，大风一吹，沙子打在脸上很疼。听老一辈人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流沙曾越过长城几十公里，很多土地都被覆盖吞噬，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随着榆林这边毛乌素沙漠的治沙成功，曾饱受沙害的榆林渐渐变成一座森林城市了。”

“这个我倒是看过相关新闻，之前不是还有‘榆林三迁’的说法嘛。”

见我颇有兴致，刘主任继续讲着：“这都是毛乌素沙漠不断南移造成的，秦一统中国后收复了河套地区，种植了大量的榆树，秦汉时期称为榆林塞，也叫榆溪寨；隋唐时期因风沙被迫南移，隋开皇七年置榆林县，属云州管辖；明清时期又被迫南移至现在的位置。明朝修建了长城抵御外族入侵，咱们榆林北边的景点镇北台就是当时沿线最大的

军事瞭望台。虽然经过了三次迁移，但黄沙的侵袭仍未停止，所以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一个叫‘扒沙’的新职业。”

“这个职业倒是第一次听说。”我有些好奇。

“顾名思义，扒沙就是派人定时清理快要淹没长城的黄沙，为此，朝廷每年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物。”

“这项工作可真是治标不治本啊。”

“但没有其他办法，若是不扒沙，不需多久，长城就会被彻底掩埋，辛辛苦苦修建的长城就会丧失抵御外族的作用。”

“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里面的一个单元《回乡之路》就是在讲毛乌素沙漠治理的故事。”

“准确来说，中国拥有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毛乌素是四大沙地之一。现如今沙地变绿洲，是我们国家和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开启，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不懈努力，还有所有百姓的参与，让我们完成了这项震惊世界的壮举。”

“我突然想起来，在蚂蚁森林里，我还在榆林附近种了一棵树呢。”我开玩笑道。

“保护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当然，我们电力人也为治沙工作提供了电力保障。”刘主任看着我说道，“你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又喜欢写作。有时间了去榆林古城那边走走，那边还有遗留下来的古城墙。你这一年时间里多写一些宣传我们榆林的故事，让大家都能了解并认识现在这个崭新的榆林。”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很久，起身出门时，我瞥见刘主任书柜上的一整套《资治通鉴》，不觉心里暗暗欢喜起来，有这样一位拥有共同爱好的同事，这一年我想必会收获良多。

在榆林的第一个周末，我早早起床吃了早点，准备来一次 Citywalk（城市漫步），让我更快地熟悉这座城市。我上午绕着榆林的高新区走了一大圈，榆林现今的繁华，让我想起杨所长在我临走时叮嘱我的那句“榆林苦寒”，突然觉得有些割裂，恍惚间以为我仍是走在西安那繁华的街头，不，甚至这座城市会更新一些，更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下午休息了一会儿，吃过晚饭，在夜色降临前，我向着榆林老街方向出发，先看到了镇远门前那个榆林的地标——骆驼雕塑。榆林又被称作驼城，传闻是因榆林古城东西走向的地貌酷似两座驼峰而得名。

榆林素有“北台南塔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美名，其中的“北台”自然就是镇北台，“南塔”是指镇远门旁山峰上的凌霄塔，古城中有六座楼阁，由南至北依次为文昌阁、万佛楼、星明楼、钟楼、凯歌楼和鼓楼。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被繁星般的灯火点缀着，每一束光都如同银河落九天，照在榆林古城的角落，流光溢彩、绚丽多姿。沿古城走着，依次穿过这六座阁楼，让我有一种置身北京老城的错觉，一旁的商铺、书店、咖啡厅和小酒馆在红灯笼、油纸伞的点缀下文艺范十足。

路过位于榆林古城的城关供电所，停下脚步与人攀谈，那人告诉我，他儿时所见的榆林老街上只有万佛楼、星明楼和钟楼，文昌阁、凯歌楼和鼓楼是后来复建的，镇远门以前只剩一个破败的矮门洞，城墙根旁的那个骆驼雕塑也是后建的，原先那个，他小时候还爬上去玩耍过呢。

一路沿着城墙向回走，城墙边的商店琳琅满目，餐馆里的香味飘来，也是十分诱人。夫子庙旁的各种美食终是让我流下口水来，忍不住坐在小摊前吃了起来。

老板与我同龄，聊熟了，不禁向我说起他小时候的事来：“我出生在榆林北边的村子里，小时候缺水也缺粮，十来岁就要从沟里去挑水，白面馍一个月吃不上几次，白米饭更是过年才能吃到。那时候风沙很大，动不动就吹沙尘暴，吹沙尘暴的时候天会突然变黑，沙子就像下雨一样。以前家里在山坡上种土豆，我也会去帮忙，有一次差点掉下山去。”老板点了一支烟，“可我还是要感谢那些土豆，家里卖了土豆，我初中那时的学费才有了着落。”

从小时候聊到现在，老板脸上多了一分笑容，喝了一口啤酒，显得十分惬意：“现

在环境好了，生活也好了。榆林前些年开采煤矿的人挣了钱，就会去西安买房生活。”

“可不是嘛，都开玩笑说是‘榆林市曲江区’呢。”我笑着说。

“那些年的大学生考出去了，也大多会选择其他城市生活，原因就是那时候环境还是没有改善，榆林城市建设也十分一般。如今不一样了，现在榆林冬天的空气质量比西安还好呢，大商场也有了，生活购物都很方便。就算给我一套曲江的房子，我也不会去西安定居的。毕竟谁真正愿意背井离乡呢？”

是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去的路上，我在榆溪河生态公园里静静望着眼前这条穿城而过的榆溪河，不禁想着，房间里有自来水，也有加湿器，我觉得干燥只是因为我没有向加湿器里加水并打开加湿器；榆林这方水土，现在已是青山绿水，榆林的电网经过融合，也已经变得更加坚强。如何更好地服务民生，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和榆林能源转型，这就是我来此一年工作的方向。

四

“该区段疑似发生支线故障，请及时处理……”

刚吃过午饭，还在办公室闲聊的我们听到系统提示音后，马上前往调度室查看情况。

“先看调度系统，提示哪个开关跳闸了？”

一时间，一人坐在调度系统电脑旁，开始查看报警信息，一人坐在供服系统电脑旁准备开始录停电信息，一人坐在另一台电脑旁打开线路图，另一人坐在一旁打开微信服务群，开始编辑微服务信息，准备发往各停电台区的微服务群中。

“是不是有开关跳闸了？”运检班的陈班长走了进来。

我点点头，说：“正在查询跳闸开关。”

“天三支线 001 号杆开关跳闸，榆横分支线 221 号杆开关跳闸，提示 AB 相间故障，故障电流 781A。”

“榆横分支线是一条小支线，后面带有 7 台配变；天三支线是其上级大支线，跳闸后影响 66 台配变。”服务指挥班李班长说道。

“近期该线路有没有发生过故障？”我问陈班长。

“最近三个月内未发生停电。”

正说着，运检部负责配网运行管理的蒋专责走了进来：“本次停电影响范围较大，需立刻排查出故障点，我已经给供电所打过电话，芹河供电所田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收拾工器具，几分钟后就能出门。”

“天三支线绝缘化程度如何？”

“除了像榆横 221 号杆开关后段这样的小分支线末端有一点尚未改造完之外，天三支线已经全部完成绝缘化改造。”

“查一下两台开关的保护定值。”我转头说道，看着线路图上的配电自动化开关分布，隐约觉得这可能是一次故障越级跳闸。

“两台开关的时间定值一样，电流定值均小于故障电流。”

我心里大概确定了答案，此时陈班长说：“建议试送天三支线开关。”

在短暂商量后，我们立即申请遥控操作，试送天三支线开关。三分钟后，调度系统提示开关合闸。眼见试送成功，李班长立即在供服系统中录入了榆横支线 221 号杆开关后段线路的停电信息，并安排在微服务群中发送停电告知信息。

该后段共有 5 台公变和 2 台专变，用电检查班霍班长已经向 2 台专变的停送电联系人电话告知停电，并安排用户电工检查自己的设备有无异常。

此时到达现场的芹河供电所田所长来电：“已完成榆横支线 221 号杆后段线路巡视，未发现跌落式熔断器故障和线路瓷瓶异常情况，现在准备逐级杆塔进行巡视……”

“注意配变桩头和裸线线路下有没有小动物。”我在一旁提醒道。此时我虽然因为定值问题导致的开关越级跳闸有些生气，但现在最关键的事情还是要及时恢复供电。

“咱们这边后续有没有绝缘化的改造工程？”我问蒋专责。

“有，明年就打算把榆横支线没有完成绝缘化改造的线路全部改造完成。”

“嗯。”我点点头，“把这条线路的配电自动化开关定值信息整理一下，今天故障处理完，咱们一起把定值重新计算一下，并设置好，避免再次出现故障越级。”

大约过了十分钟，陈班长的电话响了：“发现了一只鸟，翅膀都烧了，就是刚才的故障原因，线路其他地方都正常。”

“好的，我们这会儿就申请送电。”再三确认无其他问题后，我们又立即申请榆横支线 221 号杆开关远程遥控操作。

随着榆横支线 221 号杆开关试送成功，在配电自动化系统中看到电流逐渐恢复正常，这次故障算是处理完毕了。我看了看表，用时三十多分钟，虽然还有提升空间，但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迅速的。

随后，我们对这条线路的开关进行梳理，并按照公司的定值管理规范，对 7 台开关的定值进行了重新计算，有 6 台可以直接在配电自动化主站进行修改，另一台需要在现场进行修改。这条线路稍微有些远，为了让定值及时写入终端，我们让供电所田所长赶往开关处，并告知其数值，让其在现场终端上进行修改。

晚上吃饭坐在一起闲聊，管着配网二次的同事对我说：“张主任，一开始，就是你来的第一个月，见你主要是在抓数字化指标，现在才发现你专业上还挺扎实的。”

我笑了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我是去年 12 月初来的，在了解到这边的指标情况后，发现科创新城供电公司的配网一张图建设的完成率很不错，有几个分项也很优秀，但数字化指标整体排名位于全省中游水平。数字化经过这一整年的建设，其实各区县公司之间分差很小，1 分可能就会让排名提升近二十名。科创新城供电公司有几项很容易提分的指标普遍得分不高，我便在 12 月以这几项指标为重点，天天盯着指标，以指标为导向来开展工作。

“也还算可以，毕竟之前在我们公司管过配电自动化嘛。说起来，我以前也是不重视指标，那会儿还在运检部的时候，埋着头干活。总觉得把活干好就行了，其他事情不是我应该关心的。可是后来我的一个领导一次无意中提点我，说我虽然的确是把工作干好了，但并没有把我付出的这份辛苦转化为成绩或是荣誉，有可能我自己并不在意这份荣誉，但不要忘了，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个人，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司的荣誉。”

见他若有所思，我继续说道：“上了这些年班，我自己总结出做工作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若不能在重要的时间点做正确的事情，那其实就不算是一个高效的工作方式。12 月的指标一般就是全年的指标，小小的一点疏忽，可能就会造成指标下滑，进而影响全年的荣誉甚至是全公司的奖励。”

“嗯，我认同。”

“再说咱们经过全年的努力，啃下了那么多的硬骨头，最后的时刻在一些小问题上失分，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吗？”我继续说下去，“说回来，现在咱们的配电自动化覆盖率已经这么高，但实际应用却很少，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配电自动化的定值问题，这就是咱们下个月工作的方向。”

“对啊，装好的设备不用或者是不能正确使用，那多浪费啊。我听说现在一些走在前面的公司已经在投运自动化功能了。”

“是的，咱们现在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除了把现有配电自动化开关的过流一二段定值设定正确外，还要把接地告警跳闸和刚说到的馈线自动化真正应用起来，这样，像今天发生的这种瞬时故障，在跳闸后自动判定并启用重合闸，咱们的电网就能自愈了。”

是啊，电网能够自动愈合，那停电不就更少了嘛，利用数字化手段，消除频繁停电，不正是我从小就一直想做的事情嘛。

“刘主任，我听说咱们榆林这里之前还会出现停电一两天不恢复的情况？”汇报完工作，我和我们刘主任聊了起来。

“榆林开采煤矿前非常穷，电网建设的力度也不足。榆林市面积太大了，农村地区人们住得还分散，单单给每户通上电就是一大笔投资，而且这笔投资注定是亏损的投资。所以这边的部分人是很晚才用上电的，而且因为投资有限，电网并不怎么坚强，三天两

头就会停电。当时没有手机，农村人家大部分也装不起固定电话，所以当时就算停电了，他们也无可奈何。当然，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没有各种各类先进的感知类设备，所以供电所的工作人员也无法掌握电网运行的情况，一条小支线的停电，就很容易停很长时间。只有到了赶集的时候，村里会有人找来供电所，告诉供电所他们家附近没电了，供电所这才会知道有停电，并安排人去检修。”

“家里没有电，生活会不方便吧？”

“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离了手机都寸步难行，当时农村人家里没有电视、冰箱和洗衣机那些电器，主要用电就是灯泡照明，所以就算停电，家里常备的蜡烛也能凑合用。”

“这么说起来，现在安装的这些比如配电自动化开关、台区智能融合终端、HPLC 表等感知类设备还是很有作用的嘛，不仅是小支线停电，就算是用户单户停电，我们现在也是能监测到的。”

“不只是监测到，我们利用好这些数字化手段就能把服务前置，更好达到现在‘双满意’工作的要求。”

我点点头，继续问道：“您刚才说之前榆林这边都是陕西省地方电力在供电，那后来国网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这里面说起来可就有故事了。”刘主任喝了一口茶，“榆林市当时要建设一个项目，需要有稳定的供电，对供电可靠性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而当时的榆林地方电力公司线路停电比较多，电压也不是特别稳定，就不敢作出这个承诺。这时候国网公司承诺免费建设一条 10 千伏线路，后来慢慢开始在榆林发展了起来。”

我笑了笑，刘主任看了看我，明白我在笑什么，他便接着说：“后来确实因为争地盘闹了一些矛盾，不过现在好了，合并成一家了，也就不会再有这种问题了。”

“刘主任，您觉得两网融合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啊？”

“我们几个以前地电的老员工上次吃饭还专门讨论过这个话题，让我说啊，从大的方面讲，两网融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重复投资。”见我有些疑问，他解释说，“就拿咱们市区举例子，短短几公里的范围内，有好几座变电站，有一多半是之前地电的，另一部分是国网的，但实际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就是因为当时两家公司各自为政，建成的设施设备不共享，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嗯，您说的这个我之前还真没有考虑到过，这么说起来，这种投资上的浪费还真是巨大的。”

“融合以后，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整体效率会提高很多。从小的方面来说啊，不得不承认，国网的管理比我们之前要精细很多，不管是在指标上还是在制度规范上，更符合现代企业那种精益化管理的要求。”

“实话说啊，我在来之前，还有点担心咱们这边人的业务水平，并且已经做好了工作大包大揽的准备，前两天的一次故障处理让我看到，咱们这边每个人的业务水平和能力都不错，咱们部门这几个人，管工单的、管数字化的、管配网二次的都能独当一面，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之前都要做得好，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也很好。”我想起最近的工作，不觉称赞道。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以前地电的这些员工能力是个顶个地好。我之前在供电所当所长的时候，好多人从入职开始，我是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们之前地电的新员工在入职后，先参加培训，然后全部分到供电所里面去，从爬杆、停送电、装表接电、收费、业扩报装等等工作做起，每个人都是学了一身技能。以前我们供电所十个人，就能完成立杆架设变压器这种工作，所有人都是从基层培养上来的。”

“边干边学，确实是个人最好的提升方式。”

“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一种思维上的转变，特别是数字化的思维。见你前段时间让人在单位各部门各班组收集 RPA 机器人的需求，我就觉得很好，通过 RPA 机器人的研发，可以把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这样工作效率会明显提升。”

“是啊，公司数字化转型进行到现在，基础的建设任务几乎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

是如何应用好这些数字化技术和手段，真正做到为基层减负了。”我笑着说，“刘主任，咱们这边线路还没有完全完成绝缘化改造，咱们的日常巡视和缺陷治理怎么样啊？”

“目前巡视质量还可以，有供电所属地化代维以后，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巡视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发现的缺陷隐患也都报给了运检部和运检班。运检部除了及时安排消缺外，也会定期安排开展监察性巡视，确保线路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行。”刘主任回答很是自信，这从公司近几年故障逐步减少的状况也能看出来。

“这段时间不是还安排了夜间的巡视测温吗？”

“是啊，马上过年了，会有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和大学生返乡，在夜间高负荷时段测测温，确保咱们的设备过年期间不出问题。”刘主任想了想，继续说道，“不过咱们这里有些地方靠人去走路巡视不太方便，后面打算逐步采用无人机巡视的方法，一方面方便咱们运维人员进行巡视，另一方面，无人机在上面俯视，更容易发现一些地面巡视发现不了的问题。”

“是啊，数字化转型也是科技转型嘛，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咱们就要好好利用，以科技强企、以科技强国嘛。”

五

供服中心的核心是工单，正所谓以工单来驱动业务，将每个工单中暴露的问题妥善解决并举一反三，不断进行改进完善，以便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每个电力人的目标和方向。

优质服务，来自国网公司提出的“电网坚强、资产优良、服务优质、业绩优秀”的战略目标，本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服务社会发展。

到底什么样的服务才能被称为优质服务呢？这个问题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只要始终秉持“你用电，我用心”的理念，那也许就离真正的优质服务不远了。

从事优质服务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次催收电费时，客户觉得工作人员嗓门太大，有了不好的感受，便打了工单将问题反映了上来。

这确实让我们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因为这位师傅的大嗓门是天生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楼道说话，他的声音一层楼的所有办公室都能听见。而且根据调查的情况，那天这位客户在地下车库里，本来信号就不好，这位师傅以为自己没讲清楚，就又提高了音调重复了一遍，这就让人感觉是在“吼叫”。

但问题总要解决，所长带着这位台区经理到客户家中，登门致歉，客户了解情况后也是哈哈一笑，当场就谅解了。后来让客户添加了台区经理的微信，并让客户加入到了微服务群中，并向客户推广了“网上国网”App，让客户能随时了解用电情况和电费余额。

“咱们一直在提优质服务，那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服务？”一次闲聊中，一位同事问道。

我略一沉吟，缓缓说道：“我自己认为，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能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的服务是最好的服务。”说着，我给他讲了一个之前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案例。

这也是我从事优质服务工作以来第一次将服务工单进行提级处理的事情。

那是初冬时节，在一天晚上十点多，我们突然收到了一个工单，是一位女士打的，说家门口有人停了她家的电，现在家中没有电，需要核实处理。

工单派到工作群中，正副所长都没有回复。因为是晚上，考虑到他们可能已经休息了，我第一时间给供电所刘所长打了电话，却没有人接听，我不觉有些着急，铜川初冬时节是还没有供暖的，但天气又非常寒冷，很多人就会用空调或者电暖气来取暖。我又急忙联系了值班人员，让他去现场先把电送上，有什么问题就赶紧处理。但当天工作人员给我的回复很是模糊，最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房子里住的女士，是最近才租住的，因电费欠费，工作人员就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催费，但因为营销系统中停送电联系人和账务联系人还都是原户主的电话，所以收到催费

短信的原户主就没有当回事，催费的电话也没有接，租户却不清楚欠费的事情。为了能够按时将电费结零，工作人员当天到现场进行催费，去用户家中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这位女士一个人在家，晚上不敢开门，工作人员见家中没人，就贴了欠费通知，并在临走时关掉了客户家电表处的空开。这位女士家突然被断了电，但刚听见门口有人，害怕是坏人，也不敢出门查看，就黑灯瞎火的在家中坐了半个小时，这才想到打供电公司的服务电话问问情况。

“先不说电话信息没有及时录入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样，咱们的人绝对不能随便停用户家的电，万一家中有老人正在吸氧呢？万一客户正在开紧急会议或是在用电脑处理重要工作呢？停电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谁能负担起？”

的确，我们要把自己代入到客户的角色中去，自己希望被别人如何对待，这就是我们应该提供的服务。

优质服务是没有终点的，只有精益求精。

“哎，张主任，你说咱们这个意见工单亏不亏？客户用微信交费，因为第三方接口的原因延迟到账了，客户不去找微信客服，给咱们打 95598，嫌咱们服务太差。”

“那只能说明咱们的‘网上国网’App 应用推广力度还是不够啊。”我笑着回答，“如果客户安装了‘网上国网’应用，他在软件上直接缴费，一秒就可以到账，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嘛。”

“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啊，现在的反诈骗宣传这么厉害，谁还愿意在自己手机上多装一个 App 应用软件呢？”同事有些委屈地说着。

“首先咱们出门在外面宣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个人形象所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咱们要把工作服穿好，不要敞胸露怀的，胸前国家电网的标牌要戴好，最好还有一个工作证挂在脖子上，开口说话也要自然大方一点，总之要显得正规专业一些。”

“可就是这样，好多人还是不愿意用咱们的‘网上国网’App。”

我想了想，笑着说：“给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你知道我是如何给我爷爷推广‘网上国网’App 的吗？”

“怎么推广的？”

“首先你要告诉他安装咱们的‘网上国网’App 有什么优点，比如我就说通过这款应用软件可以实时查看咱们的电费余额和电费使用情况，如果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查询的话，那个数据是有延迟的，借此来展现咱们这个应用软件的优点。”

“嗯，这个确实可能起作用，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查电费查到的是昨天或者前天的数据，他们自然就会觉得不怎么靠谱。”

“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他们用手机不是很熟练，这就需要咱们在争取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在应用商店下载软件，并且帮他们注册好。”

“对啊，有些人嫌麻烦或者不会弄，自然也就放弃安装了。”

“特别注意一点，最近这几年诈骗活动很多，很多人的警惕性就很高，我们在帮他们操作的时候要让他们一直看着屏幕，也好让他们放心。”

“嗯，这方面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还有就是给用户宣传用咱们的‘网上国网’App 在每月十号缴费可以享受满一百元减五元的优惠政策，一些在生活上精打细算的人为什么喜欢用微信缴费？就是因为有些银行和微信有合作，在微信上用某家银行卡缴费可以打折优惠。”我想了想，继续说，“还有就是要像银行推广信用卡那样，在小区商场这些人流量大或者人口密集的地方支起一个小桌子做宣传，最好还能送一些小礼物，我们之前就是这样将‘网上国网’APP 的应用绑定率提升上去的，咱们也可以尝试尝试。”

工作以来，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始终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不把困难当借口，能做到迎难而上，那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困难。当然，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尤为重要。

在之前推广代扣电费时就产生了一件意

见工单，一位供电所的老师傅一直在当地生活，其所管的台区大多都是熟人，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能和当地的用户打成一片，所以他当时推广代扣电费就很顺利。谁知有一天收到一个意见工单，客户说未经自己允许就不知被谁给绑定了代扣电费，要求给个说法。这个老师傅忙到用户开的商店中去，却不料吃了闭门羹，几次联系才得知也许是这个用户当时正在店里忙着生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当时推广的时候说的什么用户没有在意，过了几个月才发现每个月自动从银行卡里扣费，还以为被骗了。我们当时几个人登门致歉了两次，最终才取得了客户的谅解。

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时候在沟通交流上还需要继续加强。

国网公司的优质服务工作开展了这么多年，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作用在于用优质服务彻底扭转了供电公司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供电公司变成了随时在线的“电保姆”，用电上有了什么问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直接找供电公司来解决，切实提升了用户的电力获得感。

但终是“众口难调”，我们仍然做不到让所有的用户都能够满意。

记得一次有客户反映窗外的变压器运行噪声太大，影响到自己休息。我们几次前往现场进行测量，几次半夜十二点专门在变压器下面听声音。实话说，变压器的正常运行是有一定的声音的，但那台变压器的运行声音正常，并没有因为重过载或是架设不平稳产生异响。我们向客户说明情况，但客户始终认为这台变压器影响了自己的休息，要求挪走。我们后来甚至找了专业检测机构对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也在标准范围内，该变压器的架设位置也符合各项规程的要求，但客户始终不接受。最终无奈，我们只好找社区和街道办进行协调，后来得知这个客户就是单纯地不想让这台变压器在自己家窗外。过了好几个月，这位客户总算是勉强接受了，但工单上每次的回访都是不满意。我们也只能感慨，要让所有人都满意实在是太难了。

如果这还算是在正常工作范围内的话，那有时候我们还会遇到有些让人感到离谱的事情。有一位供电所的老师傅和同村的一个中年人关系不太好，有一次这个中年人打电话举报这位老师傅工作时私自收费，还偷改他们家的电费。最终经过调查，反映的问题纯属诬陷造谣，就是想要打击报复。

虽然最终还了这位老师傅的清白，但经此一事后，这位老师傅明显消沉了不少，白发也多了起来，毕竟有时候流言蜚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只能时不时安慰安慰他，他却苦笑着自言自语：“一辈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临退休了出了这个莫须有的事，让人心里咋过得去嘛。”

做服务，是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但人心是最复杂的。我经历过因租户搬离前一个月不愿交电费欠款而与房东之间斗智斗勇的，见过兄弟二人为了一块宅基地以电表为说辞大打出手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其实有时候也不仅仅是我们在为用户服务，经常会有一些热心的人，在发现电网设备有异常，比如冒火星、噪声大、树枝搭挂在线路上等情况，就会及时打电话向我们反应情况，让我们能及时处理一些缺陷隐患，避免了停电。

我们处理完问题后，向热心群众打电话表示感谢，他们常常会说：“嗨，随手的事，咱们本来就是互相配合的嘛，再说了，说不定这条线就供着我家的电呢。”有时候，我还真希望这些好心人能越多越好，我还曾经建议能推出一些“五元”左右的小额电费优惠券，专门发给这些间接为电网稳定运行做出贡献的人。

有一次下午六点十分，已经下班了，办公室的人已经回家了，我也准备倒掉茶水洗完杯子就回去了。这时突然听到调度室发出了支线故障提醒的语音。我连忙过去，先将主动抢修工单派发出去，又给服务指挥班的李班长打电话，询问一些细节。可过了不到五分钟，我们部室的人又都回来了，各自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开始忙碌了起来，仿佛这就

是我们电力人工作的常态。直到晚上快八点处理完了故障，李班长他们才回家。我心想，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服务吧。

记得刚来榆林的第一个月，下了一场大雪，那天最低温度零下二十七度，最高温度只有零下十五度，线路故障需要抢修处理。我们的工作人员穿上棉袄拿着工具就直奔现场，回来已经是晚上七八点了，双手冻得通红，但他们进办公室门先是一笑，说："问题可算是找到并解决了。"这让我不觉为这些奋斗在一线的电力人点一个大大的赞。

六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也许是我读过最悲凉的一句唐诗了。

为抵御外族入侵，热血男儿告别家人，毅然身披战甲，守卫故土河山。将满腔热血洒在边塞，却无奈成为河边白骨。他们可都是一个个小家庭中的支柱啊，为了保家卫国而奋不顾身。

也许是因为在电力行业工作久了，听过不少前辈讲述当年电网建设时期的故事，每每读到这句诗，我脑海中最先闪现出的是这群电力工作者的身影。为了让每家每户都能够用上电，他们将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托付给妻子照料，背上干粮，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蹚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投身于电网建设工作中，只为能点亮万家灯火。

有时我不觉会好奇，电网建设时期产生了那么多的故事，可为何宣传这些人这些事的文章或影视作品会这么少？也许是这些可爱又可敬的电力人将这些不平凡的往事看得很淡，认为不过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需要去刻意宣传。

我刚参加工作在班组的时候，班长权师傅对我说："你爱读书，又会写作，以后有机会了，还是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不为别的，就为给咱们电力行业的发展历史作个见证。"

可或许是因为"贪心不足"，在后来在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从事优质服务工作后，我竟然时常觉得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足，距全面贯彻落实"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还有进步的空间。

去年冬天，我家里的暖气不暖和，供暖公司的人前来测温。在确认外部设施和小区供暖正常后，他们本是可以在告知住户后就离开的，但他们踏入住户家门、认真检查室内管道设备是否有异常。那一刻，冬天里的一股暖流迎面而来。

电力行业也是一样，虽然内部有时会有讨论，说现在是否出现对用户过度服务的情况，但若是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问题，利用自身的电力专业知识为用户进行指导和帮助，对于大部分缺乏用电知识的用户来说，这必然是暖心之举。

我们是企业，但我们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企业，更是担负着社会责任的企业。

我在榆林科创新城工作的第一个月，系统中发现了两台重过载配变，我们利用数据微应用，发现了几十户居民用户出现了低电压的情况，供服中心立即将该两台配变的运行情况告知运检部，并对几十户低压居民用户的电压情况进行了持续监测。

"已经核查过了，这两台配变的重载持续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目前保持稳定，用电正常，暂未发现持续重过载情况。榆林这边普遍都是冬季负荷过大，考虑到最近务工人员返乡和大学生放假，估计是配变发生重载的原因。"负责配网运行的专责将调查结果告诉我们。

"这台配变下面带了多少用户？户均容量够不够？"

"这个小区是一个安居工程，近期有一些人搬了进来，目前来算的话，户均容量不够用了。"

"有增容的计划吗？"

"有，明年三月将原先 200 千伏安的配变换成 315 千伏安的，更换完成后就不会再有重过载的情况出现了。"

"嗯，及时在微服务群里将这些情况告知用户，获得用户的谅解。"我说着，想起了小时候姑姑家里长期低电压造成的不便，又补充道，"涉及民生的问题一定要重视，

长时间的低电压会给用户的生活带来不便，比如用户在家里想吃个火锅，但低电压就可能会造成电磁炉无法正常运行，换位思考一下，咱们自己在家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很恼火？”

我一直在想，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直到有一天坐在从家到榆林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我突然醒悟，黑暗会让人感到害怕和无助，黑暗中最需要的是光明。而电力，正是照亮黑暗的那束光。我们电力人，是一个个光明的使者。

无数电力人在一线默默奉献着，他们更需要一个坚实的后盾，而国网公司，正是这个让他们感到无比踏实的后盾。

我去铜川印王公司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任职时，是国庆节前一天，铜川早晚的温差已经较大。因为供电服务指挥分中心是需要有人 24 小时值班的，所以在值班室的旁边有一间小宿舍。我刚去的第一天，了解到他们值班室的空调制热效果一般，电油汀取暖器前两天坏掉了，所以晚上盖被子睡觉都觉得有些冷。我那天中午休息时间把电油汀搬到办公室，拿出螺丝刀等工具，在网上找到这款电油汀的电气图后，就坐在地板上拆开电油汀想办法维修起来。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修好，我在下班前找了很多人，才借到了一个电油汀，确保他们晚上睡觉时不会冻到。

过了将近两个月，在我们部门的一次聚餐上，值班员付姐对我说：“在你来的第一天，我们几个就认可了你。”

“哦？是吗？”我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笑着说，“我之前没有在营销上干过，还担心你们说我工作经验有所欠缺呢。”

付姐摇摇头，说：“你刚来的第一天中午，我见你撅着屁股修电油汀修了好几个小时，我偷偷拍了个照片，告诉了我们几个值班的人，我们几个当时心里就很暖，哪怕你后来没有打那么多电话借到电油汀，我值班那天晚上睡觉时心里都会很温暖。”

听她这么一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嗨，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嘛。”

那天聊开心了，我突然想到我从入职以来，也一直被别人“暖”着，“温暖也许是一种传递吧，我刚入职在运维班组的时候，我每周五下午开车回家，师傅权班长每次都会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王师傅经常给我说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有什么事情或者困难就开口说，只要他们能办到的，就一定会帮忙；刘师傅话不多，但我每次遇到问题时，他总是会点拨我几句，让我豁然开朗。”

“那你真的是既幸福又幸运。”

我笑了笑，说：“也许吧，我就是希望能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人，是感情动物，老师傅们嘴边总是挂着“再怎么样，不能让干活的寒了心”，国网公司正是有了这种人情味，才让每位电力人在遇到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来到榆林一段时间后，我们部门几个人在一起聚餐，李班长说：“张哥，我发现你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我笑着问：“哪里不一样了？”

“感觉你像一个太阳，一直在发光发热。”

“我宁愿一直做一个小太阳，希望能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给大家带来温暖。”

我孤身来到榆林，领导的关怀、同事的帮助、陌生人的善意，让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温暖。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外地停留过这么久，但我渐渐爱上了榆林这座城市，这也驱使着我更加努力想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为榆林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我的一分力量。

我慢慢意识到，虽然说我来到这里是在帮扶，可他们也在塑造我、完善我，让我不断进步。

两网融合，是我们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共同努力，共同进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有时候想想，咱们的电力员工就是现代版的战士。”在一次外出工作的车上，刘主任开玩笑说，“大

半夜一个抢修电话，穿上衣服到出门不到三分钟，抛下家里熟睡的妻儿，一抢修就是一晚上，天亮了回到公司把工器具放到库房，在办公室桌子上趴一会儿，就又是一天的工作了。”

我哈哈一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不禁开玩笑道：“不过现在没有横尸无定河边的风险。”

“咱们电力行业是高危行业，不管是低压还是高压，都是会有致命危险的。我们所有人进入公司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习《安规》。一本《安规》，是多少鲜活生命的教训。所有的工作，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一点都马虎不得。”刘主任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

我点了点头，意识到刚才开的玩笑确实不太合适，连忙说：“是啊，近几年那些安全生产事件都是因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作业行为随意，且没有掌握作业安全风险和防控措施，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擅自工作，未得到许可即开展作业，严重违反了《安规》中的要求，反映出相关人员对《安规》学习不实，人员安全教育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所以咱们公司必须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刘主任十分认真地说着。

“刘主任，我看您开周会常常提到安全大于一切。”

“是啊，人命关天，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刘主任说着，“公司安监部总是强调，咱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和戒惧之心，对各类事故要有所防范，坚决克服现阶段事故的‘不可避免论’，要经常临事而惧，要有睡不着觉、半夜惊醒的压力，坚持‘命字在心、严字当头’，敢抓敢管、勇于负责，不可有丝毫懈怠。”

我点点头，说：“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如果一次又一次在同样的问题上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那就不是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了，而是草菅人命。”

“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时刻保持安全生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意识，以归零心态对安全工作常抓不懈。”

“目标决定方向、凝聚共识，我们要始终坚持公司‘六杜绝、三防范’的安全目标不动摇，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安全工作规定》，坚持安委会、安全分析会、安全日活动，深化‘抓班组、控现场、保安全’专项活动，强化组织协调职责，切实管住计划、管住队伍、管住现场、管住人员，落实关键人员责任，坚持‘领导干部挂帅、管理人员包干、专业指导推进’，将安全生产任务层层分解，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路过一个路牌，我问道：“刘主任，咱们这里为什么叫科创新城供电公司呢？”

“你知道榆林有什么其他别称吗？”刘主任反问我。

“驼城？”

“除了驼城，这里还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你知道科威特吗？”

“知道啊，当时的海湾战争就是为了科威特的石油和天然气。”我想了想，“哦，因为榆林被探测出有大量的石油、煤矿、天然气等资源，所以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

“还有一点，与山西不同的是，除了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这里出产的煤还大多为优质的气化煤和动力煤，品质优良且集中度高，还很易于开采。但我不喜欢榆林的这个别称。”刘主任向窗外看去，“资源总有耗尽的一天，资源型城市最终都会走向衰落。”

“是啊，铜川以前也是资源型城市嘛。”

刘主任的手向窗外指去，对我说：“你看看外面，咱们榆林南开发区这边的地势多平坦，非常适合大型企业来这里建厂生产。榆林已经在做长期的规划了，准备引入一大

批科技创新公司来榆林，帮助榆林从资源型城市向科技创新型城市发展转型。咱们作为电力供应企业，需要建成高可靠性的电网，为以后这些企业的落户做保障。从这个角度看，两网融合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了国网公司的工作思路和理念，我们榆林的经济发展就会更好。”

我望着窗外，不觉有些出神，脑海中似乎已经浮现出这片土地在将来跟上科技发展的那副繁华的景象。

“看，那条就是无定河。”刘主任向车窗外指去。

我朝着那个方向一望，看见了两条河流在前方交汇，不觉有些疑问。

还不等我发问，刘主任说：“那条是榆溪河，就在这里汇入无定河中的。”

我突然心头一震，这不就是那条穿城而过、滋养着无数榆林人民的榆溪河吗？但每条河流总有尽头，世间之事没有谁能逃过自然规律。

“那无定河呢？又会流向哪里呢？”我缓缓问道。

“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刘主任一字一句说着。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刘主任说完看向我，我俩相视一笑。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张成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中篇小说《盼来生》《桑下僧》等，出版有长篇小说《一砚清溪烟雨澜》、系列图书《成语里的博物学》（合著）。供职于陕西铜川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绿　光

王海洋

凤凰飞不出吆，
那层层山峦；
蛟龙游不过吆，
那条条江河。
山高水险路难行，
哥哥心里愁吆嗬；
云遮雾绕路难寻，
妹妹心里急吆嗬……

豹愁山，密林深处，一对年轻情侣正在穿行。如果站在无人机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在方圆数里的山林中画着大大小小的圆圈，显然是迷路了。幸好远处传来轻灵缥缈的山歌，让他们紧张焦虑的心绪逐渐放松下来。

小伙子名叫李小枫，是电力大学大四学生。女孩名叫张茉莉，是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大学期间，每次放寒暑假，他们都会结伴到各地游玩，而且专挑那种人迹罕至的非旅游景区。当然，二人从相识到相恋，也是因为有着户外运动这个共同的爱好。从入学第一天起，在同城校园驴友俱乐部微信群里，李小枫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叫“伴君走天涯”的女孩头像。微信秒加秒过，他们的甜蜜探险之旅就此揭开了帷幕。

一

指南针晃动得愈发厉害，手机信号也终于从最弱减到了叉号。眼看天色将晚，山里的雾气蒸腾，本已辨不清的羊肠小道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李小枫无奈地掏出帐篷，冲张茉莉喊道：“莉莉，搭把手，看来今晚我们又得露宿街头了。”

张茉莉撇撇嘴说：“露宿街头还好了呢。这可是野外，小心狼来了把你叼去。”

“不怕，狼来了也会先拿美女下手，我就趁机……”

“你趁机逃走是吧？好你个李小枫，贪生怕死，见利忘义，不理你了……”

两人拌嘴归拌嘴，手里可没闲着，不大会儿的工夫就把一顶野外专用帐篷搭好了。

两人挤在帐篷里，各自拿着手机玩着不用联网的小游戏。

山里昼夜温差很大，冷风像一条条小蛇似的透过帐篷的缝隙钻进来，再加上风吹树梢发出的呜咽声，气氛稍显恐怖。

此情此景，两人相拥更紧，忽然升起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

“莉莉，对不起，我不是城里人。我的故乡属于松涛市，豹愁山在西，大猿山在东，我家就在大猿山脚下一个叫作李家庄的小山村……”

“小枫，没关系，咱俩算扯平了。我之前告诉你‘四海为家’的志向，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其实父母早就把话说死了，我这个独生女必须留在省城就业。所以，你得好好准备一下毕业招聘的事情了，如果不能被省电力公司录取的话，我们的事恐怕没戏。”

“吱吱吱”，帐外忽然传来一阵怪叫，吓得张茉莉花容失色，一句话没说完就一头扎进李小枫怀里。李小枫强作镇定，偷偷拔出腰间的瑞士军刀，壮着胆子大喊：“谁？我手里有刀！”

侧耳倾听，外边好一阵子没了动静。两人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回肚内。

愣了一会儿，张茉莉一把从挎包里掏出一瓶辣椒水说：“不怕不怕，我这里有一瓶防狼神器。”

李小枫轻蔑地笑笑说：“得了吧，你那是对付色狼的，对付野狼根本不顶用。再说刚才那动静，也不是狼，应该是只野猴子吧。”

“那不是野猴子，而是一头野猪。”帐外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再次把两人的冷汗逼了出来。

“谁？不要装神弄鬼！哥的刀子可不认人！”

“我是护林员老黎。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儿。”

李小枫闻言面上挂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在帐篷门上挂着的太阳能灯的照射下，老黎一身牛仔服，手拿大砍刀，身背开山弩，身后跟着一条大狼狗，好像美国电影里的西部牛仔。

“你好，师傅，我们是前来游玩的大学生，在这住宿一晚，明天就走。”

“你们的行为太冒失了！难道不知道豹愁山区属于自然保护区吗？进山路上两边都有警示牌，禁止游人入内。”

“对不起，师傅，我们确实没注意。”

“你们不是对不起我，是对不起你们自己的小命。我估计刚才那头野猪是受了伤的，否则……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越往里走野兽越多，花豹、棕熊、野猪之类的都不怕光。你挂个破灯，没用。”

此时的张茉莉也尴尬地从帐篷里钻了出来，两人连忙收拾好行装，等候老黎的指示。没想到老黎并不搭理他们，而是蹲下去对着大狼狗说道：“老伙计，还得辛苦你跑一趟，带着他们去老地方，快去快回啊。”

大狼狗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又摇尾巴又点头。老黎满意地抚摸着狗头，乐呵呵地说：“你俩运气不错，大黄答应带你们到免费宾馆住宿了。”

两人似懂非懂，站在那里发愣。大黄不乐意了，冲着他们龇牙咧嘴发出一阵低吼，然后转身往前跑出一段路，还回头汪汪大叫了两声。

老黎大喝一声：“你们还愣着干吗？没听大黄喊你们跟上吗？”

二人这才如梦初醒，连滚带爬地追了上去。黑灯瞎火，七拐八绕，两人早已不辨南北了，索性跟着狗赶路。大黄果然有灵性，看两人实在跟不上，还知道坐在原地等一等。

好半天工夫，大黄终于带着他们来到了半山坡上的一座小木屋前。两人推门而入，大黄却并未跟随，而是冲着屋门汪汪大叫两声，转身消失在暗夜之中。

张茉莉见状咯咯笑着说：“小枫，这狗可比你懂事多了，临别还知道说再见呢。”

李小枫正色道：“莉莉，你心可真大，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赶紧把门顶上吧，免得野猪拱进来。”

一夜无话。第二天临走时，李小枫从背包里掏出了两包方便面，放进了床头柜里。见张茉莉不解，忙解释说：“这种小木屋一

般都是附近的猎人建造的，顺便为路人提供一个歇脚点。所以过客都要留点饮食药品之类的应急物资，以照顾后来人。”

张茉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懂了，你这个人对别人还是很厚道的。但是对我却不咋地。说好的进山探险呢？说好的寻找野人足迹呢？说好的寻找百年山参呢？”

李小枫无奈地挠挠头说：“我从小就知道大猿山的厉害，没想到这豹愁山也是禁区。要不然我陪你回城里的野生动物园玩吧，算作补偿了。”

张茉莉连忙摆手说：“算了，我还得回去准备毕业论文呢，要不然拿不到毕业证了。”

转眼，两人都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张茉莉还好说，由于在校期间就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所以顺利签约省城的一所小学。而李小枫虽然参加了省电力公司的统一招聘考试，过了录取分数线，但由于是本科学历，硬是被怀揣研究生学历的一帮人挤到了县供电公司。

没办法，迫于严峻的就业压力，李小枫只好选择服从调剂，并申请到距离自己家乡最近的揽胜县供电公司工作。

张茉莉所言非虚。当得知李小枫的工作单位是在千里之外的小县城时，她的父母果断下达了“绝交令”，并亲自张罗着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而李小枫虽然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无力回天。

揽胜县供电公司运维部里基本全是青年员工。该公司规定，所有新入职员工必须在运维部工作满 3 年，才能参与竞争上岗考试考核。同李小枫一起被录用的还有 3 个大学生，他们选择留在县供电公司工作。说来也巧，豹愁山的一部分正好位于揽胜县，而豹愁山里的无人值守变电站升级改造后，由于设备调试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一个人下去蹲点办公，李小枫就主动申请上任了。

在一次巡检作业中，借助北斗定位系统，李小枫发现，变电站办公室与那晚借宿小木屋的直线距离只有 7 公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呢？莉莉你会后悔的，还是回归大自然吧，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尽管李小枫又是用微信发截图，又是传语音，但张茉莉始终没回应。

怎么才能挽回女友的心呢？趁着周末，李小枫病急乱投医，决定进山去拜访那位神秘的护林员老黎。尽管地图上显示，豹愁山林业站与变电站只有不到 10 公里的距离，但是山区地形复杂，根本没有捷径可走。两站之间，至少有一半路程根本无路可循，李小枫只能靠直觉和经验摸索着前进。所以尽管他一大早就出发了，可摸到林业站时，天色还是暗了下来。

二

这是一座有年头的二层小楼，红砖青瓦、木质楼梯、瓷砖外墙，无处不在倾诉着岁月的易逝。若非楼门前嵌刻的“豹愁山林业站”字样，真的让人怀疑是走入了恐怖片中的“鬼楼”。

护林员老黎见来人是李小枫，一脸诧异，有点发蒙。他可能在想，这小子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走出去？

为避免尴尬，李小枫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亮明身份，说明来意。老黎听得一愣一愣的，时而哈哈大笑，时而低头沉思。

老黎略带夸张地握着李小枫的手说：“这么多年来，你是第一个光临寒舍的，我代表全站员工表示热烈欢迎。”

见李小枫环视左右，老黎接着说：“别找了，大黄刚才出去巡逻了，我就代表全体了。”

李小枫没想到老黎还挺幽默，于是也笑着说：“闹了半天，同病相怜，你也是光杆司令一个啊！”

老黎笑着说：“光杆司令怎么了，队伍更好带，工作效率更高。”

李小枫也笑着说：“是啊是啊，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挺好。”

一言及此，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短短几十天时间，早已物是人非，老黎好歹还有个大黄做伴呢，而李小枫却成了光棍。为了打破沉闷，老黎拉着李小枫的手走进一楼的小会议室兼餐厅。老黎拿出招待贵宾的架势，不一会儿端来两盒热气腾腾的方便面，

每人面前摆上一盒，就拉开了话匣子。

老黎的父母都是当地的农民，没啥文化，所以他们哥俩一个叫“黎大毛”、一个叫“黎二毛”。后来令家人和亲友没想到的是，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黎二毛竟然考上了大学，虽然只是一所普通的大专院校，但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也算是小山村里的一件新闻了。在农学院上大学期间，“黎二毛”这个名字受到了同学们的调侃。于是一气之下，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黎潇峰”。因为当时他迷恋上了武侠小说，最佩服的大英雄就是《天龙八部》里的大侠萧峰。

黎潇峰本来学的是升本率很高的农业技术专业，想要在专科毕业后继续读本科，争取被分配到省城的农业局工作。可是造化弄人，在他读大二那年，哥哥黎大毛进山采蘑菇时不慎跌落悬崖离世。可怜年迈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从此一蹶不振、疾病缠身。为了照顾父母，撑起因一场意外变得一贫如洗的家庭，黎潇峰放弃了升本留城的念头，同时也把自己的专业改成了比较冷门的植物保护专业。

当时正在热恋的女友看穿了黎潇峰的心思，她家就在省城，自然不愿嫁到小山村，于是以分手相威胁。结果劳燕分飞，令人唏嘘不已。

二人越谈越投机，顿生惺惺相惜之情。老黎干脆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老酒，一定要与李小枫分享：“这瓶酒的年纪比你都大，一般人我肯定不舍得拿出来。咱爷俩有缘，接下来你再听我老头子给你讲个故事吧。”

老黎刚分手那会儿，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于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业余的时间就拼命恶补文学。一是当时正值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文学热潮，出现了类似大唐盛世“人人都是诗人，人人崇拜诗人”的奇景；再就是只有不给自己的大脑留空闲，才能减轻失恋的痛苦。

当时的林业局属于成立不久的新单位，专业对口的大学生不多，所以老黎就业非常顺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高看他一眼。之所以选择到豹愁山林业站工作，往大里说是因为国家成立自然保护区的需要，往小里说是源自当年的一场诗歌大奖赛。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把豹愁山自然保护区宣传出去，吸引更多人重视环保、爱护森林，松涛市文联组织了一次面向全国的征文大赛。

老黎自顾自地饮尽了面前的一杯酒，回忆道：“当年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是一首《沁园春》，原文我忘记了，但是其中有一句‘松涛动如狂潮，佑万千精灵俱逍遥’深深打动了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韶华转眼即逝，人生难得逍遥。所以我决心扎根豹愁山，为万千精灵守护好这座乐园。”

李小枫也象征性地抿了一口，不由赞叹：“好词，好酒。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其实我也是文学爱好者，而且还是我们学校诗歌协会的会长呢。”

老黎高兴地说：“那我们的关系更近一层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爱好，可谓忘年之交了。你喝的这瓶酒，就是当年我参加诗歌比赛的奖品。不过可惜水平不够，我只获得了一个纪念奖。”

又有故事又有酒，李小枫的话匣子也打开了。说起当年他父母婚后数年无子，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治疗，最后还是听了一个本家老奶奶的话，跑到一座香火旺盛的观音庙里烧了香。结果不久，他母亲就怀孕了，然后就有了他。由于观音庙所在的山上遍植枫树，当年还愿时恰逢深秋，一片火红的枫叶正好飘落在婴儿襁褓上，所以他就得名“李小枫”了。

老黎听完这段，激动地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李小枫，黎潇峰，咱俩的名字还是谐音，真是巧得很啊。来来来，干了这杯酒！”

尽管李小枫不善饮酒，但盛情难却，还是一口闷了。借着三分酒兴，老黎慷慨陈词：“小枫啊，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看我现在不是过得很好？老伴贤惠，儿女双全。如果当初真跟那姑娘成了的话，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省城那车水马龙的，空气污染多严重啊，哪能比得了我们这天然氧吧。”

李小枫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趴在那张会议桌兼餐桌上，身上还披着一件绿色

的军大衣。环顾四周，不见人影。

“老黎！黎师傅！黎站长！你在吗？”李小枫扯着嗓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不多时，他听到屋后的园子里隐约传来犬吠。

循声找过去，李小枫才发现林业站还真是别有洞天。小楼后边的小菜园足有一亩，其中不仅种植了一些大概用于科研的不常见植物，还种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常见的蔬菜。老黎正往来其间，这里浇浇水，那里捉捉虫，忙得不亦乐乎。

大黄见有生人进来，立即发出一阵狂吠。不过仔细嗅了嗅李小枫，又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不叫了。

李小枫这才缓过神来，壮着胆子冲大黄说：“老熟人，叫啥叫，你忘了上次给我们带路了吗？来来来，好狗狗，合个影。”说着手机一动又一滑，一张人狗合影就发给了张茉莉。

“小枫，你醒了。不好意思，昨晚让你受委屈了，也没好好招待一下。今天中午，我炒几个菜，咱们接着整。”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还得赶回站上呢。”

“没事，明天才是周一，不着急。我厨艺不一定好，但咱这食材绝对绿色环保。你说这么好的地方，同事们都不愿意来，老婆孩子也说我傻……唉，傻就傻吧，谁让我喜欢呢。”

“是啊是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自己愿意，别人爱说啥就说去吧。”

老黎一直忙到中午，李小枫想要插手又插不上，来回取送东西还常常被大黄抢得先机，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午饭端上来后，果然很丰盛：西红柿炒鸡蛋、地三鲜、辣椒炒腊肉、苦瓜蘸蜂蜜，外加一盆葱花芫荽开胃汤。

李小枫发自内心地赞美了这桌丰盛的午宴，老黎又开始了他的演讲：“豹愁山林业站辖区内，有上千亩山林、十几条河流和小溪，其中植物有 1350 多种，动物有 180 多种。而人嘛，在你来之前，常驻人口只有我老黎一个，流动人口也只有两个，一个是李家洼的职业养蜂人老王头，他只在每年春暖花开时来这附近的小木屋里住上几天；一个是原松涛农业大学的张子春教授，以前是研究病虫害的，现在都快成了专业的挖参客了……”

老黎说得热火朝天，李小枫却听得心不在焉。因为发出去的信息迟迟得不到回复，他像患了强迫症似的，不时掏出手机来翻阅，心里琢磨着张茉莉是不是又换新号了。

三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

就在李小枫回到变电站的当天中午，运维部主任王荣震就给他打电话布置了新的工作任务。任务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为正在规划的 500 千伏松揽二号线找一条合适的通道。再说具体点就是，新线路有十几公里途经豹愁山上空，所以需要在山上建造十几基铁塔，李小枫要提前就树障问题和林业站做好对接，以便争取他们的配合。

当李小枫向老黎提到这个问题时，没想到他一反常态，当场发飙了：“是吧，我就知道你这个小白眼狼没安好心。林子就是豹愁山的命根子，也是我老头子的心尖子。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腿！”

李小枫顿生一种位卑言轻的无力感，只能实事求是地向主任摊牌自己难以胜任。然而王荣震竟然一反常态地不接招，抬脚把球踢给了西郊供电所所长宋庆斌。

宋庆斌曾在某团担任过政工干事，如今一晃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了。十几年行伍生涯锻炼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勇敢无畏的性格。他立马带着技术员于成博和安全员路洪峰赶赴豹愁山变电站。

听完李小枫的简单汇报后，宋庆斌大手一挥，当即就决定带着 3 人前往林业站去跟老黎会晤。双方一番寒暄之后，很快切入正题。

宋所长的口才果然了得，站在 3 个角度，言简意赅，说明情况。他说，首先是大与小的问题，电网是全国联网的大电网，一个环节不通就会影响大局；其次是急与缓的问题，电网建设牵扯国家方方面面的人力、财力、物力，刻不容缓，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是

轻与重的问题，电网建设事关国计民生，投资和产出都很大，相对而言，林业资源的一点损失还是可以接受的。

老黎见来者不善，连忙摆手打住了宋庆斌的讲话：“得，我不跟你废话。你只不过是个所长，你说了也不算。当然，我这个光杆司令站长也做不了主。这事得让咱们两家单位的一把手会面磋商。你有你的道理，我也有我的论调，总之这事吧，我看是不好办。要我说，你们架线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不能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绕路总可以吧？为啥偏偏要从豹愁山上走？”

于成博接着说：“黎站长，这个问题我们单位专门开过调研会。简单地说，如果绕路的话，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路洪峰在一旁补充道：“于工说的还只是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更大。你想，一绕至少要多出 10 公里来，将来供电的电量损失，还有巡检维修的人工费等，无底洞啊。”

老黎一拍桌子站起来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送客，各位请便。”话音刚落，正端着茶盘想要过来倒水的李小枫尴尬地站在门口，进退两难。

返回的路上，4 人一路无语，都觉得老黎这块硬骨头难啃。回到变电站办公室，宋庆斌首先发言：“凭我多年的阅人经验，这个老黎是个偏执型人格，讲道理肯定是讲不通的。我看我们还是如实向领导汇报，得需要省市公司对接地方政府，请他们帮着协调。”

于成博接着说：“我看老黎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还不退休呢？如果换一个年轻人来，我想会更加容易沟通。”

李小枫说：“老黎的情况的确特殊。他说是因为热爱这个工作，所以才选择在此扎根。”

路洪峰叹了口气说：“哎，那就麻烦了，搞不好是退休返聘人员。看他这个劲头，我们是耗不过他了。”

没等宋庆斌写完汇报材料，老黎的一封亲笔信就让大黄给送上门来了。李小枫立即展读，信中大意是：

既然你们张嘴闭嘴就谈经济损失，那我老黎也跟你们算算账。豹愁山记录在档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共有 135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有 1 种，国家二级保护的有 37 种，还有地方重点保护的 97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共有 24 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的有 19 种，还有地方重点保护的 5 种。此外，还有至少 5 种珍稀禽类（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每年都把豹愁山当作迁徙途中的“途经站”和“终点站”。何况，保护区内还有一些尚待发现的珍稀生物。如果你们的工程对这些珍稀动植物造成直接伤害，或者因为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带来间接伤害，这个损失恐怕也是你们承担不起的吧？

宋庆斌的工作汇报，连同老黎的亲笔信，当天就被送到了揽胜县供电公司经理任冠岭的案头，然后又被逐级呈报到省市公司有关部门。最后在市县两级政府的协调下，工程终于得到省林业局的行政许可批复。批文大意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由松涛市林业局及揽胜县林业局具体负责，对拟建的电力工程实施全程监督，重点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把工程对豹愁山自然保护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有了“尚方宝剑”在手，老黎当仁不让，从省市公司的工程师前来实地踏勘开始，就几乎寸步不离地跟随。到后期施工队伍入山，老黎更是跟在后边唠叨个没完，被大家戏称为“编外队长”。玩笑归玩笑，老黎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也令大家相当敬服。大家基本都会采纳他的意见和建议。

李小枫同老黎一样，自然也是守土有责，被委以重任，全程参与。他的想法就比老黎复杂多了，一方面他渴望“三年戍边”期满之后，有机会调到县供电公司的重点岗位任职，以便与张茉莉有“破镜重圆”的可能；另一方面，他耳边总想起王荣震主任的承诺，等施工结束后豹愁山变电站会升格，单位也会给他派兵，坐实他的“站长”地位。

老黎这个人就是这点好，不论想通想不通，只要是组织印发下来的文件或者领导交办的任务，他都会想方设法去落实到位。当然，

李小枫骨子里也是这类人。要不怎么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个门”呢。

省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和省林业局的科研人员陆续到来，老黎和李小枫自然充当了他们的向导和助手。连日来的接触，特别是有了联合办公的密切合作关系，使两人的友谊之树开始茁壮成长。但同时，就像有阳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样，两人总觉得之前若有若无的隔膜感变得愈发清晰、浓烈起来。至于是什么，两人还都心里没谱。

很快，这种不和谐的源头找到了。源自两人都是太过拎得清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友谊是友谊，工作是工作”，在涉及原则性问题上谁都不肯让步。这也难怪，各为其主嘛。老黎的依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李小枫的依据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一个考虑动植物保护，一个考虑电力设备安全运行，分歧自然是难免的。

不过吵归吵、骂归骂，老黎的心胸还是宽广的。上一秒还把李小枫给顶到南墙上下不来，下一秒就又从背包里掏出“珍藏版”陈酒请李小枫品尝。而李小枫恰好也是不记仇的脾性，许多不愉快就着酒菜就下肚了。

尽管看不懂这一老一少葫芦里究竟卖的啥药，但是施工队队员却一致称赞揽胜县供电公司和揽胜县林业局的领导知人善任。有这俩人当关，真是万夫莫开。

四

据《揽胜县县志》记载，“豹愁山”这个名字在汉代的书籍中就已经出现了，大概是说山路崎岖难行，就连山中的常客豹子出入也发愁。还有一种说法，说豹子这种动物非常爱干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洁癖”，所以唯恐自己的皮毛沾染上污物。而豹愁山当地的小气候是阴湿多雨的，有大半年的时间处于雾气弥漫的状态，在这种环境里生存，想要保持皮毛干净整洁是一种奢望，所以豹子才经常发愁。

反正不论哪种说法，其实都是说的一回事，那就是豹愁山是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所在。就拿电力施工来说吧，汽车、吊车、挖掘机等几乎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无法进山。因为人迹罕至，整座豹愁山连同与之相连的几座有名、无名的山，统统无路可循。人若想安全进山，除非找当地有经验的老猎人带路，否则很容易迷路，或者遭到野生动物攻击，所以前几年不时会有发现“驴友”尸体的新闻。

既然无路，那么再大再沉的东西也只好靠肩扛手抬。所以整个冬季，豹愁山电力施工队的上百名队员都在充当着搬运工的角色。他们甚至放弃了节假日，就连春节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在平地上半年工期能完成的，在这里至少要预留一年的时间，以防各种意外造成的延期。

汽车在距离保护区较远的公路尽头全部趴窝，租来的骡马也只能把物资运送到山脚下，剩下的“最后一公里”要全靠人力来打通了。而这“最后一公里”并不是指的前后，而是上下。从山脚下螺旋上升，手脚并用，一公里的垂直距离，实际走 10 公里也属正常。这期间，手套被磨穿，胶鞋被穿破，帆布工装被挂扯，甚至人员跌倒受伤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一切，都被老黎看在眼里，不由暗自佩服电力工人的敬业精神。

但是佩服归佩服，该他操心的事情他一点也不放松。比如他给施工人员备下的四色垃圾桶就很令人头疼，分别是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有毒有害物、厨余垃圾。后来在电力施工队队长李玉刚的好说歹说下，老黎才终于答应把四色垃圾桶换成两种盛器：蛇皮口袋装建筑垃圾，大黑塑料袋装生活垃圾。

在选择铁塔建设位置时，双方经过几轮磋商，终于达成一致。施工队为了裁弯取直，选择的十几个坑位均坐落于山脊位置，而其中的两三处正好处于植被茂盛区。为了减少坑位，施工队决定追加投资，更换了一种新型号铁塔，把原定的 13 基铁塔缩减为 10 基。

春节刚过，老黎送走了前来陪他过年的老婆孩子，就又拄着登山杖、牵着大黄到山上各处施工点巡检去了。施工队一共分了 10 组，每组 10 人左右，负责开挖塔基。

春寒料峭，冰雪渐融。但是冰雪覆盖之

下的山地依然冷硬似铁，打桩机上不来，冲击钻没电源，炸药不让用，只能选择原始的挖凿法了。除去表层的冰雪，就是一层薄薄的黄沙，然后锄头铁锹就基本派不上用场了。为了确保地基稳固，防止泥石流带来的隐患，各组选择的位置都是“石打石”的 。用传统的钢钎一点一点往下凿，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歇人不歇马，大伙轮流上。尽管每个人双手都磨起了血泡，但进度还是非常慢。

当听说每基铁塔都需要挖出 4 个 3 米见方、10 米深的大坑时，老黎震惊了，不由自言自语：“这么硬的石头垫底呢，这要挖到什么时候？”

李小枫开玩笑说：“纯手工的铁塔，这电费得定高价了。以后你们林业站用电，电价要翻番了。”

晚上躺在山顶工地临时搭建起的帐篷里，老黎和李小枫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们觉得每天爬山上来下去的太费时费力，所以也干脆跟施工队队员们一起，驻扎在工地上不走了。

老黎见李小枫在不停地“翻烙饼”，于是故意讲一些关于山精水怪的故事来吓唬他。可是李小枫自幼听祖父母讲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所以并不感冒。加之他依然陷入失恋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所以也没把老黎的故事当回事。

激起李小枫兴趣的，还是老黎讲的关于豹愁山动植物的传说故事。比如山上随处可见的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鹅掌楸，就同其他地方的树木有区别。如果仔细看就能发现，树皮都会在距离地面 7 寸的地方微微隆起，略呈手掌形，而且有的还呈现出红白相间的纹路。

关于鹅掌楸的传说，老黎缓缓道：“古时候有个家住豹愁山下的寡妇，含辛茹苦拉扯大了遗腹子后，忽然患了骨疼肉萎之症，四处求医不见好转。某日，有个鹤发童颜的游方道士路过，得到了寡妇和儿子的热情接待，临走留下一个偏方。普通药材还好解决，唯独鹅掌楸树皮不好寻找。因为那道士临行时，曾单独给少年交代，必须找到鹅掌楸树精，取其距离地面 7 寸之处的“护心皮”才能灵验。而树精为了自保，化形为普通的鹅掌楸树，藏于深山密林之中，想要找到它并非易事，需要以手掌正对其“护心皮”，它汲取了纯孝之人的精气才肯献身赠皮。而一旦被树精汲取精气之后，这人的阳寿必然受损，少则十年，多则油尽灯枯。

少年相信了道士之言，为了给母亲治病，他跑遍了豹愁山的每一个角落，把所有的鹅掌楸树都给摸了一个遍，终于感动了树精献身赠皮，治愈了寡妇的怪病，而少年也因为精气受损折了阳寿。10 年后，寡妇无疾而终，第二天，少年也去世了。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帮助这位孝子料理了他们的后事。当晚，所有前来帮忙的村民都得到了母子二人的托梦致谢。又过了几天，他们再次得到了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士托梦，称自己为豹愁山山神，千年功德圆满已被玉帝批准上天，山神的位置由这个孝子接任。”

李小枫不由沉溺其中，脱口而问：“你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真人真事一样。我书读得少，你可不要忽悠我。”

老黎正色道：“这个传说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讲的，我保证没有添油加醋。我爷爷曾是豹愁山的猎人，过去进山打猎的时候就经常借宿山神庙，孝子的故事就是庙里的老和尚给他讲的。可惜那座山神庙被日本人给炸毁了。但是这个鹅掌楸的事却是真的，不信你明天去山上看看树皮就知道了。”

天刚蒙蒙亮，李小枫就被外边一阵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给惊醒了。他一跃而起，想起昨晚老黎讲的故事，决定下山去树林里转转看看。

“李工起得早啊，这是到哪里去遛弯吗？”一个熟悉的声音飘过，李小枫仔细一看坑里同他打招呼的人竟然是宋庆斌他们。于成博和路洪峰手持铁锹和铁镐分列两侧，宋庆斌左手持钢钎、右手持铁锤，每凿一下，火星四溅。

“宋所长，你们这是……”李小枫有些摸不着头脑，按说施工这事由上级单位组建的施工队负责，没当地供电所啥事啊。

宋庆斌说：“今天是周末，我们休班，所以想来山上看看。见大家挖坑辛苦，就来帮帮忙。”

于成博笑笑说：“是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锻炼一下身体呢。”

路洪峰接着说：“这条线路贯通之后，能够彻底改善全县西部几个乡镇的供电不足问题。我们几个的故乡可都是西部乡镇的，这等于是为自家劳动，一点也不累。”

五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

但在豹愁山，这个“油”确实有点多。头上这块天，好像一台年久失修的老机器，到处漏油，滴滴答答，没完没了。

清晨起来，老黎伸着懒腰，站在帐外，手搭凉棚四处张望，口中念念有词，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咒语。李小枫悄悄蹭过去，侧耳倾听，老黎竟然说的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下吧，下吧，我要开花。”

“老黎，你这是什么心态？明明是天公不作美，你却在这里幸灾乐祸是吧？”李小枫越说越生气，吐沫星子都要喷到对方脸上了。

老黎并不生气，而是笑眯眯地盯着李小枫的脸说：“怎么？我老人家说错了吗？你知道这一场春雨，会给多少动植物带来生机啊。你看那边竹林，我仿佛看见了竹笋正在破土而出。你再看那边杨树林，我仿佛听到了它们拔节生长的声音。林子下边会长出无数的蘑菇和木耳，那些松鼠野兔之类的小动物就不会再到我的菜园里偷挖偷吃了。而且那些人工鸟巢外的塑料杯也会蓄满水，省得我爬上爬下添水了。”

李小枫翻了个白眼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这一场雨下来，我们好不容易挖好的坑里就积满了水，挖排水沟可不是个轻松活。就算到山下去抬那些抽水泵，也能把人给累个半死。再说雨天容易导致供电故障，短路跳闸时有发生，耽误生产生活用电，抢修费时费力。如果万一发生地质灾害，比如山体滑坡或泥石流之类的，导致倒塔断线，那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老黎不耐烦地打断李小枫说：“你要是喜欢算经济账，那咱就算算。你能看到的这一片片珍稀品种的树木咱就不说了，就说这漫山遍野的松茸吧，一斤就能卖到上千元，你想这林子里得有多少斤？我没细算过，起码上万斤是有的吧。更别提咱这宝贝人参了，那都是无价之宝。当然，保护区的动植物都是受国家保护的，严禁买卖。咱就说它们的科研价值吧，那都是不可估量的。还有对国家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对水土资源的保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那要是折合成人民币，可就是天文数字了。可是看看你们供电公司，进山之后又是挖坑，又是砍树，破坏自然环境，人为制造垃圾……”

李小枫气呼呼地说：“行了老黎，你这都是念的歪经，我看还得请宋所长来给你上一课。”

话音刚落，就听到山下传来声响：“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

先声夺人，只见宋庆斌的脑袋升了上来，后边又陆陆续续升起了十几个脑袋。

李小枫赶忙迎上前去说：“宋所长，这雨天路滑，您怎么又跑到山上来了？”

宋庆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这山上信号不好，可能你没接到王主任的电话。咱单位决定组建临时突击队，抽调各相关部室的得力人员上山支持，确保工程进度。”

路洪峰边摘下背篓边说：“这一下雨，我们就在屋里待不住，都习惯了。指不定哪里就会出事呢。”

正说话间，王荣震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在他身后跟着运检部的一帮青年员工，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包。见李小枫有点愣神，王荣震大声说：“还愣着干吗，赶紧把这些雨伞和塑料布都发下去。人淋着没事，别让坑淋着，这要是灌满了水可不好处理。抽水泵太沉了，不好搬运。”

大家正忙活着，李玉刚带着几个小队长赶了过来，激动地握着王荣震的手说：“老同学啊，这下着雨把你给惊动了。关键时刻还要指望咱老哥们，谢谢啊！”

王荣震拍了一下李玉刚的肩头说：“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赶紧把咱们这些人分分组、排排班，轮流给这 40 个坑打伞遮雨。”

老黎见这帮电力工人动真格了，想要讥讽的话又给咽了回去。他对李玉刚说：“李队长，豹愁山的小气候我最清楚了，清明节后的这几天，只要是下起小雨来，就会一直拖拉到五一之后才会放晴。你们这帮人能坚持一个月？”

李玉刚拿着望远镜，看着蜿蜒的山脊上，电力工人像英勇的战士般肃立，自己迎风沐雨，却把手里的雨伞伸向大坑。山下不断有支援人员赶来，沙袋、木板、草席陆续运抵。更多的人正在拆卸几台大型抽水泵，化整为零运送上山。

好容易排除了水患，豹愁山终于开始放大招了。一连数日，大雾漫天，能见度只有数米，人不走到眼前都分不清谁是谁。好在电力施工队经验丰富，依然采取了人海接龙战术，从山脚到半山腰，一个挨一个站好，把角铁、沙子、水泥、石子等材料，传递到位，然后再用柴油卷扬机、人力滑轮组、机械吊臂等工器具慢慢将其吊装到山顶。

电力工人的行为深深打动了老黎，特别是他们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来的集体智慧及百折不挠的精神，更是令这位在豹愁山坚守打拼了半辈子的老革命感慨万千。往事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老黎记起 1983 年他刚参加工作起，就曾同电力工人有过数年合作。当时的豹愁山，还不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当时山上最多的树种就是松树，大部分都是野生的，也有一些人工种植的。而当年正值松涛市首次电网改造，对木制电杆的需求量特别大，所以揽胜县电力局（现揽胜县电力公司）专门组建了一支队伍，负责采伐合适的松树以供应全市的电杆市场。

电力伐树队队长叫翟存昌，刚开始他带着十几个年轻小伙子，挤住在豹愁山林业站二楼的杂物间里。后来，这支队伍又陆续补充进了几十个村电工。林业站的小楼容纳不了了，他们就在楼后的荒地上搭建了帐篷。当时的林业站有 4 名员工，老站长周方辉、老黎，还有一位接近退休年纪的技术员老徐，以及年轻的兽医小张。

翟存昌个性分明，给老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黎给他起了一个诨号叫“翟四大”，平日都以“四哥”相称。翟存昌也是个大大咧咧的脾气，喊他“四哥”他也应着。“翟四大”的由来：一是嗓门大，他站在山头上喊话，工人们即使待在帐篷里都能听见；二是力气大，他干活从来都不跟人搭伙，别的组放倒的树，需要几个人抬着走，而他放倒的树自己扛起来就走，别人想帮忙都遭拒绝；三是脾气大，工作中只要是有人不听他的安排，上来就是一顿臭骂，还问你服不服；四是酒量大，每天晚饭都要喝酒，除了老周站长勉强能陪到最后，其他几个小伙子常常被他喝到桌子底下去。

别看翟存昌身上有点匪气，但同事们一点都不讨厌他，反而对他充满敬意。比如说局里给的伙食费并不充裕，只能让大家吃饱而已，翟存昌就经常自掏腰包贴补，好酒好菜没断过。如此一来，翟存昌根本没攒下钱。用现在的时髦词讲，他是个典型的“月光族”。而平日工作中，别人不愿干的他来干，别人干不了的他也干，因此他落了一身伤病。

六

林业局在这项工程中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电业局，一是防止误伐珍稀树种，二是防止有人浑水摸鱼打野生动物的主意。

没想到两个单位之间倒是没啥事，电业局内部却出了事。起因是周站长有一次喝多了，就到后院小解，顺便把当天新伐的树清点了一下，发现跟电业局报上来的数目有差距。周站长以为自己看花了，就把老黎叫来重新清点了一下，确实是多了 2 棵。

周站长见状酒醒了一半，喃喃自语道：“难怪天天请我们喝酒，原来是摆的鸿门宴啊。小黎，你马上通知老徐和小张，把前面没运走的那些都仔细清点一遍。”

经过认真清点，发现有三天的数据不对，

当月一共少登记了4棵。周站长觉得事不大，想要跟翟存昌“私了”，毕竟牵扯两家单位，搞不好两个局长都会因此受到处分。

翟存昌得知情况后，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周站长的提议。几天后，破了案。原来，翟存昌装作喝醉，当众走进一楼会议室，躺在专门为他搭建的躺椅上打鼾。等大家都睡了之后，他就悄悄爬起来，怀揣手电筒、腰别电工刀，猫进后院的阴影里蹲守。他知道，月底之前这批树就要被运走了，贼人肯定会提前交割。果然，月黑风高夜，村电工韩德文和前来接头的一个人被逮了个正着。

翟存昌像抓小鸡似的，一手一个把两人拎到一楼会议室。周站长闻声爬起来拉开了点灯，老黎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昏暗的电灯下，翟存昌黑着一张脸，厉声喝问：“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要敢撒谎，老子扭断你的贼爪子。”翟存昌用力一攥，韩德文疼得惨叫出声。

原来，韩德文老丈人家就住在距豹愁山不远的野庙村。不久前，老丈人和他商量给他小舅子盖房娶媳妇的事。韩德文趁着酒劲夸下海口：“爹，你放心，俺兄弟盖房子的木料我包了。”酒醒后，韩德文挺后悔，但说出去的话等于泼出去的水，何况当时酒席上还有七八个亲戚在场。要是这个牛皮圆不下来，以后他就没脸见人了。所以，轮到韩德文值班的时候，他在清点数目时就故意少记一两棵，然后叫几个亲戚趁着夜色把树偷运出去。上个月偷运了两次，一共运走3棵。这个月还没来得及下手，事情就败露了。

翟存昌闻言大怒，一拍桌子站起来，把茶杯震到地上摔得稀碎。周站长见状连忙上前打圆场：“算了算了，他知错能改把树还回来就行，没必要把事情闹大。”

韩德文见有人挡驾，连忙借坡下驴：“是啊是啊，翟队长，这事可不敢声张，要不然你这个当领队的也有责任啊。”

翟存昌怒斥道：“放屁！我限你小子明天太阳落山之前，把偷走的树送回来，要是你敢耍花招……”说着，翟存昌弯腰把垫桌子腿的红砖抽出来，立掌如刀，狠劲一砸，红砖应声断成两截。

韩德文亲戚见状，脸都吓白了，连忙带着哭腔对翟存昌说：“领导，大哥，不关我的事啊。我也被韩德文骗了，他说这事是经过单位批准的，要不然我……”

翟存昌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少废话！你负责监督韩德文，让他赶紧把偷走的树给送回来。”

韩德文耷拉着脑袋，呆呆地站在原地。那亲戚骂骂咧咧地拽着韩德文就走：“还待在这里干吗？赶紧去你老丈人家抬树去吧，咱老韩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韩德文还是没有回来。

周站长端着酒杯，迟迟没有沾嘴，不由嘀咕：“这小子不会是抹不开面子，自寻短见了吧？”

翟存昌自斟自饮了一杯酒说：“没那事，我了解这小子。他要真有这志气，也不会干这腌臜事。你放心，我早料到他会玩这手，所以我昨晚写了一封信，明天让人送到他家去，保证药到病除。不提他了，来来来，喝酒喝酒。”

翟存昌去信的大意是，让韩德文写个辞职报告交上来，这事就不再追究了。要不然，他会写两份材料，一份交给单位领导，一份交给公安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韩德文不但饭碗保不住，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韩德文知道翟存昌眼里不揉沙子，说得出做得到，所以乖乖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交了上来。这样做，他也算是在单位范围内保存了最后一丝颜面。

故事讲到这，老黎不由叹了一口气说：“唉，如今像翟存昌这样耿直的人，很少了。”

李小枫：“是啊，现在的人都怕得罪人，牵扯公家的事往往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谁敢这么较真，保证没朋友。”

话刚出口，李小枫就觉得似乎哪里不妥，一脸坏笑地瞄了一眼老黎，似乎在说：“不好意思啊，你也是这种人，我不该当着瘸子说短话。”

老黎也瞅着李小枫，回敬了一个意味深

长的微笑，似乎在回应他“咱们谁也甭说谁，来到豹愁山这鬼地方的人都是一根筋”。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李小枫没话找话：“后来呢？”

老黎说：“后来电力伐树队就解散了，因为水泥杆忽然就蹦出来了，木头电杆慢慢被淘汰了。再说，随着豹愁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之后，上级就在山区外围拉上了铁丝网，悬挂了标识牌，再也不让外人随便出入了。”

随着豹愁山彻底与世隔绝，电力工人一撤离，林业站的几个人就只能同动植物对话了。不久，周站长和老徐到龄退休。又过了几年，小张也考上了新成立的揽胜县畜牧局，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留恋又伤心的地方。在此之前，小张先后吹了一打女友，都是因为女方嫌弃地方太过偏僻。小张生生从一个帅小伙熬成了大龄剩男。

李小枫忍不住插嘴问道：“那为啥你没成为光棍？”

老黎笑笑说：“感谢那个时代。一个文艺女青年愿意嫁给一个青年诗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李小枫赞同道：“是啊，谁让我没赶上好时候呢。也罢，回头我还是好好学习吧，争取成为优秀诗人。”

老黎站起来拍了拍李小枫的肩膀说：“年轻人，你还太嫩了，看问题看不到根子上啊。这年头，即使你能写出像李、杜那样的绝世好诗来，又去哪里找文艺女青年呢？”

李小枫闻言，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看到那个曾经熟悉的微信号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老黎再次拍了拍李小枫的肩膀说：“小老弟，我知道你还想她。要我说，还是算了吧，趁着年轻，赶紧换一个。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爱情和事业也难双丰收，你降低点条件，我让我闺女给你介绍个学校的老师如何？”

李小枫连忙摆手说：“谢谢黎站长的一番美意，在松揽线工程完工之前，我还是先把精力都放到工作上吧。”

老黎不由伸出大拇指说：“我老黎没看走眼，你确实是个好同志。不过这‘尽职尽责’4 个字你得好好品一下。职，只不过是个职业，端谁的饭碗为谁操心，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基本操守；责，却是更大更深的一个字眼，比如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取义成仁，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人生境界……”

七

雾气散去，气温渐升，又有麻烦找上门来，让电力工人们苦不堪言。

简单来说，就是蚊虫叮咬问题。由于夏季穿的工装比较单薄，加上山里的蚊子个大嘴长，所以蚊子隔着衣服就能把人咬得浑身是包。还有一些类似跳蚤或虱子的小虫，能从衣服的缝隙钻入，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老黎照旧每天穿梭在 10 个工地上巡检。工程越是接近尾声，他越是盯得紧，唯恐谁会偷偷搞破坏，或者是没有及时清运出去垃圾。

有了现代化科技手段加持，李小枫的工作相对清闲。变电站的“五遥”功能强大，就连比较烦琐的倒闸操作都能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所以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巡检设备和核对数据，在系统出现问题时人工能够第一时间干预解决。变电室内的屏柜，在调度所值班室也能看到，李小枫只是起到一个“备胎”的作用。一旦单位负责的 18 个变电站全部升级为无人值守变电站后，变电站智能辅助系统会统一整合调试，届时李小枫等人就会被机器人抢了饭碗。幸好有了巡检维护新建线路的任务，才让李小枫找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价值。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每天必开的工程进展碰头会上，老黎和李小枫总是有意无意地挨着坐，探讨人生，交流思想。听着工人们纷纷抱怨蚊虫问题，老黎又开始讲起了过去的故事：“电力工人们是初次来豹愁山，自然没有领教过这里的蚊虫如何厉害。其实现在的条件已经不错了，各种驱蚊灯、杀虫剂、花露水。我们当年受的那个洋罪，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就是赤身裸体往身上涂抹一种掺了草药的泥巴。对了，过去林业站是有女同志的，可是后来由于蚊虫叮咬等问题，都申请调离了。”

整个夏季，蚊叮虫咬，汗流浃背，让电力工人们看起来十分憔悴。然而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却如期完成，并未因为各种艰难险阻而延期。一切收拾停当后，施工队撤出，豹愁山终于再次归于沉寂。

没有人气，才有仙气。

又是一个秋日的午后，黎潇峰和李小枫在巡检路上巧遇。这对忘年交，坐在一块巨石上，仰望着巍峨耸立的铁塔和蜿蜒而过的导线，各抒己见。

老黎忧心忡忡地说："这条线路开通后，电磁干扰肯定会影响周边植物的生长，还有那个嗞嗞的放电声也会惊扰动物。"

李小枫打断他说："得了吧，老黎，你这论调就是杞人忧天。首先，输电线路频率为50赫兹，电磁波波长高达6000公里，所以不会产生强烈磁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能产生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的磁场的话，那电量损耗可就大了去了。至于那个声响是正常的电晕现象，500千伏导线噪声不到30分贝，野外安静环境通常指的是噪声级在30到40分贝之间。尽管动物听觉比人类更灵敏，但它们只要处于安全距离，就不会被噪声干扰。"

老黎愣了一下说："行啊小子，给我上课来了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时节，丹顶鹤、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鸟类可都该来了，但至今不见踪影。如果它们因为害怕而绕路，可能中途因为劳累饥渴而伤亡。这么严重的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李小枫霍然起身，头也不回地说："有点噪声更好，省得它们靠近，造成电网事故。"

老黎气得冲李小枫的背影大喊："你小子不要得意太早，咱保护区马上换发新版出入证了，就你这态度，老子要投诉你，让管委会给你来个一票否决。"

李小枫故意把一曲《大王叫我来巡山》唱得响亮，人影一闪不见，歌声回荡山间。老黎侧耳倾听，似曾相识，又记不起在哪儿听过，于是掏出手机来百度。不料信号实在太差，手机屏幕转了半天，还是纹丝不动。

回到林业站，老黎爬到楼顶，来回踱步，好容易找到一个手机信号强的点，给儿子发了一条微信，让他把刚才听到的那个歌传过来。不多时，儿子回信了，老黎打开边听边摇头："瞎胡闹，这都唱的啥玩意啊！"于是，他从楼顶上下来，回到办公室，从柜子里拿出录音机，放上一盘磁带，跟着摇头晃脑咿咿呀呀唱了起来。

这台古董级的录音机，曾经是局里给站上配发的奢侈品，跟了老黎差不多30年了。如今，大部分磁带已遗失或损坏，只有3盘磁带依然健在。一盘86版《西游记》电视连续剧插曲合集，是他在菜园干活时听的；一盘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插曲合集，是他在提笔写诗时听的；还有一盘革命样板戏，是他平时烦躁时解闷听的。

夫妻没有隔夜仇，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然也不能有隔阂。所以周末，李小枫又带着两瓶老白干上门找老黎了。

大黄的叫声惊动了在后园干活的老黎。他匆匆跑过来打开篱笆门，见是李小枫，于是假装生气地问道："啥意思？又找我蹭饭来了？"

李小枫笑笑说："没办法，整个保护区，常住人口只有你我两人。我不找你，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啊。"

老黎闻言哈哈大笑："说你嫩吧，还不服气。如果你能像我一样，练就一身能够跟动植物对话沟通的本领，那你就彻底适应这里的环境了。以苦为乐，以站为家，这就是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这广告词早就落伍了。"

"还说我，你上次唱的那个巡山歌，也不咋样啊。"

"不咋地怎么了？！我可是豹愁山的'小钻风'，除了山神、土地，我是第三把交椅。"

"你要这么说就不厚道了，老子在这待了半辈子，怎么也得算是'总钻风'了吧？你这小钻风也得归我管。"

两人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午饭时，李小枫借着酒劲开始切入正题了："黎站长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上门来，实在也是职责所在。"

老黎把筷子一放，盯着李小枫说："有

话直说！干仗也会让你先吃饱喝足了。”

李小枫尽量以平和的语调说：“您肯定也知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是严禁线下植树的。”

老黎冷冷地说：“你先搞清楚了先来后到再说事。什么叫‘线下植树’？明明是你们‘树上架线’，怎么还属猪八戒的，倒打一耙啊？”

李小枫耐心解释说：“按照规定，500 千伏等级的导线两侧 20 米之内都是危险区。前面施工挖掉的那些树，你们这几天又给移栽到了线下，我打眼一看，有好几处距离都太近。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县供电公司值班人员看到了，别忘了，铁塔上都装有摄像头的。”

老黎说：“我找来的那几个帮忙的，都是我们单位的林业专家。松柏之类的树木，秋季移栽成活率最高，而且它们的枝叶也不会四处乱伸，不会接触到线路。我们认为，栽种的位置比较科学合理。再说了，这地盘本来就属于我们林业局管，你们电力的属于入侵者。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八

李小枫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垂头丧气地跑到县供电公司向王荣震当面汇报。

王荣震认真听完，叹了口气说：“这个老黎是林业局元老级的人物了，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但是性格倔强。当年咱们老王局长，就曾经跟他打过交道，确实不好对付。我看这样吧，我们去跟任经理汇报一下，让他亲自出面协调，要不然事情怕是不好办。”

任冠岭得知情况后，当即决定带着他们去现场巡检，给老黎来个突然袭击。对于供电公司这 3 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老黎确实没啥心理准备，知道来者不善，却并未想好应对之词。

李小枫介绍说：“黎站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单位的任经理，这位是运维部的王主任。我们今天来此的目的，还是想谈一下关于线下植树的问题。”

老黎闻言立即变色道：“你小子想拿大官压我是吧？老子不吃这一套！来找我吃饭喝酒行，想搞我的树，没门儿！”

王荣震怒道：“老黎，客气点！任经理跟你们宋局长还是同学。”

老黎也提高嗓门说：“怎么着，想拿宋健压我啊？我移栽这几棵树，是我自己的主意，而且也没花单位的钱，谁都管不着！”

任冠岭笑了笑说：“老黎同志啊，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嘛。我们供电公司跟林业局向来都是兄弟单位，而且我跟老宋是同班同学，私交一向很好。我们这次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把距离线路近的那几棵树再挪挪窝，费用由我们承担。”

老黎闻言脸色顿时缓和下来，柔声道：“领导果然是领导，说话办事就是不一样。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当年你们老王局长可是亲口答应过的，允许我们保护区线下植树。再说你们之前拆除的木头杆还有水泥杆，那周边不都有树吗？”

王荣震笑笑说：“据我对老王局长的了解，原则性的问题，他不会这么儿戏，也许是你记错了。”

老黎没接话，盯着任冠岭的脸看了一会儿，忽然一拍大腿说：“哎，你不就是当年那个任技术员吗？我记得老王局长下来检查植树问题时，你也在场的。你可以证明我所言不虚吧！”

任冠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当年我们确实见过面，可事情已经过去了 30 年了，具体细节我早就记不清了。”

李小枫接着说：“关键是时移世易，过去的政策未必是现在所允许的。你总不能拿着过去的老黄历来要求现在的人吧！”

老黎脸上挂不住了，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说：“你们人多，我说不过你们。反正不管咋说，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乱砍滥伐总是不对，我坚决反对。”

王荣震说：“我们是依法依规有针对性地处理。对那些不危害线路安全的植物，我们当然予以充分保护。可是不符合安规的，我们也不会手软。”

这是宋健第一次接到黎潇峰的电话，而且还是用的紧急状态下启用的卫星定位电话。当宋健风尘仆仆赶到时，宋庆斌已带着村电工在树下恭候多时了。

没等黎潇峰张口，宋健说：“这些松柏大部分都是过去电业局种植的，如今算来也有 30 年了。既然是人家的树，要砍要挪悉听尊便吧。”

老黎急得光张嘴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搬来的救兵，却是胳膊肘往外拐。王荣震冲宋庆斌使了个眼色，于是十几名员工支起梯子、拿出油锯和铁锹，开始干上了。看着这些树有的被削头、有的被连根拔除，老黎感到心在滴血，不停扼腕叹息。

宋健拍着黎潇峰的肩膀说：“行了老黎，知道你会过日子，看到裸露的地盘就想种上植物。但政府已经把线路通道所覆盖的这一狭长地域划拨给了供电公司，你在人家地盘上随意种植，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任冠岭接茬道：“是啊。顶多到年底，保护区内恐怕还要打开一条通道，以供风力发电厂安装风力发电机之用。过段时间政府的红头文件就会下发，黎站长有个心理准备。”

老黎愤愤不平地说：“都来插一腿抢地盘祸害树，我这光杆司令还当不当了啊？”

宋健闻言笑道：“没关系，咱们保护区那上千亩原始森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绕路。那些大风车都建在圈外犄角旮旯不碍事的地方。”

王荣震接着说：“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我们供电公司积极响应。以后火电会退居二线，水电、风电、太阳能电、核电，甚至地热电、潮汐电、生物电等都会推广使用。总之，节能减排是主旋律，环境保护是大势所趋。我们其实都是在为保卫地球母亲而辛勤付出，殊途同归而已。”

李小枫感慨地说：“主任说得是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过去在校园里没有切身体会，如今参加工作在大山里走一走看一看，理论联系实践，自觉思想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宋健听完哈哈大笑说：“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老任啊，也就是我们老黎同志吧，这要是换个人，哪能抵挡你的手下啊。这见识，这口才，让我俩还有啥好说的？今晚上我请客，咱们都到林业站，尝尝标准的野战军伙食。”

说着，宋健掏出腰里别着的步话机，通知司机把东西搬到林业站。吃着压缩饼干，喝着脱水蔬菜沏的汤，就着午餐肉罐头，的确风味独特，李小枫忽然觉得没去当兵实在有些遗憾。

虽然这次“鸿门宴”是宋健亲自摆下的，但是黎潇峰还是把一股无名之火发到了李小枫头上。因为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上级的重要工作安排，让他继续配合电力施工队现场踏勘。而这次来的是两支队伍，不仅有风电厂技术顾问徐发勇等人，还有光伏发电厂营销主任吴钦乾一行。

风机可以见缝插针地布置到山头山尾，就算是占地方也有限。可是这数千块光伏发电板就另当别论了，算来算去差不多要占上万平方米的地方。豹愁山附属神仙庙山的向阳坡中间位置，原来的确有一块面积不小的“斑秃”，可在老黎多年的精心培育下，已经被一片耐旱的灌木植物覆盖了。眼尖的吴钦乾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扬言回去就写报告。

老黎怀疑吴钦乾来之前，可能已经通过监控系统搜寻过了，这是有备而来。他心里不由暗骂，嘴上却说：“吴主任您有所不知，那块地皮可不吉利，以前曾是乱葬岗。据说当年八路军在那个山头打过一场阻击战。”

吴钦乾故意冲着老黎说：“谢谢黎站长提醒啊，没关系。反正又不是我们在那蹲着，怕个啥？”

九

李小枫本想“仗义执言”的，但摸不清对方底细，也没敢多说话，只是跟着他们四处探查，也好长点见识。

送走了这两拨“瘟神”，老黎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不停地埋怨李小枫是个乌鸦嘴，好的不灵坏的灵，是他把这两拨不速之客招

来的。

李小枫心里清楚，老黎是怕他们在这立足之后会经常出入，不仅惊扰此地生物，还有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对环境造成污染。于是，他劝解老黎说，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发电板，都是质量过硬的国产货，不会因为技术问题而状况频出，惹得维修员不断往返，再说以现在的远程遥控技术，两个厂家均不用在豹愁山留人。

风力发电设备的安装，工程比较庞大，需要先修建一条连接公路和工地的简易道路，以便让运输车辆入场。工程比想象中的快，源自背后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和有效的管理。工人师傅彼此配合默契，像小孩子玩积木似的，把风机等庞然大物完美拼接在一起。

老黎每天都爬上楼顶，手持望远镜环视着那些似乎一夜之间忽然从地下冒出来的风机，想要吟咏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又觉得不妥。此时，他脑海中竟然浮现出陪孙子一起看动画片的场景来，嘴里不由自主哼唱起来：“大风车呀吱呦呦地转，这里的风景真好看……”。

光伏发电站那些整齐划一的光伏发电板，像一排排训练有素的士兵整齐列阵。老黎每每路过，都会摇头叹息，总觉得这地方可惜了。但李小枫却不这么看，他觉得把此地阳光采集起来变成清洁电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多好处。

“只是苦了老王头，开春他的蜂箱往哪摆呢？看来得重新寻找根据地了。”老黎嘟嘟囔囔地漫步在一片山林中，四处寻摸着新的放蜂之地。

大王叫我来巡山，
我把人间转一转。
敲起我的鼓，
打起我的锣，
生活充满节奏感……

一阵隐隐的歌声飘来，老黎的耳朵不由一抖，心说，怎么又是那首烂歌？他循声迎上前去，果然看见是李小枫在作祟。这厮竟然背着一个古怪的背包——左侧网兜插着一杆彩旗，上书“小钻风”3个大字；右侧网兜塞着一个蓝牙音箱，歌曲就是这玩意放出来的。

“你有病啊？赶紧关掉！动物胆小，猴不下崽，鸟不生蛋，老子拿你是问！”老黎说着就想动手抢夺。

李小枫边躲边喊：“我就是故意吓唬鸟的，你没看到它们想在铁塔上筑巢吗？”

老黎闻言大怒：“你这说的都是屁话！这里本来就是它们的家，主人愿在哪里筑巢，用得着跟你一个外来户商量吗？赶紧把那玩意关掉，以后我再听到这动静，小心给你砸了！”

李小枫不甘示弱地回敬道：“咱这地形特殊，一旦需要清除鸟巢，带电作业车上不来，只能是停电后人工爬塔手工清除。停电不仅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还会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再说这铁塔相当于十几层楼那么高，我可不敢上，到时候你上啊？”

老黎气呼呼地说：“我上就我上，怕啥！你没看到进山口两边大树上的那些人工鸟巢吗？那都是我这些年的杰作。”

话不投机，两人一拍即散。一个巡山，一个巡线，本以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料半路上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好久不见，李兄别来无恙否？豹愁山光伏发电站站长兼技术员兼安全员兼营销员小徐，向您问好。”徐发勇好像神兵天降，忽然就冒了出来。

李小枫不由好奇：“怎么就你一个人，你们的队伍哪去了？”

徐发勇无奈地说：“上次来的那些人，都是总公司从人才库里抽调的各基层单位专工，也就是说人家都是临时帮忙，我才是正头香主。当然，和你们一样，也是光杆司令一个。”

李小枫问道：“我看你们这个工程还早呢，你是临时路过，还是长期驻扎？”

徐发勇说：“谁说不是呢，省林业局刚给我们总公司发了公函，要求我们把破坏掉的部分尽量恢复原状。所以，我面对的不仅仅是巡检和维护发电设备的问题，还得考虑

怎么完成绿化和环保任务，这不才找你来商量嘛。我没把握说动黎站长，但是工作上的事还必须找他配合。”

李小枫拔出身后的旗帜递给徐发勇说：“在豹愁山地盘上，老黎才是‘总钻风’，就算你长我几岁，顶多也就是个‘大钻风’，所以不得不敬着点。”

事实证明，年轻人的沟通，比“忘年交”更加融洽丝滑。两人很快就结成了同盟，决心一定要采取措施杜绝鸟类带来的威胁。

两人站在保护鸟类不受伤害的角度去劝说老黎。老黎果然被说动了，3 人很快就保护鸟类达成了合作。老黎当然不肯做赔本买卖，首先要求两个年轻人协助他维修和安装人工鸟巢，并说这才是解决鸟与电矛盾的治本之策，还煞有介事地搬出当年大禹治水的典故，总结出“堵不如疏”的千古教训。然而两个长于脑力劳动的年轻小伙，自然不愿每天扛着梯子背着木箱，跟在老黎屁股后面爬树。三五天还可以，长此以往，又脏又累，两人直接撂挑子了。

逃离了老黎剥削的魔爪，他们计划利用无人机对那些经常有鸟类出没的高危地点做好标记。王荣震对李小枫的工作建议非常赞同，专程给他送来一架新型无人机以供驱使。刚开始几天还顺利，可无人机在飞越神仙庙山后面的那片小树林时，却忽然失联了。两人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第二天，徐发勇又弄来一台无人机，继续在该区域上空盘旋找寻。很快，无人机又失去了控制，直接坠地摔毁。

气得徐发勇把遥控器扔到地上说：“是不是老黎搞的鬼？”

李小枫挠挠头说：“徐兄此言差矣。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闹鬼，但我敢肯定老黎的人品绝对不会差。这种背后害人的事，他不屑做。”

无人机价格不菲，如今一丢一毁，两人都不敢跟领导汇报。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厚着脸皮登门向老黎求助。

老黎逮住机会，首先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课，然后又拿出儒家思想来熏陶，最后是科普课。他说，我国自古就有利用植物与矿藏的伴生关系找矿的传统，多种古书均有相关记载。比如有一种叫作香藿的中草药，就对铜矿比较敏感，哪里成片生长着这种植物，附近肯定能找到铜矿，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作“铜草花”；类似的还有一种叫作三色堇的观赏植物，由于花开艳丽，也被称作“蝴蝶花”，是锌矿的伴生花；还有石竹偏爱金矿，锦葵偏爱镍矿，紫云英偏爱铀矿等。

“所以我们的无人机是被山神给没收了呗？”徐发勇打着哈欠问道。

老黎瞪着眼珠子看了看徐发勇，又看了看李小枫问道：“合着我是白说了是吧，你听懂是咋回事了吗？”

十

对于地下矿脉对无线传输信号带来的干扰问题，学电的人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徐发勇和李小枫看不惯老黎好为人师的样子，所以故意装模作样惹他生气。而老黎这人就是这点好，只要你真心与他交朋友，他从不真生气，而且为人还特大方。

徐发勇是第一次登门，所以老黎非要留饭，而且把他女婿过春节孝敬他的两瓶好酒拿了出来。一看酒的牌子，两人相视吐了吐舌头。李小枫心说：乖乖，光这两瓶酒就要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开饭前，老黎特意带着他们参观了后园的菜地，虽然时已隆冬，但菜窖中仍存有土豆、地瓜、大白菜等。来到后园的一角，几棵老榆树之间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鸡窝中，群鸡正在其中悠闲散步。忽见老黎冲着身边的大黄做了个手势，这狗立马纵身跃进鸡舍，专挑那几只领头的大公鸡驱赶。老黎眼疾手快，抄起网兜一下就把朝他蹿过来的“领头大哥”扣住了。

人狗完美配合。看着大黄嘴角流露出的一丝不屑，可知这狗子没少干这种“缺德”事。接下来，老黎手起刀落，鸡头、鸡屁股、鸡内脏瞬间全部进了大黄肚中。

大铁锅架起来，底下填上枯枝败叶。油开了，葱段、姜丝、料酒、辣椒随着鸡块一起下锅爆炒。闻到香味之后，老黎再放进酱油、食盐、甜酱等继续翻炒。接下来，他加入红枣、枸杞、食用油、桂圆、甘草等调料开炖。水沸后，山菌、南瓜、胡萝卜等被放入锅内，小火慢煮。

客人们深知，这绝非饭店出售的那种小鸡炖蘑菇。食材的绿色和新鲜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这其中的配料相当珍贵。就算没吃过猪肉，他们也见过猪跑。李小枫不久前邂逅过当地一位进山采蘑菇的老大爷，从他口中得知猴头菇市价 30 多块钱一斤，比肉都贵。

“嗨，你不说还不知道你没文化呢。猴头菇算什么，还不顶这种菌价格的一个零头呢。”听着他们的小声议论，老黎不由又开始贩卖起专业知识来。

李小枫不由脱口问道：“这是个什么鬼？”

老黎摇头晃脑地说：“告诉你，记住了，这种菌叫竹参，光听名字中这个‘参’字就知道其身价了。竹参营养丰富，香味浓郁，滋味鲜美，自古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它朝开夕谢，只有不到一天的生长期，晚一步就会枯萎腐朽，所以才珍贵难得。”

徐发勇怯声问道：“这种得值不少钱吧？”

老黎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不算太贵，也就 1 千元一斤吧。”

两人闻言，不由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多说什么。老黎见状，更加得意起来，指着锅里的另一种黑乎乎的有点像香菇的山菌说：“竹参固然珍贵，但同它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这种菌名叫中国松露，号称‘菌中极品’，只需在一锅汤中加入一块，就能使味道提升一个数量级。这种菌卖到省城的大酒店，起码也得四五千元一斤，出口的话价格还要翻番。”

徐发勇不由惊呼：“就这么个玩意上万元一斤啊？”

然后，两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敢再动筷子了。很明显，这是老黎摆的一桌“鸿门宴”啊。

老黎笑笑说：“两位小老弟，这么好的酒菜，就得放开了造啊。说老实话，就算我亲儿子来，我都不舍得摆上，你们知道为啥吗？”

两人闻言更是大眼瞪小眼，只听老黎说道：“因为他不帮着我去弄鸟巢。”

见老黎说得这么干脆，他俩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但还是觉得为了一顿美食就去干苦力实在不值，于是转身想告辞。老黎生气地站起来，一拍桌子说：“吃了喝了，想拍屁股走人，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大黄，上！”

刚才还昏昏欲睡的狗子忽然站了起来，冲着两人龇牙咧嘴，呜呜低吼。两人一看，这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干脆放开肚皮吃起来。反正吃不吃都得干！

荒着自家田，种着别家地，两人心里特别扭。但无奈老黎是个狠角色，身先士卒，全程死盯，根本不给他们偷懒的机会。

果然是借来的骡子力气大，加上老黎这个监工，几天下来，两人累坏了。李小枫忽然一拍脑袋说：“徐哥啊，我看那天光伏发电厂来的吴钦乾挺有派头，好像老黎比较怵他，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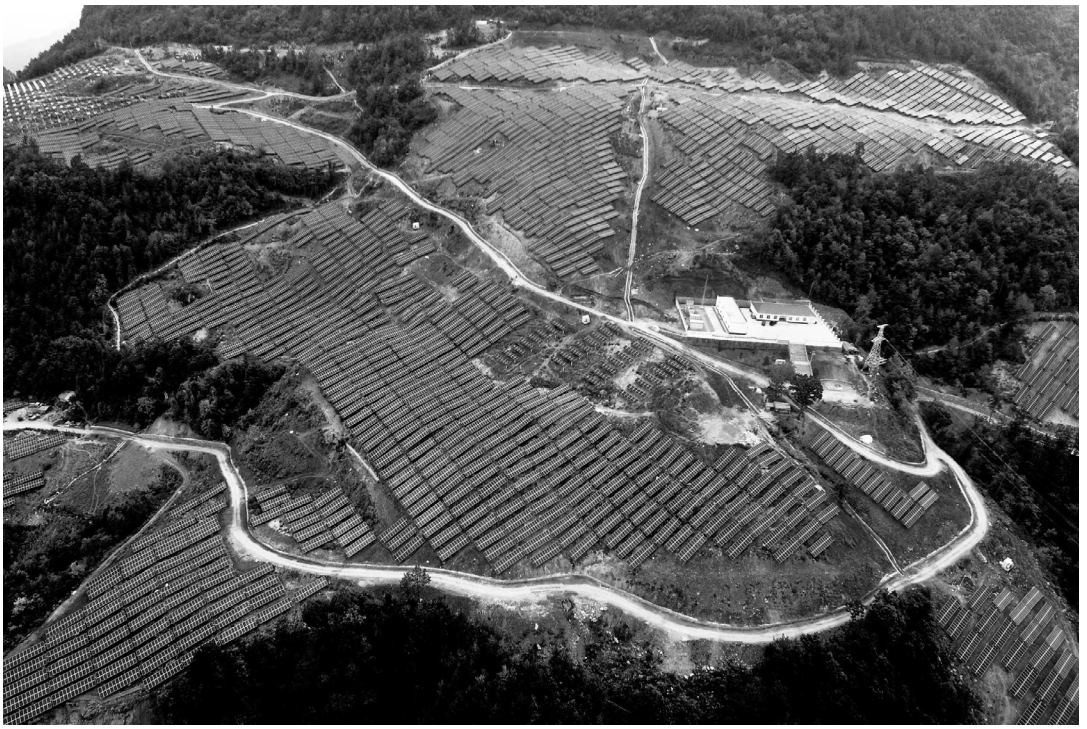
徐发勇说：“有倒是有，而且我们还是校友呢。你的意思是把他请来，一物降一物，治治黎老头？”

人工鸟巢的维修及安装工程，终于告一段落。这天，3 人正倚靠在进山口的大树旁休息，忽见两个模糊的身影朝着这边走来。隔着蒙蒙雾气看不清楚，他们索性就没动，趁机观察一下来者何人。

就听到一个女声响起：“大周末也不让人休息，来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啊？”

男人说：“你以为我想来啊，还不是有朋友告诉我说项目出了点问题。不来看看，我到底是不放心啊。”

老黎不是傻子，瞬间就明白是这俩小子捣鬼引来了吴钦乾，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一番寒暄后，老黎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装着兔子的铁丝笼，送给了吴钦乾带来那个姑娘，说：“穷山野岭，没啥好礼物送给贵客，这只兔子是我从陷阱里救出来的受



伤野兔，伤养好了却赖着不走了，你就拿它当宠物养吧。只是注意，这笼子底部有些兔子拉的屎。”

吴钦乾闻言，也咂摸出老黎的不善，想了想还是决定开门见山：“黎站长，我听说您是一位见不得裸露地面的虔诚环保主义者，所以来跟您商量一下，关于我们承包的那片山坡要使用除草剂的事。”

老黎一听急眼了：“不行，你想在保护区里使用化学物品，这是法律法规严厉禁止的。如果你怕植物遮挡阳光的话，我不去那边撒草种就是了。对于那些冒出的杂草，我会联系当地放羊人定期过去用最环保的生物除草法解决问题。”

吴钦乾不由愣了一下，问他：“用这方法可行吗？你能保证羊不会啃坏电线？”

那姑娘看两人斗法，觉得挺有意思，于是故意提起笼子逗弄兔子说：“小乖乖，我觉得吴大主任的担忧不无道理，你说呢？”话音刚落，她发出一声尖叫。众人一看，原来是笼子里滚出几粒兔子屎，正好落在她时髦的毛裙上。

十一

老黎果然有高招，三下五除二就把吴钦乾等人打发走了。只见他一边吟咏毛主席的《送瘟神》，一边扛着铁锹到园子里干活去了。

徐发勇见再待下去也没好果子吃了，也借故开溜，只剩下一脸茫然的李小枫呆呆跟在老黎身后。

老黎清了清嗓子说：“怎么样？年轻人，看人家出双入对眼红了吧？我劝你啊早点找一个女朋友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这一辈子快着哩。”

李小枫缓过神来说：“老黎，咱们读书人难道不应该胸怀大志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的初心呢？你的理想呢？”

老黎闻言大笑：“你这问题问得好。当年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都被我用一个故事打发了。说有一个富翁瞧不起一个穷苦的渔夫，对他的人生指手画脚乱规划。见渔夫无动于衷，富翁就拿自己的创业史说事，说自己经过半辈子辛苦打拼，才终于实现了经济

自由和时间自由，趁着度假来海边游泳钓鱼晒太阳。渔夫淡淡地回了句‘你的理想我从出生就实现了’。”

两人正说话间，忽闻大黄大叫几声，原来是王荣震带着一个女生来了。王荣震一进门就埋怨李小枫说：“打值班室电话没人接，打你手机也打不通，我一猜就知道你来这了。”

李小枫不好意思地说：“我正想给您汇报这事呢，那架无人机失联了，我正想求黎站长帮忙寻找呢。”

王荣震说：“这事我早就知道了，都好几天了，收不到无人机的回传信息，那自然是出意外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松涛市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专业的实习生王岳灵，接下来半年就是你的属下了。你也正好利用她的专长，把咱们的无人机充分利用起来，提高工作效率。”

王荣震叹了口气说：“岳灵是我侄女。这孩子命不好，高考前夕父母遭遇车祸离世，因此发挥失常，只考上一个专科。所以拜托你们多照顾，多指导。”

两人点头应允。

只听王荣震略带伤感地接着说：“可惜我弟弟、弟妹英年早逝，留下这个孤女无依无靠，我这个当大伯的一直都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李小枫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小师妹。不对，应该是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老黎也拍着胸脯再次保证。王荣震闻言，放下心来，转头离去了。老黎也准备离开，边走边说：“你们不是要去寻找无人机吗，把大黄也带上吧，它对那边地形较熟。”

果然是隔行如隔山，有了王岳灵的帮助，新无人机不仅找到了旧无人机，还顺利完成了从豹愁山主峰到神仙庙山谷地全程 10 基铁塔的巡检工作。

返程途中，李小枫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两根天线的无人机比 1 根天线的厉害啊？是不是 3 根的更厉害啊？”

王岳灵谦虚地说：“我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暂时先不回答了。我报了专升本的培训班，等我考进师哥你的母校后，会选择自动化系继续深造。到时候，我会专门请教老师这些问题，等我毕业后再回来告诉你。”

转眼春节到了，王岳灵看中了变电站的清净，决心留守，以便静下心好好备考。而李小枫的父母也被姐姐、姐夫接到家里过年去了，所以他索性也就选择了留守。变电站值班室旁边有个小厨房，王岳灵到来前一直都处于闲置状态。过去李小枫除了到老黎那边蹭饭，就是靠方便面、火腿肠、罐头等速食品对付。现在有了免费的御用厨师，李小枫的食欲大增，他的“魔鬼身材”也开始走样了。

李小枫从电子秤上蹦下来，夸张地喊道：“师妹，大事不好，我又胖了 1 斤。你不去养猪，都可惜人才了。”

王岳灵已经适应了李小枫爱开玩笑的脾气，于是顺着他，说：“我要是走了，师哥会不会想我啊？”

歪打正着，王岳灵的一句玩笑话，正戳中了李小枫的肺管子。正不知如何接话时，他忽然想起老黎当年俘获他老婆芳心的绝招——写诗。说干就干，李小枫把饭碗一扒拉，立即取出笔记本翻阅起来，里面记录的都是他平日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见闻感想。

不多时，纸上出现了一堆歪七扭八的字，仔细辨认，相当凑合。

电网大
世界小
汲取日月星辰之力
挖掘大地江河之精
织就绿色能源大网
照亮大地
温暖人间
造福生灵
为文明传递火种
为发展提供动力
为繁荣保驾护航
电力工人的无私奉献
感动神明
激励万物
山川为之让路

鸟兽因此欢呼
每一粒煤炭
每一颗水滴
每一丝阳光
每一缕清风
甚至
地球的
每一次胎动
穷造化之合力
聚智慧之大成
让科技开创未来
让电力引领时尚
我们都是
时代的幸运儿
改革的弄潮儿
有幸见证伟大历程
有志搏击巨浪狂风
在艰难的征程中
没有人保证一马平川
没有人承诺一定成功
踏着先贤的脚印前进
站在巨人的肩头探索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光明使者
始于光明
环保卫士
终于环保

“这最后一句的‘终’字不妥，不如改为‘忠’，‘忠于职守’的意思。”老黎不知何时，已站在了他俩背后。

原来，他想趁着李小枫这个壮劳力在，一起去山崖上安装一批人工蜂巢，以便老王头再来时，能给他一个安慰。毕竟，保护区内最好的向阳坡已经被光伏发电板全部占领了。而徐发勇似乎早有不祥预感，早就收拾行装回老家了，而且表示年后会被总部调往其他地区施工，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

见李小枫犹豫，王岳灵说：“没事，师哥放心去吧，站里有我盯着呢。”

李小枫说：“好，那师妹我去了啊，有事你给我打步话机。”

尾声

直到所有的人工蜂巢都安装完毕后，老黎才向李小枫摊了牌。原来他递上去的请辞书已经获得了局里的批准。他是不想离开这个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工作岗位的，但无奈老婆、孩子一直催。如今，新招聘的几个年轻人都愿意来接替老黎，老黎再也不是那根无可替代的顶梁柱了。为此，他很失落，也很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对旧人似乎有点残酷，但对新人却是难得的机遇。所以，他决定过完 61 岁生日就走，一天也不多待。

临别时，老黎把他的“百宝箱”留给了李小枫，里面装满了光怪陆离的东西。像什么矿石样本、动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等，其中还有一本半旧的日记本。

李小枫随手翻开最后一页，看到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退休感怀》：

四十年来一场梦
缘起半阙沁园春
奇花异草赛仙境
珍鸟灵兽绝凡尘
神出鬼没挖参客
冬去春来养蜂人
巡山护林不畏难
一枝一叶俱在心
山蕴大能水含量
唯此绿风不负君

王海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时代文学》《当代小说》等文学期刊。供职于山东夏津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短篇小说

白鹳之约 傅玉丽
在场 李岩岩
春风水上来 冷　冰
警爸和他的飞虎队 王存华
牵·车 徐明卉
失眠·失忆 袁国义

白鹳之约

傅玉丽

张大明一回家，郑小琴就跟他抱怨，他们生活在江西，竟然没去过鄱阳湖，没有看过鄱阳湖的候鸟，真是白活了。张大明总龇着牙，眉毛一抬说：“容易啊，这才 10 月，哪天天冷了我们就去。”说是这么说，可这都几年了，他们还是没去。

要说，张大明和郑小琴住的县城一边靠近鄱阳湖，一边靠近南昌，去趟鄱阳湖的中心区域不是太远。但张大明天天在外面跑，没少看到鸟儿从头上飞过，没觉得非去看不可。郑小琴却翻着白眼说：“你那不能算是真看鸟儿。”这么一直说着要去却一直不去，郑小琴觉得离那些鸟儿更远了。两人也像季节候鸟似的，到了冬季没事就会因为这个事拌上几句嘴。

说多了没用，郑小琴也就不说了。

偶尔也会有成群结队的鸟儿从县城天空掠过，直往鄱阳湖中心和西北方而去。鸟儿飞过时，天上仿佛吹来了大片大片的白云，远远望去，气势磅礴之中又仙气飘飘，让人好像一下进入了梦境。这种时候，如郑小琴在身边，张大明就会对郑小琴说：“看啊，这些鸟儿飞来了。”既有无尽的惊喜，又有对郑小琴的安慰。

在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工作，张大明天天在线路上跑，远远比郑小琴见鸟儿的时候多。他觉得能这样看到远方来的鸟儿，跟到了鄱阳湖是一样的。干嘛非要去呢？自己工作那么忙，哪有什么心情去玩？

每年夏季和冬季，是用电高峰期和安全大检查时期，越是这个时候越忙。特别是冬季，虽说南方没有北方冷，但长江中下游地区一降温，又湿又冷。那段时间，他天天和同事一起巡检易覆冰的线路和铁塔，一走就是一天，回到家里累得不行，就想躺下。而且越是到节假日越是要上紧弦，张大明真没心思去完成郑小琴的候鸟之约。

这年 10 月一场寒流，提前把冬季带来了。因为天气冷，街上几乎无人溜达，巡线路上则更显冷寂。那天，张大明和班组员工小天一起巡线。两人做好防护，沿着鄱阳湖边的区域检查。走过几处山坡，两人气喘吁吁，十分憋闷，于是都将口罩取了下来。

戴口罩是为了防病，现在戴口罩是为了防寒。就在两人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时，做了 20 多年线路运维工作的张大明发现，前

面田里的一基铁塔上有什么东西。

“我去看看。”张大明心一惊，莫不是哪里刮来的编织袋？现在正是用电高峰期，停不得电，更不能出事。张大明三步并作两步，往那基铁塔走去。快到铁塔底下时，他脚下趔趄一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起身时屁股好痛，可他的眼睛还是紧盯着上方。

小天也赶过来了。两人做好安全措施，开始往塔上爬去。

越往上爬，风越大，阵阵刺骨的风直往人后脖子里钻，脸上也刺得生疼。张大明顾不得这些，几下就爬到了最顶端。到了上面，张大明有点傻眼了——竟然是一个鸟窝。里面的大鸟见来了人，呼的一下飞了起来，巨大的翅膀、细长的腿，一身白色如同仙女。

张大明看呆了。这么多年他不知爬了多少次铁塔，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突如其来的白色仿佛火焰一般让人站不住。

好一阵子，小天看到班长什么也没做，就在那里发呆。

“小天，没想到它这么大啊。”

“还这么高呢。”

“谁知道冬天还有鸟在这上面做窝呢？那鸟肯定不是一般的鸟。”

“白的，是咱们这儿的白鹭吧？或者是白鹤？”

“比白鹭大多了。那翅膀跟把大伞似的。”

……

发现那鸟后，张大明用无人机拍下了照片。回到单位，他想了下，又马上给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打了电话并把照片发了过去，请他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鸟。结果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看了照片，回了电话：“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听到这些，张大明搓着手对小天说：“看看，我说了不是一般的鸟吧。”

“年年我们这儿的鄱阳湖都有候鸟飞来，成千上万只。我去看过，还真不稀奇。”年轻的小天喜欢旅游，鄱阳湖早去过了。

“你弄清楚些，是白鹳，不是白鹤。也不是外国的白鹳，是我们的东方白鹳。”张大明复述着电话中的答复。

“东方白鹳，这名字有特色，好听。”小天才反应过来。

听他这么说，张大明想起郑小琴的要求，便不再开口，而是想了下说道：“现在它来咱们这的铁塔过冬了，不用去鄱阳湖那边了。”

“那是两回事儿。你不知道，到了鄱阳湖，人仿佛进入了仙境。在一片宁静朦胧之中，四周围仙鹤踊跹、水雉翘尾，还有的鸟儿梳理着羽毛。人都不敢吭声，真怕惊扰它们。”

“那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谁不知道。一年四季千变万化，想都想不到。”

“那当然了。冬天水位降低，湖底的水草呈现出来，像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还有大片大片粉紫色的蓼子花，好多人去看。夏天看水，冬天看草原。那里水好，有草，又有鱼虾，气候比北方温暖，还大得望不到边。鸟儿不到那里到哪里呢……”

听着小天的话，张大明鼻子一哼：“好了，好了，你年纪轻轻，知道什么？”

“我当然知道，那儿还不能住宿，不能开车，不能乱采摘……”

张大明无意再跟小天啰嗦，马上向单位报告这件事，看如何处理。小天望着张大明说：“班长，这事还不好办，让它飞走，飞到鄱阳湖算了。”

“那儿有它的伙伴，倒是好事。”张大明想起刚才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专家说的话，接着道，“这鸟全世界才几千只，是来我们鄱阳湖过冬的几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之一，可不能大意了。”

“可我们又多了事了，还不安全呢。”

“是，不安全了，还多了事，所以得好好研究一下嘛。”

小天笑了起来，知道班长没有时间到鄱阳湖去，年年欠着郑小琴，也不再说话。

事后，单位决定先观察几天，不打扰东方白鹳，同时要密切注意线路安全。今年，供电公司重点对“三跨”区域、易发生覆冰灾害区域、外破多发区域的绝缘子、横担、导线、金具、线夹等开展排查，不放过一处安全隐患。

张大明不放心，小天也不放心。隔了一天想了想，两人又去了那条线的那基铁塔处巡检。

“我感觉咱们有缘分，应该还能看到。”可两人到了那里往上一看，什么也没有。他们检查了线路和铁塔，正想往回走，突然感觉天上有什么东西轻轻飞过。两人抬头一看，一团白色的云雾飘向了高高的铁塔。

“来了。”张大明压低声音说道，生怕吓着大鸟。

大鸟到了铁塔顶端，不断盘旋，没有落下，像在确定自己的家还在不在。看到眼前的窝依然安全，大鸟上下翻飞，跳了几圈舞蹈，才轻轻落下。

张大明和小天伸长的脖子都发酸发木了。看到大鸟进了窝，两人才不约而同地低下头，转动起来。

“你，每天要盯着。”张大明边揉脖子边说。

“我？你不盯？”小天也边揉脖子边说。

“线路要安全。没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张大明严肃地说。

“白鹳要保护。没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小天也严肃地说。

“是东方白鹳。”张大明纠正道。

“不是白鹭，不是西方白鹳。”小天纠正道。

说毕，两人相视一笑。那天张大明回到家，就跟郑小琴说再也不用去鄱阳湖了，他看见那儿的候鸟了。“怎么可能？”郑小琴问，“又是天上飞过的吧？”

张大明翻出无人机拍的照片给郑小琴看，郑小琴也看愣了：“真是好美啊。你看，它的腿好长，鲜红的，虹膜是粉红色，羽毛白得好纯啊……”

看完，郑小琴对张大明说：“你运气真好。”语气充满羡慕。

“是啊。可因为它，事情也多了。怕它不安全，也怕线路不安全。”张大明回答。

当然，张大明可不只是去看，还让小天用无人机拍。

“我担心它在上面触电。大风大雨，窝一移动，可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小天问。天天观察大鸟，他还真怕这鸟飞了，不再来了。

“鸟窝虽然比一般的鸟窝大，也会面临被大风刮到导线或悬垂绝缘子上的情况。到时候引发线路接地故障，就会严重威胁线路安全，我们要帮它加固下。”

“对啊，真危险。”张大明不知小天说的是线路，还是东方白鹳。

“我研究了下，要把那塔上的部分线路，就是它所在的线路做绝缘处理。我已经跟单位说了这事儿。单位听说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要我们一定保护好，大力支持。”张大明得意地说。

小天回了句：“这么冷的天，上去加装绝缘装置不冷死人？”

张大明拍了一下小天：“你这家伙！班里的人如果都像你这么想，还怎么做事？”第二天，领了器材，张大明带着 3 名班组员工到了铁塔下面。

远远地，他们等啊等，终于等到大鸟外出了。“赶紧上，抓紧时间。”张大明一声令下，几个人像猴子一样迅速上了塔，在鸟窝下方的线路处加装了绝缘套管。小天在地上用无人机追着大鸟，可大鸟早没了踪影。

在塔上的几个人开始冷得要命，不一会竟然微微出了汗，虽然作业时间不长，可下塔时腿竟有点发软。张大明下一步停一步，眼睛不肯下来，一直反身盯着那鸟窝看，心里想着：真大啊，而且建得枝枝相连、根根错落、条条紧实，真是天才建筑师。

他还想多看一下，同事叫了起来：“班长，下去看吧，再看鸟就来了。”

“嗯。”张大明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赶快回答，“收工。”

几个人到了地面马上低身跑开，像做贼似的。不一会儿，大鸟飞回来了。它围着铁塔足足转了 3 圈，才落了下来。

一路上，张大明他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脚踩薄冰的咔咔声，听着两边树木发出的簌簌声，好似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

冰冷却又热闹。

就这样，几个人走了很久，还是张大明开口打破了宁静：“我真想写首诗啊。”

“我也想。”小天和其中一名员工异口同声说道。

这么整齐？张大明愣了下。好一会儿，他笑了起来，几个人都笑了起来。小天笑过后，没放过张大明，说：“班长，这诗一定要写啊。”

天天检修维护线路，哪里会写诗，张大明不好意思地笑了，装作没听见。

当然，回到单位，张大明可没放过这些小子。自己年纪最大，这些小子都是近些年进入单位的大学生。他让他们经常上网查一些关于东方白鹳的资料。

小天把查到的资料往班组微信工作群里发，张大明收了就往输电管理中心的大微信工作群里发，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家住九江市区的班组员工小贾对张大明说：“班长，你知道吧，鄱阳湖并不是全在鄱阳县。有个候鸟保护区，可就在我们九江市永修县境内呢。”

“九江也有？”

“九江也有，在湖的西南角，就是这些鸟待着的地方，也是它们越冬的家。”

“是吗？”张大明点点头，回去可以跟郑小琴讲了。

小贾刚说完，班组员工陈大力进来了：“班长，考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到鄱阳湖过冬的候鸟有多少种？国家一级保护的有哪些？”

“成千上万种，一级保护的，一级保护的就有东方白鹳。”张大明答得有些迟疑。

“你可别打马虎眼，这就跟咱们检查线路似的。马虎眼一打，一个螺丝松动没看到，一个附件缺损没查到，或者导线与绝缘物间的连接距离变了也不知道……这些细节没看到，线路出了问题，一停电，那可就麻烦了。”陈大力的后半句是张大明经常说的话。他学得有模有样，还比画着班组出发前张大明挺胸收腹严肃的样子，可把张大明气坏了。张大明一下就蹿上去伸出了手：“你小子。”

“哎，不能动手啊。不会就不会，不要打马虎眼。”哪知陈大力一个转身，跑没影了。

“这都是些什么兵啊？”张大明气恼地自语了一句，收回手，“真是能耐了！”

张大明那天回家去看父亲大老张，到了家却没人，就沿着街道去找，专看有变压器和电杆、线路的地方。母亲走后，父亲一个人生活，近年来身体大不如前，记性变差了，做事说话却非常固执。果不其然，不多一会儿，他

就看到父亲在一台变压器前转悠。张大明鼻子一酸，上前叫道：“爸。”

77岁的大老张转过脸来，有些迷迷蒙蒙。

“爸，我是大明啊。”

“大明，啊，你来了。”大老张半天才反应过来。

张大明上前，小心地拉着父亲道：“我们回家吧。”

“回家，回家。”大老张说完，嘴唇哆嗦起来。张大明轻轻拉着父亲回了家。父亲退休多年，近几年时而迷糊时而清醒，有时出来了，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但慢慢地，母亲发现，大老张出来并不是乱走，而是专找街上有电杆、电线的地方走，专找变压器看，一看就是半天，跟别的老人逛公园似的。还好县城没有像省城一样让电线往地下走，而是就把木电杆变成了水泥杆，把台式变压器变成了箱式的。箱式变压器在外形上做了美容，仿佛街边一景，不走近看真看不出来。

这就给大老张增加了难度。一次张大明回家，父亲就嘀咕：“怎么现在没有变压器了？”

“有啊。”

“我都没看到。”

“就在咱家边上200米的转弯处就有，上面画了图案，蓝天白云和4只白色的鸟儿，远看看不出来。”张大明还带着父亲去看了一下，大老张这才放下心来道：“我还奇怪这东西怎么没有了，原来在这儿，就是变了样，好看多了。”大老张半天不肯回家，伸手去抓4只鸟儿，没抓着，还问张大明：“它们怎么不下来啊。”

知道了父亲的这个习惯，张大明找起来也就方便多了。父亲也不乱走，不是抬头看电线就是围着变压器转。只是好几次有人以为他要破坏，还打电话到供电公司来报告，当得知他就是供电公司老员工时，才笑笑叹口气离开。

张大明总想让父亲高兴点儿，平时能来就来，来了就想着法子逗老爷子开心。想到铁塔上的东方白鹳，张大明到家就对大老张说：“爸，我们那天发现了一只特别有名的鸟儿，你看。”他打开手机让父亲看。

“鸟儿多了，有什么看的？”没料到父亲不接茬，眼都不抬。

“可我们是在铁塔上发现的，好大，做了窝呢。你看翅膀一张真像大伞啊……”

听到铁塔，大老张抬起眼问：“什么地方？”

“是巡线时看见的，就在110千伏铁塔的最顶上。”

“我看下。”大老张突然打断了他，伸手抓过手机，看了几眼，就闭上了双眼，而且是紧紧地闭上，眼部还挤出若干皱纹，嘴巴也闭得成了一条线，似乎很不舒服。

“爸你怎么了？”张大明吓得赶紧问，扶住他的肩膀。大老张并不理会他，而是又睁开眼看了一遍，一点点看，就像看见熟人似的，脸上的表情由紧而松，又由松而紧，风云不断。

好一阵子，大老张将手机往沙发上一丢：“唉，终于又看见它了。”

“什么？爸，你见过它？”张大明听不明白。父亲的样子与平时完全不同，没有丝毫迷糊相，十分清醒。

“这是鸟中君子啊，哪里没见过……”

父亲此时的话让张大明特别吃惊。大老张望向前方，一个人说了起来：“那鸟儿真大啊，站起来有孩子高。可它趴在铁塔一个横担夹角那儿，不知趴了多久，翅膀想呼扇，却无力飞起来，远远看去像一团云……”

原来，有一年冬天，年轻的大老张去巡线时，就在一基铁塔上看见了东方白鹳。当时他不知这是什么，几下爬到铁塔顶部，发现这只大白鸟还有些温热。大老张转了几个角度，几下就将这不知名的大鸟轻轻取了下来。下了塔，看到这只大鸟，同伴都惊呼起来。

“是吗？还有这事儿？”张大明惊讶道。

不料，说到这，大老张眼睛却闭了起来，不肯再说下去。张大明吓着了，忙道：“爸爸，爸爸。”他拍着父亲的背，像哄孩子似的。

“这大白鸟，我叫不出名字，可记住了它的样子，你看……”父亲转过身，趴在他身上嘤嘤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不哭了哈。”张大明安慰道。

大老张哭了一会儿，突然止住了，抬起头四处看了看，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爷爷刚回来了？”

张大明真吓着了，爷爷早就作古了，都几十年了，父亲是怎么回事儿，又糊涂了？大老张吸吸鼻子，站起来，又在屋里走了一圈，四处看了一遍，然后站在屋子中间，对着张大明弯下腰，声音特别亲切地说：“爸爸，我知道你身体不好，知道家里没有钱看病，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他双手作递东西状，空空的手上仿佛拿着很大很重的东西。

大老张递完，微笑起来，道：“爸爸，宁吃天上一口，不吃地上一斤。今天你好口福，吃了养养，你身体就好了。”

接着，他又转头对着空气，换了种颤抖的声音说道：“我们家在农村，又有好几个孩子，现在就你一人在县城上班，你得养好身体。”

然后，大老张转过脸来，对着张大明弯下腰，再次亲切无比地说：“你先养好，快吃吧。”然后，他还笑了一下：“看看，香吧，多吃点儿，吃了身体就好了。”一会儿后，他拍着巴掌笑着跳了起来。

张大明看得目瞪口呆，却不敢动弹，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惊扰了父亲。他听人说过，老人发癫的时候千万别打断，否则容易引发心脏病。大老张笑着跳着，等到累了跳不动了，才坐了下来。

沉默，空气在沉默。不，也可以说是静止，空气在静止。张大明暗暗后怕，自己真是多事，不说这些多好。好一会儿，大老张转过身子看向张大明，说道：“我们那时候吃过。”

这怎么可能呢！张大明愣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建了 40 年了，保护的就是以白鹤、东方白鹳等为代表的珍稀候鸟和湿地生态环境。他也工作这么多年了，还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我再看下。”大老张命令道。张大明赶紧送上手机。

“可好好养着，别吃了它。”大老张的口气跟正常时一样。

张大明心里松了口气，说：“爸爸，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打没人吃，谁敢打谁敢吃啊。现在都提倡人和自然和谐共处呢。”

“这么好看的大鸟，飞得高、长得高、住得也高，难得一见，不是凡鸟，你可得注意了。”大老张的样子跟正常时一模一样，与刚才完全不同。

“肯定的，肯定的。”张大明说。他出来后想，今后来父亲这里也许有了新的话题。果不其然，此后，他只要回家，大老张就会问：“那大白鸟怎么样了？”或者说：“你看了那窝结实不？”再不就是说：“可别电着它了。”

张大明突然感觉父亲好像还在上班一样。

张大明时不时会去看看那条线。那天，他又和小天到了铁塔下，刚要上去，几样小东西“扑扑”掉了下来，掉在了他身上。他一看，是鸟粪。大白鸟刚离开，不一定何时会回来，两人顾不得擦，便一直往上爬。

“天上掉仙屎，你要发财啊。”下来后，小天大笑，张大明默不作声。这有点让小天意外。

往回走时，张大明一直不吭声。小天也不敢吭气了，心想，班长真是小心眼儿，开个玩笑都不行。过了一天，上班时，张大明穿着鸟粪装来了，似乎很高兴。小天暗暗叫苦，班长怕是脑子坏了。

“各位，我们天天看东方白鹳，怎么没多想一下呢？”张大明的开场白有些自责。

“怎么没想，想啊。”小贾小声嘀咕道，“照顾那鸟比照顾人还用心，就怕影响线路安全。”

张大明显然听见了，不过没生气，而是大声说：“你大声点说，说得好。”

众人看着张大明，不知道这个班长又想出什么来了，他几乎天天到那基塔下转悠了。

“这个，”张大明一指肩上的鸟粪，“看看，好看不？我和你们说，这可是酸性的。如果咱们线路接触酸性物质久了，会怎么样？”

“酸的？他肯定尝过了。”小天悄悄跟边上的陈大力说。

陈大力纠正道：“这是基本常识，咱们怎么没想到啊。酸性的鸟粪会给线路带来风险。”

“是长期堆积在绝缘子串上，会引起线路放电跳闸。”小贾补充道。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不让鸟粪落到电线上。”张大明顾不得他俩的嘀咕，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是经常清理吗？难道还给它装个卫生间？”小天问。

“对了，就是装个卫生间，还是露天的。”张大明说，“咱们都好好想想怎么装合适。这东方白鹳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呢，全世界也没多少。你们运气好。”说到这儿，张大明不知怎么想起了父亲。

一连几天，张大明都没脱那件工作服，跟几个年轻人一起研究办法。别说，还是年轻人点子多。不几日，他们便做出了一个圆形的、漏风漏水却不漏东西、耐腐蚀还好拆卸的挡板，并把挡板涂成了红色。

张大明和陈大力、小天又来到了铁塔前。

“先别过去，哎——”小天突然低声喊道，“快看——”

正要前行的张大明和陈大力伸头看去，无人机拍到了一幕：大白鸟的窝里有两个大大圆圆的鸟蛋！“白鹳有了宝宝，怎么一下就有了？”小天说。

张大明叫了起来：“太好了，看来它喜欢这个家。”说着，他抬头望向铁塔。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鸟可好吃了，以前人们都吃过，麻雀吃得最多，说是消灭四害。”小天边操作无人机边说，还咽了下口水。

张大明突然想起那天回家时的情景，想到父亲的样子，愣了一会儿，没说话。

“那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现在鄱阳湖可是鸟儿越冬宝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越冬鸿雁群体所在地，全球约 95% 的白鹤在此越冬。现在有法律保护，谁会这样呀？”陈大力看着小天说道。

“你俩别顾着说话了，好好看着。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保不准一些犯罪分子为谋取私利会这么做。”说完，张大明想到父亲，又感觉自己口舌真笨，好像说错话了。

一阵寒风吹来，几个人缩了下脖子，却见东方白鹳轻盈地直起身，展开底部带有些许黑色的翅膀，腾空飞了起来，不一会儿，消失在天际。

张大明和陈大力马上跑过去，抓紧时间上塔。等到了顶上看到鸟窝里的两个宝贝时，张大明心怦怦跳起来。寒风似乎吹到了他的眼睛，他感觉自己眼泪差点流下来。两人配合，不一会儿就把一个红色圆形挡板安装好了，还给鸟窝下面焊接加装了好几道金属条。

“还能给它们挡挡风，装得及时啊。”陈大力说。

张大明不住点头，没有说话，把手指放在嘴唇边示意陈大力小声点儿。两人下了塔回到小天身旁，回头望去，塔上像有了一个红色的小太阳，真好看呢。

张大明再次到父亲家里时，发现大老张在那台变压器前看风景。望着父亲看向 4 只鸟儿的样子，张大明突然想到，自己忘了一项重要的事情。他马上掏出电话：“小天啊，我们忘了要安个防鸟刺才行。”

“防鸟刺？要让东方白鹳不再落下来？”

“不是，是让别的鸟别打扰它，要在鸟窝边的铁塔横担上安装防鸟刺，要安在侧面。这样才能确保它顺利繁衍生息，同时又不影响线路安全。快，你们准备一下……”

“什么防鸟刺？你最近干了什么？那大白鸟好吗？”回到家，父亲张嘴就问。张大明知道，老父亲想听什么，马上拿出手机给他看：“去了大白鸟那儿，帮它加固了窝，还加了把小红伞在下面，现在是叫同事再装防鸟刺，把它的家做得更好。”

“好啊，好啊。以前是困难，家里真是没办法了，也不知道保护它们，真是罪过。”大老张看着看着就开始抹眼泪。张大明轻轻拍着父亲的背。慢慢地，父亲竟然睡着了，像个婴儿似的。

不知不觉，时间一天天过去，马上 3 月了，迎春花开了，一些油菜花在一场阳光之后也悄然绽放。郑小琴说要去踏青，去春游。张大明嘴里答应着，却没有心思。因为这天上班，他和小天看到那东方白鹳带着两只小白鸟飞走了。小白鸟很听话的样子，紧紧跟着妈妈。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只大白鸟，估计是爸爸，一家四口围着铁塔转了几圈后，向北方飞去，仿佛一群仙女穿着白纱飘然离去。

两人来时根本没料到，今天它们会远行，不，会回家。张大明心里责备自己，小琴说春天来了，自己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春天来了，不会那么冷了，工作会更好开展一些，还可以看到万物复苏的景象。然而，春天来了，东方白鹳也飞走了。它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小天许是看出了张大明的心思，故意转移话题：“飞了，是正常的。不飞，才不对劲儿。咱们鄱阳湖可大了，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咱们这儿植被丰富，有鸟类，还有水禽呢，马上洪水期到了，平均每 10 天更新一次湖水，水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看到呢……”

张大明没说话，因为他不知道回到父亲那里应该怎么说。工作上，一忙起来各种事情多，东方白鹳可以暂时放一边。可父亲那儿呢？张大明远远望着，4 只东方白鹳早已融入天际，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

待张大明再见到父亲时，大老张正在一根电线杆下看上面的牌子。这有什么好看的？张大明不好说，只能让他看。看了好一会儿，大老张才转过身来。

“我不记得是哪根电杆了，也不记得是哪基铁塔了。真是没用了。”大老张看见儿子，懊恼地说。几十年了，怎么可能记得，再说电网都改造升级了几次，哪里还可能记得呢？县城和周围区域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可张大明不敢说，只能扶着父亲回家。

“你最近干了什么？那大白鸟好吗？”进了屋，张大明听见父亲问道。

“很好啊。”张大明让父亲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班组里有人说自己嘴巴不灵活，太实在，可现在张大明发现自己真能讲。

“那天，我们去工作，可有收获了。线路一条条查下来，发现一处有隐患马上处理了。关键我们到了那大白鸟那儿，”张大明没有说东方白鹳，顺着父亲的称呼说，“远远看到有两个人在铁塔下面转啊转。我们没有到跟前就看见了，用无人机看见的。那两人鬼鬼祟祟，不停地往塔上看，身上还捆着蛇皮袋。”

张大明越讲越来劲儿。那天，他和小天看到这一幕，马上飞奔过去。“你们干什么？”张大明到了就大喝一声。

那两人显然没料到距离县城这么远的地方还会有人来，吃了一惊。

待看清是两个穿电力工装的人，他们放松下来。一人马上说道：“不干什么，不干什么，正好路过，休息一下。”

“是啊，休息一下，你们这个天还出来？”另一个人也说，眼睛还不断向上瞟。

“知道破坏电力设施是犯罪吗？”张大明厉声问。

“知道，知道。”两人一起回答。其中一个人又说：“我们没破坏，放心放心。”

“你们快走吧。”张大明挥起手说。

这时一个人笑了一下，讨好地说：“这位大哥，辛苦辛苦。你看这荒山野岭的，鬼都没有一个。这样吧，上面那东西你说多少钱，我们出钱行不？”

“对啊，这里没人。我们自己去拿也行。如果你们帮我们取下来更好。”另一个人也觑着脸说，还摸出包烟来，“大哥，抽烟，抽烟”。

张大明气疯了，骂了起来：“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装蒜啊？别给我来这套！《野生动物保护法》知道吗？你敢动它一根毛，我就敢让你们坐牢！还敢这样对我们，你看错人了。”说着，他掏出手机，“你敢动一下，我马上报警。”

“这里不在鄱阳湖中心区内嘛。不会有人知道的。”那人还不死心。

“是啊，是外围。再说是它自己待在上面的。”另一个人也帮腔。

“你们的行为刚才无人机已经看到了。”小天气得嚷了一下。这下两人脸色一下变了：“好好，我们走，我们走。真是多管闲事。”

“你们说什么？现在不是从前了。这事今天不能干，以后也不能！有电杆铁塔的地方，我们都能监控到。你们敢动下试试。”张大明暴怒地吼道。

“啊？！”两人一哆嗦，小声道，“知道了，知道了。再也不敢了。”他们还连连弯腰鞠躬，身子往下缩去。

“后来那两人走一下回一下头，像是被我吓着了。”张大明对父亲说，“你说好笑不？

还有这种人。”

大老张点点头：“嗯，做得好！”他看着前面，就像看见了儿子说的画面。说完，他突然生气地说：“可那大白鸟不给你这大嗓门吓跑了？”

老爷子这一说，张大明赶紧回答：“是啊，我赶他们走后，想到了这个，赶紧用无人机去查看，还好，大白鸟一家睡得好好的。我才放下心来。”

谁知大老张听了，余气未消地道：“你啊，就你能。你不知道，当年，我们上班时对杆上的、塔上的鸟窝，从来都是轻手轻脚搬下来，还不敢乱动。你爷爷和我一样都喜欢这些鸟。它们可是客人，来了还会走的，一年只来一次。”

父亲讲话的样子哪里像患病的人。张大明越听眼睛越湿润，不停地眨着眼睛，怕眼泪掉下来。他还想跟父亲讲件事情，到处有监控是吓他们，可来看东方白鹳的人真的不少呢。这些人是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看见这些人，受了启发，也加入了。后来，小天也加入了，班组里的其他几名员工也加入了。

张大明正琢磨怎么跟父亲讲大白鸟已走一事，不料大老张先开口了。

“你奶奶在时，可是信佛的。她菩萨心肠。那次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大白鸟的原因，你爷爷病真好了。你奶奶天天说是菩萨显灵了，可她那天无意中看到那么一大堆羽毛，就问你爷爷怎么回事儿，你爷爷也搞不清。等我回去后，你奶奶抓着我问了半天，差点就动手打我了，说我是混蛋，要遭报应。”说到这儿，大老张咳嗽起来，双手抖了起来。

张大明赶紧抓住父亲的手。大老张手抖着，劲可不小，一下甩掉了：“都是生命啊，你奶奶骂了我半天，说要去求菩萨宽恕我，咳咳。”

“嗯。”张大明不知如何接话。

“人家不远万里到咱们这儿，不容易啊，咱们不能这样对它们。”大老张没看张大明，说道。

“是，是。”张大明赶紧说。

“人家也有家，也要回去的。”大老张又说，眼里流露出不舍与依恋。

“是，是，会回去。”张大明知道不用自己多说了，父亲很明白。果然，父亲并没有再追问下去。此后他再去父亲家，老爷子也没有问。

这个冬天最深的记忆就此结束了。

转眼又是一年，郑小琴又说要去鄱阳湖看鸟。其实她还没提，张大明就想到了。因为他不知道那几千只大白鸟里有没有塔上的那只。有时巡线到了那里，他望着曾经的鸟窝和红色的挡板会想上好一会儿。

这天，张大明又和小天一起出来了。两人本来不准备巡这条线，可不知怎么就走到了这条线下，走向这基铁塔。远远地，小天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无人机。突然，他惊喜地叫了出来：“班长，快看啊。”

还离得远咧，叫什么啊？张大明心里说，可还是禁不住伸头看去。无人机传来的画面上，一只优美的大白鸟正在展开翅膀，舞蹈着。

啊，它——回来了！

“它不会是在打扫自己家吧。”小天边看边说，“它还很爱美啊。”

“你才知道？”张大明不满地说道，“女孩子嘛。”

“你怎么看出来了？”小天不服气地说。

“你不动脑子！去年不是下了蛋？”张大明提醒道。两人争吵了几句，就都蹲了下来，仔细盯着画面。

“呀，怎么看不清了。”看着看着，画面变小了，张大明着急地问。

“咱们这机器嗡嗡的，近了，不得吓着人家。”小天说。

“嗯，对对。”张大明不由得伸出大拇指，“还是你想得周到。这鸟儿的寿命有40多年，咱们可得好好守着它们。”那天，两人等了好久，也不见东方白鹳飞走，只好遗憾地离开了。不过，见到它回来，已经够让他们兴奋了。

“我的赌打赢了，班长。”小天脸上露出笑意。

“打赌？什么赌？跟谁赌？”张大明满脑子大白鸟，边走边哼着歌。

“我女朋友啊。她赌鸟儿不会回来，我赌会回来。”小天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鸟，“这下我赢喽！”他最后还大叫了起来，吓得躲着的一只野兔蹿出草丛跑了过去。

“你在这儿找了女朋友，不走了？”张大明问道，“哪里的？”

“不走了。她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小天眯了下眼睛，不肯多说了。

回到单位，张大明就找了相关领导，把小天的意见提了上去，不能用老机器吓着东方白鹳，得更新换代，用远距离的才行。

“鄱阳湖可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候鸟栖息地。咱们不光要守好线、供好电，更要保护好这块候鸟家园……”张大明把平时小年轻们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最后两眼发光地说铁塔上的东方白鹳又回来了，“这种候鸟高傲得很，也挑剔得很。它看上咱们铁塔了，咱还能不为它服好务？”

单位领导听了他的话十分感动，问道：“你有什么建议就提出来，我们一定支持，一定解决！”

不久，小天就乐呵呵地领到了新一代无人机，续航能力强，噪声小，远距离拍摄效果好。小贾、陈大力都想要考无人机飞行员执照，说也要像小天一样，用无人机去看东方白鹳。

“这是工作用的，哪是看鸟用的？”张大明听了生气地说。可说完，他自己也觉得不对，气什么呢，看鸟也是工作。

“对不起啊，我说错了。”张大明又道歉道，脸上热了起来。

张大明又去看望父亲了。大老张现在出去也就那几个地方，离不开电杆、线路、变压器，但去得最多的还是画着鸟儿的变压器那里。他经常在那儿看上面画的蓝天白云，还有那自由飞翔的 4 只鸟儿。

得知大白鸟回来了，还是住在原来的老地方，大老张眼泪流了下来：“孩子啊，好好看着，好好看着……”他脸上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身体和手也不抖了。

“您放心。肯定的。现在不是我看着，是好多人看着呢。”张大明说。

这年春节，郑小琴终于看到了鄱阳湖的鸟儿了。

张大明大年三十去巡检线路，特地到了东方白鹳家那儿（现在全班都这么叫那基铁塔），没料到电视台记者也到了那里。寒风中，记者跟着张大明把东方白颧的铁塔之家拍了下来，放到了电视上。

春节假期期间，由于上班，张大明和几名班组员工都没看电视。还是单位里的宣传人员和小天联系，告诉他在网上可以看新闻。张大明那天回到家，就把这则新闻报道投屏到电视上，叫郑小琴看。

张大明高兴地介绍起来：“这就是鄱阳湖的候鸟——东方白鹳，它又回到我们电力铁塔上的家了。它可是吉祥之鸟，见者有福……”

大过年的，荒野、田地、银钱、铁塔，孤独的电力工人……郑小琴看着看着，本来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跑哪里去了。望着电视里丈夫看向东方白鹳的眼神，郑小琴心里酸了一下，想：跟自己谈恋爱他也没有过这眼神啊。

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东方白鹳在铁塔旁展翅飞翔的画面。一白一黑，一动一静，一柔一硬，一小一大，东方白鹳美得像精灵，背后的铁塔也那么亲切，那么动人。

傅玉丽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脊梁》《山花》《青年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有小说集《墙》、散文集《永远的家门》《心中的马儿跑起来》、长篇纪实文学《照亮乡村》。供职于江西景德镇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在　场

李岩岩

1

“你有什么想说的？”那个穿着西装的男人问我。

我想说的当然有很多。我甚至提前写好让他看了。但是我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后悔。”

现在，我爱提我曾是一个线路工人。但有一段时间，我很难承受这个身份的重量。那时我 22 岁，刚从一所知名 985 大学毕业。带着笔试第一名的骄傲，我来到瀛洲供电公司。也许因为所有的题我都会答，面试最后，我脸上肌肉绷不住，得意之情从嘴角眉梢泄露出来。我猜，我将来要当凤凰，会在天空和云彩一起翱翔。领导应该也这样认为，只是他理解的“天空”和我不一样。于是，一件让我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虽然我应聘成功，并成为留在市公司的九个幸运儿之一，但我的落脚点居然是全公司最艰苦的地方——线路工区。

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从天堂坠到泥地。这不就是一种发配吗？瀛洲供电公司还从没有大学生被分配到线路工区。我想起了大雪、风沙、暴雨……这一切都与线路人有关。我颤抖着与人资部确认，怀疑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小黄，没有问题，你抓紧去报到吧。”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在两个问题的合围下，开始人生的转换。首先是语言不通。虽然我也是瀛洲人，但我是山海县的。山海话更接近普通话一些，只是充满了泥土的气息。而瀛洲话发音厚重，俚语也多，自成一个体系，很难听懂。我只能慢慢地从师傅们的聊天里懂个三言两语。其次是没有共同话题。师傅们最年轻的也比我大十几岁，最年长的甚至离退休也没有几年，他们常聊的房子、孩子、对象，我一个也没有。至于那些熟人间的故事，我更是一无所知。我像个局外人。

我只能孤独地前行。我看见了那些充满审视的眼神，听到了那些带着打趣的询问，然后在一遍遍提问和回答中明确，我是一名线路工人。很多时候，办公室是拥挤的。除了庞班长和两个老师傅，我们其他 8 个人都挤在一个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每周一上午，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安全学习，11 个人填满了这个

小小的地方。但一到下午，办公室就格外空旷。所有人都外出巡线，只有我一个人被丢在办公室里，与不会说话的资料和台账讲话。

我想，我让庞班长痛苦，因为他大概不知道该让我做些什么。他或许觉得让一个大学生穿着水鞋，在农田里拿着电锯锯树有些大材小用，于是他只能让我整理资料，或者把巡线数据录入电脑系统。他也许觉得这样更能让我平衡。但实际上，每当整理资料的间隙，我抬头看见空荡荡的办公室，心里总觉得无比荒凉。

我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从 7 岁上小学起，15 年来，我第一次不用考试，人生再也不被分数定义，这让我一直以来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每天早上，打开电脑的一瞬间，我都有种生命在白白流逝的失重感。昨天我打开了电脑，今天也是，那明天是不是还是？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如果人注定要死，我为什么要出现？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太艰深了。我无法回答。但我无法控制地每天问自己无数遍，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宿舍那硬板床上，我都有一种自己在沉没的错觉。

我不知道这种内心的挣扎是不是让我外在的行动有了变化。但实际情况是，两个月后，庞班长告诉我，工区的李书记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不明白为什么李书记要找我。对当时的我来说，工区书记是一个很大的领导。我想，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难道整理的资料有疏漏，或者录系统时输错了数据？

我在不安中敲开了李书记的门。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询问我对工作的看法。他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甚至在我临走时还和我握了手。但我的声音始终不受控地在发抖，甚至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我在说什么。直到离开李书记的办公室，坐在自己桌子上发了一会呆，我才恍惚意识到，李书记也许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

李书记的话很多，我归结为一个词，在场。我开始尝试主动向班里的师傅打招呼，和他们请教专业上的事情。起初，师傅们的表情都很微妙。他们会略微抬起眼皮或者眯起眼睛，以有些客气的语调说：“我是个大老粗，怎么能教你这个大学生呢？”但所谓“大老粗”，也许是淳朴的另一种表达。当我结结巴巴、底气不足地喊这些大我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师傅“哥”时，他们开始热情地带我去巡线，并且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巡线的要点和技巧，仿佛我真的是他们的弟弟。

2

事情就这样开了头。我开始整天坐着皮卡车在农田里转悠，在车辆不能前进的地方下车，蹚着水在稻田里跑。我跟着这些“哥”知道了如何在农田里找到前往下一基铁塔的路，也见识了资料上的导线、金具、绝缘子都长什么样。我和这些“哥”的感情在颠簸的山路、在泥地增进。当三十岁出头、绰号“老虎”的王福虎冒着雨站在铁塔下，张开双臂告诉我，左边是小号侧、右边是大号侧时，我的胸膛感觉在发热。我想起小时候常玩的老鹰捉小鸡。在游戏里，鸡妈妈就是这样张开双臂保护自己的伙伴。

我喜欢和这些“哥”相处。我感觉到简单、真实和温暖。但有一点我不喜欢，他们总会给我介绍对象。我从小喜欢看闲书，渴望爱情，渴望自由，希望成为原野，而不是轨道。于是我婉言谢绝了他们几次。然后，我出现在一个个相亲现场。

每次相亲，我都会回宿舍把工作服换下，洗个澡，再换一身运动装出门，出现在咖啡厅或者小饭馆里。每当面对那一个个或活泼或文静的女孩，我都羞于谈及自己是一名线路工人，总含糊地说自己在供电公司工作。这时我总是心虚，幸好没有人对我刨根问底。

我当然不会一直伪装。有时我也会告诉相亲的女孩，我经常到野外巡线，被蛇咬过，被蚊虫叮过，还常做与蛇搏斗的噩梦。这显然都是我的经历，但这些女孩从不相信。她们总是捂着嘴大笑，说我很风趣。这时候，我很想换回沾满泥的水鞋和充满汗味的工作服，让她们看一下我所言非虚，可最后我也没这个勇气。

我已经完全听得懂瀛洲市区和四个县的

所有方言。我会在各个乡村出没，和大爷、大妈还有孩子们聊天，告诉他们不要爬铁塔，也不要在高压线下钓鱼。我和“哥”们聊天更没有问题，只要我在场，他们会自动把语言切换成有瀛洲腔的普通话。我总想告诉他们，你们说瀛洲话我也能听懂，但我什么也没说。

瀛洲有一座山叫花果山。相传当年孙悟空就在这里做过山大王。可这样的孙悟空也在五指山下被压过 500 年，这让我每次在花果山巡线都有奇妙的感觉。我常在看防震锤的时候走神，心飘到比花果山上的导线还高的天空。我好像不该在这里，我应该是一个踩着筋斗云的人。但我的确是在场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心中充满了对线路工作的认同。我熟悉钢管塔、铁塔、拉门塔等每一种杆塔的分类，也熟悉干字塔、猫头塔、酒杯塔等每一种塔型，而那导线、绝缘子、金具甚至铁塔上的脚钉，都是我的亲人。如果出差的时候，在火车或者汽车的窗外看见了铁塔或导线，我的内心都会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热意。

三年里，我走遍了瀛洲市全部 220 千伏以上的电力线路，也在整理资料中掌握了 35 千伏以上所有线路的路径。我确信整个线路工区，没有人比我更知晓线路的走向和潮流的分布。我大概是一只在线路上方翱翔的鹰。

我已经有了在线路工区干一辈子的觉悟。我想这大概是我人生的归宿。但我考上高级工的那年，我接到了人资部的电话，通知我到建设部报到。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兴奋又惊愕。我想起小时候常看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原来生活也如小说一样有戏剧性。

我的“哥”们知道消息后无疑为我开心。他们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线路的人。”这句话当然是祝福和认可。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却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和悲伤。这些年，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会在堪称毒辣的阳光下，戴着草帽给线路测温，在天气最冷的时候，冒着直往身体里钻的寒风，瑟瑟发抖地查看线路覆冰情况。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要融入这个地方。然而，我就要走了。

这个晚上，班长请客为我送行，班里 11 个人全部参加。喝酒的氛围轻松，气氛却热烈，每个人都好像中了彩票一样开心。我喝了三两酒。然后，我在成年之后第一次哭了出来。

3

那是 2011 年的夏天，我来到建设部报到，成了我们这一届第一个当上专职的人。从此以后，我有了一个好听一点的称呼——项目经理。

这是比当一个线路工人还要艰巨的工作。我只能从学徒做起，给和我父亲同龄的谢师傅打下手。其实我早见过谢师傅，在线路工区的时候，庞班长带我和他吃过饭。所有人都夸他专业技术精湛，能考虑到方方面面。据说他本来应该提拔，只是不太走运。他曾在一个周六参加了喜宴，还喝了点酒。这也没什么，反正是周末。谁知道他对工作如此热爱，喝完酒后不愿回家，而是骑自行车跑到了工地。赶巧那天现场人员偷工减料，激怒了他，他一脚踢碎了现浇基础，要现场人员重新施工。但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奉献也有偷懒，有阳光也有暗算。不久后，公司收到一个举报，说他酒后耍酒疯，这让领导考察他的计划就此泡汤。

庞班长和“哥”们常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管项目。我也很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项目，然后成为真正的项目经理。但主任告诉我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于是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跟在谢师傅身后，学习如何在 ERP 系统内申报物资，跟着谢师傅参加设计交底、施工图会审、首基试点直至最后的参数测试和竣工前质监工作。

这当然是一个蛰伏的过程，但是我对这些早已熟悉。这也是一种在场。在年底的时候，庞班长组织了聚餐，还把我也喊了过去。班里又来了新的大学生，新老交替已经悄然完成。庞班长对我说，你跟着谢师傅学，将

来肯定厉害。我不知道将来怎样，但我知道谢师傅确实教会了我许多知识，从复测分坑到基础施工、从立塔施工到架线施工，各种工序的转接我全部了然于胸。于是，第二年夏天，谢师傅告诉主任，我可以出师了。然后，主任把 220 千伏关河到金庄线路工程分配给了我。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高兴了三分钟。那是一种可以大展拳脚的自我实现感。但一走出主任的办公室，焦虑就像列车迎面撞来。天空中那一条条线路，都是前人付出心血的结晶。而我现在也将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要将更多的线路架上长空。我可以吗？

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五分钟，然后到隔壁找了谢师傅。我问：“项目怎么管呢？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谢师傅点了一根烟，看看我，吐出一个烟圈，然后微笑着说：“很简单，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等管完一个工程，你就全懂了。”谢师傅说得如此轻松，好像管一个项目就是整理书架上的书一样，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我知道，十个月后，有一条 24 公里长的线路要飞上天空，它一定重若千钧，但此刻，它在我面前是一片虚无。我闭上眼睛，许多人和事开始浮现。我想，我可以做云彩。毕竟，我被蛇咬过。

4

于是，在一个天气炎热，完全不适合穿西装的夏天，我穿上了西装。因为我要等人。我去卫生间照了好几遍镜子，衬衫是整洁的，西装也很笔挺，虽然没打领带，但是看起来是有那么几分成熟的感觉。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成熟。然后我看见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人到了会场。他们都穿着工装或者便服，只有我一个人穿着西装。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穿得最正式，但这种正式也许是一种怯弱。我相信再过五年，我也可以穿一身便服

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但现在，我要沉住气。毕竟，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会场的这一侧，其余人都坐在对面。从体重上来说，他们的分量比我重，但我要压住他们才能成功。

那天我们开展了激烈的交锋，施工单位那名大我二十岁的项目经理是个老江湖。他应该早已知道这是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所以表面上对我很尊重，一直笑着保持一副侧耳聆听的模样，可一旦谈及一些关键的进度和技术节点，他总是皱着眉头，说：“这个不好办哪。”

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好办的事情。从我开始管项目之后，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尽管谢师傅很多时候举重若轻，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但那是一年又一年风吹日晒的结果。我能看到他额头上的皱纹，那是历史的见证。对我而言，在第一次工地例会中，我不能被“不好办”冲垮，我要让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造价都可控。

那只在线路上方翱翔的鹰终于开始飞翔。但直到单飞，我才感受到空气如此有力量。从第一次工地例会到项目投运，九个月时间里，我始终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最绝望的一次，是在徐州等待转车去南京开会的夜晚。出发之前，调度又一次否决了我的停电申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局。在一个档距里连续跨越四条 110 千伏带电线路，施工安全如何保证？我看着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一种孤独感和无力感油然而生。我已经连续两个夜晚在跨高速的现场到岗到位，整个人十分疲倦。我斜躺在椅子上，在泡面味、汗水味的包围中，感觉到自己在不断下坠。

那个晚上我意识到，我对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习惯给自己加量，总要多写几页拼音，多算几道加减法。我以为我是个坚强的人，不怕挑战。但在这个夜晚，我猜测我可能还要“在事上练”。在场，我又想到这个词。我努力爬起来，在嘈杂的电话声中，翻开包，重新研究临时搭接转供电的方案，以及采用封网的方式施工的可能性。然后，我在晚上九点打通运方人员的电话，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说服他接受了停电封网、带电架线的施工方案。

我现在去南京当然不需要从徐州转车了。瀛洲到南京已经有了高铁，原来 7 个小时的车程，现在只需要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我曾在高铁上回顾过我的第一个工程。我吃过设计的亏，图纸上大笔一划，到现场才发现安全距离根本不足。我受过厂家的罪，停电时间已经确定，厂家却告知我金具不能按时送达。我挨过政策处理的打，上午和我反馈能进场施工的地方，下午就有一群老太太坐在搅拌机前。这一切曾经都压在我心上，沉甸甸的，后来都变成了一句轻飘飘的话——瀛洲线路谁最强，当然就看“螃蟹黄”。当庞班长把这句话告诉我时，我笑着敬了他和谢师傅一杯。

5

2013 年对我来说格外重要。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投运了，我参加了调考，还结了婚。在线路工区最后一年，我终于脱单了。一切来得突然。我拿着油锯锯树时中暑，被庞班长送到了医院。于是我实现了我的梦想——穿着工作服与女孩相见。我的血管不好找，护士小刘给我扎了三针才给我挂上吊水。她很歉疚，说平时都是一针见血。我很虚弱，但还是笑了笑，我觉得她好看。

可能因为没有心理负担，所以我和小刘的感情进展很顺利。我们谈了两年恋爱，就决定结婚。婚期定在 2013 年，但实际上我们 2012 年就领了证，这样买房时可以贷更多的款。买房我出了钱，但装修我几乎没参与。先是关河到金庄线路工程面临投运，我每天都得在场。好不容易等到工程投运，我又被省公司抽去集训。在小刘忙着装修房子时，我在培训中心接受省公司的魔鬼特训。特训比上学还严，天天看书背书，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每个月进行一次末位淘汰。每个人都不是代表个人，谁都不想被提前淘汰。于是我们开始了连晚上时间都不放过的较劲。我经常在晚上十点多下楼，在院子里

走一圈，看看大家的窗户还亮着灯，就默默回房间，拿起书再看一会。

就这样，我成了“英雄”。我不仅笑到最后，代表了省公司参赛，还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第三名。这让主任扬眉吐气，到哪都炫耀他部门有个“探花”。可惜英雄不一定都是荣归，有时候还会挨训。因为调考，我在婚礼前一天才回家，第二天就返回南京。我不仅错过了房子的装修，甚至连婚礼筹备也完全没参与。这种不在场，成为我的犯罪证据，让我被小刘，不，被我的老婆碎碎念了整整一年，直到我有了更大的“罪行”。

本着“探花”不能浪费的原则，我回瀛洲后，主任不仅把瀛洲历史上最长的线路工程交给我负责，还让我同时负责了 220 千伏海棠变电站工程。这让我有些吃惊。我在备考中的确学习了对变电工程的管理，但负责一个变电工程是我从没想过的事情。但我并没像负责第一个线路工程时那样焦虑，我只是增加了一些工作时间。我常在周六周日，自驾我刚买的二手宝来，开上二十公里，来到一片片岭地。那里有一座正拔地而起的变电站。我在那里感叹世界的变化。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是县里最穷的村，大家都住在低矮的小土房，而如今这里已经是成片的集中居住区，一排排的楼房让我感觉自己进了城镇。

我在海棠变电站门口那个用彩钢板搭建的临时设施里组织过几十次协调会，听监理单位谈做了哪些工作，听土建单位与电气单位的项目经理互相争执。电气单位的经理往往责怪土建经理在主控楼或者 GIS 区等某个区域交付进度慢，土建单位则责怪电气单位施工接地敷设不及时，二次开挖给他们增加了工作量。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互相拌嘴。

很多时候，我是一个协调者，组织土建单位、电气单位共同优化工序，也有很多时候，我是一个斗争者和学习者。变电工程的技术确实比线路要复杂得多：设备多，一、二次安装复杂。特别是自动化调试，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我花了大量时间泡在工地上，努力把考试的成绩转化为实践，这也增加了我新的“罪状”。我老婆怀孕期间，我总是不在家，没能及时安抚她的情绪，这让她总是着急。我的女儿可能也因此受了影响，遇到事时总容易暴躁。我一教育女儿要平和，女儿就会把这事怪到我头上，奶声奶气地说都是因为我不在家，她的妈妈才会着急，所以她的胎教才受到了影响。

女儿是在海棠变电站建设过程中出生的。那时我还不懂怎么做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到来完全没有准备。每当我忙了一天回到家，笨手笨脚地给她换尿不湿时，我并没有为人父母的欣喜，只是感到某种神圣感。千百年来，人类就是这样繁衍的。

女儿在三个月的时候，开始学习翻身。她非常努力，一遍又一遍向右转，屡转屡败，又屡败屡转。这种韧性让我深受鼓舞，我想起了我第一个项目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女儿在第一次成功翻身后，看了看我，然后笑了。我当时一直在思索，这么小的年龄，在取得进步后，是否会有一种成就感。可惜她不会讲话，不能告诉我。不过我已经感受到和女儿的连接。我将见证她的成长。

我每次开车从工地回家时，心情都特别好。我看到一个变电站日益建成。这就像我又有了一个女儿，而她在茁壮成长。我感觉在这次培育中，我很“在场”。我和这些参建人员，都是她的家长。

这样的往返大概持续了一年的时间，直到海棠变电站建成。在投运的前一天，我很感慨。为了把工程建设得更好，我和这些参建人员争执过，有的时候为了工期和质量，甚至吵得脸红脖子粗。但大家都没有恶意，都是想让工程顺顺利利完成。我们曾在问题解决时感到快乐，也会在一些关键工序完成时共同欢笑。我们都是追彩虹的人。

在海棠变电站投运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有些伤感。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开着我那会抛锚的二手宝来，跨越几十公里的路程，跑到这里。即便我再来，也不会有这样一群人在那里，一起争执一起欢笑。这都是

一去不复返的记忆。

6

海棠变电站不仅顺利投运，过程中还得到了省公司的流动红旗，这让主任对我有了更大信心，他甚至有意将东圩变电站的建设交给我负责。这是瀛洲第一个 500 千伏智能变电站工程，事关瀛洲工业园的建设和发展。这样重大的项目让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负责，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一个阳光很强的午后，我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铃声。在接起电话后，我听到主任不急不慢地说：“有个会啊，关于东圩变电站的，在 1 号楼，你去参加一下。现在就去，会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场没有准备的遭遇战，而我是个迟到者。我在或诧异，或观望的眼神中走进会场，找到印有主任名字的席卡，在那里坐下。然后我看到公司总经理陈波绷着脸，非常不悦地看着我。他没给我任何喘息时间，直接丢了一个炸弹：“你们主任为什么没来？”不等我回答，他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东圩变电站能不能在 17 年迎峰度夏前投运？”

我知道陈波想要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早已偷偷关注了东圩变电站的进展，知道一个全国最大的对美制剂出口基地和石化产业基地将建成，而先决条件就是要建成东圩变电站。但我给的答案是，不能。

思考这个答案，我花了五秒钟，其中四秒的时间在思考为什么我没有感到紧张。我记得七年之前我也推开过一扇门，在仅仅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声音颤抖。而如今，面对更大的场面，我却显得从容。

陈波的脸色在听到我的答案后变得更加冰冷。他紧盯我的双眼，似乎想要将我制服。但我没有害怕。我迎着他的眼神告诉他，500 千伏变电工程的合理工期是 15 到 18 个月，这还是从主要建筑物的施工开始算的，如果要施工，首先得有施工队伍和施工图，而要有施工图，就得主设备先中标，而主设备采购的前提是，项目需要核准，并进行可研批复，一环套一环。更重要的是，东圩变电站是软土地基，要提前进行地基处理，这都需要时间。而现在，已经是 15 年的 10 月了，第一环都还没有套上。

在我回答时，陈波的眼神从轻视转换为惊讶，然后归于凝重。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什么，最后只是询问了我的名字。“小黄，黄海波，和一年前被抓的那个明星名字一样。”我的分管领导抢答。

“小黄，你画个横道图，把这些时间节点都给我列上。再告诉我，需要我做什么。”

“要核准和可研批复，越早越好。500 千伏变电站的设备是国招，两个月一批。到后面我们的进度是按天抢，可前面要是耽误了，那都是按月算。”

两个月后，陈波把我请到办公室，拿出核准和可研批复文件，以近乎得意的语气说：“怎么样，现在你觉得东圩变电站迎峰度夏有可能了吧？”在我点头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等项目投运，我和你一起给变电站揭牌。”

我就这样成为东圩变电站的项目经理。当时我觉得这是我能力的体现，并相信我会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可我万万没想到，东圩变电站的建设会对我的一生有那么大的影响。对，我用的词是“影响”，而我老婆更偏向于用“代价”。不过影响也好，代价也罢，这件事的确值得后来反复去讲。

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东圩变电站附近是软土地基。不规则的沉降让东圩变电站门口的 S2 省道起起伏伏，在那开车简直像坐过山车。我依然习惯周末加班，有时候我会问驾驶员有没有空带我去工地，但更多时候我习惯于开我的宝来。我熟知 S2 省道上的每一处皱褶，就像熟悉东圩变电站每一块场地。遗憾的是，有些外地车辆对 S2 省道的魔力并不熟知。于是那个清晨，我在去东圩变电站的路上，看见一辆 SUV 迎面开来。在经过一处坡道时，这辆 SUV 像喝醉了酒的壮汉，左右摇摆，最后狠狠向我撞来。我想要躲闪，却已来不及。

我确信我昏迷过一瞬间。然后在醒来的

第一时间，我先确认了车辆的状况。驾驶座的左侧被撞扁了，但也许还可以驾驶，能够先到工地。这时我的左腿传来疼痛，在我想要活动它时，感受到了更强烈的痛苦。

我的左腿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刻手术。医生说术后一般要三个月才能走路，恢复得好也要两个月才能走路。知道这个消息时，我第一反应是项目怎么办。老婆觉得我魔怔了，说管什么项目，赶紧把腿接了。我知道我老婆说的是对的，但心里面感觉压了一座山。

手术后，主任来看我，告诉我不要着急，说他可以先顶一段时间。我看着满脸皱纹的主任，想起陈波的“好好干”，内心都是歉疚。

7

东圩变电站多了一个坐轮椅的人。每天晚上，我就在变电站的活动板房里，听着 S2 省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行驶声入睡，然后在食堂师傅洗菜的声音中醒来。每天早饭后、午饭后和晚饭前，我固定摇三遍轮椅，在 60 亩的变电站内走走停停。我不让人跟着我，我知道我摇得慢。

东圩变电站的安全防护做得十分到位，各种围栏一应俱全。如果围栏不到位，施工人员未必高坠，但我可能会带着轮椅坠到基坑里。术后两个月，我开始拄着双拐在站内走路。这个场景有些滑稽，但起码比摇着轮椅要强。受伤的日子，不用奔波回家，也不用给女儿冲奶粉，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我了解了到底什么是完整串，什么是不完整串，整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二分之三接线，这都是 500 千伏工程独有的魅力。

虽然陈波到过现场好几次，但他没有给东圩变电站揭牌。在东圩变电站快投运的时候，他的岗位发生了调动，去了另一家公司。临走时，他特意到变电站慰问，拍着我的肩膀，中气十足地说：“哎呀，小黄，对不起了。加油，你还年轻。”

2016 年的国庆节，我和我的发小去海边旅游。在海滨浴场，我看见他的女儿和他完全不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缠着他的老婆，这让我内心充满了警惕。我发誓，等东圩变电站投运，我要再多陪陪女儿，让我在女儿的成长里“在场”。但东圩变电站投运一个月后，我接到省公司通知，让我到隔壁市负责一个特高压换流站的建设。这简直是一个黑色幽默。我离女儿更远了。我只能在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坚持周末回家，陪女儿看动画片，带她去动物园看猴子或者是去游乐园坐旋转木马。幸好，这些游乐设施现在瀛洲都有。

我小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上海，在锦江乐园里玩过海盗船、降落伞等许多好玩的游乐设施。然而回到山海老家后，我一个游乐设施也找不到。我期盼也许市区有滑滑梯，苦苦哀求父亲带我到市区玩。可我们在市区转了两个小时，也找不到一个有滑梯的地方。我不知道父亲那时是作何感想，我想一定是充满了无奈。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滑梯已经成为小区里都会配备的常见设施。出生于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真是幸运。

我和女儿的感情的确在一起游玩的时候加深了。在一个工作特别忙而无法回家的周六，老婆带着女儿来工地看我。当四岁的女儿下车看见我，一路喊着“爸爸，爸爸”向我奔来，最后跳到我怀里，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也许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我是 2008 年入职的，那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我在实习的宿舍，看了盛大的开幕式，听到那句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我当时认为人生也会一直如此。但当我完成 ± 800 千伏的换流站工程建设，以劳模的身份回到瀛洲后，负责的却是一个 220 千伏变电站工程。这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算术不可能都是加法，有时候也是减法，但无论是哪种算法，每个工程的周期都足够长，足够让雄鹰飞翔。

8

2019 年，我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我在一次跑步后左腿肿胀发热。起初我以为可能是个拉伤，可去了医院我才意识到问题有多

严重。我在核磁室外等结果时，放射科主任先后从核磁室走出来三次，摸着我的腿反复询问我的病情。最后，他摇着头给了我他的结论：肿瘤、恶性、晚期。这三个词层层递进，一棒比一棒疼。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噩运。我才35岁，正适合奋斗。而现在，我的人生就要到头了？当时我几乎处于最黑暗的日子，每天都在思考我的人生，然后接受家人和同事们无止境的关心。谢师傅告诉我，我得的肯定不是什么滑膜肉瘤，即便是，现在也有了特效药。他让我一定要到南京去，再去寻找新的可能。于是我在春夏之交到了南京，在鼓楼医院做了穿刺，知道我没有肿瘤，而是得了一种叫做骨化性肌炎的怪病。这种病几乎没有治疗方案，每个得病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肌肉变硬，变得像骨头一样。但有一点值得庆幸，这个病有一定的自限性，所以它不会无节制地向全身蔓延。

我依然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尽管我在穿刺的时候想，如果我确诊患癌，我就不再工作，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女儿。但一场虚惊之后，我很快重回到奔腾的河流里，还有很多变电站和线路等着我。

我在2023年见过陈波一次。他的身份已经是总公司某部门负责人。他来瀛洲是作为评委，参加一个全国无人机大赛。比赛结束后，他居然询问了我的状况，当得知我只是刚刚提拔为建设部副主任后，他露出遗憾的情绪。我没什么遗憾，与将要退休的谢师傅相比，我已经幸运得多。

陈波帮我问过北京的专家，他们说骨化性肌炎一般和创伤有关。这让我联想到242省道的那次撞车。如果我没有负责东圩变电站的工程建设，也许我现在还是健康的。但一切又如何假设呢？我依然会做着和蛇搏斗的梦，梦里我依然是一个健健康康的线路工人。但醒来我就知道，这一切已经不可能重来。我的确失去了我的一条腿。拥有它时，我总把它看得不那么重要，不过是四肢的一个，又不像大脑和内脏那样重要。

但即便是一条小腿，也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复杂系统。每次炎症发作，无论是从胫前肌发病，还是从腓肠肌发病，最后都会牵连到腿部全部肌群。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从三天前胫前肌有牵拉感，我就知道一个新的轮回即将开始，这简直就像我接到了一个新的工程。今早走路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也已经如抽筋一般疼痛。我庆幸我是今天登台。再过几天，炎症将进入活跃期，我就是再有毅力，走起路来也会踉跄。也许拖着一条伤腿的形象更有舞台效果，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我能闪亮登场。

临出发时，我用筋膜枪给小腿肌肉进行放松。腓肠肌还好，筋膜枪还能贴合在腿上，到了外侧的胫前肌，筋膜枪就开始猛烈地跳动。我想我的胫前肌已经不能称之为肌肉，早晚有一天，我会像医生说的那样，失去对左腿的完全掌控。我大概会成为保尔·柯察金。那又怎样呢，我又不是没在工地坐过轮椅。

谢师傅已经在台上讲了他的故事。掌声雷动时，他提起了我的名字。师徒二人都是劳模，这的确是一个好素材。我想足以激励公司的新员工鼓足干劲。

我依然蛰伏。这也是一种在场。我在阴影中，耐心等待主持人介绍我的情况，然后在聚光灯亮起时，慢慢上台。还好，筋膜枪还是有效果的，现在的腿疼还可以忍受，我还能走出算是正常的步伐。至少，我没有让主持人的目光注视在我的腿上。

“你有什么想说的？”他穿着西装问我。

我想说的当然有很多。我甚至提前写好让他看了。比如，感谢师傅。但是，我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后悔。”

李岩岩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脊梁》《天津文学》《山东文学》《青春》《广州文艺》等文学期刊。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无影绳》。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优秀奖。供职于江苏连云港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春风水上来

冷　冰

人间所贵，如风自由且安详。

一

祝自有觉得今天的风特别懂事，从西北边一阵阵吹来，推着他和船往岸边走。在水上忙了一宿，他确实有点累了，这风来得及时，省了不少摇桨的劲儿。

子夜时他仰望过的银河已经隐去，那些星星像天空里的鱼群，在遥远之处游弋，玩着出没隐现的神秘游戏，让人看不够、猜不透。黎明的天空泛着幽蓝纯净的光，东边呈现浅蓝，但更明亮一些，那是为太阳升起做出的铺垫。祝自有抬头望了一眼，燕山如剪纸，弯弯曲曲地撑在天空和浩大的水面之间。船桨有节奏地带起白色的浪花，盛开又落下，哗哗的水声清脆响亮。一群早起的水鸟结伴低飞，贴着水面的波光起伏，像天空的星群一样消失在幽蓝的光中。祝自有想象着鱼群追逐着水鸟，聚群周旋嬉戏。那景象如电影里的意境，让人不知不觉沉浸其中，忘了自己。

水无缝无隙，又柔又硬，能藏能显，可动可静。水和泥土一样，普通又神秘。祝自有觉得自己懂水又不怕水，亲近它又敬畏它。作为一个渔民，水就是他的生养之处，他的心都在这水上。现在，祝自有慢慢划着船，目光睃巡着泛着波纹的宽阔水面，一点儿也不着急。今天是 3 月 31 日，从 4 月 1 日零时开始，密云水库将进入为期近半年的休渔期，直到 9 月 25 日零时启动下一季的开渔期。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他有半年时间要离船上岸过日子。但他不会离开水库，离开这片水面。

这些天临近休渔期，鱼价不断上涨。连续作战，祝自有有些累，但又享受这种累。他喜欢宽阔的水面，喜欢船随水悠荡的感觉，喜欢看鱼跃出水面的瞬间心动。甚至水库深处无边的寂静，甚至孤独，都是他打心底里喜欢的。也许，这是天生的基因使然。

现在，“渔民”在北京地区是个稀罕身份。他们集中在京郊密云水库周边，但也只在几个村子里有。手里攥着政府发的捕鱼证，自有的捕鱼船有船证，两证齐全，每年定期出船捕捞，才算是真正的渔民。密云水库 180 平方千米的水面成了鱼虾繁衍的福地，也为水库边的村民开辟了新的活路。水，真是人间的宝贵资源。

潮河、白河经过密云境内，后又汇集成潮白河。河里也有鱼虾，但产量并不多。捕鱼捞虾者不能以此为生，不过是农闲时改善一下生活或赚两个零花钱。祝自有听爷爷说过，爷爷小时候家里人很怕孩子去河边不知深浅地玩儿，特别是夏天，突来的河水常造成水患，淹田毁路。自古河流如野马，野马撒野，人被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根治潮白河水患，修起了密云水库。水库渐有鱼群，人民公社成立了打鱼队，并吸纳祝自有爷爷和 20 多名青壮年为队员。

于是，密云地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渔民。

祝自有爷爷捕回来的鱼由公社统一收购销售，收入全部归集体所有。生产队则给队员记工分。改革开放后，打鱼队解散了，渔船卖给了个人，个人开始打鱼，自产自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兴起旅游开发热潮，水库边建起了度假村、培训基地，周边百姓也投资建了很多饭店。水库鱼的需求量大增，鱼价也随之大涨。

由于几家几户的个人捕鱼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有人开始在水库中用网箱养鱼。好事容易搞得“一窝蜂”，网箱鱼的量大增后，鱼价又大跌。鱼卖不出去了，渔民怨声载道。县政府出面，让机关单位出钱购买，帮助渔民渡过了难关，也让密云的旅游业持续了下去。祝自有家也投资过网箱鱼。祝自有的爷爷带着家里人在水库最好的地界铺排了十几个网箱。虽然鱼价跌涨起伏，但他们一直没放弃成为“万元户”的梦。后来，密云水库作为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停建了所有度假村、培训基地等旅游设施，水库边的很多饭店也被拆除清理，网箱养鱼也被禁止，渔民的生活停顿了下来。

但，水里有鱼，鱼可养家致富。渔民心里始终有着这个念想。祝自有的父亲会定时冲洗挂在院墙上的渔网，也会不时揭开看看被塑料布罩得严严实实的渔船。

果然，不久，密云在水库一级保护圈外开放了民俗旅游，密云旅游又热起来了，对水库鱼的需求也增加了。水库鱼的价格节节攀升，打鱼又成了致富的好项目，祝家的船又荡漾在清凌凌的水上了。

刚刚高中毕业的祝自有要跟父亲上船去，但遭到了爷爷和父亲的坚决反对。

打鱼其实很累很苦，这一点，祝自有的爷爷最有发言权。他不想让自己的宝贝孙子吃这个苦。现在社会上那么多营生，孙子又是念过书的棒小伙子，为啥非要上船吃这份苦呢？祝自有父亲从20世纪80年代初接过爷爷的船后，经历了打鱼、养鱼又打鱼的转变，也感受过鱼价跌涨的惊险。他觉得儿子应该有儿子的平稳日子，为啥要去波浪涌荡的水上混呢？所以，当祝自有提出打鱼的想法，爷爷和父亲都只回了两个字：“不行！”

但，祝自有是铁了心要过水上生活的。这念想是他从小就长进心里的。

祝自有上中学的时候偶尔和父亲一起出船，高中毕业后去外地打了两年工。在离家的日子里，他常常梦到水库，梦到渔船。那些鱼把他的梦搅得水花四溅，他没和家人商量就回来加入了打鱼队伍，成为家中的第三代渔民。父亲到年底就60岁了，按照政府现在的管理规定，不能出船捕鱼了。开渔期最后一周，祝自有没有再让父亲和自己一起上船。他有自己的心思，一是真心想让父亲歇息，二是要让父亲看看，儿子独自出船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实在担心，他在明年开渔季时会找个合伙人。无论怎样，脚下这条船，他是踩定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爷爷那辈人修的密云水库，给了祝自有这辈人一个饭碗。他要好好端稳这个饭碗，给前辈们看看，让他们放心。

二

祝自有的船沿着水面亮亮的水道一桨一桨地划行，桨带起水花，让他的思绪也起伏活跃起来。

祝自有想起小时候，爷爷拉着他在冰面打冰出溜，先快跑两步，再顺势一蹬，一下子滑出二三十米远。巨大的冰场，好像永远也滑不到头。当然，他也没少摔跤。即使他摔倒了，爷爷也不扶不拽他，有时甚至笑话他摔倒后龇牙咧嘴的样子。他自己也不在乎，玩儿高兴了甚至故意摔倒，赖在冰上躺一会。头枕着冰，嘴里的哈气向天上飘。按爷爷的说法，这水和土一样，你不伤它，它不伤你，你对它好，它加倍回报你。爷爷的话不错，现在，眼前这一船鱼就是明证，来自水库的收获。

祝自有双手摇着船桨，思绪也随着船和水的节奏一荡一荡的，与闪烁的波光融为一体。这份自由自在的感觉别样舒服，使人上瘾。顺着船头望向浩渺的水面，那深不可测的碧

蓝之下是另一个世界，而这世界是人蓄水造出来的。人真伟大，祝自有想。如今，爷爷80多岁了，还隔三岔五地让他或父亲开上电动三轮车到水边转转，看看大坝，闻闻水的味道。

爷爷从小在潮河边长大，跟水亲。但潮河像一匹野马，一闹水灾就冲破堤岸，淹地毁庄稼，让人无计可施。1958年夏天，洪水冲倒了密云县城的3个城门，万人受灾。后来，党中央决定修建密云水库，彻底治理潮河、白河水患。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现场勘查，选定了坝址。爷爷说，那时他还不知道啥是水库呢。

坝址选定了，祝自有他们那个村和一个邻村也要搬迁了。因为水库蓄水后，村子周边几里之内都会被淹没。虽然政府安排好了居住地，但毕竟是举家搬迁，种了多少辈子的庄稼地扔了，祖传的房子、院子扔了，乡亲散了，多少不舍啊！爷爷说，全村搬走那天，没有不掉眼泪的。好在他们村搬迁的距离并不远。那时候听政府的人说，等水库蓄水完成，村子就在水库边上，建水库就等于在建新家。

给自己的新家干活谁不愿意呢？“走，去水库工地！”修水库，这是爷爷常常提起的话题，祝自有听得都能背下来了。那一年，爷爷18岁，跟着村上20多名青壮年到了工地。刚到工地边上，他就被震撼了。俗话说，人一过万，无边无沿。那是上万人同时劳动的大场面，车来人往，热闹非凡。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红旗在风中发出哗啦哗啦的裂帛声，人们的号子声响彻大地。爷爷说他和同来的人还没站稳身就被感染了。爷爷把身上的褂子往腰里一系，抄起自己带的铁锹就干了起来。爷爷是当地人，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干完活能回家吃饭睡觉。那些外地征调来的民工生活得极其艰苦，住窝棚，吃窝头就咸菜，一天干下来真不容易。爷爷说，那时候人们干活不惜力不讲价，饿着肚子干活也没觉得多苦，就想把水库早点修成，再不受潮河水灾的苦。

祝自有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看见立在大坝上的纪念碑的场景。那是他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爷爷带他到水库大坝上玩，让他念碑文，说考考他认了多少字。他因此知道了水库的来历。原来当时为了修这水库，河北省、北京市28个区县的20多万人被征调到密云。两年半时间，原野起大湖，华北地区有了最大的水库。

后来，祝自有曾多次站在大坝上，遥望远处的村庄和层层叠叠的山峦，努力想象几万人同时在眼前劳动的场景。他想那绝对是一场大仗，像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一样的大仗，只是没有炮火……

突然，眼前白影一闪，祝自有手里的船桨抖了一下。他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只白鹭贴着船疾飞掠过，吓了他一跳。“一定是闻到了船上的鱼腥气，要吃鱼，自己捞去吧！”祝自有扭头看着飞远的白鹭，在心里说。

三

离岸边大约还有五六百米的距离，祝自有停下桨，歇口气。他解开外边的皮衣，从内兜掏香烟和打火机，一股冷风随着敞开的缝隙，跟着手迅速钻进他的贴身衣服里。虽然身体已经冻透了，但这冷上加冷，还是让祝自有打了一个寒颤。水上冷三分，他的肩背、双膝及脚底都贴着媳妇张晓菊给买的暖宝宝，怕他年岁大了会像父亲那样闹腰腿疼。

其实，现在夜里即使有气温降到零下的时候，风比起三九天还是柔和多了。别人嫌弃天冷，祝自有却不怕，甚至对冬天的水库情有独钟。因为冬天凿冰捕鱼更难，也更有意思。

有一次，祝自有把他和父亲一起冬捕的场景录成视频，放到自家鱼馆的微信公众号里，收到了上千个点赞。

那是隆冬时节，寒风呼啸，开阔的冰面如巨大的镜子，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祝自有将电动三轮车开到岸边，卸下渔网等工具。他戴上墨镜，套上不透风的皮衣、皮裤，系紧挡风帽的带子，穿上一双套了防滑链的皮棉靴，拉着装了冰镐、浮子、钩子、渔网等工具的小车，大踏步向水库中央走去。

先用冰镩杵，冰面坚如磐石，一杵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就着这个白点儿，一下接一下杵下去，白色的冰碴崩到脸上生疼，杵出一个小坑后再用冰镐凿，凿出几个小脸盆大小的圆洞后，祝自有和父亲的身体也热乎起来了。冰窟窿像一个个张开的巨大喉咙，清澈透明的水波不安地涌动，拍击冰层发出一声声闷响，仿佛一只巨兽的心跳声。祝自有感觉冰面在微微震颤，似乎听见鱼群聚集游动的声音。是的，鱼群就在下面，与祝自有隔冰并行。

祝自有有时觉得自己是天生的渔民，对鱼情有超人的感知力。踩在冰上，脚底下全是鱼，那种感觉如同置身海洋世界一样，祝自有激动得心怦怦跳。他大口呼出的哈气在眉毛、围巾和皮帽檐儿上结成霜花，远看，那张脸就像一片巨大的雪花。

突然，冰与水混合的洞口红光一闪，祝自有知道，那一定是水库特有的红鲤，像年画上的锦鲤一样。祝自有精神一振，和父亲一起加快了下网的动作。

祝自有使用 14.5 厘米网眼的挂网，这种规格的网不会捕捞上 2 斤以下的鱼。政府对渔网使用有规定，捕大放小，以维护水库生态平衡，做到年年有鱼可捕。一看见白尼龙线织成的渔网，祝自有就想起他父亲的发小孙贵德和他缺了两根手指的左手。

20 世纪 80 年代，水库周边各种培训中心、度假村、旅游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千人住，万人游，喧哗热闹，人们尝到了守着水库挣钱的甜头，争先恐后涌向水库周边。因为游客多，饭馆餐厅对水库鱼的需求量激增，打鱼成为很多人挣钱的手段。很多人不管有没有捕鱼证，弄条船就到水库里撒网。偌大的水库，被当成了捞金的“聚宝盆”。

也就是在那时候，祝自有的父亲祝来德和一些渔民使用的渔网网眼越来越小，捕捞上来的鱼大小不等，但产量增多。有人管这种网叫“绝户网”，意思是能让鱼断子绝孙的网，也有人开始用另类方法捕鱼——炸鱼、电鱼、药鱼。

炸鱼这事祝来德也干过，那时候大家都想快点脱贫致富，比着找路子挣钱，争当“万元户”。孙贵德的手就是那时候在水库里炸鱼炸伤的。自制的炸药扔进水里几包，水面蹿起三四米高的水柱。鱼受到强烈震动，纷纷跳出水面，有的被震晕，有的被震死，白森森一片漂浮在水面上。爷爷跺着脚叹气：“如果再这样下去，过不了两年，水库就真没鱼了。鱼没了，咱渔民的路也走到头儿了。”

“砰一响，手就没了！醒过来了，好在小命还在。”每次提起这事，孙贵德的语气都充满悔意，捏着酒杯吸溜一口，埋下头去，使劲攥着残存的 3 根手指，仿佛要确认这手指还是自己的。孙贵德来找祝来德喝酒时，遇到祝自有在家，常举着那只残手比画着叮嘱祝自有：“大侄子啊，鱼打不完，钱也挣不完，千万别胡来啊！”孙贵德炸伤时，祝来德也在场。此后，祝来德再没碰过炸药和放电棒。孙贵德则干脆不再上船，改为沿着水库边收鱼、贩鱼，但还是没离开水库寻生计。

水是渔民的土地，但这地却被无情地毁坏着。过度捕捞让水库鱼迅速减少，加上旅游开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水库水质变差。专家警告，这样大的水库，要想恢复水质，至少要十年八年。没了鱼的水库，对渔民来说，比水库的水干涸还难受，就像农民面对颗粒不收的盐碱地一样。

冰，封冻了生活，就要想破冰的办法。

关键时刻，政府出手了，断腕保水，调整密云产业结构，划出水源保护区，限制旅游，限制工业开发，渔民又有了重新上船捕鱼的机会。

鱼在水里，人在岸上，鱼与人，或说人与鱼又联系得那么紧。

四

祝自有背身弯着腰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吸一口，一股暖流穿过鼻腔直冲头顶。他站在船头，环顾四周，天大亮了，远处浅蓝、淡蓝、蓝灰的山影重重叠叠。他的正前方，明亮的光在水面铺出银闪闪的一条路，这条光亮之路直指岸边。岸边不远的山弯处，白

色残雪的地盘比前些天缩小了，只有少许隐藏在草丛边缘的雪每天变化形状，与枯草合作，构成天然的水墨画。一阵风从水面蹿上岸，跑上山坡，草木微动，满枝花骨朵的野杏树稳稳地站着，接收着远方的信息。

又一个春天来了，祝自有欣赏着那些残雪画作，在心里描摹着它们的样子。眼前这一切清清朗朗、春华秋实的变化，让他欢喜、心动。

船舱里不时有鱼蹦跳着，似乎听到某种召唤，或者仅是出于本能想要回到水中。黎明的光照上鱼身，鱼鳞闪着扑朔迷离的五彩荧光。水库鱼比人工养殖鱼，体形瘦，肉质紧实，吃起来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密云水库的水质达到了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干净的水养出的鱼味道更加鲜美，所以才成为北京特产中的“尖儿货”。

祝自有听村委会请来的专家讲过，水库里有 40 多种鱼。他自己计算过见到的鱼，大概 12 种左右，最多的是鲢鱼、鳙鱼、草鱼和青鱼。别小看这些鱼，没有它们就没有水库的好水质。鲢鱼、鳙鱼以水藻类为食，是有名的“净水鱼”。水库每年要投放 500 吨左右的鱼苗，其中鲢鱼、鳙鱼占大多数。这些鱼与草鱼、鲂鱼、鲤鱼等搭配，可以有效抑制蓝藻的爆发，净化水质。

鱼有鱼的面相，也有自己的性格。祝自有喜欢鳙鱼，就是人们俗称的胖头鱼。这种鱼，大脑袋、小眼睛、胖身子，背部和侧面是暗褐色，下半身和肚子又变成白色，像穿了一件灰布褂子，里面套一件白布衫，一副憨憨萌萌的样子。与胖头鱼相比，鲤鱼是另一种样子，体形细长显瘦，头小，脊背呈灰黑色或黄褐色，下半身和尾鳍是金黄色，肚子灰白色，像穿紧身衣的侠客。祝自有每次打上来的鱼，数鲤鱼蹦得最欢、活得最久，特别是不多见的红色鲤鱼，矫健而灵敏，像水中的运动健将要争金牌似的。近些年，水库里投放的武昌鱼头小、嘴小、鳞片小，但身子大、薄而扁，祝自有和其他渔民有时管它叫扁片子鱼，后来儿子告诉他，武昌鱼的另一个名字就叫鳊鱼。他们居然蒙对了它的名字，真好玩。另外，还有肚子鼓鼓的草鱼，扁脑袋长须子的嘎鱼等。水库里的鱼是个大家族呢。

祝自有最自豪的是曾经捕到过“鱼王”。那年，开渔日当天，他和父亲一起出船，捕到了一条 41 斤重的青色大鲤鱼。那条鱼成了当年的“鱼王”。那条鱼差不多和祝自有 9 岁的儿子一样高，要两个人一起使劲儿才能拎起来，通体泛青黑色，小碗口大的鳞片层层裹紧全身，在阳光下隐隐闪耀暗绿的荧光，透出威武的霸气。

“鱼王”会在政府举办的“鱼王”美食文化节中被评选出来。每年的“鱼王”竞拍都备受瞩目。拍卖在鱼街的广场上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拍卖师高声报价，每报出一次新价，祝自有都想跟着喊一声。最后，这条青色大鲤鱼以 35 万元的价钱成交。那一声定锤音像敲在他的心上一样，让他惊讶不已。他记得当时父亲连问了好几声：“真是 35 万？”得到确切的回答后，父亲一把抱住了他，高声大笑。

今年，虽然没有捕到“鱼王”，但是祝自有还是比预期多收入了两万多元。这是张晓菊昨天就算出来的结果，当然，不算今天这一船的收成。他和媳妇对今天的收成已经不特别在意了，多少都行。

祝自有看着船舱的鱼堆，估算了一下，大概有 500 斤左右，虽然比他预计的少，但已经很让人满意了。依照往年的经验，今天的鱼价可能会比平日高出三成左右，这一船鱼的收入不低了。在收获方面，他比父亲豁达，不太在意多少，多固然好，少也能接受。他也希望手里的积蓄越多越好，但似乎又没有父辈那样挣钱的紧迫感，毕竟现在的生活比父亲和爷爷那辈人好太多了。他能够自己选择过日子的方式和态度，活得比父亲年轻时轻松。

一辈比一辈过得滋润，祝自有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好生活。像自己的名字，他理解就是“自己有些了就好”。人不能贪，要懂得知足。从小生长在水库边上，水库养育着他们这些渔民之家。水库在，生活就在，有水库，就有他们的生活。

船快靠岸的时候，祝自有也想好了这船

鱼的去向。

先要送老年驿站。祝自有关注老年驿站与他的爷爷有关。爷爷幼年时父母就去世了，东家一个棒子面饼，西家一碗稀粥，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爷爷常跟儿子、孙子念叨，不要忘本，要知恩图报，这样活得才有意义，才能长久。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祝自有越来越理解爷爷的话，把爷爷的话记在心里。他觉得，这里住着的老人都和自己有关系。祝自有高兴让他们吃上新鲜的鱼。他现在有这能力，他要把这能力展示给老辈人，让他们放心，让他们看到一辈人比一辈人强的日子。

其实每年，他都要往驿站送上两三次鱼，但今天送鱼更特别。今天之后，老人们要等半年的休渔期过后才能吃上新打上来的鱼了。祝自有还想到，给驿站的要多挑鲤鱼，鲤鱼刺儿少，老人吃起来不麻烦，另外还要有胖头鱼、白鲢鱼、噘嘴鲢子，得让老人们吃全喽。

老年驿站刚成立不久，是密云区民政部门和乡政府为农村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人办的服务机构。政府想着人老了的事呢。谁会不老呢？老有所养，这不是办到大家心坎上的事吗？都说农村留不住人，可祝自有觉得，养老问题解决了，还有啥可愁的？农村越来越好了，他这个守着水库的村里人感觉尤其好。半年打鱼，半年种树兼职做水库保洁员，守着家，守着一方山水一方清净，这不是电视里、手机视频里好多人羡慕的生活吗？即使将来儿子考上外地的大学，甚至出国留学，他都不担心自己的生活没着落。是的，生活越来越让他心宽少忧。

挑完老年驿站的，就要给保洁站送点儿鱼去，祝自有盘算着。

保洁站是水库专门负责打捞水面上落叶、枯枝等漂浮物的站点。当地人都知道一句话：“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保洁站有专门的清洁能源动力船和手划打捞船，两种船配合着，对库区 180 平方千米水面进行打捞作业。巡逻快艇还会对潮河、白河水域进行不间断巡逻检查。打捞出的各类漂浮物要进行集中清理，统一运送到库区以外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置。保洁站的人员多数来自水库周边的村里，大家相互都熟悉。祝自有和父亲在休渔期也会去做水库保洁员，既可得一点收入，也是一种回馈。吃着水库，就得爱护水库，像种地人爱惜土地一样，渔民爱惜水。

开渔期留在保洁站工作的差不多都是 60 岁左右不再出船打鱼的人。祝自有给他们送鱼，也是一种感谢。因为有了他们的守护，水库的水质得到了保证，他捕的鱼品质好，卖出的价钱就好。

剩下的鱼自然是留给自家的农家乐了。

前几年，政府在临近水库但又不会对水库造成污染的一处公路两边组织建起了鱼街，集中开办数十家餐馆，成为京郊的特色美食街。这条美食街吸引了来自北京市区、河北、天津等地的大量游客，特别是每年 9 月下旬开渔期政府举办的“鱼王”美食文化节那几天，从各地慕名来吃鱼的客人挤满了整条鱼街。熙熙攘攘，找个停车位都困难。

祝自有家也开了一家以水库鱼为特色的农家乐。他让父亲、母亲和媳妇张晓菊在店里打理，自己则供应新鲜的水库鱼。他把自己打鱼的照片贴在店里的墙上，张晓菊也时常将他打鱼的视频、水库周边四季景色变化等发到抖音里。来吃鱼的人都知道，这家的鱼都是自己捕来的。回头客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张晓菊守着水库，守着祝自有这个渔民，自然对做鱼有心得。同样做酱炖鱼，她家做的鱼口碑就好，回头客多。

张晓菊在农家乐院子里盘了一口铁锅大灶，专门做酱炖鱼。她先把大酱用葱姜蒜、花椒爆炒，再放入用鱼骨和鱼尾熬出的老汤，把活杀的水库鱼剁成大块码好，盖上锅盖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慢炖 3 个小时以上。临出锅时，锅沿贴上一圈玉米饼，别有一番风味。吃酱炖鱼也有讲究，要先从鱼唇吃起，肥嫩的螺丝旋（鱼头）和糯糯的鱼眼，常常是一上桌就被抢光了。吃得最过瘾的还是全鱼宴，有人专吃鱼头，有人喜欢鱼鳞熬的鱼冻，红烧“划水”（鱼尾）下饭，凉拌的鱼皮脆爽弹牙，鱼鳔则炖得像果冻布丁一样，还有鱼杂（鱼肝、鱼子等）炖豆腐等，按一句广告词说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2024脊梁3期-后.indd 142 2024/5/13 上午8:57

像开渔期结束这样的档口，跟着春风四处撒欢的人会蜂拥而至，来鱼街有滋有味地吃上一顿，口福和心情都是美美的。

五

“大侄子，今天满舱了吧？”祝自有被叫声打断了思路，抬头看岸上，是孙贵德在向他招手。还有两个人站在孙贵德旁边，他认出是渔业合作社的收购员。孙贵德每天起早到岸边来收新鲜的水库鱼，然后批发给鱼街和鱼店的商户。渔业合作社收购员则将收来的鱼加工后卖到网上，网上客户通过手机软件下单，北京范围内的客户当天就能吃到纯正的密云水库鱼。这些鱼都是收拾干净的，讲究“活杀（活鱼现杀）三去（去腮、去内脏、去鳞）”，在网上的销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有时甚至卖断货。祝自有看着他们在心里暗笑：这线上线下站在一起，是明着竞争啊！

渔情受气候影响较大，每次捕回的鱼数量没准，有多有少。祝来德是附近有名的捕鱼能手，最多一次拉回过 4000 多斤鱼，但也有只带回几条小鲢鱼的时候。收获不固定，鱼价跟着浮动。祝自有爷爷和父亲那时候捕鱼都是自产自销。鱼捕多了，一部分卖给孙贵德他们，剩下卖不了的，渔民就自己走街串巷或者到菜市场去卖。

祝自有记得，有一次父亲高高兴兴地捕回 1000 多斤鱼，可是别的船捕回的鱼也多，鱼价低不说，鱼贩收得也有限，最后他家剩了几百斤鱼。鱼这种水货存不住，一天时间就开始臭了，必须赶紧处理。当时家里又没有冻鱼保鲜的地方，累了一宿的父亲顾不上休息，带着祝自有、母亲和堂叔去附近的村子卖鱼，最后还是有 100 多斤没来得及卖掉。“白受累，老子明天不打了！”祝自有记得当年父亲对着院里的一堆渔网开骂的情景。说不出船只是父亲在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已。当时，祝自有的爷爷奶奶都健在，祝自有读高中，妹妹上初中，家里需要父亲打鱼的收入来支撑。对于水库边的村庄来说，谁家不是这样呢？波光荡漾的水库是北京的“一盆水”，也是渔民们的生活依靠。祝自有的生活能够鲤鱼翻身，靠的还是眼前这水库。

船帮一碰岸，孙贵德就跑过来期待地问：“大侄子，今天能给我多少啊？”他边说边递过来一根烟。

祝自有也不客气，接过烟说：“叔，今天给不了您了。”

“咋？你不说还行吗？这也不少啊！你店里用不了这么多吧？”孙贵德伸着脖子往船舱里瞧，语气有点急。

祝自有知道，开渔期最后一天，鱼价肯定高，孙贵德早就憋着要多收鱼卖高价呢。

“今儿网上的价比往天都高啊，有哥能给我多少？”合作社的采购小高也走过来问。

“价多高也不给了，自己吃啦。”祝自有边拴缆绳边说，“你们等后面的船吧。”说完，他往水库里一指，远处几只渔船正树叶一样向岸边漂来。

“先给你家店里留足！你开价吧。”孙贵德仍商量着说。

祝自有笑了：“对不起了，叔，今天这鱼真是有特别的用场，价多高都不卖。”

“跟你叔还留一手，发独财，你小子真是的。回头看我不跟你爸好好说道说道！”孙贵德悻悻地说。

祝自有一边整理缆绳一边笑着说：“行啊，叔，晚上到家喝酒去啊，您和我爸慢慢说。”

看祝自有不像开玩笑，孙贵德和两个收购员不再问了，张望起远处的渔船。

祝自有将鱼装入几个大塑料袋子，来来回回几趟将袋子拖上岸，装到昨晚停在岸上的三轮车上，又将渔网拖上车，一踩油门往村里驶去。

山野的气息混合着水汽，在越来越明亮的晨光中弥散荡漾，漫向更远的村庄和田野。

六

祝自有开车先到老年驿站，又去了保洁站，虽然每处都没多停留，但往家走的时候已经 10 点多了。天蓝着，云飘着，风吹着，一切安详自然。

现在车上除了留给自家店里的一袋鱼，还有几条鱼单独放在一个袋子里，有一条鲤鱼、一条胖头鱼、几条噘嘴鲢子。这些鱼也是他安排好了的。明天周末了，儿子和晓东肯定回来。晓东是西院邻居郭庆祥的儿子，和祝自有的儿子同岁同班，明年又一起参加中考。晓东的母亲去年得病去世了，就剩晓东和他爸，爷儿俩不容易。祝自有两口子隔三差五隔墙一喊，叫他们过来一起吃饭。昨天上午，祝自有在院子里整理渔网准备出船，媳妇就念叨要给孩子们做鱼补营养。没说的，媳妇的吩咐他必须照办。

另外，祝自有还想请在村小学支教的美术老师杨啸来家里，这是他早就有的想法，但请了几次都没成行。杨老师是美院毕业的，除了教孩子画画，还教村民画石头画。顾名思义，石头画就是依据石头的自然样式，用彩笔在石头上作画，题材不限，有农村常见的鸡鸭猪狗，也有山上的花花草草、庄稼果蔬。密云水库周围都是山，山上有石板，山沟里有溪水冲刷出的光滑的鹅卵石，遍地都有可用的材料。

一开始，杨老师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绘画兴趣，带着学生捡石头画着玩。家里开农家乐的学生把画了画的石头带回家，被游客见到了。游客们爱不释手，有想买的，也有想上手画几笔的。村支书知道了，立即将村委会里的一间办公室布置成了石头画馆，专门给游客画石头画用。不出一年，“密云一日游，吃鱼画石头”成了水库边的一个网红景点。杨老师除了上课，就到石头画馆去指导游客画石头。

去年，全村统一实施了“煤改电”，冬天不用生煤炉子了，祝自有家顺势翻盖了房子，并在院子里用青砖立起了一块影壁。他请来杨老师画影壁，杨老师围着影壁转了两圈，然后用两个周末在影壁向外的一面画了 5 条嬉戏的大鱼，每条一种姿态，条条不重样。虽然杨老师没画一滴水，但你看着就感觉那鱼在水里撒欢呢。影壁向里的一面是密云水库山水风光，开阔深远。爷爷看着画说，就像他站在村后山的山顶向远处眺望的感觉。杨老师说：“画鱼有两重含义，鱼与‘富余’的‘余’谐音，鱼寓意生活富裕，连年有余；还有一层意思，祝家以捕鱼为生，从院外边一看，就知道这是打鱼人家，是自豪的身份招牌。总体看，影壁靠院里一面是水库风光，向外有鱼，说明山水在你家，鱼靠山水生。”听着杨老师的解释，全家人越看这影壁越喜欢。

祝自有找杨老师既想答谢他给自家画影壁，又有自己的小心思——他想跟着杨老师学画画，圆自己儿时的梦。他上中学的时候，可是拿过县中学美术比赛一等奖呢。小时候家贫，长大忙生活，一直不稳定，祝自有只能在电视里看人家画画。现在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了，他常常有画出所见山水草木的冲动。有种从心底里醒了的东西，让他抬起头来，望向水库之外，望向天际。休渔期，除了整修渔船、修补渔网、收拾渔具，他想重新拿起画笔，像太阳光照耀水面一样，撒开性情泼墨一番。那是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享受，他觉得他真正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上了岸，他这个渔民的生活将同样过得有滋有味。

酱炖胖头、清蒸鲤鱼、红烧噘嘴，就着媳妇的这些拿手菜，他要和父亲、杨老师、庆祥、晓东，还有媳妇、儿子好好喝一回，说说心里话，犒劳一下自己。然后，他要美美地睡一觉，像水库里那些鱼一样，开始一段休养生息的日子。

太阳升得更高了，阳光暖暖地照耀大地，以绵绵的劲力催促草木生发。风又吹来，祝自有从风中闻到了熟悉的水的气息。春天真好，山水真好，祝自有想着。远远望见了自家的大红门楼，望见站在门前等他的父亲，他脚下点了一下油门。车子像个孩子，欢呼着，跑得更欢了。

冷冰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散文集《与树比肩》、话剧剧本《西交民巷》《模式口》、诗集《草地戏剧》《灯火人间》《漫生活：小红袄诗画集》。有作品获首都五一文学奖、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警爸和他的飞虎队

王存华

身穿礼服踩着猫步的妈妈笑成一朵花，坐在爸爸肩上的顾小乐得意地冲小伙伴挥手，挥手，再挥手……这个画面，顾小乐已经幻想了整整一周，但想象有多美妙，现实就有多糟糕。

那天他刚起床就听到妈妈带来的坏消息：爸爸临时接到紧急任务，一大早就赶去警局，而妈妈所在的单位又恰好有个重要活动，不允许请假。妈妈向顾小乐保证，工作一结束就去幼儿园，但这些话没能安慰到顾小乐，因为妈妈的保证就像写在沙子上的字，一阵风吹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撒泼打滚，哭闹，抱紧妈妈的腿不让她去上班……到底怎样才能让妈妈改变主意呢？小乐耷拉着脑袋坐在沙发上想对策。可妈妈竟想当然地以为他同意了。她一边换衣服一边急匆匆地给奶奶打电话让她过来帮忙，又夸小乐乖、聪明懂事，是爸妈的心头宝、掌中娇，然后在小乐的脸上留下几个口红印子，风一般飘出家门。

防盗门“啪”的一声关上了，这声响就像落在绒布衣服里的针，时不时刺痛顾小乐：你不重要，你一点都不重要……和奶奶一起走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时，这根针刺了顾小乐好几次，刺得他那双大眼睛湿漉漉水汪汪，仿佛一碰就要开闸放水。

在这个家里，顾小乐最崇拜的人是在特警飞虎队当队长的爸爸，老家好几米高的房子，爸爸三步就能跨上房顶，妈妈双手抱顾小乐都费劲，爸爸单手就能把他举高高，还能顺手来几下空中抛接。有一次他和爸爸出去玩，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撞了人就跑，爸爸三步两步追了上去……总之，爸爸的“英雄事迹”说一天都说不完，他是顾小乐最崇拜的人，没有之一。

顾小乐房间里挂着一张爸爸和他的合照，那是他百天的时候拍的。爸爸身穿警服，将小小的、软成一团的他抱在怀里，父子俩相视而笑，他和爸爸的眼睛里都有亮闪闪的光。妈妈说摄影师特别得意这幅抓拍的作品，曾多次请求把照片放大了挂在店里，爸爸都说不行。顾小乐一直梦想爸爸能开着警车，穿着飞虎队的警服去接他放学，但爸爸说不行，还耐心地告诉他公车不能私用，警服也只能在执行公务的时候穿。

唉，爸爸什么都好，就是爱说“不行”。

在顾小乐六年的人生中，再没有什么比他幼儿园毕业典礼这事更重要了。这次爸爸没有说不行，他不仅向小乐保证准时参加，还催着妈妈去订了亲子装：爸爸和顾小乐是中山装，妈妈是同色系的民国风晚礼服。虽然爸爸不能穿特警服有些遗憾，但顾小乐已经很知足了，至于妈妈说的什么民国风，他可不关心。期待了那么久，准备得那么足，可临到跟前，爸爸妈妈竟然一起爽约，这让顾小乐非常委屈，非常难过，非常生气。但又有谁在乎小孩子的情绪呢？再委屈、再难过、再生气，还不是乖乖地跟着奶奶来到了幼儿园！

毕业典礼第一项流程是走红毯。家长们平时顶多在网上拍拍照晒晒娃，鲜少有人前露脸的机会。这次可不一样，幼儿园还贴心地安排了直播，让不能来到现场的亲朋好友也能远程参与，所以家长们都铆足了劲儿，发誓要通过红毯走秀为自家娃儿的幼儿园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这样，也有穿着T恤、短裤、运动鞋上场的，还有好多孩子和顾小乐一样，由爷爷奶奶带着走红毯。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父母忽略的小孩，这让顾小乐的心情稍有好转。

妈妈没有食言，工作一结束就换下工装朝幼儿园跑，紧赶慢赶赶上了拍大合影，花大价钱定制的礼服总算没有白费。妈妈很高兴，但顾小乐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爸爸直到毕业典礼结束都没有来。

爸爸是踩着中午饭的饭点回家的。一进家门他就兴奋地大声叫：“顾小乐，顾小乐！”以往，顾小乐总会扑过去抱住爸爸的大长腿，但是今天，他坐在沙发上看图画书，就像没听到没看到似的，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爸爸讨好地走过来摸他脑袋，顾小乐一扭头躲开了。

“对不起呀，小乐。”爸爸诚恳道歉，顾小乐“哼”了一声，转个圈用后脑勺对着他。

“今天早晨，一个年轻妈妈跟家里人吵架，她一气之下跑到楼顶，怀里还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婴儿。”

顾小乐翻书的手没有动，看书的眼睛也没有动，但小耳朵却支棱起来。

“警员拿着大喇叭在楼下劝说，我和同事就悄悄摸上去……”爸爸又摸顾小乐的头，这次顾小乐没有躲。

“可惜我们晚了一步。”爸爸的声音有些黯然，顾小乐吃惊地“啊”了一声。爸爸一把将他搂在怀里，顾小乐挣扎了两下没效果就不费力气了，睁着大眼睛期待地望着爸爸。

“幸好我们在楼下铺好了气垫，母子俩落在了气垫上。”爸爸紧接着说。顾小乐长舒了一口气，但爸爸接下来的话又让他的心提起来：“从17楼跳下来可不是玩的，有气垫保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母子俩都受了很重的伤……”

“小宝宝好可怜。”顾小乐忘了自己还在生爸爸的气，小大人似的分析点评起来，“这个妈妈太不懂事了，一点都不爱宝宝。”

“是啊，是啊，真不懂事，还没我们家小乐懂事。回头我带你给这个妈妈做做思想工作，得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爸爸一边表扬小乐一边观察他的神色，见他板着的小脸有了松动的迹象，便趁热打铁，“为了这事儿，爸爸从早晨忙到现在，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又渴又饿，最重要的还是心里难过，缺席小乐宝贝的毕业典礼，一辈子的遗憾啊……”

爸爸皱着眉头，说得痛心疾首可怜兮兮，弄得顾小乐都有点心疼了。但顾小乐想到自己还在生气，便傲娇地瞟了爸爸一眼，说：“好吧，看在你也不容易，原谅你了！”

“不愧是我儿子，最懂事了。”爸爸高兴地将顾小乐举过头顶，还想顺手再抛几下。

“小乐都长大了，你怎么还举高高？赶紧放儿子下来，吃饭。”妈妈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就是，小乐还小，你跟他讲什么跳楼呀受伤的，吓着小乐怎么办。”奶奶也端着菜从厨房出来帮腔。

“瞧你俩说的，我家小乐可不是软脚虾！”爸爸将顾小乐再次高高举起来，小乐兴奋得咯咯大笑。爸爸仰起头，望着儿子稚嫩可爱的小脸，眼睛里有星光闪烁。小乐突然想起挂在墙上的那个照片，那个时候，爸

爸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

“我们的男子汉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眼里不能只有阳光，也要正视黑暗的存在，对吧，儿子！”

“对！爸爸说得对，爸爸最棒。”顾小乐一脸严肃地挺了挺小胸脯，心里可骄傲着呢。

爸爸成功赶跑了小乐的坏情绪，他依旧是顾小乐最崇拜的爸爸。为弥补遗憾，爸爸决定送顾小乐一份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去特警飞虎队体验生活。

对体验生活这事儿，顾小乐颇有经验，因为妈妈所在的供电公司组织过好几次类似的活动。开始他挺激动，去的次数多了他就明白了，这类活动其实都别有用心，中心思想是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不容易或者爸爸妈妈很了不起，然后要懂事，要听话，要全心全意支持爸爸妈妈的工作。大人总是低估小孩子的智商，其实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他们很聪明地不说出来。比如此时的顾小乐，虽然知道爸爸目的不纯，他还是表现得很高兴，毕竟他还从未去过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呢。

特警飞虎队大门很普通，还没有顾小乐上的幼儿园大门气派。但一跨进大门，气氛就变了。只见特警队队员们身着整齐的警服站成一排，伴随着一声霸气的“登车、出发！”特警装甲车、特警巡逻车、铁骑队同时启动，有序驶出特警队大门。

“爸爸，这是出事了？”顾小乐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害怕。

“别担心，只是日常练习。”爸爸说得轻描淡写。

“喔，那爸爸怎么不练习？”

“爸爸特意请假陪你，怎么样，儿子，感动吧？”

“爸爸开哪种车？”顾小乐左看右看，眼睛和心思全都放在车上。

“这三种车爸爸都会开，看工作需要。”

“哇，爸爸好厉害，我喜欢这辆车，真威风。”顾小乐指着一辆特警装甲车说。

“有眼光，这车全身防弹防爆，可以行驶过一米半高的深水，可以破墙而入，车顶外面的发射器还可以连续发射烟雾弹、催泪弹……”

“我可以摸摸它么？”

“当然可以，来，上来，爸爸带你上去坐坐。”

“出去兜风行么？”

“不行。”

“好吧。那爸爸，你经常开装甲车执行任务么？”

“装甲车一般不怎么出动，因为咱们城市的治安比较好，我们平时处理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有些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了，邻里吵架打架，还有醉酒伤人之类的。处理这种事件一般开摩托车。当然也会遇到有人寻短见，像今天早晨那样跳楼、跳湖这类的极端事件，碰到这事更要快，因为早到一秒钟就可能挽救一条生命。”

对爸爸的话，顾小乐听得一知半解，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求知欲。他不停地摸摸这摸摸那，问题一个接一个，兴奋得小脸通红。

“爸爸，你们是 24 小时值班，对吧？我能在这里待足 24 小时么？”

“你不怕累呀？”

“不怕，我要像爸爸一样厉害。要是能开着这辆车执行任务就好了。”

“爸爸可一点都不期盼，因为每次出动它，都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爸爸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沉重，仿佛想起了什么。但兴奋的顾小乐却没想那么多，满眼都是好奇。

不一会儿，刚才出动的车辆有序归队。警员们回到值班室，爸爸将自己的同事介绍给顾小乐。年轻帅气的小哥哥叫李景宜，参加工作一年多，不说别的，光是救助走失的儿童老人就近百人。去年冬天，他还跳进结冰的湖水救起一位跳湖的女子。当时情况危急，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幸好水不深，还有同伴在岸边旁忙。

“哥哥好厉害，但我觉得哥哥要学会游泳，练好本领才能救更多的人。”顾小乐诚恳地给出建议。

“好，哥哥听你的，一定学会游泳！”李景宜笑着说。

“那我决定了，我也要学游泳，长大了也

要当警察。”顾小乐的新主意也是一个接一个。

身材瘦削的叔叔叫孙宝山，来飞虎队之前是一名军人，在部队是有名的神枪手，还立过二等功，刚被评为全市最美基层民警。顾小乐一听赶紧像模像样地敬了一个少先队员礼，他最崇拜英雄了。

小乐认真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孙宝山家在外地，他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了，看到顾小乐就像看到了自己儿子一样。孙宝山很会讲故事，他绘声绘色地给顾小乐讲飞虎队刻苦训练的事。

“我们在训练场上一遍遍摸爬滚打，胳膊上腿上都是伤口，背上更是看不到一块好肉，都是淤青。天热出汗多，汗水流进伤口，要多疼就有多疼。有没有发现我们说话声音都大啊？那是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是声嘶力竭地喊，习惯了。你看李景宜，别看他现在黑得跟煤球似的，刚来警队的时候，脸可白嫩着呢。家人安排他回老家相亲，一连相了三个姑娘都没被相中，听说人家姑娘瞧不清楚眉眼，只看到乌漆墨黑一片……”

顾小乐悄悄打量了一下李景宜，又瞧了一眼爸爸和孙宝山，发现他们的脸都黑成同一个色号。他摸摸自己的脸，长大要当警察的念头稍稍有那么一丝丝动摇。他还来没来得及想太多，孙宝山叔叔又讲起小乐爸爸的故事。

“去年夏天咱们市的那场大暴雨记得吧？那天是我和你爸在值班。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雨，下得还特别急，雨水来不及排出，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最可怕的是大雨影响了电力供应。咱们市人民医院地势低，积水哗哗往医院流，很快就流进了病房，流进了配电房，然后整个医院漆黑一片。其他病房还好说，关键是重症病房，那里的病人可一刻也离不开电啊。”

“我想起来了，我们幼儿园也进水了，还放了一星期假。叔叔，你接着说，接着说。”这件事顾小乐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幼儿园放假整修，爸爸妈妈又忙，他在奶奶家住了一周。

“供电公司连派两辆应急发电车，走到半路就趴窝了，后来派出的那辆是全市最后一辆发电车，我们接到通知的时候，医院的备用电源最多能撑半个小时，这可太要命了。练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天，你爸和我第一次开着特警装甲车出警。当时路面水深有一米多，对装甲车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我们开着车推开积水，辟出一条临时道路，应急发电车紧紧跟在后面。别听我现在说着容易，其实速度时间都要把握得非常精确。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开得太快，应急发电车跟不上，推开的积水很快就会回归原位，将发电车淹没。你爸技术牛，不到十分钟就把应急发电车平安护送到医院。”

顾小乐一边听，一边脑补爸爸驾驶装甲车出警的样子。正听得入迷的时候，值班室的电话响了。孙宝山拿起电话，是巡逻的民警打来的，说是一位老人突然晕倒，情况十分危急。

“马上护送，随时保持联系！”孙宝山迅速下达命令。

顾小乐的心也悬了起来。爸爸安慰地摸摸顾小乐的头，说：“警员会一路鸣笛喊话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放心吧，儿子，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老人送到医院的。”

果然，执勤民警不一会儿就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连闯 6 个红灯，不到 3 分钟就将老人平安送往医院。

顾小乐用崇拜的目光望着爸爸，他长大想要当警察的心又坚定了那么一点点。

这一天，顾小乐认识了好多飞虎队队员，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他很认真地听，很用心地记，他要把爸爸和特警飞虎队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小伙伴们听。

王存华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向阳而生》、中短篇小说集《一朵一朵云》等作品 18 部。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

责任编辑：苏亚静

牵·车

徐明卉

牵

大半夜，四周一片漆黑。女人骑着电动车爬坡，骑到半路没电了！

她心急火燎。哪怕爬上坡再没电呢，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咋办啊？

女人只能推着电动车往坡上走。都怪这该死的寒流，天冷，电池掉电快。她去另一个镇子探望生病的同学，结果半路电动车没电了，太闹心了。平时走这条路，她骑电动车爬坡没觉得多难。今天推着电动车上坡，还真费劲。女人力气又小，很快就大汗淋漓，原地停住，喘了口气。

后面射来一束光柱，是一辆电动车。

那车停在她身边，车上下来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人。

“咋啦？车坏了？”

“没电了。”

“哎呀，这荒郊野外的，没电可不好办。住哪儿啊？”

“前边柳林镇。”说完，她后悔了，也不认识，说这些干嘛。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送回家……”

“不用！”

没等他说完，她一口回绝。三更半夜的，谁知你一个大男人想干什么啊？网上有这方面的例子，不能上当受骗。再说，她走了，电动车咋办？

好像猜出她的心思，男人又说：“我帮你找个地方把电动车藏起来，你把车上的电池拿回家充电。明天回来，把车开回去。我家就在坡下面的村子，对这一带很熟，丢不了！”

她更不放心了，觉得男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坚决拒绝。

看出她很戒备，男人摇摇头，骑上电动车走了。

歇一会儿，有了点力气，女人推着电动车继续爬坡。爬了没一会儿，天空飘起雪花，还掺杂着小雨。真倒霉啊！她都快哭出来了，只能咬着牙，拼命推电动车爬坡……

好不容易爬上坡，她浑身无力扶不住电动车，“咣当”一声，电动车倒在地上，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迎面射来一束光，男人骑着电动车又来了，车把上挂着一根绳子和一个布袋。

他走到她面前，打开布袋，里面是一件雨衣：“快穿上。”

她接过雨衣，心里暖暖的，刚才错怪人家了。

男人拿起绳子，拴在她的电动车车把上，另一头拴在自己电动车的后座上。

“你刚才说的对，把电动车放在这儿，万一让人顺走了怎么办？我在前面牵着你的电动车，你骑上车，把稳了……”

雨夹雪还在下，她心里热乎乎的……

两辆电动车，一前一后开始上路。

他在前面开电动车，不敢太快，害怕后面的电动车出问题。

她骑在后面的电动车上，感觉不是一条绳子在牵引自己的电动车，而是他温暖的手臂牵着自己的手往前走。她不由想到小时候哥哥牵着自己的手，在野外奔跑的情景……

“哥，谢谢你！”

远处，有一片灯光。

快到家了……

车

春节前，胡林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回家过年。父亲说，去年生意不好做，没挣钱就别回来了，老家亲戚多，到哪家拜年都要花钱，能省就省点。

胡林的生意还不错，两年没回家了，一定要回家看父亲。父亲很高兴，连声说好，又说，邻

居家的王山也回家过年，听说是做生意挣钱了，特意买了豪车奔驰。他老爹在村里到处宣扬，感觉很有面子。这些年村里在外地做生意、打工的很多人都买了轿车，过年时开回家，有意无意显摆自己的成功。

农历腊月二十八，胡林开了辆面包车回家，看到邻居家门口停了一辆奔驰轿车。邻居家院子大，停车没问题，这车特意停在门口路边，显然是给村里人看的。胡林的面包车在奔驰面前，显得很寒酸。

路面本来不宽，奔驰车身却很宽，胡林只能小心翼翼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这是豪车，万一剐蹭了，要赔不少钱，得离着远点。正要开过去的时候，院门开了，王山爷俩出来，特意招手和胡林打招呼："回家过年啊！"胡林只好踩刹车，透过车窗摆摆手："拜个早年，去年混得挺好呗？"

"那是！"王山指了一下路边的奔驰，关切地问，"你还开破面包啊，得换一辆啊！"

胡林笑了笑："等挣钱了就换！"

胡林开车走了，王山爷俩议论："开面包车也好意思回家过年，怎么混的啊！"胡林父亲看见儿子回来，乐得合不拢嘴。他不在意儿子带回来的满车年货，是喜欢胡林一家子回来看望自己。

吃饭时，胡林又说起接父亲去城里的事，被父亲一口回绝："你妈，还有你爷你奶的坟都在这，清明啊、祭日啊，我得烧几张纸，祭奠他们。不能别人家的坟地有人烧纸，咱家没有！我不光为自己，也是替你们……"看着父亲眼里泛着泪花，胡林不再说什么。父亲不肯去城里的理由，听不得人劝，只能先搁置。

大年初一，胡林带着两个孩子和礼物去长辈亲戚家拜年。上午转了三四家，临近中午到了三舅家。好几年没见面，三舅很亲热。都说两代人有代沟，可三舅说起胡林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胡林还是觉得很亲切。除了老辈人，谁还知道这些事啊，那些温馨的童年记忆，只有老辈人才能提起吧。那是淡淡的乡愁……

三舅留胡林吃午饭。三舅不会喝酒，特意把大儿子——胡林的大表哥叫来陪酒。两个人推杯换盏，喝得面红耳赤。

大表哥说："明天我带老婆孩子去岳父家，借你的面包车用一下。"

胡林点头答应："大表哥有驾照就行。"

大表哥说："有。你要是辆豪车，我也不敢借，怕剐了蹭了，赔不起。"大表哥端起酒杯，说："表弟，你是怎么混的啊？看看你邻居王山，人家的车多气派啊！"语气里多少有点看不起的意思。

胡林讪笑，就当大表哥喝多了说醉话。

第二天傍晚，胡林陪父亲看电视，听到院子外面有吵闹声，急忙走出来看是怎么回事。

路边，奔驰旁边挨着自己那辆面包车，面包车把奔驰的后视镜挂了。

原来，是大表哥带着家人开车从岳父家回来，路过王山家门前时，冷不防胡同里开出一辆电动三轮车，大表哥怕撞上，往里打方向盘，把路边奔驰的后视镜挂了。

王山让大表哥赔偿，开口就要五千元。大表哥觉得太贵，两个人争吵起来。看到胡林，大表哥让他给评评理。大过年的，要赔五千元，真是倒霉。

王山看到胡林，也来劲了："你懂车，你给评评理，换一个豪车后视镜，五千元多不多？"

"豪车也不能讹人啊！"大表哥愤愤不平。

胡林看看奔驰，又看看王山和大表哥，开口说："这钱就别赔了！""你说得轻松！不赔？他不赔你出钱啊！"王山吼了起来。大表哥发蒙："少赔点我认！"胡林说："我赔。不用大表哥赔了！"王山道："你赔得起？"胡林笑道："这车是我的。"

两个人愣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胡林是不是开玩笑啊？

原来，胡林去年入股与朋友开了一家轿车租赁公司，收入不错。春节前，租车生意红火，豪车供不应求。公司经理和他说，有一位客户执意要租赁一辆豪车，现在无法满足，不知道怎么办。公司宗旨是"一切为了客户"，为了不让客户失望，胡林就把自己的奔驰拿出来出租……

王山和大表哥都傻眼了……

徐明卉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脊梁》《山东文学》报刊。供职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失眠·失忆

袁国义

失　眠

龙大水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身体快扛不住了，但就是睡不着。他逢人便述说着同一件事，一件不大也不小，但对他来说却很重要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城郊牛背村电压失常，不仅影响了生活用电，还影响了农田抗旱。那天是周末，龙大水和同事小邓骑车郊游，正好从那经过，得知情况后，两人一商议，便决定牺牲休息时间，尽快帮牛背村恢复正常用电。经勘查，该村电压失常是村民私拉私接造成的，既影响了正常用电，还留下了安全隐患。在村干部的配合下，两人简单改造了私拉私接线路，清除了安全隐患，并对村民进了安全用电教育，及时恢复了抗旱用电。

这事本来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有人向领导反映，说他们拉私活，赚外快。这让龙大水难以接受。

“从早到晚忙了一天，连水都是自带的，完全是活雷锋啊！怎么能这样埋汰人呢？”龙大水越说越生气，越生气就越睡不着。

牛背村的村干部答应会给他们一个说法，却迟迟不见动静。

躺在病床上的龙大水眼睛圆睁，心里愤愤不平。单位领导亲自上门看望慰问也没用。医护人员甚至使用了少量安眠镇定药物，但也无济于事。

情况反映到医院院长那，院长认真听完龙大水的述说，召集几个科室负责人商量应对措施。

没一会儿，医院几个文艺骨干拿出平时演出用的锣鼓等家伙，在龙大水的病房外敲打起来。龙大水的老婆忙跑出来，边挥着手边说：“哎呀，这怎么行啊？这不是吵得他更没法睡了吗？！”

院长笑了笑，附在她耳边轻轻说句什么。龙大水老婆犹疑了片刻，还是决定照着院长的意思去做。只见她喜滋滋地跑进病房，边跑边说：“老龙，村委干部送感谢信来了！”

“啊！他们终于来啦！谢天谢地！谢……”龙大水热泪夺眶而出，后面一个“谢”字还没说完，便睡着了，随即鼾声大作……

不一会儿，医院走廊里又响起了一阵锣鼓声，这回真的是村干部送感谢信来了。原来是抗旱任务紧迫，送信村民一时难以脱身，好不容易进了城又遇到了交通拥堵。

这回，锣鼓再响也没能吵醒龙大水……

失　忆

起风了，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间乌云密布，时不时有闷雷声从低垂的云层传来，仿佛有人在天花板上滚铅球……一号主变压器前，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仍在演练着什么，男的讲解、比划着，女的倾听、领会着……

两人都身着长袖工作服，头戴印有电力标识的安全帽，神情严肃。女青年身材窈窕，面庞清秀。相比之下，男青年略显老成，中等个头，面庞微黑，两道剑眉下的眼睛却透着坚毅。

他们在结合变电站设备讲解演练《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相同的内容、场景他们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他们似乎比以往更加专注，仿佛头回出镜的演员突然间找到了感觉。男的循循善诱，明亮的双眼充满了期待，女的全神贯注，明眸里期盼着某个时刻的到来。

闷雷时断时续，伴随而来的阵阵山风，在他们俩与变电设备之间纠缠一阵之后，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打个滚，呼啸而去。

由于过度紧张和注意力长时间高度集中，女青年直挺秀巧的鼻尖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嘴里却在不住地安慰男青工，没关系，继续，继续……

男青年虽然为对方的身体担心，但也不忍停下来，唯恐功亏一篑。

正在这时，一位来变电站检查指导工作的老工程师走了过来，说：“我已经注意你们好些天了，你们刻苦学习的精神可嘉，但效率有些低。这么些天来，你们一直在重复相同的内容……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但是……”

“慢！”女青工突然大叫一声，打断了老专家的讲话。只见她满脸喜气地男青年说：“副班长，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想起什么来了？！”老工程师一脸的惊愕与疑惑。

男青年异常激动，不住地搓着双手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不知什么时候，班长叶永安和几位工友围了过来，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上个月惊险的一幕重新浮现在他们眼前——

那天，副班长汪波按计划给新来的几名员工介绍变电站主要设备，并结合安规作简要讲解。天气与今天很相似。突然间，弧光一闪，大地震颤，仿佛天崩地裂，几台主变压器顿时失压……

原来，一道闪电击中了变电站旁边的一棵大树，弧光掠过变电站一角，草坪被烤焦一大片。新员工江霞因受惊吓短暂晕厥，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出事前的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医生说她这是局部失忆症，经过休养调理有可能恢复，而最好的恢复方式就是帮她还原出事前的场景，越逼真越好。

于是，只要工作安排得过来，帮助江霞恢复记忆便是全班共同的事任。

此刻，恢复了记忆的江霞激动地向大家讲述着当时的场景：“我还记得一件事，当时有位新员工，对，就是胡新春，他中途去了趟洗手间，把安全帽落在了洗手间，就冒冒失失地回来了。副班长大吼：‘安全！安全！天天讲安全，你连脑袋都不顾，还谈什么安全！’吓得他赶紧跑到厕所找到安全帽又戴上。”

汪波补充说：“幸亏他跑得快，他刚离开，他原来的站位连草都烤煳了。”

“啊呀，我还想起了……”江霞欲言又止，偷看了汪波一眼，清秀面庞泛起了红云。

大家感到好奇。

班长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江霞彻底康复这是一喜；经过上次意外雷击之后，班员安全意识更加强化，工作热情更加高涨，正所谓‘坏事变好事’，这是二喜。还有三喜，嗨，江霞、汪波脸红啦！”

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工程师扶了扶眼镜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刚刚错怪你们了！”

江霞诚恳地拉着老工程师的手说：“不，我还要感谢您呢，您的适时出现，还有您的那一番话打开了我最后一道记忆的大门，让我突然间想起了副班长的怒吼声，想起了胡新春跑到厕所取安全帽的身影。”

老工程师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唤醒你沉睡记忆的应该是安全的警钟声啊！”

袁国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不落的星辰》《欲说难休》《春梦有痕》、中篇小说集《九龙山传奇》。供职于江西赣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报告文学

筑梦玛尔挡

杜永先

筑梦玛尔挡

杜永先

绿色密码，从始到末

传说，最初鸟儿是不会飞翔的，飞翔是天神给它们勇敢跃入峡谷的奖励。于是藏族人民把搏击千里的鹰，看作天神派来守护草原的使者。

鹰经常出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奇峰峻岭中。这些地方空气清新，河水清澈，草儿顺流生长，花儿竞相开放。

那天，我近距离见到了鹰。我的车子停在山顶，它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袭来，钢铁般的翅膀突然间撞到车窗玻璃。随着“嘭”的一声，它落在了车顶，挡住了大半个车窗，一双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褐色水珠，滴溜溜地转动。我吓得惊叫一声，赶忙捂上了眼睛。

藏族的朋友笑着说：“不要怕，不要怕，这是我们青海英雄的见面方式。”说着，他亲切地隔着车窗玻璃，向鹰招手问候：“你好啊，朋友。”

那鹰用钩子似的嘴，轻轻啄击着车顶，随后缓缓收起它那舒展的、充满力量的翅膀，转头望向我，目光深邃。

我在指缝间窥觑着它的英姿，感受着它带给我的威慑。

而这时候，它却以一只小鸟般的温顺，给了我一个温柔的拥抱，那巨大的翅膀微微地张开着，包围了整个车身，然后慢慢地聚拢。

稍息几秒，“呼”的一声，它腾空而起，盘旋到上千米的高空。

我急忙推开车门，向着山顶，向着它的方向奔跑，我向它拼命招手呼唤：“啊——朋友！”

鹰的嘶鸣声，我听见了。它转身飞回来，从我的头顶飞过，它回应我，然后冲着阿尼玛卿雪山的方向飞去。

我站在海拔 4600 米的地方——阿尼玛卿雪山的半山腰际线。我没有了高反，只有激动。一种自然的情怀，一种由衷而发的情感涌上心头。我捡起身边一块牦牛粪饼，没有嫌弃，也不会嫌弃。它散发着青草的涩味，蔓延着自然的腥味。

我仿佛感受到高原土地的温度、野草的湿润。我似乎听见雪山融化的雪水声，缓缓的流淌声，欢快地汇入河床的惊喜声。

这是最原始的生命力。

这是大自然的味道。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玛尔挡公司建设的玛尔挡水电站地处青海三江源地区，工程影响范围涉及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铁—军功保护分区实验区，以及黄河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青海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2000 年 5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 年 1 月，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保护区是由 6 个相对完整的区域、18 个相对独立的保护分区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网络，生态地位十分特殊，它不仅构筑了我国高原生态屏障，对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作为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8 个保护分区之一的中铁——军功保护分区地处青南高原东北端的阿尼玛卿山北麓，山势陡峻、脊峰林立，海拔在 2900 米至 5200 米之间，最高峰 5162 米，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保护分区境内沟大谷深，黄河干流在保护分区东南部自南向北纵穿而过，流经长度 211 公里。该分区现有人口 4.8 万人，是三江源保护区人口较为稠密且生产生活频繁的保护分区之一，也是玛尔挡水电站工程所在的区域。

玛尔挡水电工程实验区主要涵盖兴海县温泉、龙藏、曲什安、中铁 4 个乡（镇），同德县的河北乡、秀麻乡、唐干乡，玛沁县的大武乡、拉加镇、东倾沟乡、雪山乡，以及河南县的宁木特乡等区域。实验区占地面积 5159.16 平方公里，占保护分区总面积的 65.59%，主要任务是作为核心区与缓冲区的外围屏障，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开展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发展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促进社会进步。

玛尔挡水电生态工程全面实施以草定畜，重点实施退牧还草、退化草地治理、森林植被保护与恢复、湿地与野生动物保护、能源建设、水利建设以及科研监测等项目；对超过天然草地承载能力的人口实行生态移民，对天然草地承载能力以内的人口实行集中聚居，减少草地的载畜量，促进草地自我恢复。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工程提出打造一个“一区三园四地”的陆生生态保护措施体系与“两站五支流一通道”的水生生态保护措施体系。未来的玛尔挡水电站工程区及上下游河段会成为一个壮观的融生态、科研、观光为一体的绿色水电生态廊道。

站在青藏高原连绵的山脉处，此时我的头顶，一位工人背着现代化工业机器设备，以鹰的姿势，在空中检修、探测。他们在这里建起了空中高压网线。

苍鹰在高压线上空飞翔，它似乎在给人类力量。

人，也想像鹰一样，飞得更高，创造更多辉煌。

玛尔挡水电站的建设者，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高山峡谷、奇峰峻岭中建设水电站，力求“建设中最低限度地破坏，最大限度地恢复”，履行自然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他们层层签订责任书，逐级立下军令状，通过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打造了玛尔挡水电站工程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示范工程，担负起了中华水塔绿色能源的生产和输送任务。

在 750 千伏升压站 3 公里外的休马沟，赭红色的土皮光秃秃地展现在苍茫的阿尼群贡山间。曾经，黄河的溪流穿过这里，茂盛的青草在这里生长。然而，玛尔挡水电站初期建设，铲平了所有的青草，堵截了溪流，让它变成了废旧石料的堆砌场，原始的石料与加工后的水泥石料混杂，破坏了这片青草地。如果水电站建成，这些废旧石料清除出去，休马沟还能长草吗？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三局玛尔挡项目部一工区主任顿映辉说：“能。我们并不是要破坏它，而是短暂性地借用。”

怎么讲呢？就像美容院护肤，在涂上厚重的妆彩之前，要先做打底修护。水电三局把休马沟原始的青草移除，放置在另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静养，等到水电站建设完成，再把它们送回来。

玛尔挡水电生态工程建立试验核心区，将青海云杉等树木移栽或补植到这里，建立补植园。

顿映辉带着我来到休马沟养草护草试验区。我问:“这些草,它们真的还能活吗?”“能。早晚浇水、夏季防晒、冬季保温,我们的任务就是像照顾孩子一样照看好这些原生草,确保工程竣工后它们能回植到原地。”一名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告诉我,自己参与过很多工程项目,照顾草还是头一回。对于生态脆弱的三江源地区而言,照顾好这些草和建设水电站同样重要。

那天休马沟的风很大,天阴晦着,赭红色的泥土安静地躺着,任凭两台推土机在它的身上翻来覆去。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给我讲,他养护这块草地的时候,高原的风呼隆隆作响。他讲得很专业,我问他大学专业就是这个吗,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有一点点吧。”我笑了,问:“那你是怎么把这些草养育好的呢?”他说:“像爱情到来时的热情。”

我不由得哈哈哈笑起来,他或许被我笑蒙了,一脸迷惑,还有点羞涩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我问:“爱情?爱情可以用到这里吗?”

他说,他有个谈了两年的女朋友,尽管两地分居,很少见面,但是他们有说不完的话,等到明年休马沟的草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能结婚了。小伙子用经营爱情的心经营着草场。所以,这里的草一定会长得很好。

玛尔挡水电建设者的爱情是蓬勃旺盛的青草。草的生命力有多强,爱情的堡垒就有多么坚固。

小伙子和我慢慢走着,我们来到一个干砌石堆旁休息,我惊讶地看到了石堆上摆着一个羊头骨,虽已是骨骼,却有生动的力量,就像一只羊跑累了,卧在那里安静地休息。两个大羊角卷曲着,呈现出威猛的形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羱羊?

羱羊是一种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大角野羊。由于羱羊力大威猛,藏族人也称它为大头羊。有人说,羱羊喜欢生活在高海拔且山势峻峭的山地,至死也不离开那里。

藏族先民崇信羱羊并将羱羊看成自己部落崇拜的神灵图腾之一。《旧唐书·吐蕃传》形容藏族“多信羱羊之神”。而《新唐书·吐蕃传》则说他们“事羱羊为大神”。据藏文史料记载,在藏族远古“五大氏族”部落中,有两大部落以崇拜羊为主。

我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标本,内心充满了敬畏之情,我不敢用手去触碰它,生怕打破这份宁静与庄重。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投入 4000 多万元开展边坡生态修复工程,补栽移栽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祁连圆柏等树种 60000 多棵。建设者们按照疏密结合、有藏有露的原则,在尊重场地特性的基础上,对可修复的区域进行整体复绿,对不可修复的区域进行改善,打造边坡点状绿色景观空间的工程。其中边坡复绿以抗侵蚀混合纤维复绿、高次团粒喷播施工工艺为主,喷播适应高原条件的花草,包括芨芨草、波斯菊、冷地早熟禾、披碱草、中华羊茅、紫花苜蓿等,平面绿化以乔(河北杨、青海云杉)、灌(柽柳、沙棘)、禾草三者结合,场地绿地覆盖率达到 85%,绿化面积约 134456 平方米。他们组织开展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累计种植苗木 16800 棵,绿化面积达 2 万平方米。

每年,玛尔挡公司都会不定期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黄河河滩开展“‘河’我们一起,保护母亲河”净滩行动。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戴上手套,手持垃圾袋等工具,从沙滩上、石堆里捡起饮料瓶、泡沫箱、蛇皮袋等各类生活垃圾,然后进行集中分类处理。

不仅如此,玛尔挡水电建设者还推进现代文明鱼类增殖放流站、升鱼机、生态放水洞建设,开展珍贵鱼类放流活动,放流拟鲇高原鳅、黄河裸裂尻鱼鱼苗共 6 万尾。其中拟鲇高原鳅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黄河裸裂尻鱼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记载的易危物种。他们从水域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出发,养护水生生物与天然水域鱼类种质资源,维护天然水域生态平衡,增加黄河特有种质资源,改善黄河水域生态环境。

在玛尔挡水电站大坝主体施工现场,一辆辆大型纯电动清洁能源矿车运输着巨石。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三局工程土方车调度负责人包想军说，他们投入40辆大型纯电动矿车，承担了大坝填筑50%的施工任务。

这是纯电动清洁能源矿车首次在高原投入使用。

什么是清洁能源矿车？它使用电池作为动力源，不需要频繁更换机油滤清器，减少了废油的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它噪声低，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较小。而且，清洁能源车以可再生氢燃料为动力源，具有零排放、高效率、续航里程长等优点。

玛尔挡水电站地处黄河上游，附近生物物种都比较脆弱。保护它、开发它是人类与自然共享资源的需要；发展它、保护它是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存的需要。

把传统矿车更换为清洁能源矿车看似简单，却体现了国家能源集团“生态优先，努力打造绿色环保工程”的重要理念。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工程要成为青海乃至国家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就要有更高的思维格局。玛尔挡水电站成立了“四位一体”环水保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了环水保监管体系，严格执行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零排放，固废（危废）集中处理制度。

建设者采取道路硬化、洒水降尘等方式，投入3000多万元购置雾炮机、洒水车以及喷淋系统等设备设施，治理扬尘污染；通过覆土绿化、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委托四川大学和教育部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生态修复团队开展生态修复基质实验，为后期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引进“工程环境监督+专题规划设计与科研”“电站环境保护设计咨询总体承包”环保管家模式，为工程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环保服务，统筹解决工程建设期环境保护问题。

走在玛尔挡建设基地，无论是室外建设还是大坝内部设施建设，防尘措施涵盖了整个建设区域。再也闻不到厚重的工业尘土味，再也看不见满大街的“红人”，再也听不到轰隆隆的机器嘈杂声。连员工的高原反应现象都在减少，因为玛尔挡建设营地为员工寝室筹建了输氧系统，配备了2台制氧机、2台排氮机、200多台室内供氧终端设备。

玛尔挡水电站全面投运后，将集水能、储能、光能“多能互补”于一体，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5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成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中最具实力的清洁能源输出地。与此同时，玛沁县拉加镇也将成为黄河上游最亮眼的“能源大镇”。

高原上绽放科技之花

8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草原散发着扑鼻的清香。然而，2023年8月，一场大雨突然而至。雨水混着石块、泥土从阿尼群贡山上倾泻下来，变成混沌不堪的泥石流。咆哮的浪头撞开了拉加寺的大门，推翻了停靠在拉加镇路边的汽车。

黄河水由黄变红，直至变成朱红色。

这是拉加镇近年来最大的雨。玛尔挡水电建设者说，拉加镇不能总下雨，会导致山体滑坡。雨，好像也听到了议论，偏偏从前一天晚上下到第二天中午，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当时，我刚好住在镇子上，撑着一把伞，一个人独自从拉加街头走向黄河大桥，站在桥头，听着暴雨中黄河水被灌满的“狼吞虎咽”声。

我站在黄河大桥中央，看着雨雾蒙蒙的拉加镇，仿佛穿越到了格萨尔王时代，人类文明的初始，没有科技，只有双手双脚。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武器只有一些原始、粗笨、简陋的工具。

青海果洛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他们热爱自己的草原，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

藏地的科技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落后，玛尔挡水电工程的施工现场却处处有科技与创新的影踪。

在玛尔挡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无数台高科技大型机器设备，也可以看到在这些大型机器设备的后面，一个个酷似“苍鹰”的人。他们腰间系着安全带，双手双脚攀岩，身子晃荡着，在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陡峭崖壁上进行开掘作业。他们早晨爬上去，晚上沿山壁滑下来。吃饭在绳子上，休息也在绳子上。

他们的工作，科技设备不能代替吗？目前

还不能。

在高风险、极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的手脚展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成为最适合操作的工具。而科技设备主要适用于低风险、高强度以及重复繁琐的作业。因此，尽管人类能够创造并发展科技，但科技始终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作用与地位。

水电三局玛尔挡项目部一工区主任顿映晖——这个精干的小伙子指着那些“空中飞人”告诉我：“你看那位‘飞人’，如果阻止他‘飞翔’，他会感到失落。这份工作是他收入的来源，是他养家糊口的依靠。‘飞翔’对他来说，不仅是工作，更是责任与担当。”

我问：“那他吃饭怎么解决？谁给他送上去？”顿映辉笑着说：“他准备‘飞’上去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去了，没有谁能给他送上去。”

我哑然失笑，嘲笑自己的愚蠢。

鹰的种类繁多，苍鹰是其中的一种。苍鹰拥有红色的眼睛，其大小与人的眼睛相仿。它们体态健壮，具备极强的韧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飞行能力远超一般的鹰隼，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空中优势。

在玛尔挡水电站建设基地，经常有苍鹰出入。

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就是苍鹰。玛尔挡水电站也具备苍鹰生存所有的“生存条件”：其一，电站海拔 3300 米，氧气稀薄，人工、设备降效严重；其二，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0 摄氏度，供水困难，常规方式无法浇筑室外混凝土；其三，水电站首台机组计划于 2024 年 3 月底投产发电，施工期仅 36 个月，异常紧张；其四，大坝填筑总量达 1055 万立方米，月平均填筑强度约 50 万立方米，高峰期达 70 万立方米，施工强度大；其五，工程为高边坡、大洞室，且施工场地狭窄，交叉作业频繁，干扰因素众多，安全风险高；其六，当地工业经济相对落后，设备物资供应极为不易……

玛尔挡公司与水电三局、水电七局、葛洲坝等参建单位开展“一帮三”“三帮一”和谐合作方式，加大科研项目投入，打造生态环保科研基地。

在玛尔挡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攻坚克难研发新技术随处可见。例如，在接近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酷施工环境中，解决混凝土无法进行室外浇筑的问题。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三局喊出了“将严寒的冬歇期转变为施工的攻坚期”的口号。

玛尔挡的冬季漫长且寒冷，每年长达 6 个月，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70%。恶劣的条件导致设备的工作效率和劳动者的体能下降严重。面对工期紧、环境复杂等困难，水电三局玛尔挡项目部不仅采用搭设保温棚、暖棚蓄热法等方法进行冬季不停歇施工，还有针对性地研发了拌和系统保温技术，确保了冬季趾板、挤压边墙等关键部位混凝土正常施工；在坝料碾压中采用高精度定位、无人碾压等新技术，降低了坝料孔隙率，提高了坝体填筑的质量，即使在高寒的冬季，也能确保工程高质量、高水平完成。

夜深人静，雪花飞舞，寒风刺骨。大坝仓面不同规格的石料运输车卸车正酣，铲车、摊铺机、振动碾等设备的声音如一波推动着一波的黄河水，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站在趾板浇筑搭设的保温棚外，呵气成霜，棚内炉火正旺。

在大坝填筑期间，水电三局首次采用微压差静力水准、柔性测斜仪、常规水管式沉降仪、电磁沉降管等进行坝体沉降变形监测；首次采用胶凝沙砾石作为补坡和整形材料，避免坝体填筑后的不均匀沉降；首次采用 36 吨重型振动碾进行坝体填筑碾压，提升了大坝填筑质量。水电三局有关人员经常会说，玛尔挡公司的全力支持与指导，才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首次”。

水电三局在建设过程中运用了先进成熟的 GPS 智能碾压技术。GPS 系统对铺料压实厚度、振动碾行驶轨迹、振动状态、行走速度、碾压遍数进行实时的监控与反馈。在面板混凝土浇筑施工中，他们从原材料入手，提升面板混凝土防冻抗裂强度，通过智能养护系统监测内外温度分布、环境湿度、风力风速、太阳辐射等因素，实现自动分析控制洒水时间与频次。高新科技的应用与智能设备的使

用，提升了坝体填筑速度，让碾压覆盖率和达标率都达到 100%，每一方混凝土的强度都达到了标准要求。

针对面板堆石坝所在地为高海拔、严寒地区，河谷狭窄，筑坝条件较差的实际，他们积极探索高海拔地区 200 米级面板堆石坝施工技术解决方案，先后发表了《高陡边坡趾板基础开挖施工技术》《玛尔挡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面板混凝土配合比试验研究》《玛尔挡面板堆石坝混凝土施工规划方案探讨》《玛尔挡高面板堆石坝分期快速施工技术》等专业著作。其中，《砂石料加工用脉冲筒式除尘器》获国家发明专利，《提高玛尔挡水电站大坝填筑堆石料一次碾压合格率》获 2023 年陕西省工程建设优秀 QC 二类成果奖。2023 年 5 月，经专家咨询会讨论，玛尔挡水电站面板堆石板坝体最大沉降约为当前大坝填筑高度的 0.385%，达到较高水平。

为了获取湍急水流的能量，玛尔挡水电站被建造在陡峭的峡谷间。在有限的空间里放下 25 层楼高的发电机组成套设备，必须在山体内开凿出足够大的地下洞室。而玛尔挡水电站山体的岩石硬度非常高，危险的爆破作业一天最多就有 28 次。

中国能建集团葛洲坝二公司喊出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口号。

邱长华是玛尔挡葛洲坝二公司项目部经理。2021 年，玛尔挡被国家能源集团公司重组接收后，他来到了玛尔挡，用了两年的时间，带领玛尔挡葛洲坝团队和建设者们挖出了 48 个洞室。在他的办公桌上，爆破图纸堆得到处都是，厚厚的一摞又一摞，图纸上标注的小点都是爆破孔、孔径、孔深和孔间距，密密麻麻……每一次爆破参数设定前，邱长华都会反复论证并精确计算。比如，地下洞室群施工的起爆段数、传爆长度及爆破范围是多少，130 万土石方的开挖直径是多少，100% 的单元工程合格率数等等。

玛尔挡水电站尾水洞断面为城门洞形，尾闸下游侧通过“卜”形岔管变为“两机一洞”和“三机一洞”平行布置，轴线间距 63 米，其中 1~3 号机共享 1 号尾水洞，4 号、5 号机共享 2 号尾水洞，两个尾水洞长度分别为 138.3 米、155.16 米，开挖断面尺寸为 13 米 ×15 米，约五层楼高。由于尾水洞断面大，故分上下两层进行开挖，且必须采用先中导洞、后两边侧墙扩挖的施工方式，呈“品”字形推进。

水刀可以像刀切豆腐一样轻易切开坦克，它的刀片是高速携沙水射流。玛尔挡水电工程建于国内罕见的高携沙河流之上，水电站的泄洪洞过流时最大水流速 47 米每秒，高速携沙水流如同水刀一样切割着混凝土。为了保证泄洪洞 C50 抗冲磨混凝土的施工质量，葛洲坝二公司选取了最优的混凝土配合比。他们在施工前严格检查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施工中严格控制混凝土浇筑温度、和易性、振捣密实；施工后严格做好混凝土的养护和保温覆盖工作。

在厂房施工中，葛洲坝二公司将工期细化到工序节点，从开挖到混凝土浇筑，确定了爆破、出渣、支护、清基、立模、绑扎钢筋、混凝土浇筑等关键点，将节点控制细化到小时，每个工序提前 2 小时进入检查控制期，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

在地下岩壁吊车梁施工中，开挖质量是重点。若爆破装药量小，要多次返工修整；若爆破装药量大，会影响基础开挖质量，造成裂隙，威胁吊车运行安全。葛洲坝二公司开挖前选取试验区进行爆破试验，最为关键的是爆破孔间距和线装药量。孔间距 30~50 厘米，按 5 厘米等级进行递进，爆破装药量从 70 克每米到 110 克每米，按 10 克等级进行递进，爆破后选取了最合适的 40 厘米的孔间距和 90 克每米的线装药量。

现场实体施工过程中，他们先牢固搭设钢管样架，在钻机就位试钻过程中，确保样架任何方向的位置都不能移动；钻孔时将钻杆插入导向管，导向管长度不低于 60 厘米；在钻孔过程中，每钻进 50 厘米就检查一次……这些精细化控制措施，确保了岩壁吊车梁开挖面如石匠凿石一样平整，基本未发现爆破产生的岩石裂隙。

岩锚梁镜面混凝土工程是葛洲坝二公司

在玛尔挡的质量样本工程。自 2021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工以来，葛洲坝项目部对爆破设计、样架搭设、孔位放样、钻孔验收、保护层开挖等工序进行精细化设计管控。岩锚梁是一项集光面（预裂）爆破、锚固技术、混凝土技术、应力、应变和位移量测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其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浇筑过程犹如在厂房的岩壁上“绣花”。

以邱长华为首的葛洲坝二公司项目部，誓要把岩锚梁开挖成一个黄河上游精美的艺术品。

“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走进岩锚梁浇筑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水泥罐车和长臂挖机相互配合，身着红、黄、橙、蓝四色反光衣的施工人员来回穿梭。

半孔连线整齐，孔间距布置均匀，开挖后的岩台开挖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程领先水平。

岩锚梁开挖共划分为 7 个单元工程。经评定，7 个单元工程全部为优良。2021 年 7 月 28 日全线开挖成形。

“青石如镜，光可照人。”站在厂房中央，抬眼望去，岩锚梁如镜面，光洁透亮。岩锚梁丝滑光润，如水一般。无法想象这竟然出自几百双沾满灰尘、泥浆，手掌里布满老茧的工人之手。

岩锚梁开挖工程被评为玛尔挡水电工程“洞室开挖质量样板部位”。

水电七局喊出了“我们电建蓝、我们川军，为了祖国，从来不会拉稀摆带（四川方言）”的口号。

放下行囊，他们克服高原反应、克服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温、克服水土不服、克服生活的不便，配合土建施工开展预埋工作。他们拖着接地扁铁，即使气喘吁吁，脚步放缓，也不愿意停下，因为时间不等人。他们扛起氧气瓶，即使晃悠趔趄，也不愿意放下，因为再扛起来还要多费把子力气和时间。他们屏住一口气对接好管路，即使头昏脑涨，也要坚持，因为谁也不想影响安装质量。

在首台机组 5 号机尾水肘管、座环、蜗壳安装之初，项目部发现，若采取常规安装工序，将无法按期实现原定节点。于是，大家集思广益，在厂外、安装间分别增加肘管、蜗壳组拼工位。尾水肘管采用大组施工，有效减少了吊装次数、对装环缝焊接的工作量。22 天，17 节尾水肘管全部安装完成，工期缩短 28 天，提前 149 天。

蜗壳挂装，4 个断面，逆时针同步挂装、同步焊接，保证蜗壳挂装对座环水平度影响最小，加快了蜗壳施工进度。50 天，5 号机组座环、蜗壳安装完成，节省工期 70 天。

水电七局还对施工现场进行危害因素监测，在安装间布置有害有毒气体在线检测仪器。进入寒冬，他们在进厂交通洞口布置电动卷帘门、在安装间洞口布置手动推拉门、在交通洞沿途两侧墙壁布置风幕机等加温设备，为地下厂房“保温”，预防道路结冰。

玛尔挡水电站 750 千伏汇集站工程于 2023 年 9 月带电投运，投运后优化了青海电网 750 千伏网架结构，提高了青海电网负荷中心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对玛尔挡水风光蓄千万千瓦级多能互补基地建成投运和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水轮发电机转轮作为整个水轮机的心脏，是将水能转换为电能的核心部件，决定着水轮机的过流能力、水力效率及机组运行的稳定。机组正式投产后，随着水轮机的转动，源源不断的水流转化为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转轮吊装完成后，5 号机组就进入了水轮机总装阶段。

水轮机转轮直径 6.6 米，高 3.1 米，总重量 158.5 吨，由上冠、下环及 17 个叶片组装焊接而成。转轮在工厂整体加工时，采用了多工序集中加工工艺，在同一工位下完成所有关键部位的加工，严格保证了转轮的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要求。转轮平衡时，采用高精度应力棒平衡工艺，开发了转轮平衡配重新方式，不但提升了转轮平衡精度，也提高了转轮外观质量。

水电七局通过优化混凝土垂直、水平运输系统，根据不同高程选用不同入料方式，创新采用“溜管 + 旋转滑槽”下料等手段，按下进水塔建设“加速键”。

玛尔挡公司开发出一套全国产化自主可控智能“控调运管”一体化管控平台，提升新

能源智慧管控水平。该平台利用鸿蒙系统、5G技术、工业互联网、云边协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四个打通”：打通业务壁垒，推进流程优化及纵横贯通；打通数据壁垒，推进知识共享及智慧优化决策；打通组织壁垒，推进多部门、多单位协同作业；打通产业链壁垒，推进对内高效协同、对外快速响应。

玛尔挡公司全力推动国产自主化 iDCS 硬件、操作系统和一体化管控平台软件等系统的创新研发及应用，国产化率达到 100%：在大型水电站首套应用的 iDCS，关键参数指标和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州擎天 EXC9200 型励磁系统确保了核心电力设备自主可控；水电站研制的陀螺仪监测系统可监测面板与坝体之间敷设管道轨迹的变化，实现了面板挠度及坝体水平垂直位移的连续监测。

玛尔挡公司还实行车间制的电力生产组织管理模式，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生产运行中；将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全方位风险预测预警、全要素集成管理融入运维管理中，打造精干高效的电力生产组织体系，实现电站“无人运行、少人管理、集中监控、高效发电、状态维修”的新型电力生产模式。

“两高一低”玛尔挡风采

在拉加镇，我常常站在黄河边上，仰头看着天上的鹰，听着它的嘶鸣声。那声音给我安全感。

拉加镇有很多鸟儿，尤其在八九月份，沿着黄河段行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清脆悦耳。

在黄河岸边，我经常看到跑马的人，以及飒爽英姿的射手。我喜欢这个环境，有射手、有奔跑的马、有滔滔不绝的黄河水，还有红土山上绿意盎然的草木。

过去的果洛州玛沁县拉加镇是没有工业的，农牧业全靠黄河水的滋补。如今人们富足了，开始渴求精神上的安全。工业文明和科技的发展，不但让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带给了人们新的喜悦。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工业文明带来的也并非全是益处。玛尔挡在 2010 年初始开疆破土式的建设，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公司在玛尔挡先行历史的轨迹上开始一步一步精细化建设。高质量、高速度、低成本的经营理念使玛尔挡成为我国优质电力工程的标准。一个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全生产的坚实保障；其高速度的发展态势，源自科技创新的强劲驱动；而低成本的有效利用，则是实现高效营收的关键所在。

玛尔挡公司优化管理职能职责调整和本部部门设置，打造精干高效的全新组织体系，构建生产调度、设备管理、安全管理、市场营销一体化运营的“大安全、大生产”管理模式；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整合，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多元化运用科技创新手段，围绕物、人、环、管安全要素建立全面监控、及时预警、高效处理的“大安全”模式；基于青海公司生产技术管理 + 电力生产远程集中控制 + 应急指挥调度 + 电力营销于一体的“大生产”体系，按照集约化、扁平化、专业化管理原则，缩减生产管控层级。

玛尔挡公司建设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建设数字化机电系统，通过对机电设备从采购到运行维护各阶段的统一管控，建立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平台，为玛尔挡水电站大坝、厂房等其他部位设计建造及工程整体综合管控提供辅助支撑，扩展电站后续运营阶段“数字化电厂”运营平台，实现从设计、制造、施工管理、进度管理、质量控制、档案管理、建设过程回溯等全三维数字化管理。同时，玛尔挡公司以三维可视化单元工程为载体，集成进度、质量、验收数据，通过对单元工程质量签证的严格把控，实现质量、安全、进度的统一，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提供信息关联分析与综合管理。

在生产运营期间，该公司提供机电设备图纸管理、运维档案管理、设备运维数据分析等服务，开发可视化巡检、可视化培训、可视化资产管理、可视化应急管理等功能，为状态检修提供数据支持，实现水电站设备数字化运营。

玛尔挡公司开发使用多能互补新能源发

电系统综合投运成本分析方法，优化多能互补新能源发电系统参与发电、调频、调峰、备用市场的运营策略，做好市场环境下多能互补新能源发电系统的运营风险防控；做好时间周期、受端现货交易规则、周期价格、价差数据、协同竞价空间、运行状态、市场需求等因素的统计分析，实现涵盖电力、碳资产等多类型能源市场交易的精准化预测；采用多维度能源市场交易场景的自适应辅助决策优化方法，解决包括市场化环境下多周期合约签订、最优交易策略辅助申报、结算及复盘分析、风险及效益评估等系列问题，融合区块链的不对称加密、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关键技术，为技术类型复杂、地理分布广泛的各类型能源市场管理提供最优解决方案；做好财务集中管控，强化财务监督职能，做好全面预算管理，严控资产负债率，通过精益化调度，发挥“水风光蓄”多能互补示范基地优势，最大化实现“节水增发”。

李红心是玛尔挡公司副总经理，主管玛尔挡水电建设的基建和安全。李红心不善言谈。有细心人观察，如果不是因为开会，一天听不到他说上 5 句话。这样的领导会不会让人有畏惧感？并非如此。李红心浑身上下散发着温和气息，如高原上盛开着的红景天，你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会感到赏心悦目。

李红心的办公桌干净整齐，每一个记录本、文件夹都摆放得有规有矩。亦如他本人，工作服穿得整整齐齐，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走路轻缓有度、不急不躁，吃饭的时候也认认真真，吃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领导会不会让人有紧迫感？不会。李红心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

每一个做基建安全的管理者，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夜不能寐”。因为安全风险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一，是一刹那、一秒钟的起伏波动。就是这个“一”，让他的心里时时刻刻保持拉满弓、箭上弦的状态。一个简单的主题教育现场，他都能找出弊端：“安全隐患排查方案粗得很，一点都不具体，到了现场怎么执行？”

2020 年年底，他从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来到玛尔挡公司，担负起玛尔挡水电建设的基建和安全工作。至成文以来，玛尔挡公司没有发生一起关于人员设备的安全隐患事故，安全频率始终保持平稳、平衡状态。

为什么有如此恒定的安全态势？因为李红心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在守候，在分析，在预测，在决定。他仿佛一个安全引擎。只要有他在，就可以把风险逐步化解归零。

他眉宇间透出沉稳和干练，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行事利落，能吃苦，肯吃苦，在工作上特别拼。他凭借一身本领和满腔热血，奋战在这片他深爱着的大好河山。

李红心来到玛尔挡公司有三年时间。三年，可以发生什么？对于水电领域来说，它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短暂经历；对于黄河流域在建的海拔最高、装机容量最大的玛尔挡水电站来说，则是从破产重组、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的历程。李红心经常自信满满地说，国能速度让玛尔挡水电站如同凤凰涅槃，摇身一变，从一个项目成为一个清洁能源示范基地，成为黄河上游在建海拔最高的水电之“王”。

三年前，工程开建在即，对于参与建设玛尔挡水电站的李红心来说，能够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建设团队是幸运的。自 2021 年 6 月开工以来，他带领的团队秉承“生态、创新、优质、高效、智慧”的建设理念，坚持高水平策划、高标准实施、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工，致力于将玛尔挡水电站打造成精品工程、绿色工程、惠民工程、卓越工程。

初期的玛尔挡水电站因停工等原因，各项工程建设千头万绪。如何快速高标准进入施工阶段是压在李红心身上的一个重担。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现场是典型的高寒高海拔地区。大坝填筑是整个工程的难点、堵点。面对 2023 年 11 月下闸蓄水和 2024 年 3 月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两大重要节点目标，李红心内心多少还是有些焦虑。在极度缺氧的工作环境下，李红心克服头痛、胸闷、气喘、失眠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白天奔波于各施工作业面跟进施工进度、监督施工质量，晚上忙碌于在办公室整理第二天的施工计划，

平均每天工作超 12 小时。

困难仿佛乌云压顶令人窒息。可正如高寒山区倔强生长的青稞一样，李红心与同事们从未怨天尤人，径自傲霜斗雪。李红心结合工程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带领 3000 多名参建者倒排工期，紧盯关键线路和工序，广泛开展“一仓一总结”和“争做样板仓”创建活动；组织优秀专家团队商定重大技术方案的决策和实施；组织采取搭设保温棚、拌和系统保温等措施，确保冬季趾板、挤压边墙等关键部位混凝土正常施工。

在李红心等人的努力下，2022 年 1 月 16 日，玛尔挡水电站引水洞 5 号竖井导井贯通；2022 年 6 月 15 日，主厂房开挖完成；2022 年 9 月 10 日，5 号机组座环吊装完成……

李红心深知，建设黄河流域海拔最高、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绝不能用常规的理念去设计、去建设，建就要建成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新型水电站，树立行业标杆，这需要的可不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

要实现梦想、应对挑战、创造未来，动力从何而来？李红心认为，只能从探索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

于是，一场“技术引领、创新驱动”的持久战拉开序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就是玛尔挡水电站项目建设的利器。李红心积极协同参建各方，全力推广大型水电工程设计施工 BIM 管理系统，形成覆盖全工程、全要素、多角色、多层级、全生命周期、多源数据全面采集的统一工程大数据平台，实现了电站建设期的全面数字化、应用智能化及决策智慧化，过去“业主建一个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设计院做一套三维设计、施工单位又搞一套智慧工地”相互割裂、沟通不畅的情况一去不复返。

玛尔挡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211 米，优化后，坝体填筑总量约 920 万立方米。为确保大坝填筑质量与进度，李红心带头组织公司有关人员联合科研院校与承建单位共同研发大坝智能碾压监控平台，依托以北斗为核心的高精度空间定位、传感器、自主通信组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了玛尔挡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碾压全过程智能监控体系。

智能碾压监控系统在玛尔挡水电站大坝填筑中得到了全面应用。自 2021 年 6 月以来，玛尔挡大坝工程累计填筑超过 920 万立方米，坝面碾压施工质量智能监控模块已连续正常应用超过 30 个月，共完成 4298 个填筑单元的碾压作业监控，生成填筑质量监控图形 900（堆石体）余幅。李红心还带领相关人员深入研究高寒高海拔地区智能无人碾压、AR 碾压设备实景引导及大坝填筑工序衔接预警等技术，提升玛尔挡水电站工程建设智能化管理水平。目前，各项有关研究都在实际施工作业中得到了充分应用。

2023 年 7 月 14 日，玛尔挡水电站 5 号引水竖井浇筑完成；2023 年 8 月 17 日，溢洪道堰闸段混凝土浇筑完成；2023 年 9 月 6 日，玛尔挡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混凝土浇筑完成；2023 年 11 月 14 日，玛尔挡实现下闸蓄水里程碑节点目标。

34 个月，李红心等人借助科技的力量高标准完成了 252 个工程节点！

但他却说：“数字化利器仅仅是一个开始，玛尔挡水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向前高速推进，究其缘由，与围绕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积极开展管理创新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务实是李红心的处事准则。在项目的经营和管理上，他讲究实事求是，绝不为了完成指标而弄虚作假。他要求项目技术人员每天给他汇报工作内容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时掌握一线的工作状态。不管多晚，他都逐一查阅，并做好总结及调整。

李红心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理念当成自己的准则。在电站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在反复斟酌，收集尽可能翔实的工程参考资料，为后续的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提供经济技术分析，确定合理可靠的方案，力争在施工各个节点做到技术上万无一失、经济上合理节约。

李红心还经常带领分管部门员工开展技

术创新。在他的带领下，《如何提高地下厂房岩锚梁基础开挖的半孔效率》《一种大型水轮发电机转子吊装中心检测装置》《砂石料加工用脉冲筒式除尘器》《智能水力发电双微机自动同步控制系统》等十多项课题研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发明专利证书。

李红心常说："我们承建的项目直接关系到集团公司绿色清洁能源转型未来的发展，公司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必须全力以赴。"

"谁让咱是干这个的呢？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再说，这电站总得有人修吧，这地理条件不修水电站太可惜了。他们说我们这个叫'云端筑坝'，我觉得叫'云端筑梦'更好，这不就是咱们的梦吗？"

在一次安全检查工作中，李红心看见一个小伙子进行推土机掘进作业时，手被划了个口子，小伙子用布条一扎，继续往前冲，李红心赞许地说："这叫轻伤不下火线。"他常常对年轻人说："在你们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肯干，不是本事；会干，才是本事。你拿出五分力气对待工作，叫'渎职'。你拿出七分力气对待工作，叫'糊弄'。你拿出九分力气对待工作的时候，叫'懈怠'，因为行百里者半九十。当你拿出十分力气对待工作的时候，这才叫'尽责'。当你拿出十二分力气去做这件事的时候，这就叫'担当'。"

当我采访李红心时，他说的总是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他在工作中寻找生活。

他的生活是不是太没有情趣了？不是。他是满足于眼前的生活。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营地本身文化娱乐少，拉加镇上也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玛尔挡水电建设者每天除了上班、睡觉、散步，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好多年轻人在建设营地工作的时间久了，回到家乡和朋友亲人相聚聊天时，明显感觉到了距离，好像他们是从外星球来的。

2023 年 9 月，我第三次来到玛尔挡采风，有幸遇到玛尔挡野外宿营文化活动。

在茂密旺盛、翠绿欲滴的草甸子上，格桑花、格桑梅朵、金露梅、蕨麻等花儿跳起了舞，草原的风让它们的腰肢扭了起来。果洛的天，分不清高低，云随着歌声，趴在了花儿的绿裙子、黄裙子、红裙子上面。

或许是被这自然美景带动了，李红心拿着话筒走向了舞台中央，唱起了悠扬动听的草原歌曲。他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甚至不愿随意应付一首歌，这种专注和敬业让人敬佩。

玛尔挡有这样的管理者在负责，何愁没有高质量发展？

水电人投身于工程建设，他们以数字记录辛勤，以速度诠释效率。与时间竞逐，早已成为水电人的工作常态。在他们心中，高速度与低成本不仅是工作的原则，更是对品质的坚守与对效率的追求。

玛尔挡水电工程是一个低成本的环保水电站电力工程。它位于人烟稀少的果洛秘境，自然石材优质，可以就地取材，可利用资源丰富。玛尔挡西北设计院的王家元参与和筹建了玛尔挡水电站工程初始的勘探设计工作，他说："玛尔挡水电站就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工程，它的选址很神奇，就得在这个地方，就得在这个位置。"

玛尔挡水电站宛如中华水塔之下深藏的一块璞玉，历经自然风雨的洗礼，磨砺出瑰丽的矿物岩质。尽管开采挖掘过程中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玉不琢，不成器"。这块璞玉最终将在国家能源集团公司大国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下，被雕琢成熠熠生辉的杰作。

玛尔挡水电建设者稀罕这块璞玉，他们争先恐后地跑着进工地、抢时机、夺魁头。

"从进场开工至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工期只有 27 个月。生活营地都还没有，就开始大干。"一位工作了 20 多年的水电七局老职工摇着头，感慨地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成的。"

2022 年 1 月 15 日，右岸第二层灌浆洞（3240 米高程）边顶拱首仓混凝土浇筑。

2022 年 1 月 16 日，引水洞 5 号竖井导井贯通。

2022 年 1 月 17 日，右岸第三层灌浆洞（3200 米高程）边顶拱首仓混凝土浇筑。

2022 年 1 月 20 日，临时生态放空洞进口导向墙浇筑完成，并启动防渗墙钻孔。

2022 年 2 月 5 日，玛尔挡水电站安装间首仓底板混凝土开始浇筑。

2022 年 2 月 12 日，水平防渗板浇筑完成。

2022 年 2 月 16 日，水平趾板浇筑完成。

2022 年 2 月 24 日，左岸消能区二期开挖。

2022 年 3 月 1 日，电站进水口底板混凝土。

2022 年 3 月 7 日，挤压边墙开始浇筑施工。

2022 年 3 月 14 日，电站进水口引渠段底板首仓混凝土开始浇筑。

2022 年 3 月 24 日，安装间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

2022 年 3 月 31 日，溢洪道堰闸段垫层混凝土浇筑完成。

2022 年 3 月 31 日，地下厂房首台机组土建开挖完成。

2022 年 4 月 24 日，溢洪道堰闸段混凝土开始浇筑。

2022 年 5 月 30 日，泄洪放空洞出口洞身段剩余开挖支护全部开挖完成。

2022 年 6 月 15 日，主厂房开挖完成。

2022 年 7 月 10 日，4 号机组尾水肘管顺利吊装完成。

2022 年 8 月 10 日，玛尔挡水电站大坝顺利填筑至一期面板高程 3175 米，大坝高度已达百米。

2022 年 9 月 10 日，5 号机组座环吊装完成。

……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者向梦想飞奔着，每个月、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一个工程节点完成。

“3283”是一种精神

在藏地，每一座山都蕴藏着一个山神的传说。

玛尔挡水电站因何得名？我找了很多人，没有人告诉我。我个人认为，玛尔挡水电站因为阿尼群贡山脉的红土层而得名。

2022 年早春的一天，原国家能源准能集团公司哈尔乌素露天煤矿的杜亮亮突然间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对我说，他要去青海玛尔挡公司。

我怔怔地看着他，半晌，问他：“没有选择了吗？”

他很坚定地说：“想走就走，不需要选择。”

一个月后，他启程了。

那天，我和几个年轻人送他去机场，小镇上下起了雪。雪花刚开始很碎、很小，在空中飘着飘着就散了，散了的雪花潮湿了地面。等到中午，突然风雪交加。天就像破了一个大洞，雪一笸箩一笸箩倾倒下来。短短一小时，雪窝、雪雹覆盖了小镇，停在街头的车子被埋了半个车身。朋友圈很快有人转发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我站在单位门口，杜亮亮和几个年轻人开着车。车轮蹚着雪，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缓缓移过来，快要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路面打滑，车轮扭动大屁股，左右摇晃。

这样的天气，能走吗？高速路段应该全部都封锁了。

杜亮亮说：“风雪无阻，今天陪我上路的都是不要命的铁哥们。”

雪，瞬间凝固了每个人离别的眼泪。

我招呼大家和杜亮亮合影留念。不知道是雪落在脸颊融化了，还是眼泪流下来融化了雪，相机快门“咔”一声后，一股热流从我脸上滑下。我摸了一把，分不清是雪还是泪。

车子在风雪中行走，有好几次车轮深陷雪窝。大家想说，不然就不要走了。可是，每当这句话要从嘴边说出来时，车轮喷溅着雪水和泥浆，又启动了。

飞机起飞的刹那，我不舍的眼泪再也不能控制，喉咙处犹如破闸的阀门，还是哭出了声：“亮亮！”

从那以后，青海不再遥远，因为杜亮亮在那里。

从那天开始，我时常能见到青藏高原、黄河源头、昆仑山脉、中华水塔、果洛秘境、大鹏鸟、拉加镇街头行走的藏族同胞、牦牛、

峡谷间飞翔的苍鹰等照片。我兴奋无比：“亮亮，你去的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杜亮亮在电话里给我播放黄河源头的水流声，他说：“这里平均海拔3300米，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我还听到了玛尔挡的前身、玛尔挡的辉煌、玛尔挡水电建设者的故事……

杜亮亮满怀激情，用图片给我讲，用语音给我说。我被那一幅幅生动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吸引，我为黄昏月下澎湃着的黄河激流而感动。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这些振奋人心的创作素材，激起了我创作的冲动。

我知道杜亮亮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要去的地方，一定有他想找寻的东西。他敢于冒险、甘于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我。他说，他不后悔这个选择。在玛尔挡，只要想做事，都能做成事，领导会给予足够的平台让你施展全部的才华。

2022年6月2日，由杜亮亮负责维护的玛尔挡公司“筑梦玛尔挡”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了。它是玛尔挡对外展示的窗口，是玛尔挡对外交流的桥梁，它让更多的人看到真实的大国工程。

我在一篇篇文字中感受着玛尔挡：“天上人间、雪域秘境。”“这里藏着一片梦幻，黄河谷地，等疫情散去，我在这里等你。”“这是一个尊重奋斗者的舞台，由一群简单、专注、崇尚学习、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团结友爱、不分你我、乐于分享的人聚合而成。”

选择了水电事业，先天就决定了背井离乡。玛尔挡水电建设者的内心坚定无畏，他们选择了这个艰巨的事业，放弃家乡的温暖与亲人的关怀。他们义无反顾地为了梦想，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奋斗。

“抛家舍业来青海数星星，看繁星点点……”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在荒凉的环境中也依然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工程任务，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更好的未来。他们犹如夜空中的繁星，虽然微小，却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照亮了前行的路。

杜亮亮的心里装满了对玛尔挡水电工程的热爱。他说：“杜老师，你来吧，这里有你要的作品和故事，这里是你创作的天堂。杜老师，大美青海欢迎你。”

次年春天，我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那架银灰色的“铁鹰”，来到了青海玛尔挡。

在无人机的俯瞰下，玛尔挡建设营地仿佛一块蓝色的宝石。它镶嵌在果洛秘境拉加镇的中央，碧蓝色的新能源光伏板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切身走进了玛尔挡，走近了玛尔挡水电建设者。

玛尔挡水电站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初期开发建设的“青春期”，中期破产待废的“流亡期”，后期重整山河的“辉煌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阶段的玛尔挡水电建设者。

在玛尔挡的青春期，一群年轻的玛尔挡水电建设者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为中国西北边疆种下了一颗绿色种子。他们住着简陋的工棚，喝着没有净化的河水，划着原始的皮筏小船，开山凿洞，硬生生让汹涌的黄河水“折腰”，让绿色种子吐出新芽，冒出新枝。

那个时候，玛尔挡水电站俨然是十八九岁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浑身上下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用不完的精气神儿。那个时候，黄河水奔流不息，轰隆隆的机器声在苍鹰的嘶鸣中，昼夜吹响号角。那个时候，玛尔挡是一个小型水电站、一个黄河上游的小水库，是一个让地方民营企业发光发热的“白炽灯”。它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它照亮了果洛秘境深处的幽暗。

后来，先前的地方民营企业华鑫水电公司破产了，这盏“白炽灯”的灯丝烧断了，玛尔挡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废旧商品”。那个时候的玛尔挡水电建设者是焦虑的。他们完全可以另谋出路，但是他们留了下来，日日夜夜守着它，因为付出了，舍不得离开。

他们的坚持没有白费，最终玛尔挡又“复活”了。经历了苦难，它变得更强大。它成为绿色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它坝顶高程为3283米，是黄河流域在建海拔最高的水电站。

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纷纷涌来。玛尔挡能满足每一个有梦想的人。“3283”是一面

旗帜，它让业主、参建单位、管理人员、施工工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玛尔挡水电站建设工地有 5000 多名参建人员，文化、学历、技能参差不齐，能做到殊途同归靠的是什么？文化。支撑这个文化的力量是什么？是“3283”的高度！

玛尔挡公司坚持“一帮三、三帮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使建设现场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和谐的文化氛围。面对四面八方前来做项目的人，玛尔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唐茂颖总是不忘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先看看他们能有多少盈利，我们有多少支出。大家都是为了建设玛尔挡。”

玛尔挡公司推动智慧企业文化建设，开展高原职工职业健康体系建设，在职工进驻生产现场初期，安排高原适应时间，劳动强度从轻度到中度逐步适应提高；班组生产值班采取“大倒班”方式，保证职工每年在低海拔地区至少调休 3 个月。

玛尔挡公司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RISE 品牌战略模型，结合青海公司企业文化理念，培育具有玛尔挡公司特色的独特文化，提炼玛尔挡精神，使企业精神成为职工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为。

玛尔挡公司鼓励职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促进职工全面发展；通过“选、育、评、奖、树”机制，建强“优秀专家、大国工匠、青年人才”三支队伍，提升专业技术人才的创新创造能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竞赛和工匠精神，开展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规模，提升技能人才的技艺水平和实操能力。

走进玛尔挡营地，能看到一张张洋溢着青春、自信的脸。每一个人看似平凡普通，其实都身怀绝技。他们的生活情趣是工作，连吃饭的那一点时间，都在谈论工作，津津有味地描摹着玛尔挡的宏伟蓝图。

那是企业的蓝图，也是他们的蓝图。

在玛尔挡，人人都想干，人人都在干，人人都实干、苦干、大干。

2023 年 11 月 14 日，玛尔挡水电站实现里程碑节点——下闸蓄水。当千吨闸门落下，被封困了十几个春夏秋冬的黄河水“呼”地冲出来。这一天，玛尔挡水电站兑现了“34 个月”的承诺，圆满完成下闸蓄水任务。

我给杜亮亮打电话，他没有接。那天，他走向了几百吨重的闸门，记录了玛尔挡水电站的重要时刻。他随着前期工作部的王宇主任来到了闸门处，亲身体验这座水电站建设中重要的里程碑，领略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一线——

王宇调试闸门，确保落水顺利进行。我们不得不冒险下到闸门处。从闸门操作平台的一个直径 60 厘米的小井口下来，才能比较直观地看到 360 吨重的钢铁闸门。

为了更好地拍摄，我必须再下到地下三层，那里离闸门更近一些，但是下到那里非常困难，需要顺着一个 60 多厘米宽的井口，依靠墙体的爬梯才能下去。爬梯有多长？ 30 多米，我却不可避免地感到了恐惧，仿佛要爬 3 千米，3 万千米。我的脚下是汹涌的黄河水，仿佛随时可以吞噬我。

王宇和他的工友却像走平路一样，脚步轻盈，迅速到了目的地。我的年龄和王宇相仿，我不能输得太惨，尽量装得淡定。我整个身体半趴在梯子上，好像半条命已经奉献出去了。

我心惊胆战，我必须得跟着王宇走下去。

这里阴暗潮湿，玛尔挡水电站导流洞里滚滚咆哮着的黄河水，已经被憋了 3000 多天。

我的思绪也渐渐升腾到了一个“空”境地，没有恐惧，没有牵挂，只有生命有力的呼吸，随着黄河水均匀地起伏。

随着下闸蓄水，这个巨大的深井会被约 5000 立方米的混凝土彻底封堵，而闸门也将永远沉入地下，不再与世人相见。

杜亮亮说：“我来到玛尔挡水电站导流洞下闸闸门处，见证历史时刻。在这个高原高寒之地，玛尔挡水电建设者付出了努力和汗水，创造了这样一座宏伟的工程。我想向这些平凡的英雄致敬！玛尔挡水电站是中国水电工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们有幸参与它的建设，让我们为自己鼓掌，为理想的实现呐喊吧！”

我终于明白了他不顾亲人朋友的阻拦，坚持要来这里的原因。原来这才是他的初心。他在这里得到了精神的满足。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3283”的精神！

这一天，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刷爆了朋友圈：

“这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西北当兴。”

“先九又三，十二载。终下闸，发斑白，心飞扬。”

“热烈庆祝，下闸成功。”

“十二年的青春，终于迎来关键节点，热烈祝贺玛尔挡水电站下闸蓄水圆满成功。”

……

而在玛尔挡施工现场，那些玛尔挡水电站最小的建设细胞，那些奋斗在最基层的劳动者们，站在大坝蓄水的观景方向，笑得那么开心，橙红色的服装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国家能源青海公司玛尔挡果洛新能源副站长尹建政，这个温文尔雅的书生，此时没有了半点腼腆，奋笔狂草写下“惊涛骇浪从容渡，风雨无阻向前行”。

企业兴，我兴；企业荣，我荣。荣辱与共，团结一心。这就是玛尔挡的文化魅力。

这一天，玛尔挡水电站究竟来了多少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网、光明网、青海日报、青海电视台等媒体的记者们，上百个摄像头，数千个屏幕焦点，让玛尔挡这块美玉在世人面前大放光彩。

这一天，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湿润着，他就是国家能源青海公司玛尔挡综合管理部副主任韩国宏。我大清早给他发了微信，表示祝贺。他没有立刻给我回复，直到晚上 11 点之后，才对我说：“坚守九载，今日下闸。天高云淡，今日冬景胜春华。”

原华鑫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国家能源青海公司玛尔挡副总经理范楚林范总哪儿去了？我在新闻画面中寻找着他，我知道他一定坐在一个无人关注的地方欣喜若狂。还有每一个玛尔挡水电建设者，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深刻的。此时，他们在想什么？

情到深处，只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沉默，让情感的泪水缓缓地与黄河水汇合，任其激荡、任其起伏、任其流淌。

范楚林说，玛尔挡水电站建设的艰辛，一言两语真是说不尽，参与的人太多了。要在这个地方立一块丰碑，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上去，成为永久的历史烙印。

这是一种什么情怀？

这，就是“3283”的情怀。

2023 年 9 月 9 日，玛尔挡公司启动《筑梦玛尔挡》大型纪实报告文学一书的撰写工作。杜亮亮负责全书的创作指导，玛尔挡公司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职工代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常务副社长等参加了创作启动仪式。

当晚，杜亮亮《在青藏高原，创作一部〈筑梦玛尔挡〉报告文学吧》一文在集团网站刊登，全文如下：

在海拔高达 3300 米的果洛高寒地区，有一座庞大而壮丽的水电站，它名为玛尔挡水电工程。这是一项由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玛尔挡公司承担的重大项目，旨在开发清洁能源，助力青海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如今，我们将通过《筑梦玛尔挡》这部报告文学，向世人展示这个工程的建设史。

这本书将以纪实性和史志性的方式描述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在建设水电站过程中的奋斗历程。全书预计 20 万字左右，详尽记录从企地共建、民族团结、工程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集团公司和青海公司战略部署，乃至于克服高原环境困难的过程。玛尔挡公司的全体员工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勇往直前，不畏艰辛，在 2024 年 3 月底实现首台机组发电，同年年底全投发电的目标。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故事，展现着改革创新与勇毅前行的辉煌画卷。玛尔挡水电建设者面临高原恶劣环境带来的挑战，但他们毫不畏惧。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克服高原的严酷气候，用毅力和坚持实现目标。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充满智慧的决策取得了成功。无论面对何种困难，玛尔挡水电建设者总能保持胜利的斗志，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

书内每一页的文字，每一句的叙述，都

是对这些玛尔挡水电建设者勇敢奋斗的真实记录。我们将目睹他们与自然斗争的艰辛，他们心怀绿色的理念，为既定目标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们是追逐梦想的勇士，他们是改变现实的先锋。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一本承载着玛尔挡水电建设者血脉与激情的历史读本。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国家能源集团的企业文化引领下的玛尔挡公司，这种文化充满着勇敢、努力、拼搏和创新精神。这是一部记录着玛尔挡水电建设者无畏挑战、不断进取的故事，同时也是一部传承玛尔挡水电建设者智慧与精神的宝贵遗产。

这本书所追求的并非只是一个纪实性的史志，更是为公司打造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它将记载玛尔挡水电建设者的血脉与激情，成为后人和玛尔挡公司员工们翻阅的心灵读本。在书中，我们将看到付出和奉献的无私精神，看到团结和合作的协同力量，看到创新和进取的企业文化。

玛尔挡水电工程是玛尔挡公司的骄傲，也是国家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能源集团公司在新能源建设发展史中的一张亮丽名片。《筑梦玛尔挡》的出版，将把这份骄傲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了解这个项目背后的故事，感受到玛尔挡水电建设者不畏艰难、永不止步的精神。

希望《筑梦玛尔挡》这本书可以带给读者无限的启发和思考。当我们面对困难时，可以从玛尔挡水电建设者身上汲取勇气和智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梦想，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创造出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筑梦玛尔挡》一书，向这群无所畏惧的玛尔挡水电建设者致敬！让他们的故事传承下去，继续激励我们迎接挑战，实现自身的梦想。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这部作品的快速问世，玛尔挡人以此书为见证，继续向更加灿烂的未来迈进！

这时你若问我，玛尔挡的文化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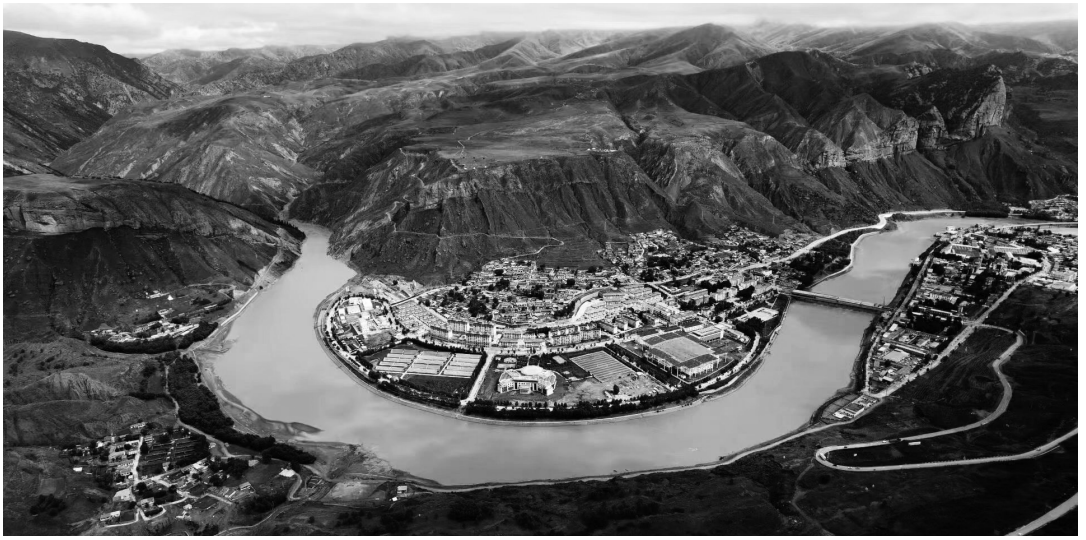
那就是筑梦成真！

玛尔挡的精神是什么？

“3283”精神。

杜永先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散文、报告文学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草原》《阳光》《时代报告》等文学期刊。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准能集团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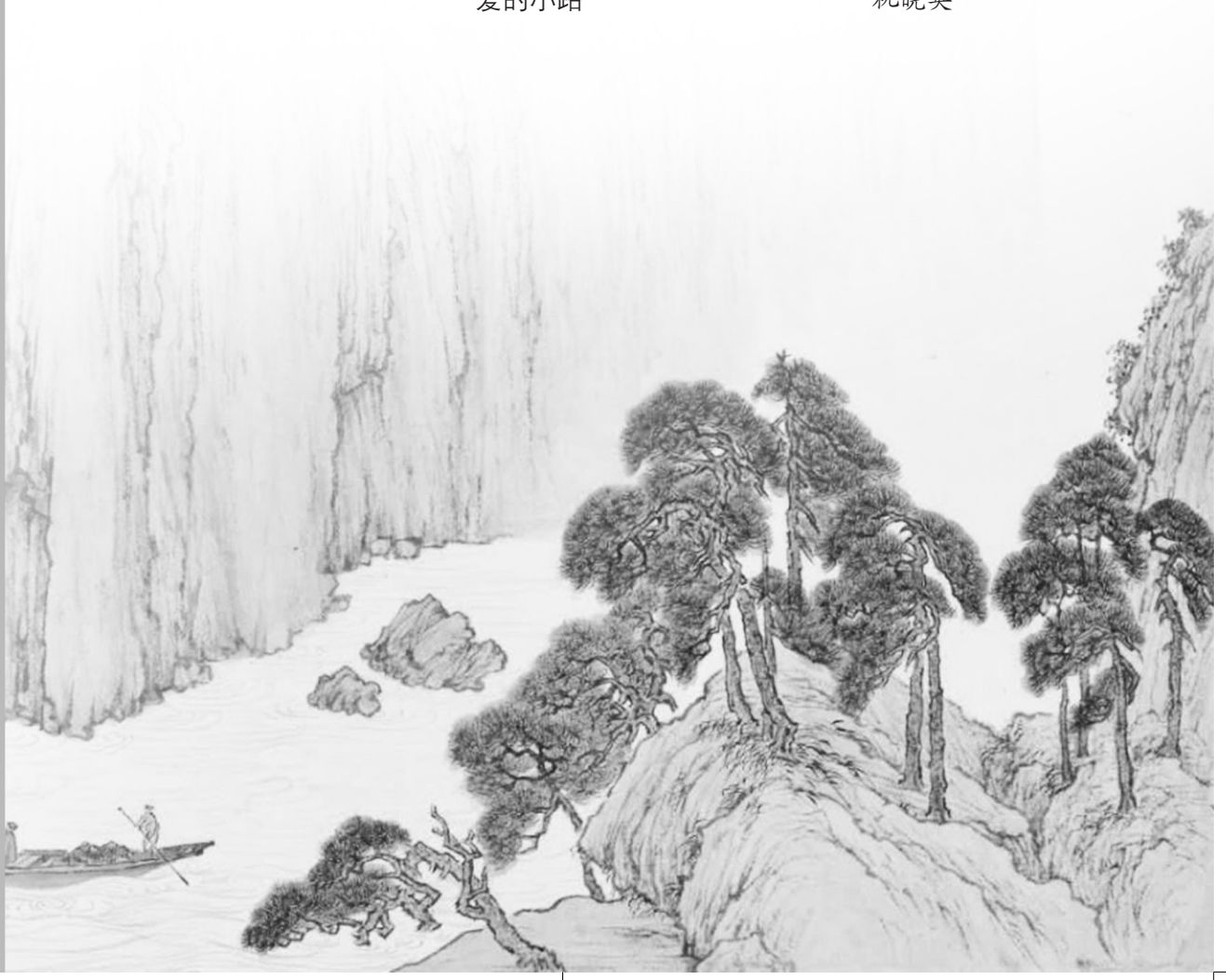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苏亚静



青海玛尔挡水电站建设营地

散文

遥远的巩乃斯河畔　张　振
胡同里的电力心　申　波
又是雨夜　张玉泉
爱的小路　祝晓英



遥远的巩乃斯河畔

张　振

每当我走在新疆伊犁的巩乃斯河畔，心中总有莫名的激动。

乡间的柏油路，路边的杨树林，树林边的麦田，田间蜿蜒的巩乃斯河，河两岸的人家，以及草地上的牛、羊、马，走街串巷的鸡、鸭、鹅，躲在暗处的橘猫，趴在村民家门前的黄狗，草垛里的蚂蚱、瓢虫，屋顶的白鸽，枝头的麻雀，空中的老鹰，等等，都仿佛跳进了我的心间。我属于这里，属于这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巩乃斯河畔。

一

初次去努尔的家，我晕车了，三天没缓过来。这对常年下乡进山的我来说，晕车实在出人意料。时隔半年，第二次去他家，我心里满是胆怯——头昏脑涨、天旋地转的感觉不好受。还好，我多虑了。再次走到这片乡野，走到努尔家，我陶醉了，不敢相信眼前景象如此美妙。

我调到新源县则克台镇供电所一年多了。认识努尔是在2023年冬末春初的一个风雪夜。那天，我在供电所值班，刚处理完最后一个报修，换下沾满积雪的鞋袜时，电话响了。窗外的夜一片寂静，只剩雪花在飞。我被刺耳的铃声吓到了，心怦怦直跳，蹙着眉头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火急火燎，不带喘气似的咆哮着。我平复好心情，知道了打电话的人叫努尔，问清大致方位和问题，然后抓起衣服、蹬上鞋子，叫上同事居师傅，钻进雪夜。

我是坐在皮卡车副驾驶座位上的。开始还好，乡道平坦，没有积雪，车子走得很稳。出了乡镇，我们凭着大致方向驶进了萨哈村。进了村里，车子开始颠簸起来。开车的居师傅有着30年的驾龄。我们眼前的视野无比开阔，路两侧是平坦的雪地。雪落得很厚，分不清哪里是田地、草场，哪里是池塘。

雪在车灯下亮闪闪的。我突然发现，前方有好些个大转弯，这需要居师傅格外留神，否则车轮会打滑。居师傅目不转睛，直视前方，眉头紧锁，两根眉毛都快连到了一起。我也跟着揪心，一边怕“愤怒”的努尔着急，一边怕雪路难行车子出事。果不其然，咯噔一声，车子左前轮一震，在一个90度的大转弯上突然打滑。车子开始不受控制地漂移。居师傅

双手不停地转着方向盘。我右手紧紧握住车门把手，左手使劲抓着座位底板。车子几乎要飞出道路撞上防护栏，在居师傅的努力下才回归正道。我俩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我的后脑勺逐渐沉重、酸胀，如失重般难受。到了村头，我打通了努尔的电话，确认具体位置后，让居师傅开车左转进了山里。山路更是崎岖，爬坡下坡，左转右转。居师傅不停地加油门、踩刹车，还要时刻留意路上的石块、暗沟和冰面。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到达努尔家时已是半夜。修好刀闸，我们才算松了口气。那晚，因为晕车，我只记得他家窗户上钉的用来保温的塑料布被风吹得鼓鼓的，门外挂的羊毛帘子底部被雪压得硬邦邦的，仿佛下一秒塑料布和羊毛帘子就要挣脱钉子跑了。

盛夏时节，我再次接到努尔的电话，说他家人堆草垛，不小心把电线挂断了。这次，去他家的路明显好了不少。

车子两侧的田地郁郁葱葱，玉米像约定好了似的长得一般高，远远望去如无限延伸的“一”字。路前方是一片水洗似的蓝天，要不是有几大朵白云浮动，那天就像极了汪洋大海。努尔家住在牧业队附近的一个山头。他是地道又淳朴的牧民。我是从他双手端奶茶、搬凳子的举动中看出来的。我眼前的这片乡野虽然荒芜，却又生机勃勃。努尔家在山头，离他家最近的邻居却在山腰。这里每家每户的院子都很大，庭院里种了日常果蔬，养了鸡鸭鹅，堆了牛羊过冬的草垛。条件好的人家还有自己的草场。有了草场，牛羊就比较自在了，山这头吃完草又跑去山那头吃。

我们修复断线的工作地点在他家屋后。屋后不是土地，是杂草地，上面长满了密密匝匝的荨麻草，还有一种带刺的草，结的果子是指甲盖大小的草籽，容易粘到人衣服上。杂草间还有螳螂、蚂蚱和屎壳郎。有一只母鸡带着三只小鸡穿梭其间。工作完成后，我小腿被荨麻草“咬”了，手套上、鞋子上粘满了带刺的草籽。

努尔一家现在住的房子破旧，窗户上的塑料布凌乱，院门在风里晃荡。他家南边的地里种了玉米，地头有一排低矮的土色泥墙，再往外是连片的田野、盆地，远处是连绵的山。他家灯泡重新亮起后，我走到只有三面墙的没有门的厨房外，蹲下身用水壶里的水洗了洗手。努尔朝我走来，头摆向左前方，示意我朝那边看。原来，那里是他的新家，他马上就要搬过去了。

我在努尔的热情邀请下，走进他的新家。那是两间新砖房。房子盖得板正、结实。院子里铺了水泥，房门前有几棵树，树下有个打馕的泥火坑。院子周围是长了牧草的山坡。打开院门，我们能看见黑色、白色还有黄色的牛羊。房后不远处是柏油路，路上有车辆穿行，货车、轿车、摩托车，还有三轮车。房子的窗户下面有几个小木墩子，上面放了羊毛垫，那是他妻子用自家羊毛缝制的。坐在上面，环绕四周，想象他们搬家的情景，一定快乐无比。

几天前，再次接到努尔的电话。这次不是故障报修，而是他家要安装电暖气，他说他要过个干净暖和不再烧煤到灰的新年。

第三次走进他家，我愣住了。那两间砖房外墙贴了瓷砖，很亮，房里的电器很齐全。院子里盖了间厨房，旁边还有个偌大的棚圈。院子不远处，有两个洁白的毡房。努尔的妻子在一旁打馕，小儿子在院子里骑电动玩具车。努尔告诉我，他家牛羊卖了好价钱，用攒的钱盖了新房，搭了毡房，添了电器，给小孩买了玩具。他准备再喂养一两百头牛羊，开春时再做点旅游生意。他妻子打的馕特别香，准备在村里的巴扎找个固定摊位卖馕。

努尔说得兴高采烈，我在一旁听得入神。努尔夫妻俩脸庞黑红，双手都被厚茧包裹。但是他们眼中都有光，那是相信未来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光。近年来，我遇到的像努尔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在盖完新房要装表接电时找到的我们。则克台镇供电所新装用电的申请单越来越多，每一个单子背后不正是一个家庭又迈向了新生活吗？

努尔递给我一块热馕。我拿着刚出炉的皮芽子馕，顾不上烫嘴就吃了起来。还剩下最后一口时，我发现努尔一家都在看着我笑。

我不好意思地吃完最后一口，塞给努尔钱，说：“这馕太香了，下次赶巴扎，专门去你家买。”

二

眼下，铁木里克村的巴扎更热闹了。

穿着羊毛靴的牧人牵过一头绵羊。绵羊全身雪白。雪落下时，我竟分不清是雪花还是羊毛。裹着黄色大衣的女人，精心摆弄着货架上的衣服，笑吟吟地招呼顾客。坐在花毡下的老人，正专注地缝制羊毛毡子。还有一个小女孩，倚靠在装满大白菜的皮卡车上，用手捏着围脖上的花朵玩……雪在空中静静地落着，就如地上的人慢慢地走着。

岁末年初，巴扎上的人越来越多，商品也越来越丰富。小小的巴扎路上，左右两边摆满各种摊位，走满各色行人。人们脸上挂着笑容。

雪落得快了、雪花大了，整个天地白茫茫一片。我心里莫名兴奋，长长地吸口气，仰起头任由雪花掉落、融化在脸颊。原本安静的雪，突然欢腾了，乌压压一片，你追我赶地，纷纷朝我眼前的巴扎飞来。

巴扎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在新疆天山南北城乡各地，差不多每个乡镇、交通路口都有巴扎。218国道旁的则克台镇，因为交通便利，每周一、三、五是都巴扎日。铁木里克村的巴扎日是周五。每到周五，这里人流、车流沸腾，热闹非凡。这时候，我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就联合到村头给大家宣讲文明交通、防诈骗、安全用电等常识。

穿过巴扎往里走两步，映入我眼帘的是一辆小型皮卡车。车里摆满了大白菜，还有少许的甘蔗、萝卜、砂糖橘和红柿子。那绿衣白芯的大白菜，光看一眼，就知道一棵至少好几斤重。我在喧嚣的叫卖声中，听出了刘大姐的声音：“卖白菜喽，新鲜的大白菜。”只见她一边在腰间系上厚围裙，一边扯着嗓子推销自家白菜。路人围过去挑拣白菜。

认识刘大姐是在半年前的巴扎上。那时还不到白菜播种季节，可她并没闲着，总会在适当时机卖些物美价廉的东西。有一次，她小小的皮卡车上装满了大青芒。人们没见过这么大的芒果，一问价又觉得价格实惠，都抢着要买。后面几个月，我就很少在巴扎见到她了。她应是在地里忙着夏收，忙着复播冬白菜。

铁木里克村多哈萨克族同胞。老家在河南的刘大姐，是跟着父母迁来的，说话还带有方言，但丝毫不影响她和农牧民交流。不管她的哈萨克语说得如何，她总能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有时无须语言，只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就能领会到双方心意。刘大姐今年四十有余，爱人在外地打工，大儿子在县里上学，小女儿在身边。自从她大儿子上了高中，她仿佛更忙了。凌晨，她会开着空空的皮卡车去县城，回来时，车斗里装得满满当当，什么都有：瓜果、树苗、种子、花卉、锅碗瓢盆……我问刘大姐会不会太累，她头摇得像拨浪鼓，随即发出爽朗的笑声。每次我都被她的笑声感染。告别时，刘大姐要送我一棵大白菜，我也直摇头，边付钱边夸赞：“这白菜老攒劲了，整个巴扎就你家的最好。”

我拎着比两个西瓜还重的大白菜，继续朝巴扎深处走去，几步路后，看见有卖花毡的。毡子摸着十分紧实，一看就是纯羊毛手工编织的。毡子上的布绣样式丰富，图案多样，色彩绚丽。图案以黑色、深蓝、墨绿色打底，上面有牛角、石榴花、树叶和几何图案，再搭配红色、黄色、绿色等明亮颜色，又以浅色调修饰钩边。

我继续走，竟看到老朋友热合曼和他的母亲。印象里，热合曼以放牧为主，怎么卖起了羊毛毡？他看到我后拉住我聊天，说自己不仅要放牧还要做生意。我笑着连说：“了不起，了不起。”

正值中年的热合曼是村里公认的“有头脑”的人。那年，他因家里困难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但并未落下学习，一直在钻研各种知识，好比家里牛棚、羊圈夏天怎么能不招苍蝇和蚊虫，冬天出生的牛羊幼崽怎么温暖度冬。如今，他家牛羊长得最壮、最结实。他的母亲有一双刺绣的好手。发现家里羊毛质地越来越好适合做羊毛毡，热合曼立即向

政府申请了“助农贷”，趁势扩大牛羊饲养棚，开了间小型花毡作坊。在各村队巴扎日的时间，他到处推销自家的花毡。他转头看向我，眼里带着笑，说：“兄弟，咱马上也做电商了，专卖手工毡子。”他明亮的眼里透出自信的光，让我觉得整个巴扎都安静了，仿佛只剩雪花在空中纷纷扬扬。

努力对待生活的人，总会感染并激励我。我期待他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期待他和更多的人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临走，我笑着和老朋友挥手告别：“热合曼，嗨依热特克勒，阔西（哈萨克语‘加油、再见’的意思）。”

转身时，一片巨大的雪花恰好落在我眼前。洁白的六边形雪花，不停地旋转和飞舞。一时间，我的脚步变得轻盈起来——尽管我一手提着白菜，一手抓着毡子。

快走到村头时，我闻到空气里飘满饭菜香味。一口铁皮大锅里，腾腾升起浓白色水蒸气，铁架上摆满烤肉串，吱吱地冒油。从这复合的香味里，我竟能轻易分辨出抓饭、烤肉、薄皮包子、熏马肠、马肉那仁。我轻车熟路地走到叶尔肯大叔的摊位前，要了三串烤肉，一个烤包子，一碗热奶茶，然后和他唠家常。年近六十的叶尔肯，靠着勤奋的双手，硬是让一家四口过上了殷实的生活。我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抬头看飘着烟火的摊子，看各式各样的物品，看飞舞的雪花，看逐渐雪白的屋檐，看巴扎上来来回回的人。

我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随手转给朋友。朋友发来消息说“好有烟火气，大包小包的，都是满载而归”，又说“县上对各乡镇农贸市场、巴扎、供销社进行改造，不光农牧民，村里也跟着丰收了”。是啊，除了巴扎，乡镇供销社也逐渐热起来。每次赶巴扎，逛供销社，我都能淘到自己喜欢并实用的东西。巴扎和供销社，给乡村生活增添了一分欢乐的气息。

三

自从上次赶巴扎，我就开始对羊毛毡念念不忘。我下乡进山，尤其是在农牧民家里，总会看见或铺或挂在房里的羊毛毡。有些毡子虽泛黄，但依旧散发着温暖气息。我就默默地看，看阳光透过窗户在毡子上留下的脚印，看毡子中轴线两侧的对称布局，看毡子上简单的线条勾勒的丰富图案，看毡子明亮绚丽的色彩，看毡子表面隐隐探出头的细羊毛，还看毡子上坐着的淳朴的人。

幸运的是，几天前在古丽家，我体验了擀毡、制毡的过程，很美妙。

那天，我接到古丽的电话，她说她家厨房里的线路频繁跳闸，已经影响到正常烧水、做饭了。我们到她家后立刻排查出了故障原因：供电线路线径过小，室内紧靠墙面的电线老化严重，她家最近又新添了一个冰柜，导致线路承载力不足。古丽听了我们的建议，很快就买了新的电线和刀闸。我们当天就给她更换完毕。临出门，恰好看见她晾晒的羊毛，我被吸引住了。她看出我的心思，就和我约定好休息日来她家询问关于羊毛的问题。

周末，我来到她家，跟她一起把晒好的羊毛摊放到庭院里的凉床上。她先取一小部分羊毛平铺到放在地上的一大块布上。听到要制毡，邻居们纷纷来帮忙，小孩也来凑热闹。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将羊毛打散，这些羊毛大部分是粘在一起呈团状的。敲打羊毛的木棍，多是红柳细棍。大家像约定好了似的，用同一种节奏敲打。侧耳听时，红柳棍划过空中时簌簌有声，如利剑出鞘般；落地又如鼓点般绵密，此起彼伏。此时，再加上谈笑声，孩童嬉戏声，牛羊叫声，还有鸟鸣声，这声音让这繁琐的劳动变得有趣起来。至于羊毛蓬松到什么程度，古丽自有答案。就像传统手艺人一样，他们凭着多年经验，早已有了自己的判断。

说话间，古丽站起身，朝院子里的厨房走去。再出来时，她手中提了一个水壶，里面的水是刚烧开的，壶口有白色水蒸气在升腾。我愣愣地看着她。她看我一眼，弯起嘴角笑笑，不说话，径直走到里屋，又夹了一把扫帚出来。扫帚柄是用长竹枝扎的，扫帚头是用高粱穗、金丝草等编制的，看起来很干净，想必不是用来扫地的。只见她在扫帚上一边倒水，一边上下翻转，直到水珠挂满

高粱穗。接着，她用湿润的扫帚轻轻拍打羊毛。羊毛迅速粘连。原来这是用开水溶解羊毛的角质，使羊毛之间粘得更紧密、牢固。这让我想起一个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游猎时给儿孙出对子，他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其一子对“雨洒羊毛一片毡”。

制作一块寻常牧民家用的毡子，要经过捡晒羊毛、打散羊毛、洒水粘连、席卷捆紧和手擀压实等步骤。古丽告诉我，后面几步尤为关键，也是最费体力的。

所谓擀毡，就是将打好的羊毛，用芨芨草垫卷起来，然后用几条结实点的粗绳子捆紧羊毛卷成圆筒形，有些像用细竹帘卷紫菜包饭一样。我们几人并排跪着，开始用胳膊擀毡筒。其间，我们还要反复解开芨芨草垫，把成形的毡子铺开，再给上面洒些热水，再卷，重复多次直至毡子定型。我注意到，古丽还在卷起的毡子两头，不时洒些热水。心中不免感慨，这真是一门手艺活，处处有学问。

我跪在中间，擀了一阵子，酸胀感即刻袭来，先是左右手肘处，接着是手臂、肩膀和颈椎，再是膝盖。我站起身活动筋骨时，咔嚓几声脆响从关节处传来，酸胀感愈加清晰。我的脸颊、腋下和后背开始流汗。古丽抬头看我笑了几声，问我要不要喝点奶茶，吃点馓子，我摇摇头。她便继续擀制毡子。我静静地望着她的指尖不停在毡子上穿梭，想象着她和家人日复一日地放牧、转场、制毡。古丽告诉我，现在日子好了，养的羊也多了，男人把羊照顾得好好的，女人就帮衬着给羊洗药浴、剪羊毛、做毡子。说话间，古丽眼里充满了光，连神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这一刻，我仿佛看见一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如清风般飘荡在山谷间、牧草上、羊圈里。这是属于他们独有的轻松与快乐。古丽还说，现在挣钱的渠道也多了，不单单是买卖牛羊，羊毛制品尤其是纯手工的越来越受欢迎，所以她每年都会做些羊毛毡来卖。尽管现在工厂规模化制毡了，速度变快了，样式变多了，但都远不及手工毡子品质好。

太阳开始西下，秋叶沙沙作响。两只小羊羔在我们身边，一前一后地走着、闻着，好奇地看着。太阳的余晖洒在地上，到处都光影柔和。古丽，从脸颊到手背，还有她手中的毡子，都被金色光芒笼罩着。对生活在巩乃斯河畔的牧民来说，羊和羊毛毡与他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每年开春，圈了一冬天的羊群，开始大规模转场，去那早春牧场；到了夏天，布满山坡的羊群在风里自由地咀嚼鲜美青草；秋收前后，灰扑扑的羊群排起长队，迫不及待地跳进水渠，晒着阳光，洗着“药浴”；入冬前，人们做好羊毛毡，铺到暖和的家里，有说有笑地迎接新的一年。羊毛擀成毡，摇身一变成为孩童手里的玩具、男人脚下的靴子、妇女手中的饰品，还有老人身上的暖衣。

几天后，恰巧赶上古丽家亲戚的女儿举办婚礼。人们把毡子铺到干净的地面上，在院子里摆上烤肉架，再支起一口做抓饭的大锅。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在毡子上席地而坐，馕坑里的皮芽子馕香气扑鼻。不一会儿，热腾腾的抓饭、烤肉、烤包子出炉，金灿灿、香喷喷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大口喝酒、吃肉，引得天上飞鸟、地上鸭鹅都扑棱着翅膀，纷纷赶来凑热闹。接着，树莓果酱、酸奶疙瘩、包尔萨克、巴哈利等甜点端上桌，人们分享着食物，向一对新人祝福。秋日的暖阳下，花毡的色彩和图案格外明艳。有人弹起冬不拉，有人吹起口哨，有人跳起《黑走马》。穿着哈萨克族刺绣服饰的新人，还有三五好友，展开双手翻动，迈开轻盈小步，跳起欢快的舞蹈。

羊毛毡伴随牧民一生，也目睹他们的一生。

四

头天夜里落了雪，今日阳光甚好，天蓝如洗，无风也无云。

我们的工程车驶在 218 国道上，左右两排杨树哗哗闪过，风呼呼从车头穿过。阳光透过车窗，打在我眼前，闪过一片忽明忽暗的光影。此情此景，要是放在从前，我心情一定是愉悦的，但此刻内心却如昨夜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般杂乱无章。这是因为在午饭饭

点前，我接到叶尔肯的电话。他的声音火急火燎，连说带喊的，大致意思是“打火了，噼里啪啦，冒黑烟了”。

叶尔肯住在铁木里克村，村子紧挨218国道。还好此时路面顺畅，也无积雪，我们很快就来到他家。只见一个锈迹斑斑的滚筒状的搅拌机伫立在风中，出口处的水泥砂浆已近固态，搅拌机的插头已从插线板上拔下，电线上端靠近刀闸的地方不时冒着火花，发出令人恐惧的刺刺声。一旁的叶尔肯眉眼紧皱，鼻头泛红，嘴唇发紫且干裂，手忙脚乱的，全是紧张和无助。也难怪，这声音令他紧张，就连我旁边的居师傅——一个干了20多年电工的老师傅，也觉得此事不容小觑。

断开下户线电源后，我们找出了着火的原因：搅拌机长时间过载运行，加之室内线路老化，房子里的刀闸是他图便宜买的，关键时刻保险丝没起作用导致线路打火，刀闸不跳闸。我们查到故障后立即更换了电线和刀闸。说话间才得知，年近六十的叶尔肯在巴扎上做抓饭挣了钱，日子越过越有信心，就想着在新年前将房子翻修，扩大牛棚面积。现在，他家就差牛棚外墙水泥没刷了。这些天，他和机器都不分昼夜地运转，不承想，今早机器罢了工。还好，现在一切回归正常。

刚走出院子，叶尔肯说：“午饭，家里吃一下？”我摇头说：“不了，不了，还要忙呢。”他脸上先前的急躁模样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笑容满面。在往车上放工具包的时候，一缕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来，恰好照在叶尔肯淳朴的笑脸上，也照在他家院墙上。墙面顿时有了树的影子。我这才发现，他家的院墙是蓝色的，蓝得浓郁，和天空一般；院门是红色的，红得柔和，石榴汁似的。镶嵌在蓝色墙上的铁制大门，左右门扇刻了对称的花纹和线条。透过门顶镂空处，我恰好看见他家房檐上亮眼的红色和白色瓷砖。他家门前栽了三棵树，树下放了凉床。阳光浅浅地落在上面。我眼前的蓝色、红色，都是那种高饱和度的颜色，在阳光下极其明亮。叶尔肯告诉我，他家墙面的颜色是他自己专门调的，蓝色漆里又加了白色漆，这样刷在墙上会更蓝，更好看。他又朝两边指了指，让我看邻居家院墙的颜色。这一看，我愣住了。村里人家院墙都五颜六色的，其中光蓝色又分为好几种，浅蓝如加水稀释的水彩蓝一样，深蓝又像加了黑墨的宝蓝一般。我心想，怎么之前我没发现呢，难不成是冬季的白雪遮去了其他色彩，这才给了多彩的院墙展示的机会？那院墙，鹅黄、浅粉、玫红、薰衣草紫、青草绿、海洋蓝……五彩斑斓地呈现在我眼前。

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丁字上面的一横是南北朝向，道路很长。和路一样延伸开去的还有白色的路灯和灰色的电线杆。站在路上，我恰能看到南边的天山山脉，山顶是茫茫白雪，山下是漆黑的林带；也能看到北边的石山，山上是光伏发电板和铁塔，山下有一片片绿色的冬小麦田。丁字下面的一竖钩是218国道，然后便是一路蜿蜒到乡间柏油路上的多彩院墙。

离我不远处，有家商店，门头挂了红色帷幔。商店门前停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还有小货车。车座上都铺着大小不一的羊毛毡。毡子大多是灰色的，一看就是自家做的，纯手工的。

我走过去摸了摸厚实的毡子，一股暖意从手心直至心间。几个小孩蹦跶着走进商店，不一会儿又蹦跶出商店，手上多了五颜六色的棒棒糖。他们撕下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的糖衣，一边吸吮着甜蜜，一边又蹦跶着拐进东边的巷道，留下一地稚嫩的嬉戏声。离商店不远，一个牧民正将羊群从家里赶出，里面有山羊，也有绵羊。四五排羊群并列走在路上，时不时停下，这闻闻，那看看，吃些秋叶和枯草，悠然自得。在商店一旁的绿门红墙外，有一只红冠黑身的母鸡带了五六只花花绿绿的小鸡，扑棱着翅膀，咯咯地叫着。还有一户人家有着方形的紫色屋顶，屋顶上站了一排鸽子。鸽子翅膀是灰色的，肚子是白色的，也在咕咕地叫，叫完后飞到空中，旋了几个圈。我看见亮闪闪的一片光，它们翻飞的时候，又是黑乎乎一片，倒也神奇。巷道顿时哗啦啦一片响，鸟声啾啾，小羊咩咩，牛群哞哞，另有犬吠声、鸡鸣声，此起彼伏，

好不热闹。

柏油路两侧的房子除了有方顶、平顶、斜顶，还有菱形顶、三角尖顶和太阳能板屋顶的。大门除了铁制的，还有木头的，也有用铁柱和铁丝围起来的。每家房门前都种着树，有榆树、柳树，还有核桃树、苹果树。虽是冬天，枝丫上依旧挂着秋的痕迹。树下有一条水渠，已干涸，里面堆满了灰色的雪。开春后，这里哗哗流淌着的雪水却是亮闪闪的。庭院的大门一角，都留有一个小洞，这是专门给家里兔子留的。每家院前都用蓝色铁栅栏围起，一家一户，井然有序，栅栏上贴着民族团结等哈、汉两语的展板和横幅。栅栏外，大人在门前堆起雪人，小孩给雪人穿了红衣服，戴了蓝围巾，点了黑纽扣眼睛，插上了胡萝卜鼻子。

车子慢悠悠地驶出巷道。在村里这一年，我越发觉得相较其他季节，冬天色彩更丰富。乡里的冬天，虽没有春天的绿意盎然，夏天的姹紫嫣红，秋天的层林尽染。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我心里是多彩的。快走上高速路口时，后视镜里出现一个老人。老人穿着灰色大衣，端坐在门前的木凳上，蓝色墙面映着树影婆娑，映着他的身影。车子走远了，我身后这些冬天的颜色也渐行渐远。

巩乃斯河畔最美的春天似乎就要来了。

张振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有文学作品在报刊发表。供职于新疆新源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胡同里的电力心

申　波

从北京西客站进入胡同

我是从北京西客站到北京的，来到北京这座胡同纵横交错、四合院遍布的城市生活工作。因此，我心里头一直把西客站当作北京胡同的入口。

由于这种特殊的第一次，我特别喜欢西客站及周围的一切。后来不听朋友西客站周围车多人吵的劝，干脆在西客站附近买了房安了家。我在西客站一带住了十多年，每天从这个“胡同入口”出发，在北京的茫茫人海中出入，有一种浑然入世和通透爽朗的感觉。我是越来越喜欢从这个入口看胡同里的世界。

与胡同里的世界无与伦比的丰富相比，西客站这个“胡同入口”也是别样精彩。不管从哪个角度欣赏，西客站都漂亮得让人百看不厌。与西客站每天对视，我读懂了其雄伟身姿所展现和蕴含的情感。西客站是南来北往旅客的驿站和家园。在我看来，西客站一定程度上是北京胡同的地标分界。而西客站车站内，地上地下的铁道也如胡同里的路一般，延伸着希望和温暖。

从远处看，西客站酷似慈祥的父亲母亲，守望在蓝天下，送儿女远行，迎子孙归家，有着如胡同路口老树、老屋一样的神情。许多时候，我望着西客站，感觉到家的温暖流淌心间。每天，西客站都会上演人间最寻常、最精彩的生活故事。

滚滚人流从西客站各个方向昼夜不停地奔忙，走向生活的千万条胡同。人们又从四面八方的胡同中走出来，来到西客站，沿着铁路和地铁的方向追求生活的归宿。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主宰、时代的主角，为工作、为生活、为理想，与时间赛跑。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西客站里，绿皮车换成了和谐号、复兴号，华夏儿女越跑越快。端详西客站，你就能看见胡同里奔跑追梦的中国人。

西客站的建筑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精华。从主楼到配楼再到周边的相关建筑，西客站建筑群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独具匠心。于是，在西客站这个“胡同入口”，梦想交汇，梦想出发，梦想回归。于是，我一生一世珍存在心的梦被西客站承载着。

西客站北广场东侧中国建设银行西客站支行的办公楼东北角，立有一尊大理石三面碑，朝西南书写着丰台、朝北书写着海淀、朝东南书写着西城，落款为国务院。红色醒目的大字和碑石庄严神秘，不少外地行者发现后惊喜异常，纷纷于碑石前留影，然后开始一段北京胡同的旅行。

是的，西客站就建在北京最古老的都城蓟城遗址上，是名副其实的北京老胡同的入口。沿着这个入口，朝着丰台、西城、海淀的方向，北京胡同的历史通道被一一打开。

人生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景，现实是，历史也是。

莲花河胡同悠远的历史遗风

莲花河胡同与北京二环内的胡同不是一个概念。

在一般人印象中，所谓的北京胡同都在二环内，也就是明朝修建的北京城墙内。而莲花河胡同明显在明城墙外。多数人不会认同莲花河胡同是正经的胡同。正因如此，北京二环外几乎所有的大小街巷，也就以有别于胡同的名字命名。但莲花河胡同芳名依旧。不是它执迷不悟，而是由于莲花河胡同不简单，颇有历史深度。

以时间概念讲，莲花河胡同应该是北京较为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战国时代，也就是公元前 475 年起，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 221 年止，莲花河胡同已是燕国首都蓟城的一条著名胡同了。后来，北京成为金代中都城。莲花河是城市主要水系，莲花河胡同也是会城门区域的重要街道。从这个角度说，莲花河胡同应该是明建北京城胡同的老祖宗了。北京有句话："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莲花河的源头，依河而建的胡同可以超越明城墙内所有的胡同景观。那种历史的悠远厚重感，那种京风燕韵的文化感，那种水乡街巷一般的风情，都让莲花河胡同与众不同。因此，要记录北京各具人文特点的众多胡同，莲花河胡同必须拥有一席之地。

据史料记载，莲花河是由石景山石槽发源，流入莲花池，再由莲花池流出，一路向南，在万泉寺东入凉水河，全长近五公里。我居住在莲花池畔多年，多次去石景山那边看莲花河源头，总是看不到影子。最后，我自下定义，现在燕京所流莲花河，源头就是莲花池。那么，莲花河胡同所在的这段，就是莲花河的上游了。

自古以来，莲花河胡同西有水源润泽，百鸟齐飞，鱼翔荷底，舟动歌起，如诗如画。东汉时期，大将铫期选准这块风水宝地，作战后经常在这里歇息，在莲花河洗马，于是当地百姓称他洗马的靠近会城门的这一带为洗马沟。过了几百年，金中都建城时，洗马沟被命名为莲花河。莲花河上游除莲花河胡同外，广外甘石桥向南至丽泽商务区一段，是唐代幽州城的护城河。莲花河胡同穿越不同朝代，见证着历史，记录着胡同二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

进入新时代，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造治理，洗马沟旧貌换新颜，生态环境脱胎换骨，自然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清澈的水流，茂盛的绿植，野鸭、水鸟、小鱼为洗马沟增添了斑斓的色彩。每到双休日和暑假，莲花河胡同的年轻人都会带着孩子在洗马沟摸鱼戏水。欢乐的笑声溢满河谷，溢满胡同。喜爱垂钓者，静静地隐身于河谷，把铫期洗马的历史悄悄钓起，讲与他人，在洗马沟四季往复中品味莲花河胡同的幸福。

事实上，莲花河胡同的文化既融合了历史元素，也注入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一片树林前，铫期洗浴骏马后休憩的雕塑，栩栩如生，再现河畔。绿色的世界里，胡同的院墙古色古香，有着满满的四合院味道。就这样，一条河流淌出的胡同，被悠远的历史时光和现代生态文明润泽得越来越美。正是：

莲花池畔古韵香，洗马沟谷心河淌。
燕京胡同数第一，文史生态自芬芳。

魏染胡同故事多

魏染胡同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东北侧，北起南柳巷，南至骡马市大街中段。自打明朝开始，染坊的事、宦官的事、文化的事、老百姓的事塞满了胡同。胡同不算太长，故事却写了几百年。

魏染胡同是在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平后火起来的。在北京，以染坊和老板姓氏命名的胡同独此一家，可见染坊的实力非同一般。这家魏姓染坊染织布匹、缎匹、绢匹的技术，是当时北京城最好的。魏姓老板是一位身怀超群绝技、道德操守良好的生意人。他家染坊产品优质、服务精良、管理有方，享誉皇城。染坊起初服务于街区百姓，后来声誉大了，皇城的官吏大都也在此染织朝服和便装，生意越做越大，兴隆一方。

成语故事讲到"蔚然成风"时，解释其出

自明朝谢榛《四溟诗话》中的“诗至三谢，乃有唐调……国朝何大复、李空同，宪章子美，翕（蔚）然成风”。蔚然成风是否受到“魏染成风”的启发，也是不好说的事。

谢榛是明代中期嘉靖年间的布衣诗人，曾携诗卷游京师，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为“后七子”之一。游京师期间，在魏染胡同换套体面的礼服应是情理中之事，受染坊影响写出“蔚然成风”的妙语也在情理之中。一段漫长的明朝时光，这家因染布纺织出名的江南魏姓家族，不仅染出了人们美好的生活形象，还轻轻拨动着文人墨客的创作“神经”。魏姓家族在皇城美美地过了十几代人的春秋，虽然辛苦，但也成就了一条胡同的声誉。从明初开始，魏染胡同就这么刻在北京的土地上，直至胡同迎来宦官魏忠贤。魏家染坊的命运和胡同的命运迎来跌宕起伏的历史性时刻。

魏家染坊老板与魏忠贤本不是一族。魏忠贤原本是李姓，是因推荐他的结拜宦官兄弟魏朝的缘故改了魏姓。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做太监。这样的人，什么光都想沾。之前他住在这家魏姓开的染坊旁，倚仗权势和魏姓的名头受些生活的照顾，贪图些魏家染坊的享受再好不过。

魏忠贤这样的混混，对人情世故很是精通，在皇宫很快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魏忠贤取得明熹宗信任，权倾天下，出任司礼秉笔太监。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他手握重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魏忠贤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直到 1627 年，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后，魏忠贤才遭到弹劾，在流放凤阳途中畏罪自杀。魏忠贤死后，他住过的魏染胡同一度被改为“魏阉胡同”。魏家染坊的生意和声誉受到了极大影响。一家正正经经的魏姓染坊，因一个狐假虎威的假魏姓宦官就这样在历史中消隐了。

一家为京师百姓、为朝廷官员染制衣服的胡同和染坊的消失，意味深长。随后，明朝也就有了灭顶之灾。没过多久，李自成把崇祯皇帝逼得上吊，大明朝完了。

明末，魏宦官死了，魏家染坊悄然离去。清朝时期，这个胡同改名为“魏儿胡同”。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就居住于此。他在《圆圆曲》中吟出“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描写吴三桂和陈圆圆情感纠葛的名句。崇祯四年，吴伟业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是响当当的实力派学者。

稍后，大名鼎鼎的金庸先生的祖上有一位清朝重要学者查慎行，也居住在魏儿胡同。查慎行是康熙时期的举人，后考取进士。他 5 岁能作诗，10 岁写出《武侯论》，是清代的“旷世奇才”。重要文化人物的陆续入住，让魏儿胡同孕育了文化土壤。文化积淀得越来越厚，这条胡同成为清代以来北京重要的文化胡同。

民国年间，已改回原名的魏染胡同有了一名重要住户。魏染胡同 30 号的一幢二层小楼，迎来名载党史的革命先烈邵飘萍。在魏染胡同，他和战友一起创办了红色刊物《京报》。红色的文化记忆成为魏染胡同的标记。邵飘萍是李大钊、罗章龙秘密发展的共产党员。他住的四合院紧靠《京报》编辑部所在地。鲁迅先生多次到此商议稿件，这都使胡同的红色文化厚重浓郁。

作为党的历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摄影家，邵飘萍创办主编的《京报》影响力巨大。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闻战线上，邵飘萍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被赞誉“铁肩辣手，快笔如刀”。他勤奋开拓，不断创新，成为党成立初期少有的“新闻全才”。1926 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张作霖杀害，年仅 40 岁。1949 年 4 月，邵飘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如今，魏染胡同《京报》旧址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魏染胡同基本保持了明清期间的建筑格局。一条不深不浅的胡同，盛满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这让胡同成为百读不厌的历史巨作。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魏染胡同多了几分彩色的光芒。

魏染胡同似乎与江浙两省有着很深的渊源。据传，染布坊魏老板来自江南。吟出惊世名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伟业来自江苏。

查慎行来自浙江。《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也来自浙江。我就想，怪不得魏染胡同有灵秀之气，原来都是被江南文化洗染过的。

西黄城根街

西黄城根街是宁静的，这里不需要商业的喧嚣，只需琅琅的读书声。

北京自打成了皇城，西黄城根街就这样静静地陪伴守护着北京。西黄城根街不长不短，恰到好处。人走累了，一条街也就走完了。这是一条开阔的胡同，可以存放你所有的想象，也可以存放所有的历史。这条街始终是安静的，像是京华中的一个秘境，保持着属于它独有的表情。

黄城根街原名皇城根城街。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权为消除皇权遗迹，将皇宫改称“故宫”，并取“黄天厚土”之意将“皇城根”改称“黄城根”，皇历也改称为“黄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城根街并不是皇城根下的街。

明清两代，可能是想表达江山都是皇家的，天下百姓的生活是皇家恩施的，皇家高高在上，人民俯首依附要抱皇家的“佛脚”，因而有“皇城根街”之名。而黄成根街则把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用一条街的名字固化下来，这使得黄城根街的名字与其他胡同相比，特色鲜明，别有深意。

人类文明历史延续的根本是智慧，而不是繁衍。繁衍的世界叫大千世界，而不是文明世界。因此，黄城根街必须用一条街的文化内涵去阐述它的初心使命。历史文化的根系是文明，智慧的力量是教育培养人才。有了这些认知就不难明白西黄城根街名校有多耀眼。北京四中、三十九中、黄城根小学等学校历史源远流芳。教育水平闻名于世的学校则是黄城根街最本质的“黄天厚土”。

在北京四中对面有中央文献书店，那一排陕北窑洞风格式的建筑特别引人注目。排式陕北窑洞建筑门面，仿佛一系列“窑洞之问”，不断回答人民提问、历史提问。1938 年 1 月，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担忧来到延安。在 21 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其中有两次通宵达旦。梁漱溟最关注的抗战前途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成为《论持久战》的重要观点。1945 年 7 月 4 日，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毛主席对他说：“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窑洞之问”的经典答案只有延安的“黄天厚土”和陕北的小米粗粮能够给出，只有伟大的政党才能解读。在西黄城根街，中央文献书店用一部又一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好书，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用伟大的智慧建设伟大工程，走向民族复兴的奇迹壮举。一条街就这样被优秀的文化氤氲着、滋润着。深悟一方土地的意义，我忽然觉得黄城根街是一个广义的名称。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

西黄城根街一处院墙边有一棵写意树。春天开始，这棵树从看得见的根部开始，全身变为绿色，浑然一体。我心里就想，以人民为根，以大地为根，这就是土地的赞歌吧。

金融街

北京金融街遍地是黄金，遍地是财富。金融街的每栋建筑都是金山银山，每位从业者都是优秀的掘金队员或者财富的搬运工。在这伸手是金、指云化金的街道上，我感觉阳光都是金色的。我脚踩在街上，好像踩着一沓沓厚厚的人民币，空气也透着财富的芬芳。有人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走在金融街，我感觉这句话不完全对。碰触的每缕空气就仿佛被财富在按摩，使人不由自主地去思考人生与财富的关系。去过金融街，关于金融的认知，你

会变得不同以往。人生的所有意识行为似乎都与金融关联起来。

金融街聚集了金融管理部门“一委一行两会”，以及全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大型股份制银行总部等近2000家金融机构。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个人，金融街就是那颗跳动的心脏。它每时每刻都把国民经济需要的资金“血液”不停地输往全国各地，又不断吸纳回笼。它是名副其实的经济运行发展造血和输血中心。金融街从1993年建设以来，用30年的发展见证了国民经济转型创新发展的辉煌成就。金融是带动北京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各行业首位。可见，宏观的金融有一颗钻石般的心，只要着眼为人民谋利益，金融街的财富就会越积越多，街景会越来越亮丽。

有人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北京的金融街土壤肯定不会生长出这样的金融家，如此品德的人也不配当金融家。金融家的责任担当就如同金融街上的一砖一瓦一树，是金融街的基石和支撑，为金融风险遮挡风雨，用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优秀的业务能力树立信任和忠诚的精神标杆。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为实体经济做好服务，这才是金融之道。我们可以在金融街感受金融从业者的理念价值，感受新时代金融经济学的流光溢彩。

金融街覆盖了北京古老的金融产业遗址及数十条历史遗落的老胡同。元、明、清时期，这里遍布银号、金坊，是商贾富豪及皇亲国戚的财富中心，也是繁华的商业区。民国时期，大清银行改制为中国银行，行址也在金融街。它带动了一批银号入住金融街，继续着金融街的繁荣。过去的金融街是胡同里的金融街，是为封建贵族提供金融服务的，因此，那些金坊和银号在小小的算盘珠里被拨来拨去，越不过厚厚的城墙。新时代的金融街，把那些小胡同深深埋进历史，用一栋栋经典的建筑作品展示大金融时代的魅力，用金融的云雨惠及人民。

金融街中心广场，原国家领导人陈慕华题写的“北京金融街”五个金色大字端庄大气。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慕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她致力于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努力促进金融制度创新，搭建起改革开放以来完整、科学的金融市场管理体系。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科学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实现金融“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因此，陈慕华的题字更多意义上是北京金融街的格言标杆，零风险、管住、稳住、搞活！从金色的大字里，我们也看到了大金融时代中国金融管理者的从容、坚定和自信。

油坊胡同的电力情怀

出人意料，一条曾经经营油坊的古老胡同，与现代电力能源企业关联起来。这是几百年以前建设胡同的人无法想象到的事。历史像一个深奥难测的魔术师，在某个时期将一条胡同的命运彻底改变，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世界的神秘就在于此，平淡无奇中，生活悄悄地打开新的一页。

临西长安街入口，油坊胡同的电力情缘便已展开。胡同东侧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与胡同西南的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隔街相望，那情景犹如大地之上两座雄伟的输电铁塔，亦如高耸入云的火电厂烟囱、冷却水塔，还像长江、黄河之上的大型水利电力工程。一条小小的胡同，串联起国家电力能源网和以发电为主的大型骨干能源企业，这是一种何等的情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条胡同，将世界500强中的两家电力能源企业揽入怀中。在古老的油坊胡同，古典的油香味与时尚的电力芬芳馥郁弥漫，无声地展示着胡同的美丽神奇。

油坊胡同距紫禁城一公里，在明清时期是主要经营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场所，是皇城“菜篮子”重点项目。与油坊胡同相关联的北新平、后牛肉湾、西绒线等胡同，均事关民生。这一带是老北京重要的“一日三餐”居家消费重地，堪称古代北京的新发地，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味。油坊胡同和西绒线胡同相交处的霭公府是油坊胡同的古老地标。

霭公府是贝子溥霭的宅邸，被称“霭公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霭公府曾短暂成为有关部委机关的办公场所，后被确定为“四川饭店”。古老的王府盛满古色古香的北京记忆，见证几百年油坊胡同的历史变迁。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务院实行大部制改革，电力部和冶金部作为国务院机构改革试点单位。1997 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后基本维持原电力部老的运作模式。2000 年前，我国电力事业发展虽然成就非凡，但总体缓慢。新世纪伊始，油坊胡同的变化揭开了我国电力事业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2000 年，油坊胡同东侧的国家电力公司大厦建成，标志着油坊胡同在这场深刻的电力变革中获得新的使命承载，从而与电力能源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越来越快，胡同的面貌越来越新。时过两年，电力企业厂网分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电力公司分为 13 家大型企业，形成“两大电网、五大发电、两大辅业、四大电气的格局”。一条昔日以柴、米、油、盐、酱、醋生意为主的胡同，一鸣惊人，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23 年 8 月发布的《二〇二二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从 2000 年到 2020 年的 20 年间，我国电力生产量从 13685 亿千瓦·时，增长到 76264 亿千瓦·时，增幅 557%，高居世界第一。人不可貌相，一条小小胡同承载的历史有时是无比巨大的，就像一些平凡的人在某一时刻对历史的贡献超出想象。于是，那些闪光的名字便刻在了永恒的历史丰碑上。油坊胡同对于电力事业也是如此！

2009 年，油坊胡同街西华电大厦落成，以发电为主的能源企业华电集团入驻。华电集团 2002 年成立，耕耘电力能源 20 余年，从新生到壮大再到超越，见证了新时代祖国电力事业波澜壮阔的进程。2023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显示，华电集团连续四年入选中国 500 强最具价值品牌榜，位列第 56 位。而油坊胡同里的国家电网公司，到 2023 年连续 19 年获国资委业绩考核 A 级，连续 11 年获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国家主权级信用评级，连续 8 年位列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首，位居《财富》世界 500 强第 3 位。

油坊胡同融汇的历史太多，但无论如何，电力能源的光是最亮的。

天宁寺街巷电力人部落

天宁寺一带居住着很多电力人，他们像明亮的种子蛰伏在天宁寺西里、东里等地。

光明是人类永恒的梦。有光明才有对生活和未来的期许。对于广袤的世界来说，人们所看得到的地方始终有限，但黑暗无止境。并且，黑暗所形成的黑洞不断吞噬着光明。为此，人类的前行，就是从黑暗中争夺光明的地盘。比如从深不见底的大海中寻找光芒的宝藏，不断向太空探寻新的太阳。而电力人则把自己生产的光亮举起来驱赶黑暗。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电力工业建设水平还比较落后，缺电缺热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制约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为解决中南海长安街沿线国家重要单位及北京 500 万居民的供热任务，国家决定在天宁寺西侧筹建北京第二热电厂。作为“四五”时期首都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北京第二热电厂建设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在电力工业部的直接领导下，数千名电力建设者来到天宁寺电建工地参与会战。当时的建设条件非常艰苦，广大电力建设者学习大庆油田“铁人精神”，战天斗地，风餐露宿，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从项目立项到第 1 台机组投产运行，他们仅仅用了 4 年时间。

天宁寺东里二条是当时建设电厂的电力建设公司员工临时居住地点。在这里，我寻访到当年参与电厂建设的韩大爷。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居住，与第二热电厂和天宁寺朝夕相伴。

说起当年建设电厂的岁月，老人家心中充满了豪迈之情。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国家比较困难，他和工友们都住在工地上临时撑起的帐篷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酷热难当。但为了早日发电，大家咬紧牙关，昼夜奋战。

韩大爷非常乐观，尽管已经 80 多岁了，

可笑容依然像阳光一般灿烂。他说电建工人就是这个脾气，修电厂就是造太阳，造太阳的人不笑、不乐观吗？从韩大爷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电力人心中的温暖坚强。韩大爷是个闲不住的人，如今他用小石槽或小花盆在整条胡同里种花草。他培上泥土，种上丝瓜、葫芦、南瓜等，使小巷充满生机。他非常满意且充满自豪地说：“现在老了，修不了电厂，就把环境美化好，给巷子里一个好环境。”韩大爷好像是个阳光源，不是照亮这，就是照亮那。一个人要是心里装满了光明，无论他住在哪儿，生活在哪里，岁数有多大，都会有一个明亮的人生。

顺着天宁寺东里二条一路南行，到天宁寺前街，再到天宁寺东里和西里，数十栋外饰红色墙体的居民楼掩蔽在绿色的树影里。这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的砖混结构的民居，都是六层楼，没有电梯。这里居住着数百户原北京第二热电厂的员工和北京电建单位的职工。夏天，天宁寺街巷异常宁静，只有持续不断的蝉鸣仿佛还在讲述电力人的传说。

第二热电厂建好后，配套的员工宿舍和家属区建在电厂西南方向。由于电力生产的特殊性，正常情况下，发电机组昼夜不能停。在发电机组自动化水平比较低的年代，为确保安全生产和员工能够及时巡检抢修，员工宿舍的住宅区与生产区紧紧挨在一起，即便休班的员工也要随叫随到。真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旦从事与电力有关的工作，那一定会是非常忙碌的。久而久之，电力人就养成了只发光不说话、只生产不吐槽的性格。天宁寺周边街巷为什么这样宁静？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群只顾埋头电力生产、耕耘光明的人。

2009年，运行33年的北京第二热电厂迁往丰台区的岳各庄。这座曾经生产光明和热源的老厂区，成为电力文化产业园。虽然发电机组停止运行，但老厂房、部分老设备和高高的烟囱还在。它们满含着对脚下土地的情感，宁静远望。电力文化产业园园区内活跃着各行各业文化领域的传播者、文化经济的推动者，他们无缝衔接，传承起这座光明工厂的精神。

天宁寺一带街巷幽静。位于天宁寺附近的北京小学分校，仿佛太阳的摇篮。这些电力人的孩子用琅琅书声为发电机组伴唱。一颗颗太阳升起，光明布满千家万户。一方天地，数条胡同，就是精彩的电力人部落。

一条胡同的模式

石景山的模式口，既是传统文化村建设的模式，也是现代村庄建设的模式。除此之外，它还是北京“煤改电”后，人们幸福生活的模式。当然，这些模式予人之美，是所见村庄文化中最美的模式。来到模式口，不觉让人由衷赞美。

我大概数了一下，模式口村街竟然分布了两所中学、六七家书店，以及多家文化体验创意馆。整个村街流淌着非常浓厚的文化气息。模式口村北靠蟠龙山，因盛产磨石，民间一直称其为“磨石口村”。1923年，时任宛平县县长的汤小秋给它改成了“模式口村”。模式口村当之无愧，是京西村庄建设的模式典范。

模式口浓郁的文化气息不仅体现在这里学校多、书店多、创意展馆多，更体现在村庄的磨石文化上。村民做事为人就如琢磨石头一样细心踏实、高低有度。行人若在村巷里迷路了，和蔼可亲的大姐大哥就笑盈盈地为你指路，最后还要道一声“走好”。去商店里买东西，或是去饭馆里、茶馆里吃饭品茗，总有一碗热面汤或是一块小饼干赠予客人。在模式口西里的“唐大卤菜馆”，一大老碗肉臊子刀削面才13块钱，还赠管够的小菜。我问老板“怎这么便宜”，她说：“模式口自古住着采掘磨石的苦力人，也没钱，饭量大，贵了吃不起，乡里乡亲，自己人哪能狮子大张口赚邻里的钱，赚个功夫钱回来，大家都好。祖上的这个风俗一传再传，到现在还是这样，来到模式口就是回到了自己家。”她的话爽爽利利，让人听着感到特别温暖。模式口的文化原来是一种带着泥土味道的乡村情。

在模式口“燕京八绝博物馆”“石景山区石刻文物园”“京西老学堂”等馆园，人们惊叹于模式口村文化的深厚。模式口村附近也有一条古道。自古京西塞北的物资通过驼队由模

式口村进出。驼铃声声是模式口曾经最美的歌谣。老舍先生在他的《骆驼祥子》中对模式口有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他写道：“在他（祥子）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像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

老舍笔下，祥子对“磨石口”充满向往的情感，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磨石口”共有的情结。如今，模式口村街上以骆驼为主题的饭馆、茶吧、旅馆以及各类商铺最多。一面街墙上的《骆驼祥子回京图》，再现了100年前模式口斑斓的历史图景。模式口故事太多太多，写满村落里的一草一木。

模式口村很会利用“磨石”这方精美的石头讲故事。从区上到村里，甚至到每户人家，他们都精心把所有的家传故事梳理成村巷里生动的事物。这些事物牵着人们的好心情，醉在了模式口。站在“过街楼遗址”前，我抚摸那一块块坚硬的方石，把心中祝福语传递给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把这片土地的神奇一一拷贝进我生命的记忆里。

一个村庄如同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唯其如此，村庄和人才有鲜活的价值。如是，模式口的文化模式很经典。

一个有灵性的村庄，一条有灵魂的胡同。

千百年来，磨石使这个村庄和胡同有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石头至今被模式口珍存着，是胡同里每家每户的传家宝物。走出胡同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亮出模式口的名字，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模式口人，就像珍爱羽毛一样爱护着模式口。他们用感恩的心、用辛勤的汗水建设着美丽街巷。模式口有一种信条，如给村庄吉祥幸福，必用心回报生命温暖。

一块紫色的“北京第一通电村”纪念碑立在模式口街头，上面有“煤改电大事记”碑文。顺着这些文化标识，我来到街边小小纪念馆，那里有详细的故事解读。一百年前，“北京第一通电村”不仅是模式口的骄傲，更是我国电力工业的光荣。而“煤改电”则体现了村庄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2015年，北京在全市开展“煤改电”工程。在石景山，石景山供电公司实施此项目。接到任务后，石景山供电公司成立党员突击队。他们急人民所急，克服困难，夜以继日，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率先在京西完成了“煤改电”任务。

“煤改电”使模式口一改冬季煤烟缭绕的环境，整个村庄和每条胡同都一下子仿佛年轻明净了许多。村民喜笑颜开，拍手称赞。那篇碑文道出了村民的感恩之情。是的，人要懂得感恩和珍惜。懂得感恩，路才能走得更远；懂得珍惜，人才会长久地拥有幸运和幸福。也许正因如此，模式口才越来越美丽！

在模式口南小街胡同，我要了一份高碑店豆腐丝，又在一棵老国槐的树荫下的“早点见面店”要了一碗清汤面。这口感，这味道，实实在在地好。一份豆腐丝、一碗清汤面，给我胸间的温暖是长久的。于是，我就在心里深深记住了模式口。

房山，南窖胡同里藏着诗心

只要见到南窖，你就会被它淳朴古趣、典雅厚重的诗意呈现迷住，就会慢慢地把自己放进这方古镇里。倘若你是个浪漫的人，可能还会索性在这里住上几天，一遍一遍地细究小镇中石头铺砌的胡同街巷。它们为什么那么深邃？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青石，都像是含着南窖河河水的眼睛，像南窖河这首长诗中的一个词。于是，你就会与它们一起静静地望着蓝天，望着远方的群山。

在房山区遥远的山谷深处，南窖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这种特别就是南窖为诗而生。村口，背楼书肆像是南窖这首长诗的起句，它临水而立，风雅古朴，迎着客人。过街楼是它的第二句诗，语调上扬，把南窖“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底蕴凸显出来。于是，一条古老的胡同打开后，精美的诗句便在石板路和石头垒盖的房舍间连绵不绝地展开。胡同旁边的河水浅浅吟诵着洗心的诗句。整条胡同就是一首读不到头的长诗，时光仿佛凝滞，诗意深得没有边界。

南窖胡同里竟然藏着如此醇厚的诗！真让人意想不到。在南窖胡同里走深了，你就会发现原来胡同里这些诗意的石头和房屋就是南窖乡心中的诗。自古以来，南窖人就喜诗爱诗，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者、下至七八岁的儿童，均会吟诗诵词，且能自创诗歌作品。祖祖辈辈，街巷胡同里，那些铺路垒房的石块，不知被人反复写过多少遍诗。这些石头变成诗句或有诗的灵魂，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当下，村里有位著名的“石板诗人”杨守安，他在青石板上创作了600余首诗，辑成《西山豆翁吟草——石板诗人杨守安作品集》。此外，南窖著名诗人还有“豆浆老人”杨万俊、“拐杖爷爷”王庆月，他俩与石板老人杨守安并称“水峪三老”。南窖浓郁的诗风吸引着无数热爱文化的旅者。游人怀着一颗诗心品南窖，带走一颗诗心去远方。2021年12月22日，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南窖乡“中华诗词之乡”称号。藏在南窖胡同里的诗，像是尘封的千年老窖酒，微醺的诗意飘在整个房山。

村庄是有根须的，南窖的根须就是这些会写诗的南窖人。他们一代一代扎根房山，用一颗诗心把村庄的根越扎越深。南窖乡的诗风以元曲为基。据说，元朝时一些热爱山水的文化人行迹至此，被猫耳山东大岭的大好山河感染，遂为南窖乡种下元曲的基因。元末明初，战火连天，一些难民为躲避战乱翻越大山，来到四面环山、风光秀丽的世外桃源南窖居住。人们日出而劳作，日落诗而歌，过着种田南窖里、吟诗颂生活的美好日月。日复一日，潜移默化，这里就接续上元曲文化的种子，并代代传承赓续。

清朝，南窖乡发展迎来鼎盛时期。光绪年间，随着房山山麓煤炭资源的发现和大规模开采，山好水好文化好的南窖一度成为大安山一带吸引劳动力的热点宜居经济区。许多人来此安家落户，逐渐形成商业经济发达的集镇。从古老的过街楼到猫耳山沟谷尽头，近两里长的街市长长甩开。胡同里一家一家店铺林立，不亚于繁华城市。房山民间称南窖乡为大山里的“小北京”。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有了钱，南窖人就修学堂办教育，让更多的后代和外乡来村居住的人学会赏诗写诗。从南窖小镇胡同古街上遗落的庭院不难看出，这里每户人家大门上的对联都对仗工整，隐喻比拟表达含蓄到位。没有一定的诗词功底是写不出这样的对联的。

乾隆皇帝自诩才华横溢、能诗善书，也闻知南窖诗风。有一年，他春巡至南窖附近，诗兴大发，作诗《望大房山作歌》。诗云：“太行连延西南来，千支万派纷纡回。房山于此独称峻，拔地秀拥金堂开。”这首大气磅礴的诗作，如今就镌刻在南窖乡花港村村口的巨大石壁上。南窖美丽，花港险峻，乾隆赏景赋诗，为南窖悠久的诗风写下浓墨重彩一笔。

又是一年金秋季，我来到南窖，借景抒情。蘸着南窖河水，我在洗净的石板上挥笔写下《南窖的秋语》：

南窖的秋语
是南窖河的乡谣
经典的唱词
都能在河水里打捞
倒映在河水中的美丽
犹如洗涤灵魂的诗意
掬一捧清香的河水
仿佛捧起南窖透明的心扉

南窖的秋语
是猫耳山风吹树摇的曼妙声音
每一片叶子深情表述对土地的爱意
听老了石头砌就的街巷
听老了过街楼上的每一块砖瓦
听老了登峰桥畔背楼书肆的门楣
听白了一代一代南窖人的头发
染醉层林的歌吟
洗净人生铅华

南窖的秋语
是古老街巷里脚步与石板的对话
是乡音与开门声的表白
脚步虽轻却穿越古今
乡音虽浓但韵味可亲
古巷里的每一块石板

都是南窖的诗谱
店铺上每一块门匾
就是南窖的一首好诗的开头

一首诗写罢，我抬头，发现南窖乡胡同中夕阳如金，心灵再次沐浴放飞。

玉河古道的虹影

玉河古道所承载的文化之美精美绝伦，广袤历史时空中投照下的虹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后来人探古思怀。这条路上遗落的历史脚印如此迷人。在圈门，一条通往远古的路被“吱吱嘎嘎”地打开了。

唐朝乾宁三年（公元 896 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撤矾山县、幽都县置玉河县，其址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西辛称村。玉河古道始建于唐五代年间。古道主要穿越城子、大峪。历史上因城子、大峪长期属于玉河县，故称此道为玉河古道。由于门头沟煤炭资源丰富，因此玉河古道从后辽开始，逐渐成为煤炭运输的主要通道。人挑马驮，通过玉河古道，人们将宝贵的煤炭运往燕山深处及更遥远的重要城市和集镇。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对玉河古道均有修建，形成古代门头沟较为发达的运煤交通网。如今，门头沟煤炭开采已全部禁止。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地质治理。古老的煤矿和玉河古道被历史遗落在青山绿水间，像是夹在崇山峻岭这部巨书中的古色古香的书签。在京西巍峨秀丽的山峦中，它无声地讲述着历史深处平凡而又精彩的故事。

玉河古道是京西山区通往门头沟的唯一捷径。古道顺沟而上，蜿蜒盘旋，翻山而过。我来到古道，感受历史，繁荣的景象似乎弹指间跨越一千多年。行走在古道，我发现一些历史文化现象目前还是无法用科学解读。比如，驮煤炭的马队如何走过古道上的天梯？比如，古道岩石上深深浅浅的马蹄窝是如何形成的？或许，所有这些遗落在古道的印迹都是历史文化的虹影，它使我们看到了逝去时空精彩绚丽的景致。

在玉河古道旁，你经常会看到枯树挺立着。它们不动声色而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过往路人。这些树木，像是有人刻意竖起的路标，指引着道路的方向，标记着行走的里程。它们又像是一位定格在岁月深处的美丽女子，等候运煤驮队里那位帅气阳光的小伙子的到来。在一条千年古道上，遗落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以想见，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间，在一条财富滚滚的通道上，既有令人胆战心惊的响马、盗寇，也有设卡敛财令人敢怒不敢言的官吏、衙役；既有行路危难时出手相助的贵人、恩人，也有一回生二回熟意外结识的友人、恋人。沧桑燕山把古道上曾经上演的故事一一记录，并通过这些枯树向每一位来到古道的人讲述。

玉河古道的春天，悠然飘荡着遥远的历史气息。路旁的春花像是来自经典的唐诗或宋词，与路石仿佛天然绝配一般。这些花儿开在石头砌筑的古道上，是那么光彩夺目，那么具有浓厚的远古味道。古道上的老石历经千年，被行人和驮队磨去粗糙的表面，露出青蓝光润的石质，如若一块块入画的宝石。这些石头，曾经忍辱负重，撑起一条通往京西山外的“黄金大道”。

一个一个朝代过去，人们赞美和传颂的是那些踏青石而过的风云马队。谁会记得这些被人和马踩在脚下的石头？但百年千年过去，那些驮队已荡然无存，人们再也难以想清楚他们的样子。再看看这些路石吧。它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生命的负重姿势，用永恒奉献的力量和情愫甘做人们前行的基石。它们是那么年轻并富有生命的张力，那么栩栩如生地载着历史深处的传奇故事。历史被这些毫不起眼的基石牢牢地记录，就像那些脚踏实地、专心做事的普通人。这些人虽然曾被侮辱过甚至被欺压过，但留给大地和世界的却是沉甸甸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有一种打动心灵的忠厚之美。正因如此，无论大地多么干涸，那些春天的草木也要给这些敢为基石的石头献上一束花或叶的赞美。

玉河古道的蹄窝奇观，在过峰口庵关西南约 200 米处的驮队必经之路上。在一处突起的石岩上，均匀布满了状如马蹄的石窝。这一奇观被普遍传说为一代代运煤马队久而久之踏出的。这一处蹄窝临着高耸的悬崖。对于驮队来说，特别在雨雪天，经过此处，稍不慎，马会

失了平衡，就会发生运输事故。轻则马伤煤落，重则马和煤俱滑落岩下，马死财空。所以，这一带加强运输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旧社会，这是让人大伤脑筋的难题。那么，岩石上的蹄窝又如何解释呢？为此，我上网搜索考证。有一位地质学家曾经在网上科普，认为这种凹坑是“壶穴”，是急流漩涡夹带砾石磨蚀河床而成的，一般集中分布在瀑布、跌水的陡崖下方及坡度较陡的急滩上。针对此种观点，科学网上研究地质的苏德辰教授撰稿《是蹄窝，不是壶穴——北京西山古道蹄窝成因考证》。他否定玉河古道上的蹄窝是地质作用形成，坚定地认为那是驴、骡、马的蹄子长年踩踏而成的。他们二人的争论，是从地质专业的角度出发的。我从一个局外人看，认为二人的观点着实让人存疑，均不能服众。首先，按照壶穴的形成原理，那块凸起的岩石不具备形成壶穴的条件。其次，如此坚硬的岩石，驴、马、骡蹄即便超载负重，也不可能踩出如此均匀、深凹、密布的蹄印。这是可以试验的，结果肯定不会得出苏德辰教授的答案。当然，它也不是神仙所为。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这些蹄窝的形成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为保障交通安全“因蹄设图、因需布局”，是人凿钎磨而成的，是智慧的结晶。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只有深入实践、了解生活，你才能发现人民群众的智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玉河古道，我无意中领悟到看似简单而又深奥难解的人生哲学。

从圈门过街楼经宽街古道、天桥浮、啦啦湖、天梯、大漫坡、十八盘、峰口庵、蹄窝阵、抢风坡，我们沿玉河古道一路穿越九龙山。崎岖险峰过后，道路有了一段平缓。我们极目远眺，燕山千峰竞秀，如画山河，浩荡千里。那些远去的驮队仿佛并未走远，山的那边好像传来阵阵清脆的铃声。艰难的旅程上，总有壮丽神奇的景色展示着世界的美好，总有希望的铃声召唤前行的力量。于是，生活再苦再难，玉河古道仍接续着驮队的虹影，生生不息！

玉河古道上散落着一座座被废弃的村庄。它们有的嵌在深深的山谷里，有的卧于平缓舒展的山坡上，有的站在山峰顶部的平坦地带。在燕山山脉，这些村庄如一幅幅意境美好的画，守望着逝去的岁月，提醒着当下的珍贵，憧憬着未来的幸福，勾勒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如今，废村在中国越来越多，一方面，它标记着一个崭新时代与过去的告别；另一方面，它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向世人发出废村治理的信号。在一条通往厚重历史的古道上，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维护和利用好曾经的村庄，让后来人领略先人们曾经历经磨难的古老家园，传承他们坚韧不拔、永远向前的生活精神？

玉河古道的虹影，流光溢彩。历史上，早期的煤炭开发与运输、公路设计建设与维护、村落布局与经济需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文化元素，如虹影的条条光束洒在广阔的大地上。这些虹影与新时代的智慧矿山、高速公路铁路、新农村建设和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建设一脉相承。行走在虹影的光里，遥望远方崭新的现代化城市，遥望醉人的青山绿水，我们不由得对古人精深的文化智慧和生命韧劲生出深深敬意，不由得衷心赞美和祝福可爱的祖国！

胡同，人类灵魂的港湾

人类灵魂的港湾在胡同里。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都从乡村的胡同、城市的胡同里流淌出来，汇聚成生活的海洋，展开关于生命的恢宏叙事。

人们源源不断地从胡同里走出来，走到宽敞华丽的大街上，正如人们悄悄地从乡村里走出来，走进繁华的都市一样。在城市，不少胡同在时光里老去、消失。在农村，不少村庄因人员的流失而变成废墟。村庄是大地上的胡同，胡同是城市的村庄。时代行走至今天，因为许多人走出村庄、走出胡同，乡村变了样，城市变了样！走出胡同，人类既有伤感、惜别和无奈、遗憾，也有惆怅、苦恼却充满兴奋的向往。走出胡同是一种历史的朝向，是一种大势所趋。许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走出故乡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因此，走出胡同本质上是人类共同的心愿。但胡同是城市的根，其功能特点只能与时俱进，不会因人们走出胡同而消失。

对于城市而言，胡同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

物。这种城市建设管理模式和居民居住模式，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较低阶段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形式。每个城市都有许多胡同。每条胡同的形成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生活故事。以北京的胡同为例，有以王府和名家人物命名的，如王府井、杨家胡同等；有以市场定位和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命名的，如草厂胡同、西绒线胡同等；有以各类工艺人的姓和从事的手艺命名的，如王皮胡同、魏染胡同等。尽管这些胡同类型不同，但每个胡同的形成、命名都有一些沉淀下来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其实就是农业文明时期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些故事养育了城市，像根一样深深扎进城市的深处。无论时光怎么前行，无论城市怎么巨变，在一代一代的居民心中，这些故事依然芬芳如故。

村庄是大地上的胡同，胡同是城市的村庄，它深刻地揭示了农业是任何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本质。如此，在信息科技时代和更远的未来，也许更多的人会走出胡同。有关资料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有 6000 多条胡同，到 2021 年仅剩 1004 条。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北京胡同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以此为转折，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北京的胡同减少到 1000 条左右。这种变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发展的升级和整个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异常迅猛。生产力水平高了，农业科技化强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少了。人们走出村庄，走出胡同，转而从事其他社会经济活动。

村庄转变为城镇，胡同升级为大厦园区，是胡同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现代化的写字楼事实上是一种竖起来的立体的胡同。农业时代的胡同占据大量的土地资源，现代化的胡同把道路、街巷竖了起来，直上云天。这样既节约土地，又集中方便了各种资源信息的交汇。尽管胡同的形式变了，但胡同的故事还在，只是换了一种叙事方式。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出生的村庄或胡同。人生从胡同中来，也从胡同中去。没有一个人不忠诚和热爱胡同。因此，走胡同、看胡同、读胡同就是走访领悟不同的人生。走进胡同，你也就是走进了不同人的心里，读懂了胡同也就是读懂了有着不同命运的人生。人生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不需要抱怨。应当像村庄和胡同那样，用一种对生活和大地的深深爱恋，贪婪地扎根在原野和城市的一隅，把一颗热爱生命的种子悄悄地播下来，开花结果。人生最大的幸运不是出身高贵、撞大运升官发财，而是像胡同那样坚守属于自己的格言和故事。

近两年时光，我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走过了北京一百多条大大小小的胡同，并把所感所想转化成一百多篇文字。世界太大，仅仅北京，就还有近 900 条胡同等着我去体验。也许，一百条就是尽头，其他胡同与我所记录的胡同大同小异，先遇见的是缘，后遇见的也是缘。只是这一百多篇文字，我要虔诚献给两年来的遇见。这一百多条胡同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繁华有阒寂，但我眼里的它们都是京华烟云里隽永美丽的生活之河！因此，我竭尽所能地为他们唱出心中最美的赞歌。

走出胡同又渴望走回胡同，走出村庄又渴望回到村庄，这是人类灵魂对人生港湾的一种情感归依。胡同虽然老旧，但定然不会消逝。它是大地和城市永恒的根，像飞鸟歇息的大树。它是人类生命情感存放的珍贵之地。

一座城、一个村庄，存着成千上万条神秘、神奇的胡同，掩藏着无数个温暖、平凡的人生港湾。这是人类最大的存款和财富。只要村庄、胡同在，就什么都不是问题！胡同的烟云里，游走着满村、满城的灵魂。

胡同是大地上紧紧相随的路，就像我在玉河古道、金牛岭上看到的生活之路一样。沿着这一条条或大或小的路，人们不懈追求，生活的酸甜苦乐便像花儿一样四季盛开。

申波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工人日报》《中国电力报》《陕西日报》《脊梁》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飘过中国》（与人合著）、诗集《歌唱百年》、文集《金帆之道》。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又是雨夜

张玉泉

一

我常常在雨夜迷失自己。

当雨声从窗外响起，我渐渐走近黑夜的巷口，内心的安静仿佛被陈列在灯光下，却无人能够感觉到那份真实、宁静。

我是爱着这雨天的，常常面对一场不期而遇的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面对一场雨的深情，就好像找到了藏了很久的自己。

有时候，街头的狂风卷积着树叶，街道上一片狼藉。树叶被风吹落下来，紧贴着潮湿的路面，仿佛这个世界刚刚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变故。城市的雨更多趋于急促，在不经意间就赶走了烦闹的人群，只留下苍黄的路灯和斜照冷雨的凄凉。

大雨起来时，我仍未走到可以避雨的地方。我的身体被杂乱的雨点打湿，仿佛世界早有预谋让我在路口变得狼狈。雨是这个夏季的良赐。我仰天观望，却又不能发现天空的颜色，只能在灰暗的混沌之中感觉一阵凉意。

雨天原本是适宜怀念，适宜阅读，或者适宜写下什么的。可城市里的人却依然忙于在道路上奔波。如同我，匆匆低头走路，雨洼里灯光的苍茫能给我一丝不同寻常的启示。

我打量着雨中的槐树，它们低头沉思。碎小的叶片正在经受风雨的打击，却依然保持着坚毅的脸色。那是生命中注定的一场遭遇，经受岁月的洗礼，依然倔强地抬起幼小的额头，保持着生命的苍翠。

曾经的我，在雨中徘徊。无数树林和草丛，都在雨中保持着肃穆。雨，从来都不会顾及你的旅途，随时打开自己的叙述。

当雨水顺着额头和脸孔流淌，我已感觉不到世界的暖意。雨水沿着道路流淌，即将在深夜抵达大地深处。我也将踩着泥泞，行走在梦幻之中。

常常是走到中途，一场雨开始突然狂烈地袭来。我依然走进雨中，仿佛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雨，驱赶走了这个城市的浮躁，留下一场清净，向世界敞开了心扉。我进入雨的怀抱，仿佛这个世界只有我并未觉察世界的危险，行走在雨洼之中。

头顶的雨小了许多，抬头去看，原来是一位老者举伞站在我身后。老者脸庞灰暗苍老，却透露着慈祥的爱意。“你没有带伞？”轻轻的一句话语，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温暖。我们并排走过马路，然后分开。只剩下我，仍然要面对一场无言的雨。世界的温暖，在这座城市是

如此珍贵。

雨林繁茂地生长，编织着雨夜的花环。我在城市的雨中游弋，像一只孤独的行舟。雨水顺着额头和脸孔弥漫下来，蠕动着，滴落着。

在雨中，我并未想去躲避什么。风从不同的地方吹来，打落更多细碎的叶片。它们也都是渴望着经历人生的繁夏，在命运中忍受四季的焦灼，或许再也无法挺立枝头，便在风雨中选择落下。

在城市的楼群中间，雨的重量只能在窗户和楼面上瞬间掠过，而又会在黎明时分选择离开。雨夜，已经潮湿得看不清脸孔。只有模糊的车灯，还在远方闪烁，也许那是人生的一场喧哗，深深陶醉在路途之中。

二

何时我将沐浴这苍凉的雨，让身外的世界与内心的境遇达成如此一致。它们让仿佛来自时光之外的馈赠。我在坚硬的街道和楼群之间行走，四处已经雨声骤急，分不清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虚幻的世界。所有的表达都已经无法与这份宏大的叙事媲美。只是那些落雨的、躲雨的，还有暗自在公交车上庆幸的人，已经将他们的心情展现在现实的雨中。我们都能感知一场雨，能觉察到它的温驯或者淋漓，能体味到它的坚强或勇武。世界早已经是雨的世界。它们控制着所有的时空，在拥挤的城市上空，分割着行人的视野。

没有人像我一样豁达，有面对一场雨的从容。人们躲避着粗大的雨点，将衣物抵挡在头顶，快速地游移在黑色的街道上。我想和一场意外相逢的雨肩并肩行走在一起，这是贯穿我人生四十多年的景色。

我的睫毛早已经粘在一起，仿佛滚动着的一颗硕大的泪滴漫进眼中。有多少眼泪已经干涸，有多少疼痛早已结疤，有多少难言早已被苍茫的世事掩盖。我的嘴唇被咬裂了，那咸涩的是雨水还是内心的鲜血，慢慢地蠕动着，渗透进我的喉管。不需要希望，不需要抵达，不需要出发，我像是一场雨，在这段繁华的街道上漂泊着，撞击着坚硬的墙体，在闪光的霓虹灯和广告牌上滚落。雨水在马路的低洼处聚集成一片闪光的镜子，照亮了行人的身影。

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快乐。感觉到世界暂时与我的感官融合在了一起，达成了短暂的和解。我们都身处患难的世界，毫无选择世界的权利，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

雨水是泪水的化身，也是母亲的化身。在我的视野中，她们仍如最初般纯洁，来自我无数次心中牵念的故乡。她们曾经穿梭在无人的玉米地，穿越几十万亩栎树林，跨过苍茫的群山万壑，与时光一起来到我的面前。我抬头观赏着她们的身姿，感受她们带来的孤独和苍凉，感受我曾经被大地和天空所承载和笼罩的幸福。

三

我曾经行走在雨水丰沛的土地上。那里雷声滚动，那里暴雨如注。天空布满阴云，云被一阵风驯化，化为一阵狂烈的急雨。雨声淋漓酣畅，洗净了世间的铅华，扫清了迷离的尘土，在农田与山林中游荡，在草尖与树叶上悬垂。我们被壮烈的雨所感染，所震撼，所埋葬。我们被雨阻隔在中途，被雨怀抱在梦中，雨又把尘世唤醒。

我得到了雨的真谛，在荒野。我是雨的唯一的观众、唯一的亲人。所有世间的生命皆在逃离或躲避，只有我主动地迎接它，手掬一掌的敬仰与慈爱，感觉它温柔的抚摸，觉察它的悲伤。谁知道一场雨生于何处，归于何处，又在何处得以永生。我是一场雨的分娩者、一场雨的目睹者、一场雨的同化者。雨水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它们根植在你的心中，花开在你的眼中，信仰融在你的骨血之中。

我身上已经全部被浸湿，雨水渗透进衣领，钻进了内心深处。寒冷仿佛让整个原野安静，让我的嘴唇颤抖，让我呼吸静缓。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可以到达我内心的任何地方，我可以翻山越岭去看望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石头。我在狂烈的雨中打着趔趄，在山野的树丛中攀爬穿越。雨声来自光之外、影之外，来自梦境

之外。我窥探到了雨阵的苍茫。雪白的划痕在山谷中悬挂，密集的悬垂令我眼光迷离。

不是雨的世界，是具有动感而自由的世界。内心在一段安静的时光中被激活，它如此冷静，得以深入地感知人间的炎凉。我们活在一片草叶的呼吸里，活在山林的苍茫里，活在云雾的牵绊中。只有雨阵，在宁静中洒脱地呼喊，在寂寞的荒野弹奏与敲击，改写着道路的崎岖与泥泞，改写着山林四溢的柔情，改写着一条瀑布的形状，改写着无边的虚无。

我的胸膛里装满了雨的果实。她们如此丰沛，如此厚实，颗粒饱满，白如晶玉。弹性的雨，绵软的雨，绘声绘色的雨，在我的面前一一展开它们的灵魂，袒露出无边的情丝或乡愁。我来自何方？为什么要流落在雨中的山林，为何要远涉奔波在无边的旷野，为何我的梦境中依然装满了无法驱离的落寞和荒凉？自由即将成为最为稀缺而高贵的产品，它们陈放于大雨深处的山林，陈放于无人能达的荒野，陈放于我们无法表述的内心。人与自然互通有无，互相品鉴着，互相激励着，我从无言的山野中寻找到雨的崇高。

四

这次返回故土，又遇到了雨。多么苍茫的雨丝，如同母亲的手轻轻触摸我的额头。黑色的雨点正在从遥远的地方渐渐奔到眼前的玉米地。干涸的玉米正垂首以待。它们怀中抱着干瘪的籽粒，仿佛早已被人们放弃。它们即将在连续的一场又一场雨中失去姿色，发霉，跌落在荒草丛生的土地。

我很久没有回到这片土地，很久没有触摸到它的心跳，很久没有感知它的喜悦与哀伤。我的手心是冰凉的，伸出来，触碰那一颗颗失宠多年的心，像是安慰我自己的灵魂。它们的眼神中没有仇恨和恩怨，它们多年的等待只是化为了一种无法和解的陌生。陌生感是一种致命的铁锈，令我们无法与故乡更好地贴近。我行走在村子的房前屋后，除了安静还是安静。雨仿佛正在迅速地将我的梦境打开。多么熟悉的梦境，所有的南瓜藤在里面，老态龙钟的枣树在里面，坚硬的石磨也在里面，我也在里面。

我无法在城市找到一块可以避雨的地方，而故土已将我虚无的灵魂除名。我仿佛真的化为了一只蝴蝶，攀附在故乡每一寸土地的表面，俯瞰所有熟悉的景致。我不再是故乡的主人，不再能掌控万物生长的节奏，不再能体验一棵草的喜悦和哀伤。我已经逐渐地游离于乡村之外，成为一条脱离了水的鱼、一头脱离了山野的狮子，成为那一只孤傲的笼中兽。我感觉到亲人的抚摸，来自天堂的问候。它是冰冷的，潮湿的，一缕缕雨雾的凉意在我的眼前聚集、飘浮，仿佛欲言又止，在靠近的瞬间又被不知方向的风掠走。怎样呼吸着这段被遗失的情感，怎样在原始的土地上唤回生命的沉睡，怎样重新找到出发时的勇气？

大地从不会给你生命的痛苦，唯有这颗过于沉重的心。它们在你行走的轨迹上，留下明亮的泪痕。所有生命短暂的道路上，都伴随着无数次心灵的地震，伴随着无法逾越的一座座高耸陡峭的绝壁，伴随着无法跨越的汹涌火海。而我站立在故土之上，却发现自己早已失恋。我们失去了故乡之后，为什么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我们被城市拒绝之后，为什么还要依然寄宿在冰冷的屋檐下？

城市无法告诉我，故乡也无法告诉我。因为无限的爱，故乡教会我逃离它的视野。因为无限的恨，城市又教我如何背叛故乡。人生，处处都是梦醒时分，处处都是战场，处处都是幻境。平淡无奇的生活是淡泊的，却也是伟大的。我们都已经被心所迷惑，被心所囚禁，被心所牵绊。万物竟然无存在的影子，时空竟然毫无动静。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在心中陈放，被心分别，被心猜疑，被心评判。

五

雨雾会静止吗？它从遥远的玉米地远道而来，驾驭着失散多年的内心。没有布道者能够拯救它早已毁灭的心情。所有的秋色都已经霉变在田野。我们所期待的丰收化为了泡影。果实陈列在浓雾笼罩的野地，它们形同被遗弃的孤儿，怀抱着自己干瘪的果实，孤零零地独守着理想的梦境。

我走进了浓密的玉米地。那是潮湿的世界，

干枯的枝叶垂落下来。我站在一场凄冷的雨中。那是一场无声之雨，一场中年之雨、旷野之雨。没有任何的踪迹，没有边界，没有休止。一场雨切合我的内心，它在替代我表白，在所有人的眼前陈列。

我绝不是误入一场雨，邂逅一场雨。这不同于夏季的瓢泼之雨。夏季的雨，汹涌的无边的河流弥漫在天空，伴随着惊雷与闪电。我们惊惧地打量着被风折断的树枝、被雨埋葬的城市。人们被仓促而突然暴发的雨驱赶到屋檐下、超市的门店里。他们无奈地望着城市的天空，摇头叹息或埋头等待。

我将面临怎样的人生之雨，做一场雨的观客，如此简单与安逸。面对一场雨，我面对的是自己的童年，面对的是与天地交流的超脱与飘逸。雨只是做着自己的事，走着自己的路，说着自己的话，唱着自己的歌。它是自由的雨，洒脱的雨，敢于表白的雨。它扫荡着一切世界上的污渍与黑暗，刷洗着自己的屈辱与愤恨。它向着这个世界倾诉，向着所有的事物传递自己的情感。雨并没有缺席，它一直存立于世，驾驭着自己的马匹，奔跑在人世的角落，行吟于变幻的人心。

这场雨是故乡之雨，是柔软之雨。雨声低沉，若有若无。它们压低了自己的身段，在广阔而萧瑟的大地上蜿蜒盘旋，吸附在秋日将尽的野草枝叶上，等待着白昼。

六

雨夜是对中年最好的奖赏。我坐在屋檐下，聆听灯光下行走的暗夜之雨。它们无声地陪伴，无声地降临，无声地等待。仿佛这个世纪早已经凝固，早已经没有了气息。我只是一缕苍老的灵魂，在雨丝的缠绕之中趋于虚无。心不再跳动，大地不再复苏，人生遭遇到困境。安静的雨，来得无声，走得无声，仿佛我的脚步，仿佛我不曾存立于世的身影。

雨真正成了天地间最无情之物。我们听其自然地流落人间，幻化为命运最为贴切的润滑剂。小时候我是不喜欢那振聋发聩的雷声的，以为它们是来自天庭的怒怨，或是对孩童的恫吓。而今我却是喜欢这天地间馈赠的一切，包括雷声四起时对人间不公允的斥责。我更加喜欢一场急雨。在山道上行进，雨点砸起道路上干燥多日的尘土；在森林中行进，雨点敲响漫天的歌谣；在城市里行进，雨点安慰着拥挤而迷茫的人们。我在雨中等待着，仿佛等待一场雨后，世界的秩序被重塑，命运从此像雨后的蘑菇在惊喜中勃发。

没有人再喊你回家吃饭了，但是你记得自己回家吃饭。这是人生最大的转折。当这个世界上关心你的人只剩下你自己，爱你的人只剩下你自己，你哪能随意地放弃，随意地放弃一丁点的希望。就像这雨，它从你未曾预料的时间赶来，与你相约在一个没有心事的午后。它压低了天空，覆盖了天底下那些阳光的烈焰，把自己的脸孔贴近你的内心，奏响命运的乐章。我听得心痛，却又无法言说，只能暗自打量雨线编织的天空。从绿色的林海中散落珍珠一样的雨点，落地迸散时带给我的无言启示。

我希望自己是那颗雨珠，以如此伟大的方式降生。她最终还要滋润眼前这片荒芜的土地，还要无声地滋润明天的食粮。我们怎样看待苍天的馈赠，怎样答谢苍天的馈赠，怎样知晓她的告诫？像是长久地失意，长久地思考，忘记了我们头顶的那片天空如何变得更加通透、更加自由。

七

历史终究会把你遗忘在大地的某个角落。黑茫茫、浑苍苍的雨夜啊，我往哪里走？我仿佛也在问着自己。道路边垂下的雨丝，仿佛一个人的表情、一个人的内心和一个人的失落。雨丝来自上天的梦境，白发中剩余的温存，在无人光顾的空间中构筑美学。我找寻一条温暖的道路，找寻一颗温暖可以依靠的心，找寻一片花坛，像落叶一样安放生命，在一棵平凡的树下倾听雨滴落下的声响。

那神秘的雨夜，在狂放已过的年龄，我在生命的道路上歌哭与曼舞。一夜间，花凋叶落，断枝倾颓。风雨夜狂扫世间的美景，撕碎了人世的面目。我是雨夜的独自散发光泽的灯盏，在野外的路边兀自等待，等待着光明重现的时刻，心情不再是梦境中的仓皇与低落，不再得

意于理想中的丰收，不再失意于现实中的覆灭。

一度是雨，一度被雨读透内心，一度被雨湿润恩泽。我们迷失于梦境中的苍凉，忘记了收回飞翔宇宙的内心，忘记了雨后的重生。只是在雨夜中失神地凝望，打量着雨线中浑厚的大地与安静的呼吸，等待着把那些瞬间开放的雨泡收集。

八

雨，以苍凉立世。孤独被雨丝照亮洗净，被风雨疼痛地抚摸，夹杂着无数伤疤的复发、隐痛。无以言表的内心，仿佛无数坛发酵的酶，刺激着、翻滚着、沸腾着。多少披拂了雨的花草与树叶在雨中暗自沉思。它们曾经在你的面前表现出的娇嫩、柔弱，顷刻间都在雨中转化为无比的坚强。我们抬起沉重而严肃的目光，望向繁茂的虚无时，生活也在展现平凡的时刻。我驻足一棵树下听雨，听梦境的繁杂与虚幻，听心头的那缕思绪。

我是我自己的救世主，我不愿意听任时光车轮的碾轧。我在荒野的山林中跋涉，探寻山洼中那无尽无边的雨色闪光。每一缕光亮都将增加我出走的勇气，都将成为我问鼎山峰、傲视旷野的指路灯塔。我将忘掉自己，在山林中感知隐秘，感知每一株药草的馨香，感知命运的平凡，感知大地的厚重。我只是这场雨的一部分，经历了初始的温柔、高潮的狂烈，以及结尾的绵长。我在雨中打开了自己的心胸，打开了自己的身体，打开了另一只观测世界的眼睛。我面前呈现的一场雨，是山野的灵魂。它要代替山野向我倾诉什么，表白什么，或是告诫什么？

我一直在倾听，用心倾听。每一滴雨划过耳边，带着呼啸而去的尖厉，带着恐惧中的刺痛，忽然又演化为清凉，在湿润的头发上攀爬，流入眼睛和口中。我突然感知到一场雨的关怀和热爱。它想要无限地接近你内心的宇宙。

雨，没有一刻犹豫，如此顺畅而朴素，从未知的地方来。从天空中的小路而来，蜿蜒曲折，细碎纯洁，相互簇拥着，相互拥抱着，靠近你多情的眉梢。它是你路过时亲人的耳语，是在你的脑海中回响的天籁。我碰触到了这些温馨的波段，那是你基因里的情感底数。那是你不能化解的纠葛，在一场雨中，成为大地的俘虏、爱意的俘虏。

我曾无数次被雨侵袭，一颗心早已变得无比斑驳、无比沧桑，还有什么不能够告诉大地，还有什么不能向山河吐露，还有什么不能释怀？是一腔热血被山雨冷却，是深沉的爱意被山野珍藏，是那些曾经无比温暖的时空因为我的心而变得阴晴不定？我站在雨中，渴望拥有一场雨的坚定，覆盖所有的崎岖、所有的坚硬、所有的荒芜。我只是雨中的那株无法改变命运的荒草，颤抖着，肃立着，等待着轻拂过路人的裤脚，挽留所有雨季萍水相逢的生命。

我曾无数次被雨浸润内心，伴随着往事陈放与雨后的新生。雨滴顺着阔叶林梢洒落，在风的摇晃中吞吐着内心的雾沼。雨，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使者，它以苍凉的步伐靠近，以曼妙的舞姿表演，却又带着内心的真诚和命运的厚重，在一点一滴地倾诉，在低垂的树梢逗留，在苍茫的大地等候。我的目光从悬空的云雾中望向无尽的远山，仿佛此生的坎坷早已安然坐落，如此遥远而又迷蒙。那是一片我熟知的山林，也是我陌生的山林。在每一个时辰，它们都在不断地变换着姿态，变换着心情。

我是雨的化身？一片苍茫于内心盘旋，随即与自然和解，与低处的梦想和解，与现实和解。所有的雨境都是安静的，洗去了田野的躁动，洗去了人生的忧伤，洗去了内心的阴影。雨后的大地是如此清新，充满了湿润的空气，弥漫着草叶的芳香。我的内心重新充满了力量，不再惧怕雨前的混沌，不再惧怕命运的沉重，不再惧怕眼前的泥泞。我在雨后的田野中重新寻找着前进的方向，鼓起了内心的羽翼。

张玉泉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歌集、散文集5部。有作品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第四届全国电力文学著作奖、“星星点灯”诗歌大赛一等奖等。供职于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爱的小路

祝晓英

我是在陕西省乾县最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出生的。小村子坐落在沟底。从村西侧上坡就是乾县临平镇。从村东侧上坡就是扶风县召公镇。两个镇都是隔天开集，这边若是每周的一、三、五开集，那边就是每周的二、四、六开集。因为村民到两边集市的距离差不多，他们都会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去哪个镇上赶集。

村子里的人喜欢把姑娘嫁到邻镇，家里有啥事可以随时照应上。我的小姑就嫁到了临平镇，而我的母亲是从召公镇嫁过来的。我母亲从小就在召公镇长大，那里有她熟悉的一切，我们一家人走得最多的路就是去召公镇的路。

记忆里，这条路上有很多趣事发生。母亲是在姨父家长大的，姨父的四个孩子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姨父头脑灵活，是镇上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首批胸前戴红花被政府表彰过的万元户。母亲嫁来我家时，父亲家里比较穷。姨父隔天就会捎话过来，让我们去他家拿东西。有时姨父新挖了一袋子红薯，会倒出来半袋子分给我家。刚炒好的一碗肉，他也会分上半碗让我端回来。瓜蔓上结的大南瓜成熟了，他要摘几个分给我家。每到这个时候，我和哥哥就被母亲领着，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去姨父家搬食物。

那是一条窄窄的土路，路边上总有高高的蒿草。天晴时，蒿草里常常会蹿出来一只野兔来。我和哥哥会追着兔子跑。等兔子再次钻进草丛里，我俩才会气喘吁吁地停下来。母亲一路上总会催促着让我俩赶快走。这条路在下雨天时大车一过，瞬间就会高低不平。我俩穿着比自己脚大好多码的胶鞋，踩着车轮碾轧出的车辙愉快地跑着。这条路的那头总有姨父给我准备的牛奶。等我们一到，他就会将牛奶放在小电炉上煮，牛奶会结一层油油的奶皮。他用筷子挑到一边，等牛奶温了递给我。我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掉。姨父就喜欢看我吃饭豪爽的样子。我还会用奶皮给自己做一个白胡须，贴到鼻子下面，扮成老爷爷逗哥哥们玩。姨父会给我哥哥准备猪肉吃。姨父家对面的铺子是卖猪肉的，那家的锅里总会藏着一个给哥哥留着的猪尾巴。哥哥吃完肉后，总用他油乎乎的手追着我跑，想把油抹到我的衣服上。姨父家的哥哥们很喜欢我们，只要我俩过来，他们总会高兴地把我俩举到头顶上，带我们去镇中心的摊子上买油糕吃。召公镇的油糕外皮酥脆，咬一口，里面会有黏黏的红糖汁流出来。

姨父在50岁时突然患重病去世。他家失去了顶梁柱，日子也艰难起来。我们又开始了从我家搬运东西去姨父家。那时候这条小路中间已铺上了一层碎石子。天晴时，路面上总有离散出来的小石子，我和哥哥会一路踢着石子玩。那时候，路上来往的车辆比较少，我俩各站一边，哥哥把石子踢过来，我再把石子踢过去。

后来，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哥学了好久，终于可以骑车带我上路了。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车后座上会绑上带给姨父家的肉和米、面、油。那时，哥哥的个头还没有车子高。上自行车时，他会踩着脚踏板滑

行好久，等车子平稳后，再跨过车梁骑到自行车上。车座对他来说明显有点高，他只能等到脚踏板转到最高点时，才能用脚使劲踩一下。车子就在左右扭摆间前行着。我有被哥哥挤掉下来的时候，后座东西没绑紧也会常常掉下来。我们有被重重摔在小路上的时候，嘴唇都会被摔肿，里面会流出带着咸味的血来。那时候，我俩身上的伤痕大多数都是拜这条路所赐。

后来，姨家哥哥们都到了十七八岁。每次我们送东西去他家，等把东西卸下来，哥哥们会骑着自行车送我俩回家，然后他们再步行走回召公镇。他们胆子特别大，骑车在那条陡峭的坡路上，偶尔会淘气地松开自行车手闸，车子速度快得像离弦的箭一样。那条坡路底下是一个灌溉渠，渠面大约有十几米宽，渠里经常是不注水的。但是，到了灌溉季节，渠里水深大约有四米，水渠两旁没有栅栏。沿水渠边居住的大人们总会嘱咐孩子们，千万不能在渠边玩水。那一年，我刚好七岁。又是一个小麦灌溉的季节，姨家哥哥用车子载着我俩回家去，捏闸骑到了半坡处，突然，他将手闸松开。一瞬间，车子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着。车链子瞬间掉出了齿轮。他再捏手闸时已完全没了作用。我坐在前面的车梁上，感受着车头的猛烈冲撞，耳边是呼呼风声。我们眼前是一渠的满满的水。车子在风里呼啸而过。就当我们三个人闭眼接受灾难时，一队抬着钢筋准备修建新桥的工人刚好转了个身，钢筋横过来拦住了冲下来的车子。我们被重重地弹了出去。得救的我哇哇大哭。姨家哥哥哭了一阵后，冲过来赶紧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哥的腿也擦伤流了血，人瘫坐在一边。被钢筋反弹撞伤的工人就在我们的另一侧地面上瘫倒。看热闹的人一圈一圈围住了我们。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母挤了过来看了我们受伤的地方，接着就和修桥的项目经理协商：让受伤工人住院，赔偿误工费，表达我们家的歉意。

再后来，各城镇都响应“要富裕，先修路”的号召，这条路也由石子路变成了一条硬化水泥路。姨家的哥哥们也都先后成家。我家也搬进了县城居住。我外婆没有儿子，老了的时候就回到了我姨妈家养老。我母亲每周末都会去姨妈家。她要买好多的水果，还要将提前炒好的肉装进密封的罐子里，带上给外婆洗好的干净衣服。我父亲开着车，还是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再后来，这条路变成了柏油路，路面越修越宽，路两旁再也没有高高的蒿草，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绿植。当然，那条让我和哥哥永远恐惧的水渠仍在，水渠两边早已架上了高高的护栏。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再后来成了家，和母亲一起去看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每年我快过生日的时候，外婆总会让姨妈打电话给我母亲，问我们什么时候过来，她煮好了鸡蛋等着我。我知道外婆是想我们了。外婆还是习惯在有集的日子里，手里拿着买好的油糕站在大门口等我们。母亲知道外婆的脾气，总会在通电话的一周之内，用她的各种唠叨让我放下手中的活，带着一家子人走上这条去往姨妈家的路。我外婆会高兴地从炕旁边的柜子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鸡蛋。我其实最不爱吃煮鸡蛋，但我怎么也得当着外婆的面塞进嘴里几个煮鸡蛋。这条路，除了装满母亲的各种唠叨外，还有外婆满满的思念。母亲会在路上预设一些外婆要问的问题，而我和哥哥也得按照母亲给的标准答案回答问题。母亲要让外婆知道，她的小女儿过得很幸福，没有一点烦心的事。

外婆去世后，母亲年纪也逐渐大起来，我们走这条路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母亲说自己确实走不动了，这时我姨妈会跟我母亲说：“你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我闭眼之前，你还是得来看我的。”我的母亲就在她姐姐的“威胁”下，又坚强地继续走上这条爱的小路。

祝晓英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作品散见《脊梁》等文学期刊。供职于国家电网西北分部。

责任编辑：周玉娴

诗歌

雅鲁藏布江的落差（组诗） 周启垠
电力人（组诗） 马　克
夜空中的星辰（组诗） 周星宇
不一样的春节 夏宇红
会舞蹈的线路工 梁贵宝
在工地（组诗） 黄和根
乡村里有我梦想的一切（组诗） 李　刚

雅鲁藏布江的落差（组诗）

周启垠

在云端之上

他转个身，仿佛把那些云彩给惊动了一下
那云彩扯着一块一块布，一朵一朵棉絮
母亲的手，在暗处
织星月一样织出慈祥的爱

他在铁架子上，身和影随着风抖动
他用自己的手，用钳子，在旋转
拧紧了那铁塔的固定部位
他转过身，一双眼睛发出了光芒
仿佛是神秘的光的系统释放特高压的能量

是的，在雅鲁藏布江畔的一座高山上
他在漆黑的铁架子上
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用扳手，用螺丝刀
拧走酥油灯和煤油灯照明的历史
他把千年昏暗
扔进雅鲁藏布江的大河谷里

那浪涛声翻卷着
穿越无数悬崖和峭壁的脚步
鼓点一样的步音飒沓而来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队伍
用自己被紫外线晒黑的脸膛
让一条河发出了人类期盼的璀璨

他在云端之上
点亮每一户人家的黑夜

石龙坝

那坝围起来捧出一碗水，至今碧波荡漾
那一碗水从高处流下来，用它的瀑布
溅出内心积蓄的力量，发出更多的光

那坝从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二年
从八点到八点，
三千余盏灯，次第亮起

那坝高高地站在身后，多少个日日夜夜
前方的人用工具包，用改锥、扳手、手电筒
包括用那坝下茅草房子里的煤油灯、马灯
抽出思想里孜孜以求的万家灯火

光环从水里奔腾出来进入生活的核心
怀抱璀璨梦想的峥嵘岁月
那些架设的人，在高高铁塔上工作
从方寸之地到万里之遥
把光明的种子播撒进夜晚的每一个角落
那坝，像一尊纪念碑，堂皇而体面
载入水的史册，进入水电的封面

从铁塔上来

仿佛他用手指在变换着完成一个骰子
神秘的骰子，把一些神秘的东西打开
变电站，电厂，输电线路
所有的排列
包括拉动灯绳的手，手指

还有开关
一些响声在转动

仿佛那个骰子神秘地变幻着千军万马
穿越一年千年万年
看不见的速度，像意念一样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而上帝如果当过人的话
他肯定也知道睁开眼睛
看看这骰子完成，神秘燃烧神秘碰撞

越过无数铁塔、电线杆
那骰子在转动，在群山之间转动
在大峡谷转动
在屋檐和屋檐之间
大海，海岸，小渔村以及深山老林里
一点一点转动
那神秘的骰子转来转去
点亮人间全部窗户

那些窗户很亮
仿佛时间在漆黑漆黑的夜晚
闪烁出神秘的眼睛

雅鲁藏布江的落差

是的，以自己的黑夜，漫漫长夜
换取沿途的璀璨和光芒
是一种落差
被摔碎的洪水是有力量的
被逼到绝境的洪水是能发出光的
被仰望过的天空云朵是可以采摘的

那么多年，它都在山涧悬崖峭壁上穿行
它砸碎自己，砸碎成
那么多的水花迸发强大的能量
让世间幸福的眸子更加清澈
让生活充满着从黑夜抽取的阳光
那抽水机“噗噜噗噜”的声音一直在响
那迸溅的水用自己的破碎
迸出用千瓦·时计量的光芒

从桑日到加查峡谷
从五级电站到四级电站
那么多的站，一个点一个点
让整个雅鲁藏布江横跨国土

在深水里游泳的，一个个都是赤子
都用光的赞歌，用心底无私的爱
寂寞的夜，还有无数的镜子
照亮生活每一个角落
路途多么遥远，多么曲折
多么坎坷，落差多么巨大
高处不甚高，低处不甚低
从高到低，所有的水都能够咆哮
迸溅不可遏制的力量

我也站在悬崖之上
看那光在水浪中奔涌
那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
水上的黑云这个时候化身为豪雨
天上的星光这个时候化身为彩虹
我张开双臂
轻轻地把一条江，那个落差
放在自己的怀抱里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一棵草能把生命引向茂盛
一点氧气能把热血引向澎湃
一份执着直接与星星月亮对接
或者伸伸手就捉住了太阳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一块石头能把时间砸碎
一只苍鹰能用翅膀打开一扇门
一基铁塔能折射出施工者的影子
那剪影，张着嘴，喘着气
缓慢地说出
电的激流要到达任意的地方

天堂
当一个开关按下去
世界“哗啦”一下就璀璨

在光中间旅行

他只是挥挥手
蘸了一点酥油点着的光
带着他的脚印，真情，求索
和跌跌撞撞的笑
他笑，磕碰一下
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开始
就跌跌撞撞，越过沟壑
穿过悬崖，飞过峭壁
他轻松地用自己的双脚
沿着奔腾的江水走过去了

他的内心始终带着钢铁一样的绳索
和酥油灯点燃的力量
在鹰飞不到的地方，他站在铁塔之上
双手捆绑那些铁丝，拧紧那些螺钉
他把巨大的绝缘子架到铁塔之上
让铁丝旋转着又旋转着固定下来
直到把自己的身体，把铁塔和山峰一起
捆绑在落日都不肯离去的山头

许多人看见他的剪影
伟大而崇高的剪影之侧是黄金一样的光芒
漫天光芒之下是一片一片刚刚返青的麦田
好啊，那是北方的苜蓿苗
那是小草，那是高粱地，一卷一卷
书籍般神奇地在雅鲁藏布江的两岸铺展

他带着自己的虔诚继续前行
他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带着自己的信念吭哧吭哧穿过去
他让一条线沿着一条江往前铺展
像一个征服者始终不会屈服
他的脚步，踩完了大地就踩天空
踩完了钢丝就踩铁架
他走到哪里，脚下仿佛都有天梯
一路踩过去，他的心里揣着魔
他要把所有的灯光拨亮一千倍
他要把镰刀和锤头的力量伸展出去
直接延伸到大地的各个角落
他知道，所有的窗户里都有一个灯泡
等待着他送过去他血液里始终储藏的光明

阴雨来临的时候，他呼喊——
“假如生活欺骗了我
我也要继续在铁架子上行走”
他继续喊，给自己打气
必须用自己的脚踏遍这高原的每一座山
每一垄麦，每一条河流的浪花

他用自己的手，用潦草的笔迹
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辈子热血澎湃的誓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沿江上下而求索”
他沿着江，求索
用从鲜血中抽出的光，从江水中抽出的光
向前走去，一直走进时代的封面

实验室的钟表

这是一个时间点连着另一个时间点
这是一秒一分相互扭绞着的咔嚓响声
在实验室，那些埋首耕耘的人
用自己的身影展现出特高压的力量
特高压主网架方案确定
特高压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
特高压核准试验示范工程启动
特高压线路工程全线铺设
特高压完成调试
特高压远程输电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这嘀嗒嘀嗒，一直在响
仿佛一步一个脚印在响
仿佛一步一个花朵在开放
时针分针与秒针的声音很清脆
渐渐扩大，轰隆隆，轰隆隆像一个时代的滚动
以王者的姿态挺进
以特高压的分量
给地球叩响一种嘹亮的脚步

是的，实验室的一分一秒没有停过
是的，特高压的一分一秒始终在滚动
特高压，一个中国经济的快捷键
谁的手一按下，实验室的钟表就一直在响

远距离，大容量，低消耗
西电东送，南北互供，水火互济
一分一秒都在呈现，变换

这个时候谁转过身听听实验室的钟表
开始感到一个国家的交响曲
多么动人

周启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脊梁》《星星》《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出版有诗集《鸽子飞过》《红藤》《激情年代》、散文集《心灵贵族》《平步山水》等。有作品获全国乌金文学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供职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电力人（组诗）

马　克

发电厂的早晨

第一缕阳光洒进
发电厂的大门
厂区里芍药、牡丹
硕大的花瓣
迎着光芒，激动万分
它们渴望拥抱阳光
让金色阳光为这里的花坛
增添几分容姿
更加，楚楚动人
发电厂的早晨
蝶飞凤舞，透着灵动
员工是闻着花香
进厂的，然后
他们穿过银杏树搭起
长长的绿荫
无边的绿色簇拥着
让这个盛夏有了更多
清爽的风，在厂区
游走

发电厂的早晨
是在鸟儿啼叫中醒来的
一只银雀的尖叫
把厂区唤醒
便有百灵、黄鹂
无数鸟儿，在阳光下飞舞
枝头上穿梭
或者飞上发电厂高高的天空
让歌声飞向远方

发电厂的早晨
高大的烟囱上
轻轻飘散的白色烟雾
在蓝天下书写

一行行抒情诗句
厂区门口，环保指示标牌
一组组数据跳动
绿色低碳的理念
植入发电厂每个员工
心中

发电厂的早晨

伴着洒水车叮当声
格外精神
洒水车喷出的水雾
在阳光下，绽放
迷人的七色彩虹
伸向厂区的道路
梳洗打扮后，焕然一新
路面上黄色、白色标线
更加醒目，引领大家
奔赴岗位，开启
富有诗意生活的一天

电管所的灯光

多么明亮，多么迷人
电管所的灯光
温暖着人心
夜已深沉
这条大街所有的窗口

都已进入睡眠模式
唯有深秋的风，梳理着
大街两旁法国梧桐
枝头上枯黄的树叶
但是电管所硕大的屏幕前
依然人头攒动

小区煤改电工程的脚步
越来越近
必须和寒潮展开一场赛跑
让胡同里的百姓们
拥有清洁能源
步入这个即将来到的寒冬

小区里，施工的小伙子们
登高爬低
穿管，打孔
盘算着寒潮从西伯利亚
匆匆奔来的脚步
谁不是心里万分焦急
年轻的所长、内勤、技术员
和两鬓斑白的工程师
夜以继日
赶工期，盯进度
个个忙碌，从胡同里的施工现场
到指挥部信息、数据
每个环节都是一部交响乐的音符
跳跃在改造工程键盘上
此刻，哪双眼睛
不盼望早日结束
煤改电的工程

夜已深沉
让一包包泡面
驱赶走睡意与劳累
电管所的灯光
明亮，迷人
是夜晚这条街上最美的风景

水电站工地

为了浪花奔腾得
更加壮观，更加美丽
上万大军开进深山
在峡谷中摆开
战场，与大自然搏击
劈开山头
让隆隆的炮声降伏大山
浚通峡谷，让江水
化为平湖，讲述更加动听的故事

风钻啃着坚硬的
石头，火花四溅
忙碌的铲车把一车车碎石举起
重装卡车喘着粗气

奔跑，马不停蹄
为了征战胜利
吊车司机，一再推迟
期盼许久的婚礼
漂亮的女工程师
告别都市
把家安放在深山
工地，为了早日把水电站建起
她把父母督促谈恋爱的信息
一再忘记
项目经理有多久
没有见到牙牙学语的
孩子，心里唯有
图纸，进度，工期

这是一群忘记自我的人
偏远山区百姓
脱贫致富梦想
祖国建设需要
让他们扛起突击队火红的
战旗，施工竞赛
把一场场战斗推向高潮
捆扎钢筋
浇筑混凝土
技术指标节节攀升
一项项生产纪录被打破
他们淌下的汗水
化作了，一项项施工
崭新工艺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
当高耸的大坝巍然屹立
晶莹的浪花飞溅
轮机轰鸣，电网
伸向远方
灯光照亮深山与大地
大山上的红枫记住了
这群忙碌的人们
奔腾的江水把他们的事迹
传颂，水电站就是
一座丰碑
在大山深处矗立

乡村电工老李

电工老李是复员兵
干活像打仗，像当年
边境作战时
迎着枪林弹雨，冲锋

我扔掉墨水瓶制作的
煤油灯
是乡村电工老李
给我送的，光明
那时，老李在我的心目中
很是威风
他屁股后面
牛皮制作的工具套

诱惑着我
让我，暗暗发誓
将来长大了
一定要当一个乡村电工

每天，老李爬上爬下
就有了乡村夜里，街头上
一盏盏明亮的路灯
电工老李抽烟很凶
尤其是，从电杆上下来后
他能坐在地上
鼓起腮帮子，连抽三根
在吞云吐雾中
他会眯起眼睛
欣赏自己的杰作
——又给一户人家送去朗朗笑声
电工老李发脾气也凶
在处理偷电问题上
他唱的是黑脸包公
一次，电工老李的舅舅骂他
六亲不认，目无尊长
老李却说，交了罚款
你还是我老舅

几十年过去了，电工老李

早已不干电工了
几天前回到乡下
我见到，街头上
一个晒太阳的老人
一个眯着眼睛看太阳的老人
村里人说，那就是电工老李

巡线工的四季

在连绵起伏的山地上
一座座铁塔巍然耸立
一条条银线伸向远方
两个巡线工，便是
这条 2 万米线路的保姆
辛勤伺候，呵护平安

当然，春天有无数风景
伴他们巡线
脚下，一朵又一朵
黄色、红色、白色的野花
追随着他们的脚步
一路绽放

夏天，驱赶不走的永远是
叮咬的蚊虫
火辣辣的太阳
这时，大地上的植被
借着雨水，高温
疯狂成长
钩镰，成为最好的助手
清除前进的路障

秋天，巡线的路上
是一幅丰收的画卷
火红的高粱
金色的谷穗
走在大地上
他们充满幸福
为劳作的人们送去光明
让村头打谷场上的
脱粒机引擎高唱

刘健绘画作品

冬天，寒流铺天盖地
滚滚而来
他们艰难地跋涉在
深一脚浅一脚的雪地里
爬上 30 米高的铁塔
耳畔，是寒风的尖叫与战栗
爬下铁塔，手机
铃声响起
是妻子祝他生日快乐的彩铃
还有，3 岁儿子稚嫩的
祝福话语

马克　本名马建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在北方》《独白》《光荣与梦想》《边缘地带》《往事如云》《风吹麦浪》和散文集《如歌的唱卖》等。

责任编辑：苏亚静

夜空中的星辰（组诗）

周星宇

变电站的尽头

写一座变电站
写到底，其实是写我们
这双手套抓着的电缆，另一头
一定是另一双手套
在不远处拿起又放下

越来越像你我的父辈了
从地球上轻轻拔一棵草
如今我们沿着它被拔出的轨迹
向地球钉一枚钉子
不得不说，有时候我怀念那里的日子
弯腰走的时候，我撞在
你的屁股上，这导致接下来的
一整天，我的屁股都在等你

有个上海人跨过浙沪交界
问我们盖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米
悲伤的问题难有回音

要是会抽烟就好了
要是会抽烟，我想你我
都会充满感激
分开扎实的小麦
给木头人穿上工装
你的烟头凑近我的时候
我们的安全帽先撞在了一起

夜空中的星辰

他要离黑夜再近一点
从夜的深处翻出底色
信否，那里一定有点点荧光
沿着铁塔攀爬
他要去的地方，一定比星光更亮
比银河更为宽广
但现在，你看不到
这样一个贴满反光贴的人
在为谁作出光明的提示

夜空在他的身边更紧更暗
甚至北风也伸出更加粗糙的大手
现在他在哪里？他捉住所有星光
就是要把这些光放在塔尖
然后，他还要给这些光

一股长驱之力
一直沿着银线传递下去
传递下去

听诊

他还在听着
一种奇妙至异常的噪声——
长久地侧过耳去
仿佛哆嗦的热空气里凭空出现
一只伸向变压器的听诊器

那是一个蒸笼般的下午
他的后背率先湿透，他的脖颈
安全帽绳带打结的地方
也亮晶晶的，似乎带着项链般的闪光

噪声终于慢慢平息
变压器此刻只有轻轻的梦呓
那时已是黄昏，他的背影驼下去
和安全帽的弧度融为一体

或许他也是从一场湿漉漉的梦境中醒来
我看到的时候，他露出晶亮的牙齿
那一定是一场甜美的梦
至少在那样的梦中，他乐此不疲

返程

今天是更深沉的夜色
更黏腻的车轮声。我们睡着
各有各的不和谐之姿
所以在晃动中偶有醒来
我看到你在安全带里的身体
因为安全而无法舒适
一整个冬季你都将无法习惯
只能穿厚厚的棉衣工装
像把肉体安置在棉被里
今天烟味输给了疲倦
你的呼噜不大不小，正合我意
使我也觉得睡眠是朴实而幸福到极致的事
正如梦境里，你依稀发出的力
对一颗螺钉或者一台变压器
哦，这一趟返程的工程车在梦中
可能又一次驶回变电站
继续我们未竟的工作
哦，我也要沉睡
与你们一起

一只线圈

我不能不说为何
对一只线圈如此着迷
它也不是一块煤炭、一块铁矿石
在去变电站的路上
我用仅剩的手指把玩它

不能不说，我对它还是不够重视
它有硌人的棱角、铁质的冰凉
也还有着铿锵的内心
等着某个突发的时刻，在沉睡中

被突然唤醒
这也是个静寂的凌晨
我们踩着石子走到那一处缝隙
它的尺寸和它的好坏一样
合乎着那么多期盼光明的心

这是个很努力的线圈
它吸合的时候有“啪嗒”的清脆之音
而它发音的时候
群星不由屏住呼吸

夜空变电站

暗夜里只有一点灯光
更深的地方，几乎可以认定
灯光出现的地方
是天上

那么，一定有一所夜空变电站
它贫穷的手紧攥着光明的电源
在夜空的冷风中毫不松手

那么，几点星火一定还站在安全帽上
冰冷的，坚硬的夜晚
他们在风雪中凝视

几个人已经战栗着身体
硬质的工装发出工业的响声
越过睫毛上的霜雪和口中清晰的哈气
他们在夜空中
有着最软的心肠

安全感

没人摸我的脑袋
很久了，它只躲在安全帽下
自顾自，贪生怕死
昨天，从变电站出来

望着身前逐个走上大巴车的安全帽
我突然觉得摘下它更让我心安
但是啊，摘掉安全帽
我还有电动车头盔，自行车头盔
雨季到了，雨伞比天空还大
头上总有东西，总让我
瞻前顾后地生活

我该把什么放上脑袋
当我想到要保护的东西

变电站的一个鸟窝

我深知这里温暖，长竹竿够不着
这个冬天，如果不往南飞
此处的确是不冻的良港
这里最好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所有的坏孩子都在围墙外面
你尽可以去朝他们头上撒下鸟粪
而春天到了，我三令五申，提醒你远走
春天到了，你该回到人间，像一棵草
长在你称之为蓝天的草原上

过久的安逸像酒池肉林
你吃胖了再飞不得，就要我从旁协助
在一寸光阴里你老去了
我无能为力，只有
用更长的竹竿直捣你的老巢

于我而言，这连心理上的负担都不算
你知道我跟铁家伙打交道
早已修炼了一副铁石心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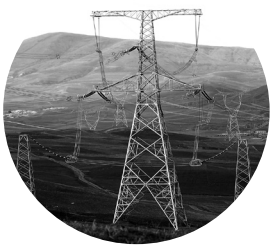
变电站外

这是一座隔绝在暮色中的
岛屿，张开窗户向外望
野鸭落进水塘
涟漪朝着岸边的空房子走去

两个孩子将影子停在斑马线上
你一截我一截，踩进
彼此天真的身体
这天真的身体啊
你们太过友爱，无辜
该让斑马线回到斑马身上
让夕阳面对你们
再也不好意思落下

周星宇 诗作散见《脊梁》《延河》《星星》《江南诗》《散文诗》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浙江嘉兴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不一样的春节

夏宇红

1

大年三十夜
湘东，抗冰保电现场
一群赣电铁军
在冰天雪地里，围着柴火堆
吃着“团圆饭”
边隔着手机屏幕
在视频中，与家人说着
叮嘱与祝福的话语

此刻
望一眼，山下的万家灯火
他们心里，便升起了一份自豪感
便涌动着一股融融的暖意
大年夜，那璀璨的灯火啊
便是，这份坚守的意义

几天以来，他们闻冰而动
逆寒而上
他们，以滚烫的热血
投入抗冰抢修中
终于，赶在大年三十前
为百姓送上了电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
他们，在异乡的工地
就地过年
寒夜里的，每一处光亮
冰雪中的，每一丝温暖
都写满了电网人的
坚守与担当

大年夜里啊
寂静的山谷间
那火堆旁的“团圆饭”里
赣电铁军
将光与热送达
将希望与祝福延伸

2

临近春节，强冷空气来袭
气温急剧下降
湖南遭遇了
强度最大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持续的低温，给电网运行带来了
严重的威胁

湖南电网告急

天下电网是一家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江西电网人迅速集结
出征
一批批，不畏风雪
主动请缨的勇士
一路向北，千里援驰
这，就是电力精神

一路上，都是回家的人
这些国网绿，却选择了远征
他们，是“最美逆行人”

3

一路上，满天满眼的雪花
在飞舞
赣电铁军，来到了湘东山区
眼前的一幕，在意料之中
同时也让他们吃惊：
山上的树木，大面积倾倒
粗粗的冰凌挂在电线上
甚至，连铁塔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倾斜
他们，感到了忧心与压力

灾情就是命令
他们，立即投入抢修工作中
在结满冰雪的山路上
他们，拉着长长的缆线
喊着“加油、加油”的号子
一步一步，跋涉崇山密林
他们，在陡峭湿滑的山坡上
修复断裂的电线
他们，深夜徒步下到
近百米的山谷底查看故障

大冷的天，身上的衣服湿了干
干了湿
而此刻，他们的心里
却只有一个执念
那就是：早一秒，再早一秒

时间紧迫啊
如果，没有支援的力量
很难想象，寒冷中
除夕之夜，湘东山区居民将如何度过

这一群江西老表啊
顾不上自己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一道
白发，是不是又添了几缕
甚至，顾不上吃饭、睡觉
连续几天几夜抗冰抢险
凌晨三点才睡下
六点就要起来准备奋战

他们在风雪中
清树障、攀铁塔、破冰凌、铺电缆
他们，御严寒、战低温
浴“雪”奋战在一线

终于，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最难的，抢修工作
用行动，书写着“电网速度”

4

大年初一
太阳终于出来了
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普照大地
一批批电网人，干劲更足了

他们，又热火朝天地投身到
一基 500 千伏铁塔的拆旧立新工作中
开展周边树竹清障、运输塔材
他们，仅用五天
就，刷新了当地抢修的
新纪录

这个场面，让人不禁想到
电的品格，就像那太阳
太阳用什么方式照亮万物
电能，就用同样的方式穿越黑暗

回程中，村民闻讯而来的相送里
那一双双紧紧相握的手
传递着一份
说不出的，感动
望着山上那一处又一处
修复好的银线

村民们，一个劲地朝着赣电铁军
竖起大拇指

是的，泼天的雪花与无数冰凌
他们接住了，也接稳了

那个雪夜，他们硬核出击
在极端的天气里
他们，没日没夜地奔波在
除冰、抢险一线

困了，深夜里就在山上搭着帐篷休息
饿了，在山上就着柴火吃盒饭
回想起，山里群众
自发前来送温暖的一幕幕
心头，就会生出一种
浓浓的暖意

那一碗碗姜汤和热水
以及热饭啊
村民们送到抢修人员的手中
是一定要
看着他们喝完吃完才肯离开的
因为，担心他们光顾着抢修
而让姜汤和热饭凉了
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暖心

这个不一样的春节啊
那难忘的五天四夜
或许，多年后
湘东山区的居民
说起它
仍旧，那样的为之感动
与铭记

夏宇红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散文选刊》《百花洲》等文学期刊。出版有文集《散落乡间的小令》。供职于江西武宁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会舞蹈的线路工

梁贵宝

在铁塔间的线路上
我变成一片云
我的呼吸与风儿一起
在吱吱的电流声中
我的手弹奏着一曲
电光交错的作业歌
如同阳光下的凤尾竹

蓝天，白云，飞鸟，风的鸣奏
连森林都渺小
我可以浪漫一下吗
可以在间隔棒上系几朵花吗
上面写上我的愿望祝福，我的秘密
让鸟儿们欢乐起来并带个信
当我顺利地干完手中的活儿
在线路上来个仰天大笑

我的小伙伴们
快快传递上电器
还有我的小水壶
太阳下线路上如此干热
我在线路上休息一会儿
不要惊动我
让我静一会儿
想想往事，做一个小梦
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以及远处的鸟鸣

让我回忆一下自己
走过多少春夏秋冬
经历多少风霜雨雪
这条很短又很长的线
走过多少青春岁月
不要打扰我
让我看看那盘旋的鸽子
是不是给我带去心信
遥寄着我的诗与远方

我在线路上想睡一觉
我的头挨上了线路
我听到电压发出嗡嗡的声音
像一个时间老人对我说
不要丢了灵魂
做一个清醒的人
时间飞快地流去
云儿也一片一片地走过
阳光向西边走去
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
灵魂与肉体内外明澈
我知道只有与线路融为一体

当我梦一样醒来
我的手紧握线路
坐在空中
我只听熟悉电力的声音
我的心中只有电的光明
黑暗就不会敲我的大门

不要在线路上摇曳
只有操作才是真的舞蹈
我的名字和我的信念
早已深深融入电网
我代表能源互联网技术时代
生命的跑道

没有懈怠，没有终点
只有质量，只有速度

向线路延伸的远方
向天空向太阳
我扬起头，向前

风儿呀，你带着我的信心
让我同我的线路一起远行吧
走过田野，走过荒原
走过高山，走过平原
不管有没有人知道
我依然走下去
看，城市和村庄在我的行走下
灯光之夜是那么迷人
我真想高声一喊：我来了
我把光和热交给大地，交给天空，交给祖国

我行走在线路上很坦然
我无畏、骄傲、年轻
艰苦早已从我的心底流走
太阳在我的眼前
我通透明亮，容光焕发
我是国家电网职工啊
我的血肉熔铸着电力精神
我的心间烙印着国网宗旨

在我时空的坐标上
行走在电的线路上
心愿使远方光辉
心灵使黑暗照亮
希望使失望回归
因为
我是一个光的舞者
我是一个电的达人

梁贵宝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在工地（组诗）

黄和根

在工地

傍晚时分的阳光像老祖母
冻僵了的指头抚摸
把奔跑在高冈上的影子
拉到对面的高冈上

头顶的安全帽是太空里
遨游的飞碟
枯瘦的蒿草跟随成群的麻雀
把梦的长空照进冰冷的泥土

风带着刀刃穿透每一寸肌肤
在这庞大的工地
蠕动的影子就是沙砾中的蝼蚁
每一句高亢的呼喊终将随风飘散

隧道深深，设备沉沉，颤颤高空
把叮咛、嘱咐和祝福浇铸成钢铁
一声声安全，一句句归来，一张张期盼
那是不灭的信仰

粼粼的水波是心上人清澈的眸光
把阳光下孩子们朗朗的笑声
注入操作者的每一个动作，此时——
水库很辽阔，山林正茂盛，石头在发芽

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看见太阳从林场升起
从在建中的水电站升起
从仑山湖的水面升起
太阳升起鸟叫声
升起许多人家的炊烟
升起琅琅读书声
太阳收住了在村庄守夜的雾霭
收住了雷鸣般的热乎乎的鼾声
收住了真空状态里的美梦
我还看见，它静静升过
攀爬云上铁塔的人
钻入幽深隧道的人
以及二月里的芸芸众生
太阳真厚道啊
明知照不进去的地方
也照样会不遗余力地经过——
面对阳光吧，别让花苞发霉

句容电站

上库和下库
心房颤动的人工湖
一个在仑山主峰西南侧沟中
一个在仑山水库库尾处
这高度差铸就的奔流峡谷
是我身体里喷涌的血液
三千八百万立方米抽水蓄能
保证点亮苏南万家灯火
也放飞十万八千梦
这丘陵地带长了翅膀的山水
以万千妖娆的姿态
登顶三个世界之最
“句”和“容”各有一口
爆破出两个大库盆
让句容吞吐新能量
从不确定是白昼还是
黑夜，你只确定
让每一只眼睛随时处在光明中
不是什么都不确定
而是什么都能确定

二月里来仑山湖

二月里
来到仑山湖
野鸡漫步在林子里
它途经你的脚步
野鸭在湖面上闲游
它路过你的身旁
鱼儿若肯浮出水面
翠鸟可是够忙的
枯藤之下
绿意在泥土里尖起脑门

秃树枝头
芽苞是母亲呼唤的牧童
太阳是你红色盖头下的新娘子
湖面是那掀起红盖头的低头一霎
我是堤坝上疾疾的高头大马
梦中人，当你趱去
掩盖肌肤的最后一件衣裳

在上库

风从很远的地方来
路过上库岸边的秃树丛
树枝上挂满冰凌
我问冰凌去哪里，它们回答：
去往下一场冰冻
大风继续那个刮
把我缩减成一粒沙子
沙子被搅拌成混凝土
成为这人工湖底最不起眼的一员
有人问我去哪里，我回答：
哪儿也不去，就让这湖底坚不可摧！
有一天水库蓄满了水
湖面倒映着青山和白云
鸟儿那个欢，雾儿那个闹
郊游的孩子们阵阵惊呼：
黑夜的光明来自这里
我便从这深深的湖底望着天空
天空一动不动
像我望它一样望着我
我俩相视一笑，那一定
是树上挂满冰凌的早晨

在下库

湖水汪汪，那叫一个欢腾
撞击着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湖岸
像顽皮的孩子亲吻母亲脸颊
水鸟儿更加欢快
有的站在岸边瞅着那顽童撒娇
有的跟娇气的水花扭成一堆
有的在微澜的湖面高亢地叫着
雾气从岸上林子里钻出来
像村头那位拄拐杖有脾气的老爷爷
跌跌撞撞里，更多鸟叫声传出来
似这雾气般袅袅可见，从水面升起
对岸成为仙境，那是神仙作的画儿
依稀几户人家隐在写意画里
分不清炊烟还是雾，阳光战栗
这个时候
花儿还是母亲肚子里的胚胎
叶儿还是秧田里热烈的谷种
我还是清晨那团横冲直撞的迷雾
而你，而你——
是我赖以孕育的石头
在地火的奔突中生根发芽

告诉你

梦见你
故事很精彩
但我不敢告诉你
想着你
内容很丰富
可我不能告诉你
展翅的飞鸟在大地觅食
石壁的树根仰赖无根水
你是月亮的女儿
你看见我的伤痕
也目睹我痊愈
天鹅掠过新生的泥土
也飞越没有门的墓地
当太阳的衣袂挂在树梢
我变成一头狂沙里的野牛
逆着疾风来到你面前
你没有言声，只是静静地
在麦地中清理我红色的骨头
并且倾听我跨过山林和湖泊的声音

黄和根 作品散见《贵州作家》《青年文学家》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江苏句容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部。

责任编辑：周玉娴

乡村里有我梦想的一切（组诗）

李　刚

野蘑菇、黑木耳、香菌、刺梨、松果
金银花，以及满山的向日葵、杜鹃花和牵牛花
这些都是我乡下亲人的名字
分布在阳光照耀的地方

仲夏的阳光
洒向一个叫平岩的山村
那里的天空有更纯净的蓝
云朵的雪白，山色葱茏，溪水清澈
只要和它打个照面
你就能看见尘世的自己

一拨又一拨离开的人儿，并不等于不爱它
像爱从前的木屋那样
简单，质朴，浓郁而温暖
乡村里有我梦想的一切
他们都一一替我看管

白杨树不是一棵树

向最后一片绿叶致敬，向无冕之王的情怀
设置一道沟坎
一直延伸到葱郁的白杨树

白杨树不是一棵树，而是
一座山，山里有一片林，林下住着人家
在山头，在形似碉堡的山头
炊烟袅袅，月色空灵
犹如一张白纸，洒上一层墨
这墨，饱蘸盛夏的露水
像是曾经的银饰

那些飘移的星光，摆脱沉重的甲衣
撞击着空山的寂寞
把尖利的石头孕育成形
无数的翅膀遮蔽晨光
在漫天星斗的晨曦启程

那些微弱的鸣唱

我用透明的玻璃瓶装过
萤火虫、七星瓢虫和蛐蛐儿
还有夏天的一只知了
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
它们曾是我童年的玩伴
简单、纯真又好动
在那个叫高兰的苗寨里，我度过了那段单纯
而又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即使现在坐在城里的某棵树下
总会在恍惚间，听到
它们若有若无的叫声
它们的鸣唱越来越微弱
仿佛随时都会消逝

把玉米运到城里

日落之前，必须
把这片玉米地打完

我冲着姐姐抱怨太累了
她每次都挑着两箩筐的玉米在我前面走过
尽管有些吃力
她不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也不知道
我坐在田坎边啃着玉米
那些甜蜜的汁液，滴落在我的衣领
没有谁来告诉我们
那年地里长出的都是悲伤的玉米
我们正忙着把悲伤
一箩筐一箩筐地运到城里

不经意间

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
那些远去的人
如今他们已经深入泥土
与花草、树木、鸟虫朝夕相伴
只是他们遗落在世间的
孝行、德操、坚贞与衣物
总是时刻提醒着我
于是，写作时会发呆
改稿时也会分神
静坐时有风吹过
我不能把夜莺的歌声传递给他们
不能教他们转发微信朋友圈
他们跋涉过的山路，耕耘过的田园
已成为逝去的一部分
统统与往事一起埋藏于土里
只是我每天坚持行走于人间
每当我对着墓碑
那些模糊的名字喃喃自语时
总能感觉到死神
把阴鸷的嘴脸凑到我耳边

把爱悬于风中

叔叔是胃癌，大伯是肾衰竭
家里的苞谷酒是不能再喝了
叔叔和大伯从此被砌进了石堆里
被疾病分别钉在了夏天和秋天
我带着苦涩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给他们倒茶
“叔叔，喝一杯茶吧”
“大伯，您也把酒戒了，改喝茶吧”
我们都说说笑笑
把沉甸甸的爱悬挂在风中
一条幽深莫测的溪流
从我们各自心底淌过
我们交流着家乡的变化
和人世间的美好
唯独只有死亡只字不提
七月已过，九月将来
在这个只属于丰收的季节
我们把一坛新酒酿造
届时，再次举杯言欢

致第四个友人

黔桂山区里的友人，用热情点燃了
高兰苗寨苗家人的深秋
浓烈的苞谷酒、香醇的腊肉味
通红的木炭火、清醇的木叶茶
统统涌进了我的心底
可我每次都是行色匆匆
带不走这里的月色
在高兰苗寨，我只是清晨的一缕清风
天一亮，我就得出发
出发前的深夜，我咬着香梨
甜蜜居然从眼睛里流淌
近日来我常默默回想你们——
一个豪爽，一个质朴，另一个羞涩
第四个还没到来，他正跋山涉水
怀抱一团小小的火焰

李刚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南方电网公司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新人新作

心中的那束光（散文） 荆　辉
家有“傻”狗（散文） 王乐之
星云游（诗歌） 胡亚琦
无声之语（诗歌） 冯惠新

2024脊梁3期-后.indd 217 2024/5/13 上午8:57

散文

心中的那束光

荆　辉

2023年11月初的某天晚上，我和丈夫带孩子到单位“职工之家”去玩。刚进门，就听到乐器的声音，走近一看，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小伙子，正在吹萨克斯。即使我对音乐毫无兴趣，也能听得出，当时他几乎没有一个音是正确的。

出于礼貌，我们静静地站在一旁倾听，他却一回头，突然冲我老公喊：“郝老师！”我老公被喊得有点茫然。小伙子却满脸欣喜，说：“我看到‘职工之家’的墙上有很多人的相片，其中就有您，看到您也姓郝，我便记住了。”我马上反问：“你是今年新入职的员工郝鹏程吧？”他惊问：“姐，您怎么知道？”我说：“我在公司网站上看到你写的参加领导见面日的感悟了。”他“啊”了一声。

他并不知道，我以前干过多年宣传，公司网站上但凡有人写个只言片语，我都会认真去看。恰好他姓郝，这是我老公上班二十三年以来，第一次碰到与他同姓的人，所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随口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刚网购了萨克斯，正对着网上的教程学习。我对他说：“公司今年要举办年会，你可以多练习一下，到年会上去吹。”他说：“不行，我的水平还远远达不到演奏一曲的水平。”我说：“那怕什么，无论你吹成什么样，估计也没人听得懂。”

这个对话就是被我写进小品中的这几句。

“导演，我吹得不好吗？”

“挺好啊，反正也没人听得懂。”

“那大家为什么掌声雷鸣？”

“因为大家都想证明自己能听得懂。”

那天，出了“职工之家”的门，被冷风一吹，我脑海中突然蹦出几句歌词：沧海一声笑，萨克斯来到，吹得好不好，观众最知道。我对我老公说：“如果今年公司举办年会，我要带上刚才那个郝鹏程演个小品。”这时候我六岁的二闺女就问我：“妈妈，什么是小品？”我说：“到时候也带上你。”

就像是开玩笑一样，在没有主题、没有创意，更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我找到了两个演员，而其中一个还不知道，到时候我会找他参演小品。

12月份，公司真下发了关于举办职工联欢晚会的通知，这个通知距离上次举办年会已过去了六年，整整六年。但它终究还是来到了。相对于宣传，我喜欢文学，相对于文学，我喜欢剧本，而相对于写剧本，我同时也喜欢导演、表演。

六年前那次公司年会，我被邀请助年会一臂之力，大家戏称我“荆导”。我想我不能白担了这个称号，于是，灵感突袭，我瞬间有了这次小品的框架，就写一个关于招聘

演员的小品吧。我是剧本里的导演；第一个演员，我家二闺女；第二个演员，郝鹏程；第三个演员，不知道……

而第三个演员才是重中之重，他第一个出场，是个招聘处的工作人员。公司以前举办过三次年会，我演了三个小品，这一次，我仔细想了一下，和我合作过的演员都不是很合适，我必须找到最合适的人选。

谷翔宇，起初是我写在剧本第一场景里第一个被否掉的演员——“谷翔宇？不行，太严肃，看到他我就想到廉政教育。”小谷是搞纪检审计工作的，山东大学毕业，低调幽默，双商超高。有一天我突然想起2009年公司第一次举办年会时，他和我一起主持的。别问我为什么不请他也一起参演当年的小品，因为主持人一共两个人，他若再上场，就没人报幕了。当然，这是后话，其实是我当时没想起来。

但，这次我想起他来了。马上给他的主任小薄打电话。小薄是我多年的朋友，她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手底下的兄弟，那就是你的兄弟，若有需要，尽管找他配合，不必通过我。”

天时地利人和。

我把剧本给小谷传了过去。2月6日，公司举办迎新春年会，2月2日这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小谷收到的回执。整整一个多月，他辗转多处，不是在外审计，就是在外审计的路上。

而郝鹏程，我2月1日也就是周四的晚上才在“职工之家”与他对了对剧本台词。前三天他一直外出培训。而这时我才知道，员工定岗时，郝鹏程主动请缨，去了最偏远的新户供电所。我想他的精神层面是很高贵的，他对工作的这片赤诚感动了我，谁说“00后”佛系？这不就是吃苦耐劳最有担当的代表吗？何况他对任何事都很认真，在此期间，他曾把他的台词手写了一份，加入了他自己的见解，我看了看，可用也可不用。回家时随便嘟哝了一句，我老公听到后说，无论能不能用，你都给他用上点儿，这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是一种肯定。于是，我从他长长的台词中，摘出几句给他用上了。

2月2日，小谷打开剧本，我赶紧跑到小谷办公室，看到他正拿出审计的态度对我的剧本进行修改，他加入了一些细腻的元素，让剧本看起来更舒服了。

一直到2月5日下午，公司举办“两会”宣讲活动，郝鹏程从遥远的新户回来参加。活动快要结束时，我给郝鹏程发了一条微信：认识一下小谷吧，那个给你们录像的就是他，结束后和他打个招呼。

2月5日晚上，我们终于排练了。在排练过程中，郝鹏程登场那一段，小谷发自真心地呼喊：“鹏程……”郝鹏程喊：“谷哥……”两人一握手，小谷说：“好久不见，听说你去新户了，辛苦了。”郝鹏程憨憨一笑：“不辛苦，我们新户可好啦！”我说：“这一段你们加得太好了！就这样，别删！”

接着，小谷设计了如何给郝鹏程递把椅子，因为吹萨克斯那一段需要坐下吹。还有如何让道具方便面在整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排练了两遍，不停地加减修改内容，好让大家的互动更为有趣。这时，我让我老公把女儿郝怡然送过来，虽然她的台词与他们两人的衔接不大，但毕竟是其中的一个小演员啊。

就这么匆忙排练了几遍，2月6日，小品正式上演。在演出前，小谷又想到一个细节，他把方便面泡上一部分让我上场时端上去，这样伴装吃时便增强了真实感。道具组的兄弟们也讲究良心道具，上台后，那把充当道具的暖水瓶里面居然真的有水。我一边说着“算了，我先把面泡上”，一边拿起暖水瓶倒水，意料之外地，居然倒出水来了，只听台下观众笑着说“里面真装了水”，我不免有些惊喜。

因为剧本太接地气，大家又“戏精”上身，结果演出时气场全开，掌声笑声不断。

我上班二十四年，公司共举办年会四次，我每次都改编或自创一个小品，然后自导自演，过一次当编剧、当导演、当演员的瘾。

即使身处沟渠，也要仰望星空。这是一个草根的小品情结，也是身处基层的我，心中永不磨灭的一束光。

荆辉　供职于山东东营河口区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散文

家有“傻”狗

王乐之

我家有一只傻狗，呆头呆脑的，两颗饱满的黑玉眼球中充满着无知。

它对家门以外的地方无知。一旦家门被打开，它就如斗牛冲出围栏般一往无前，被缰绳勒到呛咳也阻止不了它想要探索世界的狂野之心。它能探索什么？无非也就是小区里的一亩三分地，闻闻这、探探那，背过几只蜱虫，甚至还吃过几棵草。是人的话早就腻了、厌了，狗却总是激情满满、流连往返。难道在狗的眼中，这个世界像人类的魔方一样，是随机变换的？抑或狗的记忆力不那么好？狗肯定比人傻，但至少比鱼好一些。

看到它这么傻，我会心生怜悯。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总想去远方看一看，料想狗也一样。于是我和老婆出远门时常会带上它。它不是一只愿意安安静静趴在汽车脚垫上的狗，它那无知但充满求知欲的双眼会牵引着它眺望窗外。它或像“招财狗”一样端坐在车中央扶手箱上，出神地望着正前方；或像个婴儿般攀爬在女主人的怀里，一边撒娇，一边四处观望；或像崖壁上的山羊一样后脚踩着车窗把手凹槽，前脚搭在车窗上，还能把脑袋探出窗外，任迎面而来的微风轻拂着“秀发”，或迎面而来的狂风强摁住眼皮，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还要瞅着疾驰的风景。当然，这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好在有女主人托着它的腰，它就什么都不怕了。有时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它便一个“狗打滚儿”落到了脚垫上，就这也不怕、也不疼、也不叫，很快就又一个“狗打挺儿”坐起身来，用无辜的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我们，好像在思考：我是谁？我在哪？我怎么下来的？我要干什么来着？……真是傻得可爱又可怜。

它对主人以外的人类无知。无论见着谁，它都是一副乖巧的样子，不谙世事的双眸中闪耀着少女般的清纯。按理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想来狗善会被人踢、被人赶、被人拐吧。然而无论是谁见着它，都像中了仙术一般，心都萌化了。老婆当初就是被它勾住了魂。当年它才刚出生不久，在兄弟姐妹当中总是抢不到奶喝，只好无所事事地东看看、西瞅瞅，无意中与一个面善的小姑娘对视了一眼，就被抱走，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小男孩通常是调皮的，上树能掏鸟窝子，下地能舞打狗棒。可是小区里的男孩们在它面前却变得乖巧起来，他们会激动而有耐心地蹲坐着，像关爱妹妹一样地轻抚它。它也很配合地把头顶递向男孩的掌心，同时好奇地盯着那肉嘟嘟的表面，不时闻一闻，再舔一舔，伴随着尾巴打的节拍。当它被我们抱着出现在街道或商场时，会像一个刚刚降临到世上的婴儿，面对光怪陆离的环境和纷乱密集的人群，又紧张又期待又茫然，想认识这里的一切，又不知该从何处看起。要么就选擦肩而过的家伙吧，于是它就两眼生光地盯着人家，也引起了人家

的注意。“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啊？这么漂亮！”路过的人十有八九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就觉得这狗长得实在是很奇特。只见它时而尖耸时而耷拉的耳朵长在倒三角形的秃头上，平静的小嘴既不严肃也不会笑，不长也不短的土黄色毛发如流动的阳光般覆盖着全身，只有小爪子周边有寸长的白雪，像穿的袜子一样。这会是一只什么狗呢？……什么？这就是土狗？得知真相的路人再次发出了一声惊叹。如今，城里人见过的“舶来狗”多了，一提到狗，脑海里第一时间会想到泰迪、博美、金毛、哈士奇什么的，渐渐淡忘了咱本土的中华田园犬是个什么模样，以至于偶然遇到一只，竟如看到珍奇般流连不已。真是令人唏嘘啊。

我时常蹲下来盯着这只“傻”狗看。狗也不害羞，时常蹲坐在那里盯着我看。于是一股紧张的气息在我们之间氤氲而起。我想透过它饱满的黑玉眼球看出点什么，它似乎也想从我严肃的凝视中了解我的想法。我们就这样像一对雕像般对峙着，看谁先看透谁。

也许，人不懂狗，但狗却懂人。

它懂如何表达它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当我迎着明媚的朝阳完成苏醒后的第一个翻身时，它便像收到指令的火箭，“嗖”的一下从狗窝直奔床边而来，立起身子将前爪搭在床沿，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我，尾巴化作直升机螺旋桨，止不住地摇摆，身体像埋了马达一样抖动不已。这便是求摸摸、求抱抱了。平日我坐在凳子上玩电脑时，它也一样，会站起来将小爪子搭到我的大腿上。如果我不理它，它还会急切地向我的胳膊伸出一只爪子，试图将我的手拨向它。只要我一直不理它，它就会一直挠我的胳膊，挠两下歇两下，观察反应之后再两下……直到看见我终于把手伸向它时，才安心地把双爪重新搭在我腿上，将脑门主动凑到我手掌之下，并耷拉下耳朵、微眯起眼睛，仿佛已经感受到我的抚摸了。我若只是装装样子逗它玩，令手掌像一片云一样来了又去，它又会重复刚才的步骤，不遗余力地抓取我的胳膊。通常来两三个回合之后，先让步的还是我。这时它反而耍起性子来，不给人好好摸了。刚摸到脑袋，它就使劲儿甩头，把我的手拱到一边去，甚至整个脸朝天，叫人找不到着力点。你说我吧，手指压在它眼睛上也不合适，插到它鼻孔里也不合适，盖住它的嘴也不合适，这可如何是好？这个小机灵鬼，它到底想不想要被摸呢？还是说它就是故意报复我刚刚不好好陪它玩的？还是说它本就是来逗我的？索性我也生气，不摸它了。它却又再次伸出了那贱兮兮的“邀请之爪”。

这“邀请之爪”不仅用来邀请主人摸摸，更多时候用来提醒主人该赏两口饭吃了。这是家狗都会的本领，只要听到有碗筷碰撞的声音，便会从窝里探出头来，倘若已经闻到了肉香，更会毫不犹豫地来到餐桌底下徘徊。此时，我家这只依然会跳起身来，搭到主人的大腿上，然后用毛茸茸的小爪子使劲儿地扒拉，尾巴在身后再次卷起旋风来。与仅仅求摸不同，它扒两下后会奋力嗅向餐盘所在的方向，嗅着嗅着，脑袋不由自主地就伸过去了，脖子如同橡皮泥似的被拉长了许多，鼻子和嘴差点就贴到盘子里了。好在它自知做狗也是要有素质的。嗅得差不多的时候，它会一边含情脉脉地望向主人，一边歪着鼻子指向食物，仿佛在说：“我要吃那个！给我吃那个！”看着它那写满口水的双眸，有谁忍心拒绝呢？于是，它得偿所愿，看着一枚枚肉块、一根根骨头从天而降，感觉周围其他的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它决心不放过任何一口美味，只恨嘴的容量是有限的。

较小的肉，它当场就吞下了肚，但对于一口吞不下的肉或骨头，它并不急着嚼。狡兔有三窟，我家的狗也有三个窝，客厅一个，次卧一个，主卧一个。它会把这些肉和骨头均匀地安置在各个窝里，适时再消灭它们。什么是“适时”？肚子饿的时候是“适时”，嘴馋的时候是“适时”，深夜就是最标准的一个“适时”。不只人爱吃夜宵，狗也爱吃夜宵。当我们关上灯为美好的一天画上句号的时候，狗窝里的那位也开始为美好的一天庆祝起来。只听见首先传来的是脚爪在毯子上来回摩擦的声音，以四个音节为一回合，一些暗藏在其中的食物会被悉数抖出来。接着有骨头被轻轻碾断的碎裂声，它似乎知道要照顾主人的睡眠，会试着在吃东西的时候尽量不发出大的声响。然后会有脚丫子缓缓踏过木质地板，发出时钟般的“滴答”声。

那是它吃饱了，需要悠然地散个步，散到有水的地方再喝几口，甚是惬意。最终它又轻悄悄地回到窝里，令一切复归沉寂。真是一只既懂得自己享受，又懂得不为主人带来麻烦的好狗啊！

还有一件事是它不会给主人带来麻烦的：这只“傻”狗，宁愿把自己憋得坐立不安，也不会在家里撒尿排便。即使主人为它准备了尿垫，它也坚决要做个合格的“肾斗士”。它相信主人就算工作再忙、晚上再累，也会带它出门溜达一圈的，时间点就在清理完晚饭之后。它观察过了，晚饭过后，主人会看会儿电视，这段时间是求摸求抱的最佳时机。接着，主人一旦站起身，会带着桌上的碗筷穿过客厅走去厨房，一阵流水声过后会回到客厅里，然后无论在几个房间之间如何穿梭，都离不开客厅这个中心。于是，它只需以“无为”的方式，端正地坐在客厅中央，静看人来人又去，自然就能等到主人手持狗绳来到它面前的时候。那是一根红色的塑料绳，像斗牛的红色斗篷一样能给神经带来巨大刺激，甚至连物种都会被刺激变了。只要见着主人拿着这根红绳走来，它立马变成一只兔子，一个劲儿地原地欢跳起来，后脚一蹬、腰板一挺、前臂一举，直蹿到人的肩膀那么高。有时落地不稳，会摔上几跤，但它依然乐此不疲地围着主人旋转、跳跃、打着圈圈。

有时我怀疑它是不是成精了，既乖巧又机灵，既善解人意又会观察时机，做什么事情都能沉住气，不慌不乱，不吠不闹。于是我再次蹲下来打量着这只“傻”狗。狗依然大大方方地看着我，眼中满是自信。我看到它的瞳孔并不是纯黑的，而是和人类一样，也有褐色的角膜。那双眼映射出我的模样，也是圆滚滚的，像个球。

我明白了，人也许从来都不懂狗，也没有意愿好好地懂狗，但狗一直以来就很懂人，一直都在研究人。人觉得狗傻，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罢了，狗并不这么觉得。相反，狗甚至还觉得人傻。

它懂如何掩盖它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有些狗会拆家，常常于主人外出时独自在家开派对。被主人发现后，有的狗会拒不承认，刻意避开主人的眼睛，并像个视死如归的战士般望向远方；有的会用无辜的眼神，企图通过卖可怜的方式博得主人的同情和宽恕；还有的就是脸皮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完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我家的狗虽不会拆家，但心中的小九九一点儿也不少。它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三个温暖的小窝，妄想霸占主人的床铺。它经常悄悄地溜进卧室去，大多数情况下是安静地在自己的小窝里睡觉。但总有那么几次，当我不经意地从卧室门口路过时，会听到有东西从高处跳下的声音。而当我进去查看时，却发现它紧蜷作一团，在自己的小窝里安然酣睡，有时还会显出刚睡醒的样子，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仿佛在问：“发生什么事了吗？找我有什么事吗？”若不是床上有一片与狗大小相仿的凹痕，我差点就信了它。可惜没能抓到现行，就没法好好跟它讲道理。

为了防止它乱往床上爬，我和老婆平时上班前会把狗安置在客厅里，然后把卧室门都关上，晚上睡觉前会确保狗睡在主卧里。长此以往，狗养成了配套的习惯。早上只要听到我们大叫一声“六六，走！”，或是将钥匙在空中抖几下，发出鸣铃的声音，它便会主动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伸长前臂、弓起腰身，对着我们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有时还会像跳芭蕾一样抬起一只后腿，做个优雅的拉伸。晚上，在我们睡前的时光里，它一般是陪伴着我们在次卧休息，于我们看电视、玩电脑的同时悄然入睡。待到我们关闭次卧的设备转移去主卧睡觉时，它会自然醒来随我们一同转移。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天气格外寒冷，它贪念次卧里温暖的空调，不愿意挪动半步。就算我再怎么声情并茂地挥手示意、勒令驱使，它都只是保持蜷作一团的姿势，用疲倦而忧郁的眼神看着我，就像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表达什么。我见它无精打采的可怜模样，不由得心生恻隐，便由着它留在次卧度过这个晚上了。同时，我心存侥幸地告诉自己，它会乖乖留在窝里，不会爬到小床上去的，就算爬到小床上去，就这一次，也没什么关系的。

半夜，起身上厕所的我怀着科学探索的精神，蹑手蹑脚地推开了次卧虚掩着的门，恰见那小床的被子上安安稳稳地蜷着一坨土黄色的

毛球。果不其然，即使它原本的小窝既舒适又保暖，它还是要抓住一切机会体验睡在床上的美好。银白色的路灯正透过窗户将关爱洒在它的身上，它的脊背在这温柔的怀抱中轻微起伏着，细听还伴随着低沉的呼噜。我没有去打扰它的美梦，重新掩上门之后便该干吗干吗去了。

一早，老婆见狗没在主卧，向我问起。我承认我看它不想来主卧，就放任它留在了次卧了。老婆笑了：“你是被狗耍了啊！你想想它为什么赖在次卧不肯走，它就是想好了要睡床上去的啊！”“它真的睡到床上去了吗？”我竟装作不知道，为狗隐瞒起来。“不信你看啊！”老婆指着被子上的一团凹陷，那形状很有辨识度，哪里是狗身子，哪里是狗爪子，一目了然。“你别以为狗傻，它可聪明了。在它眼里，你才是个傻子。”

是啊，明知它会爬到床上去，还对它抱有美好的幻想，我这不是傻是什么呢？此时，狗正高昂着脑袋，用那饱满的黑玉眼球幸灾乐祸地斜视着我，不时还用后腿挠挠脖子，好像在挑衅我说：“呵——‘傻’主人！”

王乐之 供职于南瑞集团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诗歌

星云游

胡亚琦

昨天
盘古在我的三千丈白发中轰然倒地
我只想在山崩地裂的地球上沉睡
今天
夸父用金乌托起鹏的一片毳毛
邀我去不知何处的远方

轻雷殷殷
鹏背负青天掠过一道道星痕
万壑皑皑
鹏抖落一身白羽般轻灵的云

星云缭绕、升腾、聚合、绽放
我是九霄外揽星的云鲸
鹏看不到微如尘芥的我
却听到我没有发出的声音

“世上有没有你到不了的地方？”
鹏不回答我
巨大的双翅掀起星海浮动
九万里云气化作一叶远去的帆

公元前不知何年的一片毳毛
落在我的手中
万物苏醒，静待春归
我带上鹏的心愿
迎接明天

胡亚琦 供职于河南周口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无声之语

冯惠新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光明的意义
当我走入繁星满天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块光伏板
与并肩的伙伴们心照不宣
张开手臂尽情吸收阳光
在屋顶上静静发电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温暖的意义
当我走入万物沉睡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张电热毯
用心发热传递爱的温度
卸下疲惫的人们互相依偎
在休憩时感到心安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坚持的意义
当我走入狂风骤雨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把尖嘴钳
金属零件不愿被折弯
粗糙的手用力扭转困局
在重复中找寻突破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奉献的意义
当我走入稻谷飘香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台喷灌机
看稻穗在风中泛起金黄
清凉的水雾正轻轻喷洒
在奋勉中浇灌收获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守护的意义
当我走入白雪茫茫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辆工程车
顶着寒风一路跋山涉水
载他去往偏远的村庄
在艰难中笃定方向

如果电是一种语言
一定蕴含信仰的意义
当我走入月明千里的夜晚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基杆塔
奋勇攀登的人步履铿锵
一条条银线连起万家灯火
在黑暗中点亮希望

冯惠新 供职于浙江缙云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